武俠世界



$2.00

72

·特別介紹·



一期完巨型奇情小說：**北京人** 東門白·著



［北京人］是一篇現代化勾心鬥角，賽智比力揉合科學偵探的小說，也是女俠金燕子傳奇故事中最傑出的佳構，是期刊出，敬希讀者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2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神刀

獨孤紅·盧令·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秋往見傅怡紅，爲樂無畏化解一場刼難，時適有殘缺門下到來投書，信中云傅怡紅之姊傅飄紅已落入殘缺門手中，勒令傅怡紅卽往指定地點會晤，楚雲秋着傅怡紅依約前往，彼則暗中隨去。在一處狹谷中見到被制的傅怡紅，楚雲秋出其不意，擊倒冒充的殘缺門主，拯救傅飄紅出險，傅怡紅叩問其姐來揚州原因，傅飄紅答稱是因老父不准雪艷芳進門，爲此特來揚州找傅怡紅商議，傅怡紅一時激動，聲言若嚴父固執，彼當不惜離家，楚雲秋忙善言開導，傅怡紅俯首受教——

＊＊＊＊＊＊＊＊＊＊＊＊＊＊＊＊＊＊＊＊＊＊＊

喜獲添香客　驚聞紅粉劫

傅飄紅望着楚雲秋道：「江大俠，傅飄紅也獲益匪淺。」

一接觸到傅飄紅那雙目光，楚雲秋心頭不由爲之一震，心裏馬上泛起一種異樣感受，他忙道：「傅姑娘取笑了。」

有意無意躲開了傅飄紅那雙目光，轉望傅怡紅道：「傅公子，我要問這個人幾句話，賢兄姊你可以先請。」

傅飄紅道：「不急，等江大俠問完他，咱們一塊兒走吧。」

傅怡紅縱然急也不便再說什麼，當卽把那蒙面黑衣人遞了過去。

楚雲秋拍開了那黑衣人的穴道，那黑衣人醒過來機伶一顫拉手就往臉上摸。

楚雲秋道：「你難道覺不出我沒動你的覆面物？我不用看你的臉，你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我不願多傷人，可是，你要老老實實的答我問話，『殘缺門主』現在何處？」

那蒙面黑衣人沒說話。

楚雲秋一隻手落上他肩頭。

那蒙面黑衣人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沒來。」

楚雲秋道：「他沒來？據我所知，他急着找尋一個殘廢老人，既是如此他怎麼會不來。」

那蒙面黑衣人顯然一怔，道：「他要找一個殘廢老人？誰說的？他沒有交待我們找什麼殘廢老人，只交待我們下手奪取幾個大世家。」

楚雲秋呆了一呆道：「有這種事？你說的可是實話？」

那蒙面黑衣人道：「奪取幾個大世家的事我都說了，別的還有什麼不能說。」

這倒是！

只聽傅怡紅道：「你『殘缺門』要奪取那幾個大世家。」

那蒙面黑衣人道：「就是你們『武林六公子』的家。」

傅怡紅道：「爲什麼你們不下手諸大門派。」

那蒙面黑衣人道：「六大世家在武林中的聲威實力較諸幾個大門派有過之無不及，如能奪得六大世家，就等於控制了大半個武林，稍假時日之後，還怕諸大門派不低頭？」

傅怡紅臉色爲之一變，抬眼望向楚雲秋。

楚雲秋也爲之神情震動，道：「你眞不知道『殘缺門主』現在何處？」

那蒙面黑衣人道：「眞不知道。」

楚雲秋道：「那麼，你們跟他怎麼連絡？」

那蒙面黑衣人說道：「沒什麼好連絡的了，該交待的都交待過了，只等派出去的這幾撥人奪得六個大世家，他自然會知道！」

楚雲秋眉鋒皺起，沉吟了一下，忽一擺手道：「好，你走吧，記住我一句話，別再讓我在江湖上再碰見你們，再有下回可沒這麼便宜，去吧。」

那蒙面黑衣人如逢大赦，騰身掠起，一頭撲進了谷裏！

傅怡紅道：「江兄……」

楚雲秋道：「擒賊須擒王，射人先射馬，不找到『殘缺門主』，對付這些人並沒有什麼大用，請告訴我六公子的家都在什麼地方？」

傅怡紅道：「『金陵』傅怡紅，『襄陽』冷鐵生，『長安』柳不凡，『洛陽』白璞，『衡陽』桂天平，『杭州』郭紹靑，幾個人的家住得都很分散，江兄用不着去各處跑，論他們幾家的實力，只要稍微提高警覺，『殘缺門』便絕難得逞，以小

弟愚見，等回到了畫舫上，修書幾封，派專人快馬，到各處去知會他們一聲，也就行了！」

楚雲秋道：「幾個大世家的實力我淸楚，而且我一個人也分身無術，恐怕只有這樣了。」

傅怡紅道：「那麼事不宜遲，早一步較比遲一步好，咱們這就趕回『瘦西湖』去吧。」

楚雲秋點一點頭，說道：「說得是，走吧。」

衆靑衣人當先騰掠而去。

楚雲秋，傅飄紅，傅怡紅也跟着邁了步！

× ×

前面衆靑衣人一路疾馳，楚雲秋，傅飄紅，傅怡紅三人則是瀟脫邁步，他三個的輕功身法自是比那些靑衣人高明，儘管瀟脫邁步，却始終跟那些靑衣人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看看「瘦西湖」已在望，忽見一名靑衣人如飛折了回來，近前一躬身道：「禀少主，老主人來了。」

傅怡紅一怔停步，急道：「你怎麼知道？」

那靑衣人說道：「屬下等剛看見了崔龍。」

傅怡紅道：「老主人人呢。」

那靑衣人道：「現在畫舫上了。」

又見兩名靑衣人飛掠而至，近前齊躬身，左邊一名道：「見過少主，姑娘。」

傅怡紅道：「崔龍，老主人來了。」

那靑衣人道：「是的，少主。」

傅怡紅道：「什麼時候到的。」

那靑衣人道：「回少主，老主人剛到，前天有人給府裏送了一封信去，說姑娘在『揚州』地面出了事，所以老主人趕來看看。」

楚雲秋，傅飄紅，傅怡紅三個臉色都一變，不約而同騰身往前撲去。

三名靑衣人呆了一呆忙跟了上去。

楚雲秋跟在傅飄紅，傅怡紅姐弟二人之後掠上畫舫進了艙，只見艙裏有三個靑衣老者，一個坐着，兩個站在坐着的那靑衣老者椅後。

坐着的那名靑衣老者長眉鳳目，神色冷峻，隱隱有一種懾人之威。

站在椅後那兩名靑衣老者中等身材，一名白淨，一名是嫌點黑，但都太陽穴高高鼓起，目光一般地銳利，一看就知道這是兩個內外雙修的一流好手。

三個人進艙，長眉鳳目靑衣老者一怔站起道：「我就知道『殘缺門』有詐！」

傅飄紅急急說道：「爹，『殘缺門主』並不是施詐，我是讓他們擄了去……」

她把被擄以及被救的經過匆匆忙忙地說了一遍，然後急又說道：「他們可能是會一計不成又施二計，想調虎離山趁虛侵襲咱們家……」

長眉鳳目靑衣老者一擺手道：「妳把妳爹當成了三歲孩童了，這些事妳爹還想不到。妳放心，家裏早有所戒備，有所佈署了，妳不見我沒帶幾個人來，我甚至料到了他們要幹什麼，在出來的時候，我已經派專人給別幾家送信，要他們加意提防了。」

薑是老的辣，經驗够，料事準，也老謀深算，只是顯得有點自負。

傅飄紅，傅怡紅跟楚雲秋都心中一鬆吁了一口氣。

只聽長眉靑衣老者又道：「其實妳如若出了什麼事都活該，誰叫妳瞞着我一個人往外跑。」

傅飄紅道：「您別一見面就教訓人好麼，要眞活該您幹嗎，親自趕到『揚州』來？」

長眉鳳目靑衣老者先爲之一怔，繼而雙眉爲之一聳。

傅飄紅沒讓他說話，接着說道：「爹，這位就是救了我，使咱們傅家免於淪入『殘缺門』之手的江大俠。」

她側轉身望向楚雲秋。

楚雲秋一抱拳道：「末學江山見過傅前輩。」

長眉鳳目靑衣老者目光一凝道：「你就是奪得『百花城』『賽刀大會』天下第一刀的江山？」

楚雲秋道：「末學不敢當這『天下第一刀』五字榮銜，事實上『百花城』就是『殘缺門』銷聲匿跡的所在，『殘缺門主』舉辦『賽刀會』是別有用心，他把『天下第一刀』榮銜贈給末學也是別有用心，只因爲末學壞了他欲一網打盡武林精英的陰謀，他要假武林同道之手，置末學於死地。」

接着他把「殘缺門主」以三式「左手刀法」佯稱「軒轅刀法」贈給他，欲引得武林覬覦下手搶奪，並欲讓他自己親手毀滅自己的用心又解釋了一遍。

長眉鳳目靑衣老者靜聽之餘臉色連變，容得楚雲秋把話說完，他立即接口說道：「我是不知道這裏頭藏着這麼大的陰謀，少俠挽救武林精英於前，復又拯救小女於後，尤其保存了傅家的薄名與基業，令人敬佩而且感激，傅天翔不敢言謝，少俠今後若有用得着傅家的地方……」

楚雲秋截口說道：「恕末學失禮，前輩這算報答！」

傅天翔一點頭道：「不錯，但傅天翔自知不是……」

「不，」楚雲秋道：「前輩誤會末學的意思了，前輩倘眞有意言報，請答應末學一個不情之請也就够了。」

傅天翔肅容道：「少俠有什麼吩咐盡管說，傅天翔無不遵辦！」

傅飄紅美目中忽閃異彩。

楚雲秋道：「請前輩讓雪艷芳姑娘進傅家的門。」

傅怡紅一怔，旋即爲之一陣激動，脫口叫道：「江兄……」

傅天翔更爲之一呆，道：「這……少俠知道這件事！」

楚雲秋道：「末學不止知道這件事，可以說對這件事知道得最淸楚，當初令郞跟雪姑娘遭『揚州』八怪的人圍攻時，就是末學代勞驅散了他們。」

傅天翔道：「少俠當知道雪艷芳是個風塵女子。」

楚雲秋道：「只能說雪姑娘在風塵中待過幾天！」

傅天翔道：「少俠，待一天也算風塵女子。」

楚雲秋道：「末學不敢說前輩的說法不對，但前輩應該知道，雪姑娘本是好人家女兒，只緣乃兄『玉面劍客』薛空羣爲『揚州八怪』受人逼迫所擄，故不避風險，不惜身入風塵，千里尋兄，來探究竟，雪姑娘一弱女子，能有這種愧煞鬚眉的意志與膽識，我輩只該敬佩，只該許爲奇女子，而不該以本不算什麼的鬻歌生涯見辱，前輩以爲然否？」

傅天翔乾咳一聲道：「少俠確知她在『揚州』只是鬻歌。」

他的意思很明顯，誰都聽得懂！

楚雲秋道：「末學確信是這樣。」

傅天翔遲疑了一下道：「少俠，不是傅天翔言出無信，也不是傅天翔信不過少俠，實在是……咳，傅家雖不敢自閥武林大家，但幾代以來也在武林中薄有名聲，倘若我容一風塵女子進門……」

楚雲秋雙眉一揚道：「恕末學無狀，末學所以交令郞這個朋友，交的是現在的他，不是以前的他，令郞以前是怎麼樣個人，怎麼樣個名聲，知子莫若父，前輩您應該最淸楚，令郞現在前輩眼前，請前輩看看他現在是個怎麼樣的人？令郞何以有所改變？雪姑娘應居渡化之首功，休說雪姑娘算不得風塵女子，即使她是個靑樓妓女，自古俠女出風塵，就對着她渡化令郞，使得前輩傅家有人，傅家家道不衰，前輩仰能不愧，俯能不怍這一點，前輩也應該以八抬大轎接她進門，言盡於此，留去取捨還在前輩，告辭。」

一抱拳，他轉身要走。

「大膽後生，站住，」那站在椅後的兩名老者揚聲大喝，閃身要動。

傅天翔沉喝說道：「大膽的是你們倆，後站。」

他喝住兩名靑衣老者之後，說道：「少俠請留一步。」

楚雲秋停步回身道：「前輩還有什麼見教？」

傅天翔道：「傅天翔要謝謝少俠不吝指教，當頭棒喝退我冥頑，使得我免於鑄成大錯，遺恨終生，敬遵少俠所諭，回到『金陵』之後，當以八抬大轎，去接雪姑娘……」

傅怡紅砰然一聲跪倒面前，他激動得顫聲叫道：「爹……」

傅天翔一怔，旋也一陣激動，叫道：「好，好，好！我一向慣得你連我這個爹都不放在眼裏，今天爲個媳婦你却給我下了跪，好出息，要謝你該謝江少俠……」

傅怡紅挪身就要轉過去。

楚雲秋慌忙避了開去，道：「傅公子，要謝你該謝雪姑娘，不是她你沒有今天，還是留着到時候跪新人吧。」

傅怡紅玉面一紅，低下了頭。

傅天翔哈哈大笑，道：「不錯，果然變了，知道什麼叫臊了，起來吧。」

傅怡紅窘迫地站了起來。

傅天翔一斂笑容，望着楚雲秋道：「少俠，雪姑娘主婢在外頭住着，我不放心，這就連夜趕回『金陵』去接她，敢請少俠到舍下去盤桓兩天……」

傅飄紅美目一亮，剛要說話。

楚雲秋那裏已然說道：「多謝前輩，末學還有別的事，好意只有心領，還是等異日再到『金陵』去拜望吧。」

傅天翔微一點頭道：「那也好……」

傅飄紅道：「爹……」

傅天翔一擺手道：「不許插嘴，別讓江少俠笑我沒有家教。」

一頓接道：「我知道江少俠以除魔衛道爲己任，既是如此，我不敢强邀，不過傅家忝爲武林一脈，若是自顧門前未免說不過去，我想把小女留下讓她代傅家盡一點心力，請少俠多照顧，並帶領她歷練一番，不情之請，還望少俠勉爲其難。」

楚雲秋做夢也沒想到傅天翔會有這麼一番話，忽然一怔道：「這個……」

傅飄紅又何嘗不是如此，她正自心焦，聞言也一怔，嬌靨上旋即泛起一陣激動跟一片酡紅，叫道：「爹……」

傅天翔一瞪眼，沉聲道：「叫妳別插嘴，妳怎麼偏不聽，好好跟着江大哥見識見識，別老待在家裏一天到晚嬌生慣養的，這趟在外頭妳要是沒學點什麼，就別回去見我，聽見沒有。」

傅飄紅感激地看了乃父一眼，螓首半垂，心服口服地低應一聲：「是，爹。」

傅天翔轉望楚雲秋，一抱拳道：「給少俠添麻煩，添累贅了，容我後謝，就此別過，他日事了，萬望少俠赴『金陵』一叙。」

他可是說走就走，語落，邁步往外行去。

那兩名靑衣老者忙跟了出去。

傅怡紅伸手抓住了楚雲秋的手，道：「江兄，我什麼都不說了，事了後請一定到『金陵』來，我跟艷芳等江兄來了之後再成親，請保重，我告辭了。」

沒容楚雲秋說話，鬆了楚雲秋的手，飛身掠了出去。

傅飄紅飛快地看了楚雲秋一眼，道：「江大哥，我去送送他老人家去。」

頭一低，快步行了出去。

她下了畫舫在岸上追上了乃父，剛叫一聲「爹」，傅天翔已然說道：「別說了，爹是個什麼樣的人，妳的眼神表情還能瞞得了爹爹，妳一直東挑西揀耽誤到如今，總算妳的眼光不錯，這種佳婿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第二個，替我好好抓牢了，別把他一個兒放在那兒，快去吧。」

轉身疾快行去。

傅飄紅目送乃父一行消失在茫茫的夜色裏，轉過身，楚雲秋負手在船頭，她心頭一陣跳動，嬌靨上也一陣熱，可却不能不咬咬銀牙行過去。

上了畫舫，她强自鎭定，望着楚雲秋道：「給你添累贅，添麻煩了。」

楚雲秋含笑說了話，笑得很不自在：「好說，蒙令尊重信，能跟姑娘同行，是我的榮寵。」

傅飄紅强自鎭定，但却强不過芳心深處那種異樣的感覺，她低下了頭，道：「你別這麼說……」

楚雲秋沒說話。

兩個人之間馬上陷入了令人不安的沉寂中！

楚雲秋不安，他把目光投向烟波迷濛的「瘦西湖」！

傅飄紅也不安，她抬起了頭道：「現在咱們……」

楚秋雲道：「夜太深了，就在這艘畫舫上待一宿再說吧，外頭露重，咱們進艙裏去吧。」兩人進了艙，落了座，又沉默了，艙裏遠比外頭小，沉默起來似乎讓人連躲地方沒有，更讓人不安！

還是楚雲秋先打破了靜默，他遲疑再三才道：「令尊是個難得的好父親。」

傅飄紅嬌靨猛然泛起羞紅，連白嫩的耳根都紅了，她低下了頭，道：「你知道了！」

楚雲秋吸一口氣平靜一下自己道：「姑娘，令尊的好意我感激，只是……」

傅飄紅突然抬起螓首，一雙令人心凜的目光落在楚雲秋臉上，道：「你要是不願意不要緊……」

楚雲秋微一搖頭道：「姑娘誤會我的意思了，姑娘國色天香，風華絕代，要說不願意那是自欺欺人，只是我的身世不尋常，我的遭遇也跟別人不一樣，因之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而這些事情現在還沒有什麼頭緒，我現在無法預料今後我會經歷什麼，遭遇什麼……」

傅飄紅突然一整嬌靨，道：「我懂你的意思，只要你不嫌我是個累贅，不管你今後經歷什麼，遭遇什麼，我都願意跟你在一起。」

楚雲秋道：「謝謝姑娘，姑娘的好意我感激。」

傅飄紅道：「我不要你感激，只要你知道我的心意就行，我不輕易動情，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對你動情，可是我知道我一旦動了情就永不會改變，除非你心裏一點也沒有我。」

楚雲秋心頭一陣震顫，道：「姑娘的心意我明白，現在我不能說心裏沒姑娘，也不敢說心裏有姑娘，姑娘知道，每個人的情愫並不是一見就產生出來的。」

傅飄紅道：「我知道，我對你是我對你，我不能讓你也跟我一樣，我能等，也願意等，只是你不討厭我，讓我等一輩子我都願意。」

這番話，尤其是出自傅飄紅這麼一位動人的姑娘之口，就是鐵石人兒也心動。

楚雲秋忍不住為之一陣激動道：「姑娘給我的太多了。」

傅飄紅道：「不該麼？」

楚雲秋沒說話，過了一會兒才道：「有些事，我認為該讓姑娘知道一下。」

傅飄紅轉動一雙美目道：「什麼事？」

楚雲秋當即把邂逅黃君以及蕭棲梧的經過頗為詳盡地說了一遍，最後說道：「她們兩個對我都不錯，也都對我有恩！」

傅飄紅看看他道：「我聽見了，也知道了，怎麼樣？」

楚雲秋道：「我認為該讓姑娘知道一下。」

傅飄紅低了低頭道：「我懂你的意思，我不計較，其實我並不該說什麼計較不計較，什麼事都有個本末先後，計較也好，不計較也好，都不該是我，黃、蕭二位姑娘不跟我計較我就很知足了，你應該問問她兩位能不能容我。」

楚雲秋道：「我，我認為也該讓姑娘先知道一下，其實黃、蕭兩位姑娘之中只有黃姑娘跟我提過她的心意，蕭姑娘並沒有表示什麼，只是……」

傅飄紅道：「只是你不能不防着點兒，是不！」

楚雲秋微一點頭，說道：「可以這麼說。」

傅飄紅道：「你是對的，蕭姑娘救你在先，為你甚至不惜跟她的同胞兄長反目。畫舫的一夕相聚，這種情意盡在不言之中，還用多說什麼。」

楚雲秋道：「話也不能這麼說，蕭姑娘是個奇女子，也許我是自作多情。」

傅飄紅道：「不，你要知道，我是個女兒家，女兒家最瞭解女兒家，一個女兒家，要是喜歡誰，她的言談舉止，甚至於眼神裏都會流露出情意，只是各人表達情意的方法不相同，這跟各人的性情有關係，有的女兒家願意，甚至敢於對她喜歡的人表白情意，有的女兒家却是讓她喜歡的人從她的言談舉止、眼神，甚至於一顰一笑中去體會，去感受，說起來我跟黃姑娘的性情比較相近，蕭姑娘則屬於後一類型，我跟黃姑娘這一類型的女兒家有時候能佔便宜，因為有的人喜歡這一類型的女兒家，可是有時候却會吃很大的虧，因為有人不喜歡這一類型的女兒家，你喜歡那一類型的女兒家，能告訴我麼。」

這叫楚雲秋怎麼回答。

楚雲秋這裏正感難以作答。

忽聽岸上一個喊叫聲遙遙傳了過來：「飄紅，飄紅……」

顯然，這是叫傅飄紅！

傅飄紅一怔站起，愕然說道：「這是誰？」

來人速度極快，剛才叫聲聽來還相當遠，如今再聽見叫聲已經到了十丈內，而且來得相當急。

楚雲秋適時已聽出來人不是一個，來人身後還有人，竟有五六個之多，也已進入十丈內。

他道：「我出去看看。」

他轉身往外行走。



楚雲秋手掌小玉刀一揮，把向他左邊攻來的黑衣人長劍斬斷，右手用力一帶，把被抓着肩井穴的黑衣人迫向攻擊他右方的黑衣人。

傅飄紅也急忙跟了出去。

兩個人剛到艙外，一條矯捷人影已到岸邊，身後果然跟了五六條黑影，身法之快捷也如奔電。

只聽那已到岸邊的人影叫了一聲：「傅飄紅，快救我……」

叫聲中騰身掠起，直趨畫舫。

傅飄紅一聽脫口叫道：「柳公子。」

這一聲「柳公子」剛出口，那人影已撲向畫舫，一旋身撲進了艙裏。

楚雲秋入耳一聲：「飄紅姐」，再聽傅飄紅叫來人一聲「柳公子」，自然知道來人是友非敵，跟傅家的關係還不淺，當即舌綻春雷一聲沉喝道：「站住！」

那六條黑影身軀突一震，硬生生刹住撲勢停在丈餘外，六名黑衣人，手裏却握着長劍。

楚雲秋呆了一呆，說道：「原來是你們。」

六名黑衣人聞言俱皆一怔，最前方面的一名黑衣人兩道銳利目光直逼過來，冷然道：「你認得我們。」

楚雲秋道：「當然，『殘缺門』、『百花城』，你們願意我稱呼你們那個。」

傅飄紅脫口道：「原來是殘缺……」

只聽最前面一名黑衣人說道：「聽你的口氣，似乎你跟本門的人，已經朝過相了。」

楚雲秋道：「我跟你殘缺門的人又何止朝過面了，打從百花城起，我一直在跟你殘缺門週旋。」

前面一名黑衣人冷笑道：「好大的口氣，你是……」

楚雲秋道：「江山，聽說過了。」

前面那黑衣人臉色倏變，厲笑一聲道：「原來你就是江山，好，好，好，今夜冲着你，我們放過那小子，可是錯過今夜可別讓他落了單。」

一揚手，轉身要走。

楚雲秋冷然喝道：「站住。」

六名黑衣人本已轉過了身，聞言又轉了回來，前面那名黑衣人冷冷看了他一眼道：「你還有什麼事。」

楚雲秋道：「你們那位門主，現在何處？」

前面那名黑衣人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楚雲秋像沒聽見，道：「告訴我，你們門主現在什麼地方。」

前面那名黑衣人道：「不知道。」

轉身又要走。

楚雲秋沉聲道：「站住。」

那名黑衣人霍地轉過身來，冰冷道：「姓江的，告訴你，我們奉命對你容忍，可不是怕你。」

楚雲秋舉步跨了上去，他在舫上舉步，落地時却已到了最前面那名黑衣人跟前，那名黑衣人一驚出手，斗大的一朵劍花疾襲楚雲秋胸腹。

楚雲秋冷笑一聲，道：「憑你也能跟我動手。」

一掌拍了出去，他出掌疾快如電，一掌正中劍身，長劍斜斜盪開，那黑衣人大吃一驚，閃身要退。

楚雲秋那讓他退，身隨意動，微跨步，再探掌，那鋼鈎般五指已落在那名黑衣

人的左肩之上，微一用力，那黑衣人悶哼聲中身子一歪。

另五名黑衣人臉色大變，跨步欲動。

楚雲秋視若無睹，冷然道：「告訴我，你們門主現在何處？」

「肩井」要穴在楚雲秋手裏，黑衣人還有什麼脾氣，儘管右掌長劍仍在握，他卻不敢動一動，也沒法動一動。

只見他嗞牙咧嘴地道：「我不知道，眞不知道！」

兩把長劍一左一右捲向楚雲秋，一取楚雲秋左肩，一取楚雲秋右脅。

楚雲秋冷笑一聲，左腕一翻，小玉刀已抓在左掌之中，順勢揮出，同時右掌抓着那黑衣人往右一帶。

這一帶把右邊那把長劍嚇了回去，同一剎那間，他左掌的小玉刀已跟左邊襲來長劍碰在一起，噹地一聲，那把長劍斷為兩截，斷的一截斜斜飛起，左邊那名黑衣人握着斷劍踉蹌暴退。

這一來震住了五名黑衣人，沒一個敢再動。

楚雲秋的目光又落在面前黑衣人臉上，道：「你們跟他總該有連絡。」

那名黑衣人苦着臉道：「連絡自有傳令人，而且傳令人告訴我們對你要容忍之後就沒再連絡。」

楚雲秋道：「那麼他為什麼要你們對我容忍。」

那名黑衣人道：「傳令人是這麼告訴我們的，他沒說理由，我們也沒敢問。」

楚雲秋冷然一笑道：「這倒是怪事，他曾經想置我於死地，如今卻要你們對我容忍，世上能對生死大敵容忍的人不多，看來你們這位門主的量度不小。」

他鬆了扣在黑衣人左「肩井」上的五指，道：「記住，只這一次，下次別再讓我碰上。」

那名黑衣人一怔之後抽身疾退！

另五名黑衣人，包括那拿斷劍的黑衣人在內，都跨前半步舉起了掌中劍。

楚雲秋兩眼現出威稜，一動沒動。

那五名黑衣人臉上現了怯意，腳下移動，卻又往後退去，突然一齊轉身，偕同另一名飛掠而去。

楚雲秋目中威儀斂去，轉回了身，他看見傅飄紅身邊多了個年輕黃衫客，他騰身而起，掠上畫舫。

黃衫客滿臉堆笑，拱手說道：「多謝江兄援手，小弟永遠不忘。」

傅飄紅一旁道：「這是飄紅的朋友，『長安』柳公子。」

黃衫客忙道：「柳不凡。」

楚雲秋一眼便覺得這位「長安」柳公子有點邪而不正，第一印象就沒有好感，但礙於他是傅飄紅的朋友，卻不得不應付應付，一抱拳道：「久仰。」

柳不凡仍然是滿臉堆笑，一揚臉說道：「江兄好高絕的一身武功，小弟要是能有這麼一副身手，大江湖那兒都去得，也不會讓殘缺門這幾個東西在後追趕了。」

楚雲秋道：「誇獎，莊稼把式，貽笑大方。」

柳不凡道：「江兄忒謙，江兄這身高絕所學叫莊稼把式的話，小弟這點玩藝兒就只有留在家裏了。」

傅飄紅突然說道：「柳公子，怡紅已經回『金陵』去了。」

傅飄紅有絃外之意。

不知這柳不凡是不是聞絃歌而知雅意，他兩眼一睜，說道：「哎呀，那我來得眞不湊巧，怎麼飄紅姐就沒跟怡紅一塊兒回去。」

傅飄紅嬌靨上掠過一絲不自在神色，旋即淡然說道：「這位江大俠是飄紅的恩人，也是飄紅的良師益友，家父嫌我在家嬌生慣養，囑我跟着江大俠在外頭跑跑，多歷練歷練。」

她仍然有絃外之意。

柳不凡似乎仍沒聽出來，一下子睜圓了兩眼道：「哎呀，那好極了，飄紅姐眞是令人羨煞妬煞，有江兄這麼一個伴兒行走江湖，不但一定能獲益匪淺，而且担保誰也不敢正眼看飄紅姐妳一下，傅伯父好眼光。」

傅飄紅淺淺一笑，說道：「這倒是實話，……」

瞟了楚雲秋一下道：「大哥，時候不早了，咱們該走了吧。」

楚雲秋何等人，焉有不明白的道理，向柳不凡一抱拳，說道：「柳公子，就此別過。」

柳不凡忙一抬手道：「江兄且慢，容小弟說句話再走。」

楚雲秋道：「柳公子有什麼教言？」

柳不凡道：「江兄這叫小弟怎麼敢當，小弟是要跟江兄打聽一件事，而且還要奉知一件事。」

一頓接道：「江兄可有位紅粉知己黃君黃姑娘？」

話落，一雙目光掃向傅飄紅！

傅飄紅為之微微一愕，香唇啓動，要說話。

楚雲秋一點頭道：「不錯，柳公子怎麼知道？」

柳不凡微微一笑道：「江兄先別管小弟怎麼知道的，再問江兄，江兄是不是正在找這位紅粉知己？」

楚雲秋神色微變，目光一凝道：「不錯，柳公子知道……」

柳不凡冷哼哼地道：「小弟不但知道江兄這位紅粉知己現在那兒，而且還知道當初是誰擄去她的！」

楚雲秋伸手抓住了柳不凡一隻胳膊，道：「柳公子，黃姑娘現在什麼地方，當初是誰擄去她的？」

柳不凡下意識地一驚，旋即一雙目光又飛快掃過傅飄紅的嬌靨，只見傅飄紅滿臉焦急，只聽她急急說道：「柳公子，你快說啊。」

柳不凡為之微微一怔，隨見他滿臉堆笑，說道：「當然，當然，江兄對我有援手之恩，我自當馬上奉告，我自當馬上奉告！」

目光一凝，望着楚雲秋道：「江兄可知道梅恨天這個人？」

楚雲秋一怔：「梅恨天？柳公子的意思是說擄黃姑娘的是……」

柳不凡突然笑道：「正是梅恨天。」

楚雲秋搖頭說道：「恕我直言，柳公子這話讓我不敢相信，我算得上瞭解梅恨天這個人，他的性情有點冷峻怪異是不錯

，可是這種事……」

柳不凡截口道：「江兄，小弟跟梅恨天無仇無怨，犯不着無中生有，血口相噴，小弟是在一座破廟裏無意中聽見了梅恨天跟黃姑娘的說話，知道黃姑娘她原是江兄的紅粉知己，現在小弟又無意中巧遇江兄，感江兄援手之恩才告訴江兄的，信與不信，那就全在江兄了！」

傅飄紅轉望楚雲秋道：「大哥，我看這件事……」

楚雲秋道：「柳公子請別誤會，也請別見怪，倒不是我不相信柳公子，而是據我所知梅恨天跟黃姑娘原本也認識，他用不着……」

柳不凡道：「江兄，你那位紅粉知己可是國色天香，風華絕代啊！」

楚雲秋道：「柳公子，請恕我再直言，梅恨天不會是那種人。」

柳不凡搖頭嘆道：「江兄太相信朋友了，梅恨天他要是知道，實在應該慚愧煞，有句話小弟本不便說，聽黃姑娘的口氣，盡管她恨透了梅恨天，簡直就恨不得食他之肉，寢他之皮，但今生今世似乎已無法再作他想，以小弟看……」

傅飄紅臉色一變，忙道：「大哥，找着梅恨天看看又何妨。」

楚雲秋雙眉微揚道：「請柳公子告訴我，梅恨天跟黃姑娘現在什麼地方？」

柳不凡道：「小弟可以告訴江兄小弟是在什麼地方碰見梅恨天跟黃姑娘的，但卻不敢確定他們還在那兒，他們是駕一輛馬車往『揚州』方向來的，三天前夜裏他們在『揚州』西方約百餘里處一座破廟裏歇息，江兄若循這個方向找過去，應該能撞得見他們。」

楚雲秋鬆了柳不凡，沖他一抱拳道：「多謝柳公子，我這就趕去，告辭。」

他轉身跳下畫舫。

傅飄紅忙也跟着躍了下去。

望着楚雲秋跟傅飄紅的身影雙雙消失在夜色裏，柳不凡臉上泛起一絲異樣神色，立聽他道：「想了多少日子的一塊肥肉又給他搶了去，可是怪了，我抬出黃君來她怎麼不計較，難道她那麼死心塌地，難道他有這麼大魔力，我就不信。」

騰身掠起，往楚雲秋，傅飄紅前去的方向，追了過去，很快地也消失在茫茫夜色裏！

×　×

夜色中疾射，傅飄紅側轉螓首，望着楚雲秋，說道：「大哥，你以為，那個梅恨天……」

楚雲秋道：「我跟梅恨天相交日淺，但是我了解他這個人，他絕不會是那種淫邪之徒。」

傅飄紅道：「可是柳不凡說的又不像是無中生有……」

楚雲秋道：「這裏頭恐怕別有蹊蹺，我跟柳不凡初見面，我不便批評他，可是我總覺得他的話不大可靠。」

傅飄紅美目微睜道：「你好眼光，你是不是很討厭他！」

楚雲秋微一搖頭道：「說不上，只不過要是我就不會交這種朋友，我也不希望怡紅交這種朋友。」

傅飄紅微一點頭道：「怡紅應該早碰見你，怡紅就是讓他帶壞的，以前荒唐的不得了，可是柳家和傅家是世交，爹娘只能怪怡紅不爭氣，卻不便到柳家扯破臉，以前他還常藉口找怡紅接近我，嬉皮笑臉的獻假殷勤，我就知道他沒安好心，打那時候我就討厭他，好在怡紅已經不是從前的怡紅了，他不會再交這種朋友了！」

楚雲秋道：「照這麼看來，『武林六公子』都不怎麼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朋友不能不慎重。」

傅飄紅道：「剛才我已經看過他了，至少對我他該死心了。」

楚雲秋微一搖頭，說道：「那可難說，像怡紅這樣能懸崖勒馬，猛回頭的人可不多。」

傅飄紅眉梢兒一揚道：「有你在身邊，我就不信他還敢再來糾纏。」

楚雲秋道：「希望我能嚇住他，不過小人難防，妳我都要提高警覺。」

傅飄紅遲疑了一下忽轉話鋒：「萬一柳不凡說的是眞的，你——」

楚雲秋吸了一口氣道：「那就要看情形了，柳不凡不可能這麼好心，也不會是感恩圖報，他所以把這件事告訴我，有一部份用意是想說給姑娘聽，孰不知我早在他前已經把我認識黃姑娘的經過告訴姑娘了——」

傅飄紅道：「我知道，他白費心機了，就是你沒告訴我，我也不會怎麼樣，因為該計較的本不是我。」

楚雲秋沒有說話。

傅飄紅又道：「我倒希望柳不凡是無中生有。」

楚雲秋道：「希望如此，不過我以為柳不凡在他說的那個地方碰見梅恨天跟黃姑娘是可信的，因為他沒有理由騙咱們跑這一趟。」

傅飄紅神色一緊道：「你是說梅恨天眞……」

楚雲秋道：「他碰見了梅恨天跟黃君是眞的，但這並不是說他說梅恨天擄去了黃君也是眞的。」

傅飄紅道：「梅恨天究竟是怎麼一個人。」

楚雲秋當即把他在「百花城」邂逅梅恨天的經過，他所知梅恨天的身世，以及他揣度梅恨天可能是「揚州」梅家後人的事說了一遍。

傅飄紅道：「這麼說梅恨天這個人怪可憐的。」

楚雲秋道：「他是個值得同情的人，他冷峻怪異的性情是受了刺激所致，他所以嗜殺，是因為他習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殘缺門』讓每個人習他們的『左手刀法』用心都够狠毒，對梅恨天自也不會例外。」

兩個人馳行極速，這句話剛說完，前面路上不遠處出現了一團黑影，楚雲秋目力超人，一眼便看出那是一輛馬車，他心頭一陣猛跳。

這當兒傅飄紅也看見那團黑影了，她急道：「你快看，那是……。」

楚雲秋道：「馬車。」

就這兩句話工夫，兩個人已來近，傅飄紅也看出那是輛馬車，套車牲口躺在地下不動，她道：「這是……」（未完）



霸海心香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東方英・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周吉人師兄弟重逢，李中元坦直說出已得翠谷之秘，這次在長安大事招搖，是爲欲引誘殺師之徒自投羅網，周吉人離去後，李中元坦率地向李愷揭破他的陰謀，但不予計較，反願引他爲知己，共享翠谷之秘的寶藏，李愷爲李中元的這一舉措，反被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即趕返家中向大姊金蛾妃子朱錦如報告，朱錦如沉思片刻後，要李愷將一切內情毫不隱瞞的盡向李中元說知，李愷聞命依言向李中元說出，李中元立偕李愷往見朱錦如，李中元說出以前劣行，朱錦如引爲知己——

力肩救世責　辜負溫柔鄉

李中元拊掌而笑道：「妙！妙！妙！再加上你兄弟的合縱連橫之才，豈不正是天作之合。」

天作之合本來是指婚姻佳偶的配合，李中元取材借用，不但深具異曲同工之妙，尤富耐人尋味的遐想。

金蛾妃子朱錦如與鶯鶯眼波傳信，相視含笑。

李愷大感振奮的道：「大哥，你可眞有此意？」

李中元胆大無忌的凝目望着金蛾妃子朱錦如與鶯鶯兩人，嘻嘻笑道：「老弟，你問我做什麼，你該問問你兩位姊姊，是不是願結同心！」

金蛾妃子朱錦如暗笑一聲，罵道：「小子，現在口頭上讓你吃點甜頭，到時候你就知道我金蛾妃子的厲害了。」

金蛾妃子心裏的念頭越毒，臉上的笑紋便堆得越厚，笑得如同百花盛開般，道：「只要你公子一句話，我們就幹。」

李中元笑道：「好，幹就幹吧！」

金蛾妃子朱錦如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携手合作，創出一番事業來，不過，蛇無頭不行，我們應該選定一個爲首之人才是。」說着，目光一轉，向李愷打了一個眼訊。

李愷接口响應道：「小弟看李大哥出身乾坤一絕門下，名門之後，四方景慕，請他爲首，最是理想。」

李中元搖手道：「這個不行……。」

一語未了，金蛾妃子朱錦如，已帶領鶯鶯和李愷口稱：「大哥，請受小妹等參拜之禮。」

李中元推辭不得，只好謝了他們的擁戴，隨後笑問金蛾妃子朱錦如道：「大姊，我們兩個人，敍敍庚好不好？」

金蛾妃子朱錦如笑道：「不用了，反正你是我們龍頭大哥就是。」

李中元笑道：「我這龍頭大哥第一件事，就被你大姊駁回了，以後還當什麼龍頭大哥！」

金蛾妃子朱錦如莫可奈何的道：「大哥眞要問，小妹只好實說了，小妹今年已是痴長二十六歲了，而且是正月生的。」

李中元道：「小弟二十五歲，大姊正比小弟大了一歲，大姊，你還是大家的大姊，

小弟稱呼上却不敢僭越了。」

金蛾妃子固然是拚命的捧李中元，給他高帽子戴，但內心之中，不無委屈惆悵之感，李中元這一招回敬，正彌補了金蛾妃子所失，她原是捧李中元的，這時却被李中元捧得笑道：「這怎樣可以，你是大哥，我是大姊，豈不沒大沒小了麼！」

李中元笑道：「有什麼不可以，這是我們彼此私人稱呼，將來事業有了基礎之後，我們再照職稱吧。」

金蛾妃子朱錦如笑道：「兄弟你既然這樣說，愚姊就生受你的了。」

李中元雙拳一抱道：「理當如此，大姊請受小弟一禮。」

李中元行禮過後，接着伸手懷中取出一隻顏色深黃色的苦瓜，雙手送給金蛾妃子朱錦如道：「大姊，這是一隻寒晶苦瓜，請大姊笑納把玩。」

寒晶苦瓜在江湖上非常有名，因爲它身具寧神解毒奇效，所以它不僅是名貴，而且也非常實用，因此被武林人物列爲保命護身的十大隨身奇寶之一。

金蛾妃子見了此寶，心中也是激動非常，接了那寒晶苦瓜笑哈哈的道：「謝謝，大姊就厚起臉皮收下了。」

李中元一轉頭，又從懷中取出一朵含苞待放的金色玫瑰花，笑着送給鶯鶯道：「妹子，你本來人比花嬌，再佩上這朵九采金花，那就更是錦上添花了。」

鶯鶯接過那朵九采金花，臉上止不住露出失望之色，金蛾妃子朱錦如見了笑道：「二妹，別不開眼，叫你李大哥笑話了，你知不知道這朵九采金花的來歷和它名貴之處？」

鶯鶯心中一動，但一時轉不過臉來，淡淡的道：「幾兩臭金子而已，有什麼了不起。」

金蛾妃子朱錦如笑了笑道：「幾兩臭金子，你遞過來，愚姊叫你見識見識這幾兩臭金子的價值。」

鶯鶯將九采金花送到金蛾妃子朱錦如手中，金蛾妃子朱錦如輕輕一旋，只見那朵含苞未放的花朵忽然一分而開，裏面現出一顆鮮紅欲滴，光芒四射的九角花心，那顆小小的花心一現，大家只覺眼花繚亂，被照得不敢正視。

這時，再蠢的人，看得出那顆花心不是等閑之物了。

鶯鶯臉上花容一綻而開，這時金蛾妃子朱錦如忽然又輕輕向九采金花花朵上一拍，只見金光暴射，花瓣疾飛四射而出，「噹！噹！噹！……。」打在二丈多高的屋樑之上，沒樑而入。

「好大的勁子！」

金蛾妃子朱錦如淸笑一聲，長身而起！手掌搭在樑柱之上，內力一吐一收，吸出金花花瓣，落回座上，笑向鶯鶯道：「二妹，你開了眼吧！這朵九采金花我們先不說他那花心的珍貴，就這九片穿金洞石，乘破護身罡氣的花瓣，便價值連城，非普通黃金可比。」

鶯鶯驚喜的道：「大姊，這花心又是什麼寶石呢？」

金蛾妃子朱錦如「噗哧！」一笑道：「寶石！天下那有這樣名貴的寶石？那是一粒蟾精內丹，對你，更有着無窮的妙用哩！」

什麼妙用，金蛾妃子朱錦如沒有說出來，顯然是當着李中元的面說不出口，鶯鶯也心領神會，不再追問，這才笑哈哈的謝了李中元……。

驀地，外面傳來一聲暴喝道：「什麼人？」

接着，又是一聲冷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你還想逃得了麼？」

再接着，便是一聲長笑，起自不遠之處，但却由近而遠，消失於夜空之中。分明來人輕輕易易的逃脫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對外面的呼喝，原沒當做一回事，似是有着絕對的信心，不管他是什麼人，跑不了，這時不由臉色一變，揮手道：「三弟，出去看看。」

李愷飛身而出，片刻之間，便回身復命道：「有外人侵入，四姥竟然沒有攔住他，被他兔脫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補充一句道：「四姥都出手了？」

李愷點頭道：「是。」

金蛾妃子朱錦如忽然皺起雙眉，沉思起來……。

長安城中有這等高手？四姥聯手之下，竟然攔不住他？

李中元臉上忽然現出驚震之色，大叫一聲，道：「不好，這人莫非是爲了小弟而來，小弟要回去看看了。」身形一起，飛射而去。

李中元並不完全是做作，確實有點担心，匆匆離開了金蛾妃子朱錦如，回到自已府第之內，一問之下，沒有發生什麼事故，放心的回到自己書房，正要安寢的時候，外面响起一陣輕微叩門之聲。

李中元打開房門，一見原來是師兄周吉人，請進師兄，不由得問道：「師兄，有事吧？」

周吉人含笑道：「你剛才到李愷大姊那裏去了是不是？」

李中元點頭道：「是的。」

周吉人又問道：「你們談得很好，要携手合作大展宏圖了，是不是？」

李中元望着周吉人一點頭道：「師兄，剛才是不是你？」

周吉人不置可否的一嘆道：「師弟，你難道不知道李愷大姊，就是心如蛇蝎的金蛾妃子朱錦如？」

李中元道：「小弟知道了。」

周吉人惑然地說道：「你既然知道她眞正身份，爲什麼還要和她談什麼携手合作呢？」

李中元對這位師兄一向有着無比的尊敬，但自昨晚看見郭夫人與他暗中相會之後，心裏就很是不舒服，雖然尊敬之心未減，心中却無形之中有了某種顧慮，這時見他一進來就談金蛾妃子的事，心裏便不免胡思亂想。而有所保留的一笑，道：「小弟覺得他們各有所長，正是我目前極好的帮手，只要大家能把話說開，化敵爲友，豈不更好。」

周吉人雙眉一皺，憂心忡忡的一嘆道：「師弟，愚兄想勸你兩句話，金蛾妃子朱錦如一生詭計多端，旁人見了她，敬而遠之，唯恐不及，你又何必與虎謀皮，自投羅網哩！聽我的，趕快回頭吧。」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師兄，多謝你的好意，小弟再見風轉舵吧。」

這種微笑，這種語氣，顯然沒有多大誠意，周吉人看在眼裏，心裏感到一陣難過，但他知道，不能再說什麼了，於是訕訕一笑道：「這樣愚兄就放心了。」

站起身來，望了望外面天色，有了告辭的意思，李中元忽然叫了一聲，道：「師兄……。」叫聲出口，心意一轉，又打消了原意。

周吉人微微一皺眉頭，說道：「什麼事？」

李中元本來想用言語點醒他與郭夫人的事，說到口邊，又苦於無法措詞，這時，只好搪塞着說道：「小弟與金蛾妃子打交道的事，目前最好請你不要讓郭夫人知道。」

周吉人搖頭一嘆道：「愚兄知道，不過你自己要特別小心。」

他走出房門的時候，李中元望着他的背影，無由的興起一種旣可憫，又可嘆的悲涼之感。

「唉！」一聲輕輕的嘆息，忽然飄傳過來，李中元心神猛然一震，默不哼聲的飄身穿窗而去。

窗外有一架長春藤，靠着長春藤陰影之下，幽幽的站着簡又靑。

李中元面色一窘，訕訕的道：「原來是簡姑娘。」

簡又靑淡然一笑道：「你想不到吧，……其實，我也沒想到周吉人原來是你師兄。」

李中元一時也不知道怎樣說才好，隨口說道：「我更沒想到，他原來就在威公府。」

簡又靑忽然大胆的凝目注視着李中元，道：「李大俠，現在你既然已經和他們化敵爲友，請問一句，我們原來的約定，還算不算數？」

李中元面色一正道：「算數。」

簡又靑迷惑的道：「剛才你和令師兄不是說……。」

李中元歛容嘆了一口氣道：「你以爲我眞會和他們合作麼？」

簡又靑忽然秀眉一挑，冷笑一聲，道：「你這人太可怕了，你對自己的師兄都不說眞話，現在的話，我能相信麼？」

李中元叫了一聲「苦」，啼笑皆非的道：「簡姑娘，請你相信我這次好不好，我對敝師兄，唉！我能說什麼呢？」

簡又靑察言觀色，覺得李中元似有難言之苦，暗暗嘆了一聲，垂下了螓首。

李中元欠身肅容道：「姑娘請書房奉茶！」

簡又靑倒沒拒絕，隨他進入書房，相對坐下，靦覥的沉默了片刻。

李中元陪着笑臉，首先發話道：「姑娘貪夜而來，不知有何見教？」

簡又靑冷冷的說道：「我能够白天來麼？」

李中元怔了一怔，自我解嘲的道：「啊！我又說錯了。」

簡又靑咬了一咬櫻唇，嘴角一披，想笑不笑的道：「你少在本姑娘面前油腔滑調。」話雖這樣說，她的態度却無形之間自然得多了。

李中元暗暗吁了一口氣道：「李愷他們對你有進一步的舉動沒有？」

簡又靑道：「我正是要把我的情形來告訴你。」接着，便把她與金蛾妃子朱錦如交往的情形，一一告訴了李中元。

隨之秀眉微微一皺，問道：「你又怎樣和他們化敵爲友的呢？」

李中元一笑，把經過情形坦然說了出來。

簡又靑明眸凝光，神色迷惘的道：「你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李中元一嘆，又把自己師門身世說了出來，接着道：「總而言之一句話，我要把殺害我師父的兇手引出來。」

簡又靑忍不住笑了起來，滿腹懷疑的道：「我看，你這完全是異想天開。」

李中元笑了笑道：「你等着看吧！」

簡又靑雖然懷疑李中元的做法，但對他算是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與諒解，也很同情他這片苦心，慨嘆一聲，道：「但願皇天不負苦心人，你的仇人會自己送上門來。」說着，站起身來，向外面走去。

李中元心中忽然起了一個念頭，叫了一聲，道：「簡姑娘，我有一件事，要請教你？」

簡又靑回頭轉身道：「什麼事？」

李中元道：「你是不是常常到威公府來？」

簡又靑搖了搖頭道：「不常來，有什麼事嗎？」

李中元道：「這樣說來，你對威公府的情形，不能說眞正的完全清楚了。」

簡又靑點頭「嗯！」了一聲。

李中元寓意深遠的道：「我看威公府用人良莠不齊，姑娘最好多多注意令姑母的安全。」

簡又靑心中一凜，悚然道：「你發現了什麼？」

李中元當然不好意思直說，笑了笑道：「沒有什麼，我只是覺得有這個必要吧了！」

× ×

簡又靑去和李中元見了一次面，回來後因李中元的話，增加了一份煩惱。

說來也是，威公府日前雖然只有老夫人帶着一雙兒女，可是侯門巨戶，場面也在，府中使喚人等依然還有四五十人之多，人心難測，這四五十人之中，難保就沒有暗藏禍心，打着欺孤凌寡的惡念之人。

想必李中元發現了什麼，所以才說出這種話來。

但是，看他說話的情形，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似乎有着什麼顧忌似的，難免其中還大有文章不成？

莫非那涉嫌人與老夫人有着特殊關係？非証據確鑿，不便向老夫人舉發？

簡又靑心靈性巧，更有着相當江湖經驗，細一思量之下，便決定不動聲色，暗中行事。

當下，她心中便列出了好幾個監視對象：頭一位便是府中總管顧八爺，第二位便是錢銀管事郭七爺，第三位便是內宅之內的覃姥姥，第四五位就是老夫人房中兩個貼身大丫頭美慧和美娟，第六位便是覃

簡又青向前射出，但她快，偷襲的人更快，她剛竄出，便被人點了穴道，接着衣領被人緊緊抓着。

姥姥的外孫莊忠和。

這六個人，平常最爲老夫人所倚重和信任，要是他們存心不善，那倒眞是一件不容易叫老夫人相信的事。

簡又青想了一陣威公府的環境，接着很自然的想到了那已經闖入自己心扉，而又令人不可捉摸的李中元。

她一想到李中元與自己那天晚上的情景，心靈上，便產生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感情……

就那短短的刹那間，使她的命運和李中元連結在一起了，她也說不出對他該惱，該恨，還是該愛？

她一時思潮如湧，不勝傷感之至，竟自暗暗流下兩行清淚。

她暗自悲傷了一陣，終於壓抑住了紊亂的心緒，悠悠的一嘆，起念出了屋外去一暢心懷。

花園之中，夜凉如水，靜靜的給予簡又青心靈上無比的寧靜與熨貼之感。

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鬱懷竟自爲之一開。

就在此時，瞥眼間，只見一道人影，在左側方一掠而過，隱入花樹暗影之中。

簡又青心神一凜，暗自忖道：「莫非就給我碰上了。」

當下，身形一矮，藉着花樹陰影，一路追了下去，不消片刻，已被她一連越過七八處花樹，但却什麼也沒追到。

四週靜靜的，像是自己精神錯亂，看花了眼。

簡又青可不是郭倩霞，她相當有經驗，也自信不會看錯眼，心頭大奇之下，暗道：「莫非他已經發現我追踪，隱藏起來了？」

她暗笑一聲，道：「好吧，咱們就耗耗看吧！」

忖思之間，找到了一處藏身之處，正待也隱起身形之際，突覺身後風聲颯然，心知有異，急忙一躍，向前疾射出去。

詎料，她應變之勢雖快，但來人竟然比她更快，簡又青向前射出身子剛一着地，連頭還未來得及回轉，突然腰眼穴上一麻，已被人點了穴道。

她只覺衣領被人緊緊抓着，提了起來，凌空飄出十幾丈，但覺衣領一鬆，被人拋在一叢矮樹之中。

她這時穴道被制，雖然神智尚清，可是頭頸轉動不得，根本無法看到那制住她那人。

人被拋入矮樹之後，又是面孔朝下，依然沒有機會看清那人。

但奇怪的是，那人把她拋入矮樹叢後，便沒有了進一步的舉動，也沒有向說她一句話，便飄然走了。

簡又青空自心中焦急，苦於穴道被制，無法叫出聲來。

時光在她焦急惱怒之中爬行得比蝸牛還慢，像是等待了十萬年，才朦朧中現出了曙光。

天色大亮了，花園中有了採花丫頭的嬉笑聲，可是只遠遠的在遠處，沒有一個人走到她身邊來，她着急死了，也是無可奈何。

又不知過了好久，太陽已經晒到了她的背上，才有一陣掠翼之聲橫空而到，接着在她頭頂上打了一個旋轉，尖聲叫了起來道：「快來呀！表小姐死了！」

那是老夫人的一隻能言鸚鵡，終於被牠看到了她。

總算被發現救回去了，老夫人親自替她解開了穴道，郭倩霞也聞風而到。

簡又青說出昨晚經過之後，老夫人皺起雙眉，長聲一嘆道：「又青，以後你要特別小心啊，你要眞的出了事，你叫姑姑怎樣辦啊！」

簡又青不敢說出叫老夫人更担心的話，只有唯唯諾諾的答應老夫人，心中却是更爲老夫人憂慮担心。

因爲那暗中人身手之高，自嘆不如，如果不能先發制人，被他一旦行動起來，那就非常棘手了。

辭別老夫人，郭倩霞送她回到房中，表姊妹兩人，向來無話不說，這時簡又青坦直的告訴郭倩霞道：「表妹，我告訴你一件事，你暫時不要讓姑姑知道。」

郭倩霞神情緊張的道：「什麼事？」

簡又青道：「你注意到沒有？府上只怕有着很多問題哩！」

郭倩霞眨動着靈眸，念動如飛的道：「表姊，你懷疑昨夜向你動手的人，是我們威公府自己人？」

簡又青道：「是的，我敢斷言一定是威公府自己人。」

郭倩霞道：「不可能吧，表姊，你的能耐我是知道，我們家裏雖然有不少衝鋒陷陣的能征慣將，可是說到飛身如燕，高來高去的高手，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你相提並論，怎會是他們呢？」

簡又青道：「眞人不露相，說不定他們有所隱藏哩！何況，我有相當的理由，支持我的推斷。」

郭倩霞道：「什麼理由？」

簡又青道：「那人制住我之後，始終就沒有開口說過一個字，那分明是怕我聽出他的口音，所以不敢說話。」

郭倩霞點了一點頭道：「這一點確有可疑。」

簡又青接着又道：「他對我除了不說話，不讓我看到他之外，動作上也很温和，他把我拋出去時，竟是輕輕的，沒有讓我吃苦頭的意思，由此進一步可以証明他對我很是熟習，同時手下留了情，也許他有什麼顧忌，還不敢過分囂張，怕因此引起姑姑的注意，要是外人，我想就不會處處留心了。」

郭倩霞點頭同意道：「經你這樣一說，那眞極可能是威公府自己人了，會是什麼人呢？」

簡又青微微一笑道：「那就有待我們想辦法發現了。」

郭倩霞聽說「我們」兩字，高興的道：「也算上我一份。」

簡又青點頭道：「當然少不了你。」

郭倩霞笑吟吟的道：「表姊，你說怎樣辦，我完全聽你的就是。」

簡又青沉吟了一陣道：「那人身手太高，憑武功我們都沒有辦法跟踪他，唯一的辦法，我們只有用守株待兎的笨法了，先找好一處藏身的地方，守在那裏，等他經過的時候，先看出他是什麼人，以後再慢慢想辦法對付他。」

郭倩霞道：「我們兩個人是同時守候呢？還是分班輪流。」

簡又青道：「那一天能守到他，還說不定哩！或許一守就是十天半個月，所以，我們只能分班輪流，一個守半夜，我想總有守到他的一天。」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不過有一點，你要特別注意，我們的目的只在認人，千萬不可驚動他，如果驚動了他，以後他可能就要下毒手了。」

郭倩霞道：「今天晚上，小妹先守上半夜，你守下半夜怎樣？」

簡又青點頭同意了，於是兩人暗中相好地形，當天晚上就由郭倩霞守上半夜。

在白天，簡又青就找機會儘量與她心目中猜想的嫌疑人多接近，仔細觀察他們的言行。

可是，一連四五天下來，她們的心力都白費了，什麼人也沒見到。

在這幾天之中，李中元又來過威公府二次，突破了世俗人眼中的禮防，正式與簡又青建立了交往。

同時，李中元與金蛾妃子朱錦如之間的合作，由空談而邁向計劃階段，大家與冲冲的幹得非常起勁。

此外，李中元的府第也修葺好了，大風帮虎頭鐵拐翁超的師兄高冲也和李中元的另外二個朋友一同來到。

和高冲一同來的那二個人，年紀都不太大，約在三四十歲之間，大家只知道他們一個姓趙一個姓阮。

他們三人一來之後，李府的一應大小事情，就轉移到他們三人身上了。

簡又青也正式被李中元請過去一次，鋪好了彼此來往的道路。

他們雖然都是武林人物，本來無需這些過門，但是，現在是在長安，有王法的地方，簡又青又是威公府的內親，自然要在鄉隨俗，面面俱到。

第六天的晚上，是簡又青先守上半夜，這些天來，天天守夜，毫無收穫，她們雖還沒有完全洩氣，可是原來的那股子勁，已經消失了一大半，因之心裏不免產生了難挨的感覺。

她是藏在一株古松之上，心情鬆弛之下，不覺有點精神恍惚，昏昏欲睡。

就在此時，一條人影忽然出現在她藏身的松樹之下，竟然冷笑一聲，發話道：「你自己下來吧！」

簡又青被驚得一歛神看去，只見那人全身包在黑袍之內，令人有一種無比陰森的可怕的感覺。

這人，分明不是她前次所見到的那人，簡又青不免打了一個冷噤，暗忖道：「徑道這幾天見不到那人了，敢情我們的一切早落到他們眼中……。」

一念未了，那黑袍人不耐煩的又發出一聲冷笑道：「你下不下來？」

簡又青一陣驚凜過後，代之而起的是被輕視之下而激起的倔强，也冷笑一聲，道：「你是什麼人？你管本姑娘下不下來！」一面心中在暗暗盤算，如何設法脫身，或驚動其他的人。

那黑袍人似是看準了她的心意，根本不給她機會，冷「哼！」了一聲，道：「那你是自討苦吃了！」

他「了」字出口，身形隨之一長，拔地而起，左手分枝撥葉，右手一探，便向簡又青抓來。

簡又青出身當代奇俠一心神尼門下，雖因年歲關係，火候尙嫌不足，但在年青一輩之中，已是有數的佼佼者。

上次失手被擒，因爲一時大意，被人暗中所乘，心中老是不憤不服，這時，見那黑袍人輕進出手，一副目中無人的狂態，當下氣得銀牙一咬，嬌叱一聲，道：「照打！」玉手一抬，一道凌厲無匹的指風，迫向那黑袍人當面點到。

簡又青含怒出手，迅如電閃，眼看那一指就要點中黑袍人，只見那黑袍人微微一側頭，就讓開了她的指力，右手一伸，便向簡又青足踝抓到。

簡又青雙脚一收，一式「老猿墮枝」，從左邊翻了出去，預料必可讓開那黑袍人一抓之功。

詎料，那黑袍人身懷令人難以想像的奇功絕學，簡又青的身子雖然翻上去了，而他的手臂也隨之一長，陡然之間長出一尺不止，正好扣住了她足踝。

簡又青但覺足踝一緊之下，便有一股暗勁透體而入，頓時眞氣一散，全身功力盡失，毫無抗拒之能力。

黑袍人一抖臂，把簡又青送得穿樹而入，落在地上。

那黑袍人可不知憐香惜玉，那一摔只摔得簡又青頭昏眼花，全身皆痛。

那黑袍人隨身飄落地上，伸手一拍解了她脚踝上穴道，却另外點了她上身穴道，閉住她一身功力，冷冷的道：「走！到周吉人那裏去。」

簡又青不禁心頭大奇，道：「到周吉人那裏去？」

黑袍人不再作任何解釋，口中又冷喝了一聲：「走！」

簡又青這時心中可罵起李中元來，道：「好呀，原來你們師兄弟，在合計着計算我姑媽……。」

念頭忽然一轉，秀目之中，射出兩道怒火，望着那黑袍人，恨聲問道：「你就是李中元？」

那黑袍人冷冷的，又吐了一個「走」字！

簡又青氣惱之下，同時產生了被欺侮的感覺，悻悻的一頓脚道：「好，咱們今生今世是沒完沒了。」

氣冲冲的，邁開蓮步，向周吉人所住的那座獨院走去。

到得周吉人所住獨院之前，那黑袍人抓起她越牆而入。

越過院牆，進入前廳，簡又青眞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了，只見周吉人與自己的姑媽郭老夫人，竟然一同坐在廳堂之中。

簡又青走入廳中，叫了一聲：「姑媽……」便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郭老夫人似乎是沒料到那黑袍人會把簡又青帶來，臉色當時變得慘白，顫抖着聲音道：「你……你……爲什麼把她也拉來了？」

那黑袍人陰森森的笑道：「給你們多拉一個幫手，不好麼？」

郭老夫人伸手拉過簡又青，只聽那黑袍人又道：「說服她，要她聽老夫之命行事！哼！……。」忽然轉身走了。

簡又青定下神來，驚愕的道：「姑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郭夫人長嘆一聲，望着周吉人道：「吉人，你告訴她吧。」

周吉人搖着頭苦笑一聲，道：「簡姑娘，我只能告訴你一個大概，我和你姑媽都已受制於你剛才所見的黑袍人，你如果不願見到你姑媽受到那黑袍人的傷害，你就只有聽他的話替他做事了。」

簡又青說道：「你們受了他什麼挾持呢？」

周吉人搖了搖頭，沒有作答。

簡又青又問道：「你們爲什麼不反抗呢？」

郭老夫人慘笑一聲，道：「孩子，你也不想想，要有反抗之能，我們能不反抗麼？」

簡又青體會得出，郭老夫人說這話的沉痛心情，長嘆一聲，道：「我要是不聽他的話呢？」

周吉人道：「首先遭殃的就是令姑媽，接着，你自己也討不了好。」

簡又青疑懼的說道：「他就這樣可怕麼？」

周吉人道：「簡姑娘，請你想一想，我本是局外之人，現在我都不得不俯首貼耳，任他支使，他要沒有相當的手段，能做到這一點麼？」

簡又青雙眼望着郭老夫人，郭老夫人一臉痛苦之色，雙目之中倏的流下兩行清淚，所有的祈求，都在那兩行淸淚之中表達出來了。

簡又青暗自一嘆，忖道：「姑媽是我骨肉之親，她的愛我，無異於親子親女，我自己今生已苦，我還有什麼可以自惜的，最多只不過是痛上加痛而已，何況是爲了我自己的親姑媽，也罷……。」

當下銀牙一咬，叫了一聲，說道：「姑媽，不管他叫我做什麼事，我都答應他了。」

她也不問那黑袍人要她做什麼事了，因爲她已看出，他們無法告訴她，而到了時候，無需他們說，她也會知道。

郭老夫人見簡又青一口答應下來，內心之中是又痛又歉愧，一把抱住簡又青，口中叫着：「孩子，姑姑生受你了。」嗚咽的慟哭起來。

簡又青本是一個個性爽朗，樂天無憂的人，來到長安之後，先有天香院之失，現在又陷入另一股罪惡的洪流裏，她的個性再開朗，也不免深深爲自己悲哀起來，回手抱住郭老夫人，無言而嘆。

周吉人看得心中惻然，輕輕起身，離廳欲悄悄退走，郭老夫人忽然一抬頭，叫了一聲：「吉人！」

周吉人止步回身，躬身應了一聲，道：「夫人有何吩咐？」

郭老夫人拍着簡又青的香肩道：「我先回去了，你們兩個人好好的談一談吧！」然後，凄然一笑，緩步走出了廳堂。

簡又青舉起衣袖，印乾了臉上淚痕，道：「先生有什麼話告訴又青？」

周吉人猶豫了一下，慨嘆一聲，說道：「姑娘也請回去休息，我們以後慢慢再談吧！」

簡又青這時已經毫無好奇之念，只覺心情沉重，下意識之中，頗有不敢接近現實，心存逃避之念。

當然，殘酷的現實，不會任她逃走，不過這時周吉人，不願有所多談，她自然更不願有所多問了。

她沒有再說什麼，點了一點頭，便向廳外走去。

周吉人忽然想起簡又青穴道被制，叫了一聲，道：「姑娘，待我替你解了穴道吧！」快步追上簡又青，拍掌解開了她被制穴道。

簡又青回頭道了一聲：「多謝！」越牆而去。

周吉人望着簡又青飛逝的背影，心中有着一種說不出的難過。

一連幾天過去，李中元與簡又青的婚事，在各方慫恿情形下，發展得比閃電還快，花好月圓的日期，就訂在月之中旬。

好在李中元有的是錢，有錢好辦事，一次轟動長安的喜事，便在萬衆矚目之下，如禮完成。

新人進了房，打發過鬧房的親友，燭影搖紅裏洞房如春，李中元關好房門，向簡又青長揖到地道：「夫人請安息了。」

簡又青臉上了無春意，柳眉緊鎖，抬眼望着李中元，一言不發。

李中元被她看得心情一陣緊張，道：「夫人，我……我有何不妥？」

簡又青面色一正，道：「原來，小妹以爲我們兩人都是被人玩弄的人，所以才答應和你合作，共同抗拒，但是，就現在情形看來，眞正被玩弄的人，只有小妹一人，希望你公子對小妹有所交待。」

其實簡又青並不是眞的惱恨李中元，反過來，簡又青對李中元的印象相當好，深有得婿如此，私心至慰之感。

但是好事多磨，簡又青自己有了難言之隱，在萬般無奈之下，簡又青有簡又青的立場和主張。

李中元並不完全瞭解簡又青，他所知道的，只是簡又青與金蛾妃子之間的暗盤，却不知道簡又青另外又受制於那黑袍之人，聞言之下，微微一怔，道：「夫人，此話從何說起？我們這番姻緣遇合，雖然起因於假戲眞做，但小生對夫人，却是一片眞情，心存敬慕，絕無戲弄之心，來日石可爛，海可枯，小生此心可誓天日，永矢勿渝。」

簡又青只聽得心中感動無比，再不敢向他正日而視，慢慢垂下日光，道：「你說得雖是，你在日前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隨波逐流，其與苟合何異，小妹不甘受辱。」

李中元雙目之中精光大盛，道：「夫人之意是？……」

簡又青內疚噬心的一咬銀牙，道：「來日方長，請暫寄兄妹之情，小妹感激無極。」

李中元回心着想，只覺簡又青性行高潔，令人起敬，肅然點頭道：「小兄何幸，得與青妹爲侶，青妹所言甚是，小兄不敏，敢不如命。」

簡又青沒想到李中元從善如流，這樣好說話，內心歉愧之念更甚，要不是她念後果嚴重，她幾乎忍不住投向李中元懷中，剖心相向。

可是，這時她只有忍苦心頭，流着眼淚，道：「多謝大哥！」緩緩把嬌軀偎入了李中元懷中。

李中元知道這是簡又青從心坎裏發出來的慰情，眞摯而高潔，不敢稍生綺念，輕拂着簡又青頭上秀髮，低聲說道：「青妹，你請上床安息吧！」

簡又青抬起螓首，舉着明如秋水般的靈眸道：「你呢？」

李中元道：「小兄習於坐息，坐在此處就可以了。」

簡又青這時臉上已是陰霾盡去，換上柔美的笑容，道：「不行，這不是三朝兩日的事情，小妹擁被高臥，於心何安，大哥，你我都非普通兒女，但得心存皎潔，何妨共床而眠，小妹爲大哥理衾整被了。」

李中元爲示胸懷磊落，微微一笑，道」大大方方的理好了床被。

簡又青暗自一嘆，和衣睡在另一頭。

世人常把「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兩件事，視爲人生兩大至樂之事，而他們的洞房花燭夜，却成了人生最最難以忘懷的漫漫長夜。

三朝回門，威公府便算簡又青的娘家，簡又青未回威公府之前，心裏就担心着一件事，將會有什麼使命交付下來。

小兩口回到威公府拜見郭老夫人時，簡又青担心的事，果然來了，在小丫頭送茶時，她收到了一張小紙條，紙條命意她回到她原來所住的房中去，聽候吩咐。

簡又青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藉口緬懷往事，回到了她原先所住的房中關上房門，等待接受黑袍人的使命。

簡又青被迫行事，心中却是一千萬個不甘不服，未關房門之前，她就先把房子搜過一遍，不見藏得有人，關好房門之後，心中不由得暗笑一聲，忖道：「我倒要看看你怎樣現身出來，與我說話……」

她心念方動，忽然房中響起那黑袍人的聲音道：「簡姑娘，老夫恭喜你了！」

簡又青一聽那聲音，似是發自衣櫃之中，她跑過去打開衣櫃門，衣櫃門裏，那有什麼人。

這時，只聽那黑袍人一笑道：「簡姑娘，你不用枉費心機了，老夫不在房中。」聽這聲音，又似來自梳粧台之後。

簡又青一回頭，只聽那黑袍老人的聲音又發自頭頂上道：「好好的坐回去，與老夫回話。」

簡又青曾聽師父說過，內功火候到達役氣成形的至高境界之後，可以「分音化神」，把話用各種方位，送入受者耳中，而令受者莫辨東西，簡又青暗中一凛忖道：「難道那黑袍人已經身具如此功力？」

她心驚肉跳之下，坐回椅子上，又起了一個念頭，放刁的輕聲說道：「有何吩咐？」

她話聲說得很低，更沒有使用絲毫眞力，她倒要看看那黑袍人聽不聽得到。

黑袍人的聲音冷笑了一聲，道：「你給老夫安份下來，好好的聽話。」

他竟然還是聽到了，簡又青驚凛已極的暗嘆了一聲，道：「老前輩神功無匹，晚輩敬服了。」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

蕭　逸・文
盧　令・圖

春雨濺花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貴芝奉母避禍，途遇狼面人葛嘯川截殺，譚貴芝爲血影掌震傷，幸得桑南圃挺身護花，把葛嘯川擊敗，桑南圃借把脈爲名，暗將內勁輸入譚貴芝體內，療好她的內傷，並陪同譚貴芝等安抵馬場，然後才告辭離去。譚雁翎在家擺宴，邀請所有皮貨商人赴席，迎春坊老闆左大海、花四姑夫婦及賽呂布蓋雪松咸皆赴宴，桑南圃跟隨衆人來到譚府，他因不認識皮貨商人，只靜坐一偶，闕宴時也只坐在末席，毫不爲人所注意，但，譚雁翎却打從他進來之時已注意到他，不時用眼觀察着他——

棋輸一着錯　釜底抽薪難

憑着譚雁翎這雙精於斷人的眸子，從第一眼開始，他就感覺出這個人有異於一般——他顯然不同於在座所有的皮客，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氣質，他不曾與任何一個人，說過任何一句話，在亂嘈嘈的羣衆場面裏，他只是默默的，保持着一份屬於自己的冷漠與客觀——

就憑這一點，就使得閱歷驚人的譚老太爺對他保持警覺，刮目相看——

能坐在主人這一桌的，當然都是些有鼻子有眼，或是自命清高的人物。

這一桌除了主人譚雁翎和賬房胡先生以外，其他各人計有迎春坊的左大海夫婦，「賽呂布」蓋雪松，「黑虎」陶宏，青松嶺方面的計有「客來軒」的「雪中客」歐陽虹。

另外，還有三家皮貨行的杜、劉、錢三位老闆，這些人各以身份的特殊，而受到譚、胡二人的一番禮遇，被寵邀爲首席上的客人。

譚雁翎目光向着胡先生一瞟，微微一笑道：「我想我們這一桌上，還可以容下一個人！」

「東翁的意思——？」

「如果我沒猜錯！」譚老太爺的目光，遠遠的掠過當中的幾張桌子，注視向最裏頭的一張桌子上，接道：「——這位朋友該就是姓桑的吧！」

胡先生顯然一驚，如果不是譚老爺子一言提醒，他幾乎都忘了，忘了還有這麼一位客人！

他的眼睛順着譚老太爺的目光看過去，登時發現到了那邊最末座頭上桑南圃——

桑先生穿着一襲黃色的長衣，儘管是質料普通平常，可是，襯托在他修長的軀體上，一點不顯得寒顫，却別有一種傑出的氣質！

他背後揹着一副輕簡的革囊，自從他第一次來到冰河集之後，這個皮革囊就始終不曾離開他身邊！

胡先生已經走到了他身邊——

「這位想必就是桑先生了？」胡先生很客氣的抱拳道：「在下怠慢了貴客，尙請海涵！」

桑先生一笑站起道：「不才桑南圃，這位想必就是譚府的大管家兼賬房胡先生了？失敬！失敬！」

「不敢！不敢！」胡先生欠身引手道：「敝東有請，請先生移玉主席一談！」

桑南圃想了想，道：「不才自慚形穢，何敢與貴上同席？這裏也是一樣！」

胡先生一手摻扶道：「桑先生不必客氣，請吧！」

桑南圃並不十分樂意，却也不顯著的見拒，二人遂轉到了廳內的首席座上！

譚老太爺起身抱拳道：「先生世之高人，前聞小女談及，一直心存結納，請坐！」

桑南圃抱拳笑道：「老先生太客氣了，晚生一介凡夫，何勞老先生上待，慚愧之至！」

說完也不再客氣，遂即坐下來！

一旁的「迎春坊」主人左大海却嘿嘿的笑道：「譚老是慧眼識英雄，這位桑爺是眞人不露像……桑先生，譚老爺子可是一番眞心結交，老弟你也不必自負太高——」

話裏大有語病，還未說完，桑先生面色一沉，左大海見機識趣，趕忙的把未出口的話吞在了肚子裏，桑先生凌厲的目光在左

大海面上一轉，刹時之間，化怒氣爲祥和，只微微一笑，並未出聲。

胡子玉察言觀色道：「左老闆你出言冒失，應該罰酒一杯，乾！」

左大海哈哈一笑，道：「桑兄弟，你別見怪，我這個人一向是口無遮攔，我罰酒，罰酒！」

說罷仰首，把面前一盅酒乾了個點滴不剩。

舉座皆爲他喝了聲彩，也就因爲這點小插曲，洋溢起各人的豪興，一時間顯得賓主皆歡！

譚老太爺舉杯向桑先生道：「桑先生請！」

桑南圃一哂道：「晚生今日胃不舒服，恕不奉陪，請原諒！」

譚雁翎點頭一笑，停杯道：「桑先生是第一次來這裏吧？」

桑南圃點點頭，說道：「不錯，是第一次！」

「府上那裏？」

「江南！」

「好地方——」

「老先生也去過麼？」

「去過，去過——」譚雁翎連連的點着頭，江南他太熟了，也曾是他逞雄一時，躍馬橫戈的燦爛一頁，當然那個地方也給與他更多的辛酸，很多慘痛的回憶。

桑南圃深邃的一對眸子，緊緊逼視着譚老爺子，徐徐的道：「老先生既是皮號業中的翹楚，當知道有一位江南的皮業先進梁仲舉梁先生吧！」

譚雁翎登時面上一驚，遂即點點頭，道：「知道——」

一旁的胡先生徐徐的爲自己斟上了一杯酒，說道：「怎麼，桑朋友認識那位梁先生！」

座上的皮行老闆之一——錢老闆，呵呵一笑，點頭說道：「梁先生與我們東家譚老爺子，乃是多年老友，焉能有不識之理！」

「原來是這樣……」桑南圃淡淡的笑道：「不才自幼即在梁先生所經營的皮行內工作……」

說到這裏，迎春坊的老闆左大海忽然插口道：「梁先生不是死了嗎？」

桑南圃苦笑了一下道：「是死了！」

左大海直着眼道：「怕死了有十來年了吧？」

譚雁翎舉杯一笑道：「大家喝酒！」各人雙手舉杯，乾了一口！

聽差的上來了大盆的紅燒海參，在那個地方，海參之珍貴，不次於燕翅，每個人臉上都帶出了一種饞涎之色！

胡先生舉箸邀客道：「各位請！」

似乎只有兩個人沒有拿起筷子來——譚雁翎與那位小兄弟桑南圃。

兩個人，似乎都有意無意的注視着對方——

桑南圃還沒忘了前說的話題，接下去道：「是死了很久了，左掌櫃的可知那位梁先生是怎麼死的？」

左大海嚥下了一整條海參，翻着白眼道：「是病死的吧？——還能怎麼死？」

劉老闆插口道：「不！不……這件事我知道——東翁也知道——」

說時他看了譚雁翎一眼道：「東翁還記得吧，梁老先生不是死在馬車上麼？」

譚老太爺對於這件事好像不大感興趣，只是含糊的點了一下頭，道：「嗯——好像是！」

劉老闆道：「聽說是得患了急驚風，唉！大好的一個人，說死也就死了！」

胡先生一笑道：「各位請用菜——我說——」

眼睛一瞟「賽呂布」蓋雪松道：「蓋老弟這一次收穫不少吧！」

蓋雪松笑道：「托福——托福——」

正想接下去再說什麼，桑南圃插口道：「那位梁老先生並非死於急驚風——」

大家夥都楞了一下！一來是奇怪這位桑先生何以老提這碼子事？再者梁老先生昔日的聲名一如今日的譚雁翎，人們對於故人的追懷事是難免之事，乍聽到他的離奇事跡，總會令人關懷神往！

「啊——」這一次却是譚老先生接的碴，他很詫異的道：「桑先生你知道他是怎麼死的麼？」

桑南圃面上浮過一層傷感，但是他仍然能保持着一份局外人優閒，僅僅不過是一份第三者的同情而已！

「——梁老先生的屍身運回之時，晚生奉命在靈柩一旁徹夜守靈，那一夜却是啓發疑竇與最忙的一夜了！」

「唉——」胡先生一笑道：「老弟台，今天大好的日子，老談這些幹啥呀！」

大家都笑了一下，只有兩個人沒笑，桑南圃與譚雁翎！

譚老太爺沉着聲音道：「不！——這是一件不易聽到的秘聞，梁老哥與老夫當年誼屬知己，難得桑先生這麼淸楚他的身後事情，老夫倒是願意一聞其詳！」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微微一笑道：「……桑先生，那死去的梁老哥，莫非與足下有什麼親姻之關麼？」

桑南圃淡然一笑，搖搖頭。

「那……」譚老太爺笑了一下，道：「既無親屬之分，何要足下徹夜守靈？」

桑南圃道：「那是奉了東升皮號的掌櫃的，也是當年晚生的東家梁修身梁老闆所吩咐！」

「嗯！不錯！是有這麼一個人！」答話的是劉老闆，「我知道，梁修身不是梁仲舉老哥的親兄弟麼？」

桑南圃道：「不錯他二老是兄弟！」

譚老太爺一雙敏銳深沉的眸子，向着賬房胡先生看了一眼，胡先生也早已體會到了，兩個人的目光交接一下，遂即又避了開來。

胡先生咳了一聲，道：「梁修身梁掌櫃的曾在杭市懸壺，是位出色的名醫——後來棄醫從商，帮着他老哥經營皮號！」

桑南圃點點頭道：「不錯，梁大爺的屍身運回之後，就是由這位梁二爺親自檢驗過，據他老人家事後說，梁大爺並非是死於疾病急驚風！」

本來是一件褪了色，無關眼前宏旨的舊事，可是經過桑先生這麼一個人，那麼煞有介事的娓娓道來，却能使在座每一個人傾耳細聽，而且深深的提起了興趣。

最感興趣的是譚老太爺了，他注視着桑南圃道：「桑先生，梁大爺既非死於疾

病，莫非還會有什麼意外不成？」

「是有意外——」

「啊——」這一次，驚訝的是胡先生了，他直着眼睛道：「這麼說，梁大爺莫非是……？」

「是被人謀害的！」

「……」胡先生的眼睛很技巧的又瞟了主座上的譚老太爺一眼。

大家夥深深吸吐了一口氣，急於要一聽下文。

侍者又陸續的上了兩道菜——扒羊肉條，黃梅栗子鷄，却沒有人舉箸！

桑南圃夾了一枚栗子放到嘴裏細細咀嚼了一會，保持着一副局外人冷靜模樣。

他慢慢的道：「梁二爺驗判的結果，梁大爺是被人用重手法因傷致死，傷中頂門，使腦髓全爛……梁大爺一生克己待人，與同業和平相處，想不到竟然會落得如此下場，眞正是堪人同情！」

言下他作出了一副笑臉，如果你是一個洞悉入微而又冷靜如同譚老太爺或是胡先生者流的旁觀者，你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桑先生的這番笑臉是如何的虛假，用以掩飾其內在的悲傷而已！

譚老太爺敬了各人一杯酒，微微嘆了一聲，道：「原來還有這麼一番內幕消息……到底是誰下的手呢？」

桑南圃冷冷的搖了一下頭，道：「不知道！不過據梁二爺事後形容說，下手殺害梁大爺的人，乃是一個身負奇技，最少身具二十年以上深湛內功的高手所爲！」

胡先生一怔道：「怎麼見得？」

桑南圃冷冷一笑道：「梁大爺頭骨完整，但是內腦儘碎，下手者如沒有精湛的透打手法，焉能有此驚人功力？這當然是再明顯也不過的了！」

舉座默然！

一直未曾說過話的「黑馬蜂」花四姑，打破沉寂道：「那又爲什麼呢？殺人總得有個道理呀！」

「圖財害命！」桑南圃直接了當的說：「事後梁二爺淸點大爺的家當，發現一批到手的皮貨貨單遺失了，最奇怪的是遺失了一份皮業供應者的名單！」

說到這裏胡先生忽然劇烈的咳嗽了起來，大概他是喝酒嗆着了，咳得很厲害，很久！

女人家就有尋根問底的耐性！

花四姑在胡先生的咳嗽稍停之後，立刻追問下去道：「這些東西有什麼用？」

「用處大啦！」左大海答碴道：「有了這些皮貨供應者名單，你就可以平地一聲雷，就地起家，也可以像譚老太爺一樣的當皮大王——」

「話怎麼說的！」他老婆用力的擰了他一把，左大海趕忙住口——

他嘿嘿一笑道：「我不過是這麼譬仿罷了，又不是說是譚老下的手。」

花四姑氣得瞪着他道：「眞是個混球，誰比不了，幹嘛拿譚太爺比呀！」

譚老太爺聆聽之下，禁不住呵呵的笑了起來。

舉座看他們夫妻那麼鬥口，也禁不住都哈哈大笑了起來。

譚太爺笑聲一頓道：「左掌櫃的這個比方還眞對，想必那個殺害梁大爺的人也正是這番居心，桑老弟，你的故事該完了吧！」

桑南圃冷冷的搖頭道：「還沒有！」接着他冷笑一下，道：「梁二爺自從有了這番結論之後，不出三天，竟然也死在了自己寓所——」

「啊——？」

大家全都楞住了，這倒是他們沒有想到的一件事，而且也從來不曾聽人說過！

譚老太爺臉上帶出了一種說不出不自在，胡先生眸子裏却隱隱現出一片凌厲！

桑南圃道：「梁二爺一如其兄，死得好慘，照樣是頸骨無損，內腦盡碎……」

「會有這種事？」——說話的是一直保持着冷靜的「雪中客」歐陽虹——

此人五十不到的年歲，白淨的臉皮，長眉細目，眸子每開闔間，即閃爍着內在蘊蓄的鋒芒，是一個精明幹練的人物！

這件事與他好似直接有關聯，他很奇怪的轉望向譚老太爺，道：「老爺子……眞有這回事麼？」

譚雁翎冷笑着搖搖頭道：「這倒不曾聽說過……」

桑南圃道：「梁氏二老就這麼不明白的死了，梁二爺死了以後，梁家再也沒有人出面說話，梁家的獨門皮貨生意從此也就沒落下去了。」

胡先生嘿嘿笑道：「眞是太不幸了，太不幸了！」

「要照晚生來說，倒是何幸如哉！何其幸也！」

胡先生一怔，道：「爲什麼？」

桑南圃微微一笑道：「胡先生請想，果眞要是梁氏二老如今健在，焉能還會有譚老先生今日之局面，是以在譚老先生來說，此事不是何幸如哉！」

胡先生臉上一紅，鼻子裏「哼」了一聲，沒有說什麼！

「雪中客」歐陽虹聞言點點頭道：「這話倒也不假，在下當年是梁氏昆仲屬下的皮貨供應者之一，唉——自從二老先後仙逝之後，我們這帮子人，才就投在譚老手下——」

譚老太爺臉上越加的不自在，歐陽虹笑了笑，才又接道：「——只是談起作生意來，譚老的手法却又較諸昔日的二梁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左大海在一旁帮腔道：「那還用說嗎！要不然豈能有今日這番成就？是不是？哈哈……」

大家少不了接着又說了一番歌功頌德的話，但是無論如何也消除不了譚雁翎心中的塊壘！也去不了桑南圃的落落寡歡。

一盤盤的佳餚繼續往桌上端！大家結束了這場沉悶的對白，開始大吃起來，輪番的向着譚、胡二人敬酒！

一席飯足足吃了個把時辰才到尾聲！飯後，各人回到了客廳，主人開門見山的與各位談到了正題，收購皮貨事情！

「賽呂布」蓋雪松這方面人多，大小皮貨列出一張淸單來，有大小獸皮三千一百多張。

「雪中客」歐陽虹這方面人少，但是也有皮貨一千七百多張！

兩者合計起來，將近有五千張獸皮，當然是個驚人的數目，經過一番討價還價

，賣方堅持不能少於十二萬兩白銀，但是買方也就是譚老爺子這方面最多只肯出價十萬兩。當中相差了兩萬兩銀子。當然不是個小數目！

蓋雪松與歐陽虹兩夥子人談了半天。覺得這個數目相差太大。要攷慮一下。

譚老太爺篤定得很，雖然他內心很迫切的需要買進這批東西。可是却把數目扣得緊緊的。絕不讓步。答應讓對方攷慮三天。

譚老太爺今天情緒不太好。這筆大生意暫時到此結束。大家夥懷着滿腔的希望而來。却意興闌珊的離開。

× ×

客人陸續的全都走了。大廳裏只剩下了譚，胡二老以及八處分號的掌櫃的！

這八位皮號掌櫃的。都是皮大王譚雁翎手下的老人了。這次紛紛返回來。乃是急於採辦皮貨來的！想不到眼看到手的生意，居然只因爲兩萬兩銀子的差距，而告擱淺，難免都有點興緻索然！

譚老爺子看出了八人的內憂。微微一笑。端起茶碗說道：「你們不必担心。十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他們會賣給我們的！」

錢老闆展眉道：「東翁說的是……不過。十二萬兩銀子能收下這批貨也不算多。況且今年生意出奇的好……萬一要是因爲兩萬銀子之差。失了這筆生意。豈不是可惜！」

譚老太爺嘿嘿笑道：「你放心。錯不了的，不出明天這筆生意就能成交，你們只管預備下車，到時候裝貨就行了！」

錢老闆是負責譚老手下第一家大皮號——「翠華皮軒」的負責人。這家皮號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是首屈一指的大店。生意最好。平素顧主多係皇族中人。就是天子，娘娘的應時皮裘。也是由翠華軒負責接辦。

敢和紫禁城皇家打交道的生意，當然必須信譽卓著，只要貨眞價實，生意篤定得很，可是一出差錯，咫尺天威，後果之嚴重也就不難想像。

譚雁翎爲了要維持「皮大王」的信譽，也就格外的重視這家「翠華軒」的生意！平素皮貨的供應也必以「翠華軒」爲第一優先！

想不到今年生意出奇的好，竟然使得翠華軒的各類存貨，於短短數日之間，被搶購一空，就在這個時候，負責皇差的內務大臣送來了一張訂單——

「翠華軒」的錢老闆接到了這張訂單之後，和往常一樣的照例的先收下了巨額的定銀，交了保，這個時候才發覺到庫裏已沒有存貨。

錢老闆趕忙的向譚老爺子告急催貨。咳！妙的是北幾省的八大皮號，居然也都有同樣的現像，每一家皮號的生意皆是出奇的好，皮貨供不應求。

於是八家皮行的老闆會商的結果，這才連袂共下，來到靑松嶺向譚大老闆催貨來了。

這是個好消息，譚老太爺不勝驚喜之下，才想到了要大做一下，於是設筵十席，預備直接的與各皮貨供應者打上交道。譚雁翎看準了這批皮貨的客人，認定了他們這批皮貨非賣給他不可，他心裏一點也不急！

坐在狼皮靠墊的太師椅子上，譚老爺子手裏拿過錢老闆遞來的是皇家訂單，仔細的看着——

紫貂上皮團龍褂襖各兩件，上用。

紫貂上皮團鳳女襖兩件，后用。

海龍斗篷一襲，上用。

銀狐斗篷十件，肅，儀，順，和……等十宮分用！

好結棍的一筆生意，譚老爺子眼角帶着笑紋，頻頻點着頭。

他的眼睛不及一一細看，定單上蓋着內務府的硃砂大官璽，以及北京城十家皮號的聯保印模子。

多少年以來，這份皇家的定單，帶給他一種自滿與榮譽，一直維持着他在此一行業中，高執牛耳的隆望聲譽，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有一天會失去這種榮譽，直到現在爲止，他還是有此自信！

他的眼睛向着「翠華軒」的錢老闆看了一眼道：「限期還有多久？」

「還有五個月！」

「那還早！」

「東翁——」錢老闆把身子靠近了一些，說道：「內務府的張採辦，告訴我說，皇上已經聽說了長白山出現白魔王的事情……」

「啊——」譚雁翎微微一楞。

錢老闆說：「聖上很有意思要那張白魔王的皮，作成一個斗篷，張採辦說這筆生意作成了，銀子隨便我們報價，皇上一高興一定還有特別的封賞！」

「嗯——」譚雁翎一隻手摸着下巴，頻頻的點着頭。

「這個畜牲我知道——」胡先生在一旁答腔道：「我看總有兩百年的道行，誰有這個本事——」

左大海伸手攔住李、徐二武師上樓。

說着目光直視向譚雁翎：「除非老爺子親自出手——」

譚雁翎搖頭一笑，道：「我也不行——慢慢來吧，前年我看過牠一回，總有一丈多高，說牠是白魔王一點還不誇張，精得很，都快成氣候了！我看等定下來以後，叫歐陽虹去辛苦一趟，獵熊他遠比我在行得多！」

這時另外一家皮號的李老闆趨前道：「東翁，我那號裏貨缺得緊，因爲沒有新貨供應，這兩天只怕已被迫歇業了！」

譚雁翎一怔道：「有這麼緊？去年存貨不是很多嗎？」

李老闆說：「多是多，可是今年初，都教一人給賣光了！」

「一個人？」

「一個姓孫的！」

「怪事——姓孫的？」翠華軒的錢老闆一怔道：「是江西人，六十來歲的一個老頭？」

李老闆一怔，道：「不錯，是這麼個人！貨全讓他一個人給買光了！」

「有這種事？」——這一次驚訝的却是保定府分號的蘇老闆，他瞪着一雙大眼睛道：「穿着猞猁皮褂的孫老頭？」

「不錯！」李老闆怔住了。

這時另外三四家分號的老闆一個個面有異色，大家都湊在了一塊，彼此嘀咕了一陣子。

其中姓張的大聲道：「這裏面一定有個甚麼名堂！」

胡子玉已然覺出了不妙，看着各人道：「怎麼樣！你們行裏的貨也是……？」

張老闆直着眼睛道：「也是一樣，都是由一個姓孫的老頭把貨給買光了！」

胡子玉臉色一變，轉望向發楞的譚雁翎道：「東翁，你看這件事——？」

譚雁翎冷着臉道：「姓孫的是個甚麼長像？」

李老闆道：「瘦高的個子，六十五六的年歲……」

譚雁翎冷笑一聲，道：「右面臉上可有一塊靑記？」

李老闆一驚，道：「有！東翁認識這個人？」

胡子玉走過來，望着譚雁翎道：「……是他？」

譚雁翎哼了一聲，道：「錯不了！」

他重重的在椅子把上拍了一下，道：「——這是有計劃的陰謀，咱們得趕快準備！子玉，你快差人上江南幾省去通知所有的分號，叫他們存着貨，不許大宗的交易！」

胡先生答應了一聲，剛要步出，就見家裏的老蒼頭譚福興奮的跑進來，道：「老爺，江南皮號的王掌櫃和蘇掌櫃的都來了！這下子可眞熱鬧了！」

胡先生一怔道：「糟了！」回頭看着譚雁翎苦笑了一下道：「晚了！」

譚雁翎憤聲道：「快請！」

王，蘇二位就站在門口了，闊聲匆匆走進來，王老闆是金陵「鳳翔皮號」的當家主事，蘇老闆是應天府「和興皮號」的當家主事！

當然，這些個皮號名目上各有老闆主其事，而眞正的大老闆，却是遠在天邊的

譚雁翎，說白了，這十幾家皮號的老闆，不過是受僱於人，坐拿薪水的夥計罷了。

王老闆是四十來歲的一個胖子！

蘇老闆是五十歲左右的一個瘦子！

這一胖一瘦兩個人湊在一起，看起來可眞有個意思，二人充着譚老太爺抱拳爲禮，又與其他幾家行號的老闆握手寒暄客套了一番！

胖胖的王老闆，冲着譚老爺子一笑道：「生意好極了，貨都光了，是向老爺請貨來了！」

蘇老闆也接笑道：「是啊，老爺子今年要大發了！」

譚雁翎神色一陣黯然，冷冷的道：「不用說，又是姓孫的幹的事了？」

王老闆笑道：「不錯，是姓孫的……咦——東翁怎麼知道的？」

譚雁翎皺了一下眉道：「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胡先生憤然作色道：「這件事再明顯也不過了，姓孫是想砸咱們的招牌，叫我們只有招牌沒有貨，好狠！」

譚老爺子跺了一下腳，忽然道：「糟了——」

他看着胡先生道：「子玉，你快去請蓋雪松和歐陽虹來，快！」

胡先生也想到了事態的嚴重，當時轉身步出，三脚併兩步的向着門外奔出。

譚雁翎看着客廳裏驚慌失措的一羣，強作微笑道：「你們都別急，事情還不至於有甚麼大問題，大家請坐！」

十家行號的負責人聽大老闆這麼說，心裏也都暫時安下心來，紛紛落座！

李老闆問道：「東翁，這個姓孫的你老認識？」

譚雁翎冷冷一笑，不便說出當年結仇之事，只含糊的道：「我知道這個人！」

蘇老闆道：「他這麼作又是爲了甚麼呢？」

譚雁翎道：「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無非是要砸我這個皮大王的招牌！」

衆人原本是抱着一團采興邀功來的，却沒有想到淋頭澆了一盆冷水，一個個面現沮喪，垂頭不語。

北京城天子脚下的那位李老闆，可就顯得有點沉不住氣了，這一瞬間他已急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一個勁的冒着白毛虛汗——

「東翁……我這號裏情況特別，東翁你老得設法週全才是……否則誤了生意，我的身家性命只怕不保——」

譚雁翎登時一呆！

李老闆的話並不誇張，這種添製龍袍的差事，一個到時交不下來，聖上一怪罪，可就有「欺君」之嫌，那時候身家性命不保不說，連帶着十家舖保也都遭殃，說得輕一點也得查封他們的買賣！

李老闆想到了這一點，那能還安下心來？

譚大老闆比他更急，這件事關係着他二十年在皮業界中的聲望和信譽，假使把近日來仇家上門興仇，和這件事連帶着一想，他內心就更加的不安寧，忐忑難平。

站起來踱向窗口，他一言不發。

李老闆焦急的跟進去，哆嗦的道：「東翁……你老得想個法子呀！」

「我不是正在設法麼？」譚老爺子狠狠的咬着牙齒，道：「我就不信他們能制我譚某人於死地！」

李老闆大名子明，是直隸省人氏，本來就是經營皮貨業的，因爲當時生意不好做，絕了皮貨的來路，後來把店盤給了譚雁翎，譚雁翎接手之後，擴張門面，重新舖張，仍聘李子明主其事，這種羈靡籠絡的結果，使得李子明肝腦圖報，生意就此大發，不數年仍爲北京城首屈一指的大行號，成爲譚雁翎手下最賺錢，最能代表他信譽的一家皮貨行！

也因爲如此，譚雁翎對於這位李子明也就格外的欣賞，看重！

「你先沉住氣！」譚雁翎道：「等子玉回來再說，剛出門的買賣還能變了卦？姓孫的眞能有這個本事，我還眞服他！」

「我想也是的！」李子明臉上回憂爲喜的道：「有了那批五千件皮貨，咱們甚麼問題都解決了！」

「要是失了這筆生意，咱們也就完了——」譚雁翎落漠的說着，言下頗有不祥之感！

大家夥坐在客廳裏，大眼瞪小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巴巴的等着賬房胡先生能把蓋雪松和歐陽虹兩個人給請來！

灰頭土臉的進來了！

他慢慢的走進來，在衆目睽睽之下，搖搖頭，苦笑的坐了下來——大家的眼睛都在瞪着他，他大概覺得自己必須要作一個交待，尤其是對譚雁翎更要有所交待。

譚雁翎的眼神，代表了他的詢問，緊緊的逼視過來，像是在問：「怎麼樣？」

「唉——」胡子玉嘆了一聲道：「晚了一步，人都走了！」

「走了？」譚雁翎一怔道：「上那去了？」

苦笑着搖搖頭，胡先生道：「聽說是一個體面的人物，備好了十輛車，車早就等在外面，這夥子皮客前脚出了我們的大門，後脚就上了人家的車，給載走了！」

包括譚雁翎在內，每個人的臉上都罩下了一片陰影。

譚雁翎道：「這話是誰告訴你的？」

「是那個姓桑的單客！」

「他怎麼沒去？」

「他沒有說！」胡子玉看着發呆的譚老太爺，苦笑了一下道：「東翁……我看這件事，對方是經過一番嚴密計劃，是存心跟我們過不去，我們不能吃這個虧！」

譚雁翎咬着牙道：「客來軒的那帮子皮貨客呢！」

「也被載走了！」胡子玉冷冷的道：「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大家眼睛望着他，急於聽下文。

「東翁！」胡子玉忽然作色的道：「看樣子對方這一次來勢不小，是安心要我們活不下去，東翁，我倒有個辦法，乘着這帮子人還沒回來的當兒，咱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先到迎春坊把那批皮貨給凍住，或者乾脆先給搬過來，給他們一個霸王硬上弓，賣也得賣，不賣也得賣！」

「這個……」譚雁翎猶豫着道：「這樣做怕不太好！有失……忠厚！」

「東翁——」胡子玉道：「事情到了這個時候，那還能顧到這些，他們不仁，

我們就不義！」

「可是事情只能怨和我們過不去的對方，却不能怪罪到這帮子皮客的頭上！」譚雁翎吶吶的道：「這麼做的結果，勢必會開罪這帮子皮客，那麼以後再要跟他們打交道可就難了！」

胡子玉呆了一下，毅然作色的道：「東翁的話固然不錯，可是不這麼做，眼前十幾家皮貨即將倒閉，後果太嚴重了！」

「翠華軒號」的李子明哆嗦着道：「老爺子……也只有這麼做了，不能再攷慮了！」

蘇老闆也急道：「老爺子，我們這麼做也是不得已，何況咱們也不是搶，他們回來的時候，咱們還是照價給錢，這沒有甚麼不對！」

「對！」李子明附和着道：「東翁，你就不要再躭待了……」

譚雁翎嘆了口氣，眼看着胡先生道：「好吧——子玉，這件事你出面去辦吧！最好不要傷了和氣！」

胡子玉點點頭，道：「好！」

站起身來，匆匆步出！

× ×

胡子玉帶了兩個人——李豹，徐棠，匆匆的來到了迎春坊，李，徐二人是譚老爺子門下的食客，武把子都還有一手，胡子玉把他們兩個帶去，當然有點助陣的意思。

這時候「迎春坊」大門半閉着，春陽一片射進來，照着兩三個懶散的夥計。

夥計坐在椅子上打着盹兒，老闆左大海却正在與他那個花不溜靑的妻子說着閒話——

一角，座頭上正有一個人臉朝着牆角在喝着悶酒，這個人從背影上看上去，大骨頭大架子，頭髮很長，上面綰着一條黃色的帶子，衣着亦很講究，只是看不見他的臉——

他本人也好像在逃避着甚麼似的，要不然不會那麼個坐法，把前面身子朝着壁角。

胡子玉同着李豹，徐棠匆匆走進來，左大海慌張的站起來迎過去道：「胡爺你老又來了？請坐，請坐——」

他一面拉開了座位，又回頭招呼着他老婆花四姑給三個人沏茶。

胡子玉擺了擺手，說道：「用不着客氣，我是來看看蓋雪松他們一夥子人回來沒有？」

左大海道：「還沒有，胡爺，有事沒有？」

胡子玉坐下來，身後的李豹，徐棠也跟着坐了下來。

「左當家的，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東家譚老爺子平素待人怎麼樣？」

「那還用得着說嗎？胡爺——」左大海看了李，徐二人一眼，心裏可由不住有些兒犯着嘀咕。

胡子玉冷冷一笑，說道：「左當家的不愧是個爽快人，好，那麼胡某再問一句，咱們東家與胡某人平素對左當家的你怎麼樣？」

左大海怔了一下，陪笑道：「沒話說——尤其是胡爺你，對於我左大海太照顧了！」

「說得好！」胡子玉的臉可就一下子拉了下來：「那麼現在我們東家有件事要請當家的你帮個忙，不知道當家的你肯賞這個臉不賞？」

左大海「拍！」的在自己胸脯上拍了一巴掌道：「行，胡爺你關照吧，風裏來，雨裏去，赴湯蹈火，我萬死不辭！」

胡子玉一笑道：「好，當家的你言重了！」

「黑馬蜂」花四姑趕忙的白了她丈夫一眼，搶上前冲着左大海道：「你這個人也不問問人家胡爺是檔子什麼事！出了差，你當得了麼？」

胡子玉冷哼了一聲道：「花大娘，你用不着急，事情只要你們點頭，沒有担不下來的！」

花四姑冲着胡子玉福了一下道：「胡爺可別多心，你老也是知道的，我們開的是酒店，有些——」

左大海已經注意到胡先生臉上的神色不對了，連忙插口搶道：「胡爺，有什麼事你老只管說吧，姓左的能够効力之處萬死不辭！」

「是這麼回事！」胡子玉開門見山的說道：「現在有人存心跟我們東家作對，詳細的情形，也就不必多告訴你了，反正是今天我們所談的那批皮貨，我們是要定了！」

「這個……」

「就依着大家的意思！」胡子玉道：「十二萬就十二萬，反正，貨我們是要定了！」

左大海笑道：「好！等他們一回來，我就通知蓋雪松，叫他們趕緊把貨給送上府去！」

胡子玉冷冷一笑道：「那就晚了！」

「晚了？」左六海雖然還不明白眼前這番情勢。

胡子玉一笑道：「我只問，這批貨，現在在什麼地方？」

「在……在樓上庫房裏！」

「好！」胡子玉點點頭道：「那麼現在就請當家的你帮忙，我們先提貨！」

「這——」左大海紅着臉道：「胡爺，這個我可不敢做主，貨是人家的，我可不能隨便動！」

「你可以不動，我們自己來！」

胡子玉身子猛的站起來，回身招呼李，徐二位道：「李豹，徐棠上樓提貨！」

李徐二人答應一聲，往樓上就闖——左大海倏地橫身攔在梯口，李，徐二人不得不停下腳步，回頭看着胡子玉。

胡子玉面色一沉道：「左大海，你這是幹什麼？這點交情你都不賣麼？」

左大海苦着臉道：「胡爺……別的事都好說……這件事我可做不了主，那些個主兒那一個也不好說話……胡爺你老多體諒，還是等他們回來再搬好不好？」

胡子玉長眉一挑，厲叱一聲道：「左大海！」

姓左的別瞧平素像是很厲害似的，可是遇見了事情，尤其是碰着了胡子玉這般厲害的角色，他可就顯得硬不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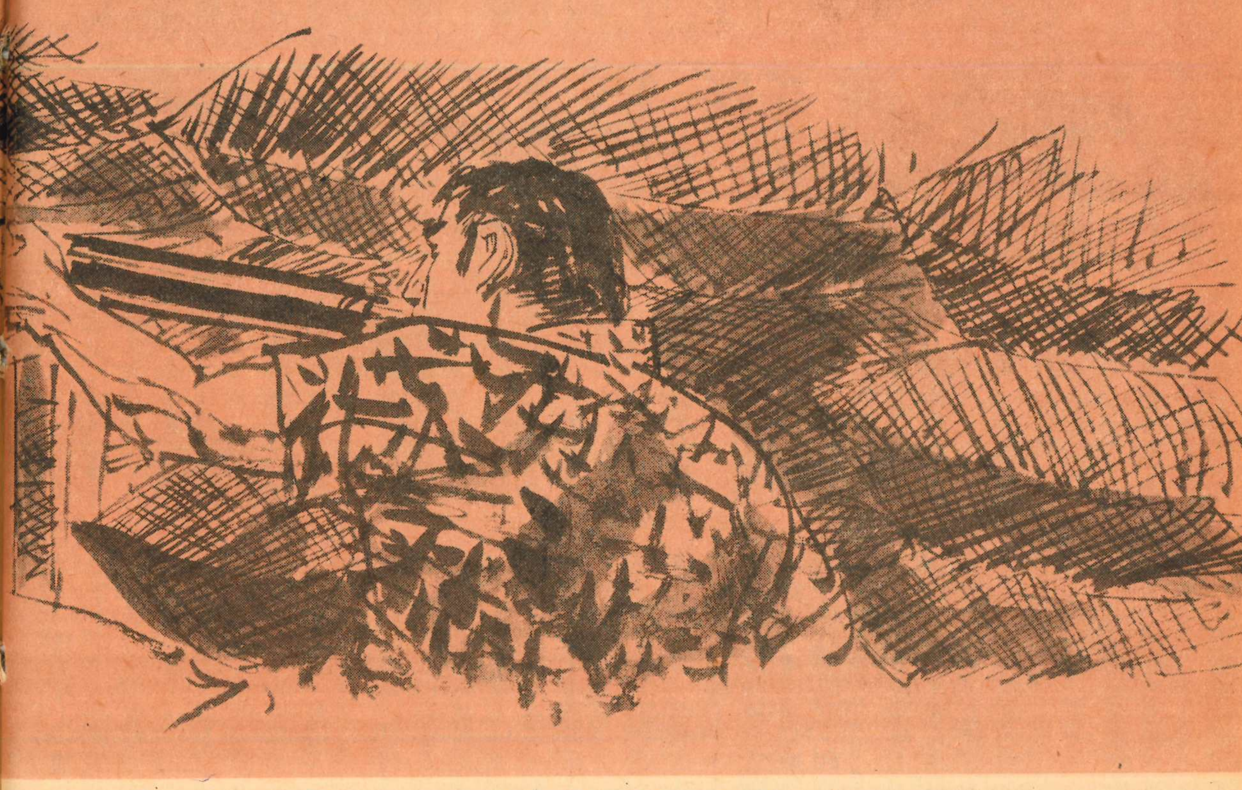
「胡爺你……」左大海苦笑着道：「你再等上小半個時辰，說不定他們也都要回來了！」

（未完）

女俠金燕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董培新·圖

北京人



取之不盡奇謀多 甫出虎口入狼窩

任何繁華的大都市，有其美好迷人的一面，也有其醜惡的一面。而犯罪組織和黑社會的寄生，就代表醜惡的一面。

關於大都市的美與醜，曼谷也不能例外。

這幾天，犯罪人物和黑社會中流傳着一個耳語：金燕子和岳敏在南太平洋的大溪地觀光，因車禍重傷，據說岳敏斷一腿折了一臂，金燕子腦震盪且斷了兩根肋骨。

犯罪人物互相奔走相告，有些小嘍囉把這「喜」訊報告巨梟時，往往會得賞賜。

爲了証實這件大事（尤其是對於犯罪人物們），他們曾拍密電到大溪地的犯罪組織查詢，回電是：國際警探封鎖新聞，但在窃聽電話之下，初步証實確有其事。

一週後，在曼谷警方檔案室內，也突然熱鬧起來，內勤，外勤，刑警，帮辦，大家一窩蜂地調同一類的檔卷——亞太十大犯罪人物資料，尤其是關於風傳「地球虫」神秘人物已來曼谷的傳聞，顯得有點緊張。

但是，「亞太十大犯罪人物」檔案中沒有綽號「地球虫」這號人物。以密電與美國聯邦調查局聯絡，也僅是聽說有這個人物，但無人見過，而英國蘇格蘭塲和亞太國際警探支部的回答也是一樣。

× × ×

到泰國遊覽過的人，大概都去過曼谷近郊「薩姆特巴崙」的鱷魚園，這裏飼養了萬餘條鱷魚，小的長僅六寸，大的有的超過三十尺。

這些鱷魚分海水和淡水鱷兩大類，品種有泰國的恆河鱷，南美鱷和非洲尼羅河鱷魚等，去年共生出三千五百多隻小鱷魚。

一般來說，這裏大多數的鱷魚都不吃人（但並非不咬人），但一種海水鱷則例外，對於人肉像吃紐西蘭牛排一樣胃口極佳。

這裏的夜很美，因爲「薩姆巴特崙」在湄南河出海口不遠處，上絃月像琴手，爲鱷魚們奏着天籟的「小夜曲」。

在鱷魚園不遠處，有一所袖珍型的小花園洋房，宅內燈火已熄，淡淡的月色在熱帶庭園樹下洒落一地葉影。

這時一個高大的人影在小洋房門外打量一下：「就是這裏，而時間也沒有錯。……」他看看表，午夜十二點差三分，約定是十二點正來的。

摸摸腰上的「傢伙」，一雙金魚眼上佈滿了血絲，繞到側面，按着牆頭翻了進去。五萬元殺個人不算太貴，但在他却是一個大數目。三分鐘後，他進入客廳，由窗外潛入的微光，可以隱隱看出，這裏的設備是一流的，但未整理，顯得十分凌亂。

他的嘴角上噙着篤定神色，因爲委託者說，對象不過是個商人。宰這種人，對他來說，就像吃「八珍炒麵」一樣。三分鐘內可以順利完成。

人影出現了，對方似乎穿着睡衣，還拖着睡鞋，嘴上刁着「大呂宋」。刺客獰笑聲中撲上，一式「貫手」戮向對方的心窩。

主人仍刁着「大呂宋」，微紅的烟火映顯出他那不屑的神態，閃身時，「捲手」如電，刺客的手腕差點被擄住，大吃一驚，泰拳的「回轉擊」凌厲施出。

這一手他很有把握，失手的可能性比或然率更少。但是，對方一矮身，一腿掃空（泰拳的「回轉擊」是在正面踢對方的後腦或左右耳），還未站穩，對方「旋手擊」「叭」地一聲正中他的太陽穴。刺客原地轉了一周倒下。

「大呂宋」在冒烟，主人輕鬆地笑笑：「對付鱷兄鱷姊，你頗在行，玩這一套不入流！」說着把刺客拖入內間中。

凌晨十二點三十分，幾乎分秒不差，另一個身手矯捷，小眼塌鼻的大漢，以田徑跳高欄的姿勢落入院中，蹲着眨動奇小而烱烱的眸子四下打量，就像鱷魚的小眼睛一樣。幾乎在人類毫不覺察的瞬間眨動兩三次。

然後，又撲向客廳，一進門見沙發上坐了個模糊的人影，「大呂宋」的烟火微光，映照着主人悠閒的神色，來人驚愕地並未馬上出手，因爲他懷疑自己的視覺，一個商人，在刺客光臨時會如此沉着嗎？

「你知道今夜有人來收拾你？」

「嗯！」

「那麼你是活膩了?」

「也可以這麼說，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彈指而過，一個人再有錢，也不能多買一分或一秒的活命時間，所以聰明人不會把生死看得太嚴重。」

「你——」來人失聲道：「聽你的口音……很像徵求兇手來此殺人的人。」

「老兄，你沒有看錯，足見你名不虛傳，徵求兇手來殺自己是史無前例的構想與傑作。要人人都變成偉大的人物那是不可能的，但要作個破紀錄的人却不太難。老兄，你我都打破了一項紀錄——」

刺客像一頭怒豹撲上，幾乎在五分之一秒內連環攻出「刀手」「撇踢」和「鬼拳刺」。

速度快，力道足，他似乎在証明愛因斯坦的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性。那是視覺的一項考驗。

主人閃避着，他的身子像山間中奔流的激流，回避着岩石沛然流過，所以刺客的狂攻似乎在和空氣過不去。

「老兄，打空氣比打實物更累些。」主人道：「你有沒有體會到這一點?」

刺客越打越寒心：「老兄，咱們都是一條綫上的，不知道老兄來這一手的動機爲何?」此人開始喘了，喉管中像在拉着胡琴。

「老兄，這是你的一項榮寵，不是本人瞧得起的，就不會先付五千銖請你來殺我。世上邀請客人的方式很多，本人做任何事都要不同於別人。」

刺客在狂風驟雨的攻擊之下，連對方的衣襟也未碰一下，信心已失，却又不肯放手。這並不是珍惜另外的四萬五千元鈔票，而是爲了一口氣，這正是「人是一口氣，神是一炷香」的道理。

「老兄，不帶潛水工具，你在水中能躭多久?」

「一刻鐘以上。」人類對於自己的「過五關」都是津津樂道的，他現在本不該回答這個問題的。

「這就是了!你沒有這手特長，還不配被本人看中——」刺客低嘶中施出「外拂撞」，連他自己也未弄清是如何摔下的?這也是他有生第一次未失去抵抗力而認栽，所以他躺在地上沒有爬起來：「老兄，你的身手很怪，我一生中沒見過這種搏擊術，請問這是……」

「世紀道。」主人道：「目前流行的有空手道，抬拳道，唐手道，合氣道以及那霸道（又稱琉球手）等，但都不是完整的技擊術，就像一劑中藥中缺乏『甘草』一樣，所謂『世紀道』，正是集各『道』之所長，去蕪存菁，綜合而成，因而又叫『綜合道』，或『二十一世紀道』。」

刺客忽然失聲道：「莫非老兄就是傳說那個『虫』?」

主人笑而不答，走近一拍刺客的後頸，刺客不自由主地張開口，一顆藥丸順喉而下，然後拖入內間。

「一切都循序而進，如期完成。」青年主人愉快地笑笑道：「該是睡覺的時候了……」打着呵欠上了床。

大約十分鐘後，客廳中又發出輕微的聲音，青年人一躍下床，道：「誰?」

「嘿……」對方冷笑着道：「有人出五萬元，收買你的小命。朋友，你可別怪我!」

青年人愕然，他只請了兩個刺客，怎會多出一個?他來到外間，隱隱看出來人身體碩健，而且年輕。「朋友，看來你的花樣比我還要多。打破紀錄的是你而不是我。」

來人粗獷地道：「他媽的!我看你的花樣並不多，只是會吹!我倒要看看你的『世紀道』——」有如一陣龍捲風壓來，旋騰中三腳，兩掌加上一肘在未落地前一氣呵成。

但主人一一閃過。對方旋風式的攻擊再次捲上，二人纏鬥在一起，約五七分鐘，「叭」地一聲，來人後腰上中腳，翻騰着落下，但未站穩差點倒下。

主人正要撲上時，一條纖影作拋物狀穿窗而入，站在二人中間。輕靈的身法就像一塊海棉落地一樣。

「妳——」主人一直是沉着篤定的，此刻忽然變了：「妳不是在……在大溪地遇上車禍了嗎?」

她輕笑着，金色的衣服在微光中閃爍着：「你不是化了十萬銖請了兩個刺客來行刺你嗎?」

「金燕子小姐，光棍不擋財路，咱們過去可沒有過節吧?」

「的確沒有，但正如你請二位刺客來此的動機一樣，你並沒有宰他們的意思，而本人也有志一同。」

「嘿……金燕子，別太自負好嗎?」

金燕子淡然一笑，道：「幾乎所有的對頭都以爲我自負，這正是我不自負的原因。」

「傳播假新聞的技巧，可眞是絕到家了，一個是腦震盪，另一個是臂折腿斷，這並不是甚麼好現象，今夜我就叫你們一語中的——」

人隨聲至，掌腿交加，發揮人類體能的技巧，的確有許多新的創見，移位的方式，變換角度的高速，誘敵出現破綻而進攻的構想，都証明這「世紀道」不是自我吹捧。

最初，金燕子的確有點招架乏力，因爲過去再硬的對手，都不出傳統的技擊範圍。

「叭叭」聲中，金燕子中了一掌一脚，但她長於卸勁，這是輕功高絕的好處，漸漸地，她自驚濤駭浪，凌厲無儔的狂攻中看出一些訣竅。

「世紀道」只有三大類：掌，拳，脚。由這三大類引伸爲九式：進，退，閃，至於何時進?何時退?何時閃?全看當時的情況而定。

這正是「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金燕子畧有心得，開始反攻。

連續三次「翦水三抄」，在對方怪異的守勢中攻出二十掌，三十餘腿，最後在身子似要力盡落地時，劃了個W形，三脚「刺入踢」人類的視覺上只是一脚。

「蓬」地一聲，對方小腹中脚，摔出五七步外。但金燕子未動，道：「『世紀道』的確有些新的創意，但要我們一語中讖，未免誇大了些。」

對方一躍而起，道：「金燕子，願意再來一次嗎?」

「這幾乎是我預先料到的。第一次能擺平你，第二次也辦得到……」狂飈旋壓而至，這次更是令人窒息。因而金燕子不得不連續施用「翦水三抄」。

而「翦水三抄」在連續使用之下，在一般人看來，她好像沒有沾地，而是一直凌空劃着「來福綫」的。

即使站在一邊的岳敏，由於屋中未開燈，有些驚險萬分的攻擊，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閃過的?

五七次「翦水三抄」靈活運用，反正交遞，有時是W型，有時是M型，這次就輪到此人打空氣了。「蓬蓬」兩脚，一中左肋，一中左頸，青年人飛出七八步，把牆角的三角几砸散了。

除了岳敏的冷笑聲，屋中只有喘息。

金燕子道：「你總有個名字吧?」

「唐潔。」

岳敏道：「名字倒很整潔，可是人却不潔。」

「你他媽的少囉嗦!」唐潔站起來，顯然最後挨的兩脚不輕。金燕子肅然道：「這是我遇見的最高的對手，也是最吃力的一戰。」

「別得了便宜賣乖了!妳來此不會沒有目的的。」

「當然。」金燕子道：「在沒有談正題之前，你可以談談『地球虫』這雅號的由來嗎?」

唐潔道：「其實任何人的綽號都是別人代起的，別人這樣叫，我也沒有辦法不讓人家叫。那是因爲本人除了不走私不販毒，不好淫之外，凡是任何黑吃黑弄錢的勾當都幹，也就是無所不吃，無人不敢吃，黑手黨被我吃過無數次，虎克黨更不用提了。世界上有名的犯罪組織，上我一次當之後，還會連續上當，因此，有人說我是在吃地球，而『地球虫』之名大概由此而來的吧?」

「現在咱們就談正題吧!」金燕子道：「謝謝你!以特殊的方式請了兩個幫手來。」

唐潔道：「金燕子，我們志不同道不合，我幫不上妳的忙。」

「但這次不同。」金燕子道：「你既然已經着手進行了，原則上就以你的計劃進行。」

「我不知道妳在說甚麼?」

金燕子笑笑道：「唐潔，我們的合作是公平的，事成以兩萬美元酬謝，至於那兩位，也有報酬。」

「兩萬?」唐潔洒脫地笑起來，說道：「妳把我當作甚麼?剛從鄉下來的土包子?」

「那就再加一萬。」金燕子微微擺手，道：「不要再還價，我沒有印鈔機，這數字還要向上級力爭才能達到目的。」

唐潔冷笑道：「對於這件事，妳知道的又有多少?」

「不多!」她踱着步道：「前天一位觀光客，到鱷魚園參觀，一不小心，左腿被一條三十尺長的鱷魚噬斷吞下，當即送院，但昨天那人在醫院中失蹤了。」

「噢!原來妳要我找那位失去一腿而失蹤的倒霉觀光客。」

金燕子哂然一笑，說道：「既願合作，就必須開誠相見，你明知道我要的是那隻腿。」

「要腿?」唐潔聳肩大笑，道：「一條腿前天進入鱷魚肚中，鱷魚不會消化不良，更沒有胃潰瘍，早就變成鱷糞拉出來了吧?」

「媽的!」岳敏道：「別賣弄你的聰明行不行?」

「我再不聰明，總不會在鱷魚吞下人腿的三天後還要那條腿吧?」

「腿是一種特殊塑膠製成的，沒有任何強有力的胃能消化它。」金燕子道：「談正經事何必浪費時間呢?」

唐潔攤攤手頹然道：「金燕子，我服了妳。」

金燕子道：「那麼現在就把那兩位刺客請出來吧!」

兩個刺客都是曼谷有名的職業兇手，尤善於潛水，如今知道這位美好動人的女郎就是馳譽世界的奇女金燕子，除了表示敬慕，也只有暗叫「倒霉」不已。

金魚眼那個叫巴奎，另一個叫波奧。

經唐潔的威脅利誘，終於答應効命，而且就在明夜開始行動。由岳敏監視巴奎和波奧，金燕子對唐潔暫時是信任的。並非說唐潔老實可靠，而是另有重大原因。

因爲這是一次冒險與智慧比賽的擂台，而且不到最後一個回合，雙方分不出勝負。

第二天金燕子去見警署刑事組執行長：「曼博先生，第一步順利完成了!」

曼博很激動，道：「金小姐，『地球虫』是怎麼樣一個人?」

「在外表看來，像你一樣地英俊瀟洒。」金燕子笑笑道：「當然，他是個蓋仙，是不能與先生比的。」

「小姐又在拿我開胃了!」曼博道：「第二步呢?」

金燕子道：「請原諒!以後的我希望獨自處理，如有必要，會向先生求援調派人手協助。」

「就這麼辦。一切仰仗了!」

「不過有件事我要說明一下，我答應『地球虫』三萬美元，另外兩個各五千銖，這筆費用須先徵求你的同意。」

「這是沒有問題的。而且比我想像中費用少得多，」曼博道：「小姐如果做生意，一定也是一位人才呢!」

同一時間，唐潔來到市中心區，這裏有幾條寬大的河流，有水上市場，搖船的姑娘淳樸而漂亮，她們爲了做生意，會技巧地讓客人在口頭上佔些便宜。

唐潔上了一艘扁而長的「長尾船」，妞兒甜笑着迎上：「先生是觀光客吧?」

「是的。」

「先生一定是生意人，是做那一行生意的?」

「P·V·C·塑膠生意，在目前這是一門很有發展潛能的行業。」

「是呀!幹這行的差不多都發了大財!」妞兒是土著，褐色皮膚，黃色沙龍裝，顯得「原始」而動人。唐潔托起她的下顎正要香香她的面頰，艙中一個青年土著大吼一聲竄出來道：「媽的!要玩女人到處都是，她是我新婚的妻子——」飛起一脚猛踢唐潔的小腹。

唐潔大叫着：「對不起！我不知道這朶花已經移到老兄的盆中了……」閃過一脚，竄到另一艘遊艇上。

但調戲人家新婚的妻子，難免引起公憤，這遊艇上的兩個漢子也一齊撲上，唐潔一扭身，讓對方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又栽到另一艘艇上。

挨打需要技巧，因爲被踢的部位正是屁股兩側打針的地方，那裏的神經最少。

這次一上艇就取出一叠大鈔，對艇主道：「幫幫忙，這是誤會，助我脫困，這些鈔票都是你的。」

兩岸上圍觀的人很多，有人喊打，有些歐美觀光客大叫「王豆腐」（WONDERFUR）不已。

艇主看在鈔票份上，發動了引擎，小遊艇轉彎抹角逃出包圍，番茄和杧果像雨點似的向小艇上飛來，大多數的小艇都是做蔬菜水果生意的。

看看沒人追來，艇主把一些大鈔還給唐潔道：「你是P．V．C公司的高級人員吧？」

「不，只是名譽顧問。」

「那也很高了！自己人這錢我不能接受。」

「拿去用吧！我知道你們的待遇很低的。」

「那眞謝謝了！」艇主收起鈔票，道：「先生擺脫跟蹤的方式眞絕！」

唐潔笑笑沒說甚麼，因爲他已經遇上一個比他更絕的人，那就是金燕子，只是他還不肯認輸而已。

小艇在河流中迂迴疾駛，約十分鐘後緩緩停下，下了艇，順着林陰小路，進入一家塑膠加工廠內。

在秘室內，見到了副總經理喬治先生。至於總經理是誰？連他都不知道。

「唐顧問，你好！」喬治是美國洛城人，高大而有紳士風度，能使人相信他是個塑膠廠的副主管。

「喬治先生，你好！」二人熱烈握手後，喬治爲他倒了一杯酒，道：「一切都很順利嗎？」

「是的，其準確性就像原子鐘一樣，一切皆照預測的循序而進。」

喬治道：「唐顧問，照你看，金燕子會上當嗎？」

「如果她不聰明，也許還不會上當。」唐潔道：「有些事愈是有點小聰明的人愈會上當，這是因爲我們的計劃中任何一個細節都扣得緊緊地，可謂天衣無縫。」

「那太好了！來！我們預祝成功。」

二人乾了一杯酒，喬治道：「P．V．C幫代表安全勝利和機會，希望唐顧問時刻不忘這代號含義，順利達成任務。」

「這個你放心！不過，爲了迫眞，本幫應派出人手攔截，以免金燕子懷疑。但攔截時難免傷亡。」

「這個我早就想到了！」喬治道：「就算是實彈演習，有時還會有傷亡呢！何況我們是假打，金燕子和岳敏却不會假打吧？」

「今夜就進行，明天一早會上路的。」唐潔離開，看看無人跟蹤，又來到東方飯店內。在一個大套房中見到了一個日本人宮崎。

唐潔道：「宮崎，一切OK。你的情報很靈。」

宮崎道：「要小心！這次買賣的數字很大，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我所担心的不是金燕子，而是P．V．C幫，他們的人畢竟太多。」

「請放心！待到了目的地，他們的人已經所餘無幾了！」

「那兩個潛水人員靠得住嗎？」

「黑社會中的二三流貨色，絕對靠得住的太少了！但由於他們並不知道這筆生意太大，正是所謂『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五千銖下一次水，他們等於中了一次大馬票呢！」

「唐潔！咱們眞是最好的伙伴，套一句曹孟德自負的話：放眼當世英雄，唯使君與操耳！」

二人互拍肩胛大笑一陣，然後分手。

× ×

晚上八點，金燕子，岳敏和唐潔已計劃行動細節，把巴奎和波奧二人放了出來。叫他們作必要之準備。但巴奎似乎不甘被利用，或者是怕死，竟奔向後院牆頭，想翻出逃走。結果被唐潔擒回。

「好小子！對你客氣你不領情，看來最好的教訓還是揍人……」「拍拍拍」一連四個耳光，打得巴奎口鼻流血，岳敏見他還要繼續打下去，上前攔住他，道：「媽的！你要甚麼威風，今夜就要利用他們下水對付鱷魚，打壞了如何工作？」

「打壞了一個還有一個，必要時我也能下水。」唐潔推開岳敏，又要揍人，終被岳敏攔住。

「記住了！」唐潔指着巴奎的鼻尖道：「任務完成，你們的獎金不僅五千元，如果還想溜，最好成功，設若再被抓回，我馬上挑斷你腿上的大筋。」

岳敏感到奇怪，金燕子一向仁慈，況且又在用人之時，剛才爲甚麼她不出面阻止呢？這眞是反常的現象啊！

× ×

凌晨三點，鱷魚園中出現了五個人影，在海水鱷的大池邊停下來。

一條巨鱷的命運掌握在巴奎或波奧手中，或者二人要作巨鱷的「消夜點心」？沒有人敢下斷言。

牠們藏在水底，張起大咀，縮回舌頭，僞裝着水底的水管，眼睛很少睜開，却不懷善意。

巴奎和波奧帶着强力水底照明器和兩柄特製的义子，另外腰上還有鋒利的七首。還有，那就是他們身上背着一大串的死魚。

也許晚上吃過，這些綠褐色或灰色的大傢伙，對於這兩個入侵者沒有多大胃口，眨着小眼躲開，他們尋找着那條前左爪上拴着一副金屬牌的巨鱷，這條鱷魚已賣與另一國家，一週內就要運走。

巴奎和波奧的任務是，把金屬牌拴在另一巨鱷爪上，把原先拴有牌子的巨鱷麻醉弄上來。而這條巨鱷，正是噬斷了一條人腿的那一條。

海水鱷雖沒有淡水鱷的數目多，但個個又兇猛，牠們的容忍已因兩個入侵者不斷地騷擾而消失了。牠們開始攻擊，張着陷阱機似的鋸齒巨口，俟機撲噬。

但巴奎和波奧早有準備，只要看準了。上來一個就用長桿鋼义送上一條魚。

强光照明器在水底照射着，鱷魚的形態和色澤更可怖。他們必須眼明手快，注意着四面八方。

終於，兇悍的巨鱷行動緩慢了，而且有的竟是肚皮朝上，約七八分鐘之後，都靜止不動了。

這種痲醉藥的時效是三十分鐘，或者更短些。然後，巴奎和波奧在水底打個手式，把一隻巨鱷爪上的金屬牌解下來，拴在另一條的爪上。

下一步工作，就是把原先有金屬牌那條拖出水面。五個人合抬着，還有一段尾巴拖在地上，然後放在準備好的車子上離去。

鱷魚數目多，少一隻無人注意，等到注意時，一切都完成了，這就是他們的計劃。

在唐潔的洋房中，馬上展開了解剖工作，不久，果然自鱷魚肚中取出一條塑膠假腿。現在，算是完成了第二步工作。

唐潔叫巴奎和波奧繼續分解鱷屍，埋入後院中，他和金燕子在另一屋中切開了堅韌的塑膠假腿。

二人都有點緊張，只是緊張的原因不同罷了。金燕子恐怕腿中沒有所要的東西，唐潔恐怕不是所要的東西。

打開來時，一張七八英寸的圖片落在地上。

金燕子和唐潔互視一眼，唐潔檢起了圖片。

這和一般的文具店，機場中的販賣店以及觀光飯店中出售的風景照片差不多，只是紙質畧差而軟些。

圖片很單純，晨曦初露，照射着一個羣島，而在這羣島之中，攔腰畫了一道橫的虛綫。

金燕子說：「唐潔，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唐潔搖搖頭：「妳呢？」

「我也看不懂，還是看看背面的字跡吧！」

後面這樣寫着：暴風之夜，妳母在此慶生，僅留給愛女作永久紀念。

下方具名是「母，惠子」字樣。

金燕子說：「就爲了這張紀念性的照片會引起歹徒覬覦嗎？」

「當然，有錢人的紀念品就不能和窮人相比了。」唐潔說：「錢遺澤懸賞五十萬元找尋這張圖片，在窮人看來有點小題大做，但他的財產有三四億元，又當別論了。」

金燕子說：「那麼你此番來到這裏，玩個花樣，請巴奎和波奧殺你而擒住他們，就爲了弄到此圖，向錢遺澤去領五十萬元？」

「是呀！除去應付給巴奎和波奧二人各五萬元，我可以淨賺四十萬元。」唐潔說：「這筆生意值得一做呀！」

金燕子當然不信他僅是爲了四十萬元而來的，却不去點破他，她說：「盜取這圖片之人，放入假腿之內，又怎麼會被鱷魚咬斷？」

唐潔說：「我以爲他要帶到某處，參觀鱷魚園時一不小心被咬去了假腿。」

金子燕說：「假腿被咬去，似無進醫院的必要吧？」

唐潔說：「假腿在膝上一寸處，而鱷魚咬到膝上三寸處。當時有很多人看到，但却無人發覺鱷魚吞下的是條假腿。因爲流血很多，當場送入醫院急救。」

「是的，」金燕子說：「那你怎會注意這人的一條假腿呢？」

「行啦！小姐，不必轉彎抹角了。妳明知道我和一個P．V．C幫沾點關係，是他們一路跟來的。」

「而你却要在本人和P．V．C幫兩者之間賣弄聰明，從中取利。」

唐潔笑笑說：「要不，『地球虫』這外號怎會加在我的頭上？」

金燕子說：「對方一定會盡一切努力搶奪此圖片了？」

「那是必然的。不過東西在妳小姐手中，他們恐怕要白忙一塲了。」

金燕子笑笑，過去她見過很多這類「蓋仙」人物，如果畏首畏尾，不信賴他們，就辦不了事，完全信賴他們，那就太危險了。

「依我看，這圖片上的羣島，頗似北回歸綫附近的硫磺列島，攔腰橫貫的一條虛綫，大概是北回歸線。」

「也許。」金燕子却以爲那是南回歸線。因爲在北回歸線附近，只有硫磺列島，南鳥島，摩列爾島及夏威夷羣島等。金燕子對這一帶的列島形勢很熟，但在南回歸線上的羣島就多了。

二人既然各懷心事，都不點破。

第二天報上刋登了一則重要新聞，那就是華僑億萬富翁錢遺澤，患了嚴重的腎病。據醫生會診，必須換腎，反之將於一月之內雙目完全失明。目前左目已快失明了。

但金錢雖有用，却不是萬能，錢家後人高價徵求健全的腎臟，將近二十天却無人應徵。

「金小姐，我願意賣一隻角膜。」巴奎說：「因爲失明一隻眼，還可以活下去，但家庭負担從此可以解決。」

金燕子說：「我想錢家的人是非常歡迎的。可是角膜是次要問題，如果不能在短期內獲得一個完好的腎，有角膜也等於零。」

「金小姐，」波奧說：「十五萬元出賣一個腎，我認爲很值得，我決定獻出一個腎。」

金錢雖非萬能，但最接近萬能的還是金錢。

× ×

烏隆在泰國北部，距曼谷約五百公里，緯度約十七度半。氣温經常在華氏一零四度，攝氏四十度半。

在這裏，錢遺澤的產業，幾乎佔全市百分之十左右（按這裏的商人多爲華人或華裔泰人）。

由於天氣太熱，而且塵土呈赭紅色，西裝很少有人穿，但草帽却最重要，街上有三輪車，上面還用髹漆畫着彩色龍鳳圖案。公共汽車可以隨時招呼上下。另外還有一種小貨車改裝的客車，土人叫它「灣巴」。

錢家的大宅在市郊，這裏有府署，醫

院，郵局和學校等。意外地，他們在來此途中並未受到太多的攔截和干擾。

錢遺澤在附近醫院中，大宅中只有他的獨生女錢蓉和幾個僕人。

但在金燕子等人入院探視錢老先生之後返宅，又來了幾位親戚，當然都是來探病的。正是所謂「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居深山有遠親」。其中有一位表侄來自八百公里外的泰國南部地區。

經醫生檢查，波奧的腎不能用，巴奎的角膜也有問題，他們都還留在醫院中。但由於錢老先生病重，馬上要動手術，醫生叮囑，任何親屬暫時不可干擾病人，只有錢蓉例外。而在此同時，終于找到了可用的腎和角膜。

金燕子以爲，若把找回紀念品圖片之事告訴錢老先生，他的心情一好，對他的病必有莫大的裨益，于是就在手術前這天深夜，她偷偷地在特別病室內見到了錢遺澤。「錢老先生……錢老先生……」她低呼着。

錢遺澤很瘦，望着金燕子：「小姐妳是……」

「噢！我是來自曼谷的，錢老先生不是丟了一張沉船圖嗎？」

「沉船圖？」錢遺澤有病，精神不佳，茫然說：「我們的確有張圖，已經丟失了嗎？」

「你看是不是這一張？」

錢遺澤接過，由于視力太差，很久才說：「好像是的，小姐在那裏找到的？」

「說來不信，在一條鱷魚的肚中取出的。」

「小姐……妳在開玩笑吧？」

「不，這是眞的，這圖本是裝在一個人的假腿中，而那人的假腿被鱷魚園的巨鱷咬斷吞下。」

「這……」錢遺澤慨然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老先生不是懸賞找尋此圖嗎？」

「是的，這是內人給小女的紀念品，應該盡一切努力找回來的。」

金燕子說：「錢老先生，這圖片上的畫面代表什麼義意呢？」

「那是一船古物，沉在某海域中。」

「錢老先生知道是在何處嗎？」

「金小姐，待我好了再談行嗎？」

「老先生不能透露一點嗎？當然，這是不便勉強的。」

「二十年前，內人在日本接收了娘家一筆遺產，裝了一船，返航中遇上颶風，竟被刮到南太平洋去了而且吹沉，內人是唯一獲救的人，但返回泰國，因重傷不久去世，臨終前留下一張圖片，我把它攝影留存。」

「老先生，船上到底有什麼貴重財物呢？」

「在當時，那些東西並不值錢，可是現在，噢！天哪！日本明治六年或八年一圓龍銀七十枚，七至十二年的一萬二千枚，明治十一年的兩萬餘枚，」錢遺澤喘了一會續說：「妳也許不知道，現在明治六年或八年一元龍銀，每枚值五十萬銖，七或十二年的每枚十萬銖，十一年的五萬銖，這還在其次。明治二十元雙旗背龍的金幣，有六千枚之多，每枚值八十五萬銖，十元金幣九千多枚，每枚值十二萬銖，五元的值八萬銖，二元的值六萬銖，一元的值三萬銖。」錢遺澤說：「小姐，妳要保密呀！」

「這箇請你放心！」金燕子暗暗一算，果然值數億銖，這正是一些犯罪集團齊集泰國的原因了。

金燕子說：「錢老先生，沉船位置是在南回歸線上吧？」

這時護士走進來，十分不悅地說：「小姐，關切病人，探視病人是一份善意，可是妳這樣對病人就十分不利了！」

「對不起！我馬上走。」金燕子低聲說：「錢先生，這圖片暫時放在我這裏比較安全些。我走了！」

「小心點！小姐，那東西太重要。」

「我知道。」金燕子馬上去拜會本市警方主管，據這主管貝洛說，錢遺澤認錢不認人，早年娶了日人松本惠子死後，錢遺澤並未再娶。而他們的獨生女只有一歲半。

金燕子說：「局長說他認錢不認人，是否可以舉例說明一下？」

「噢！當然，說起來是十分好笑的。在過去，每年夫人忌辰，他都到墓上放一束鮮花。但那鮮花是在野外採來的，不捨得去買幾朵玫瑰或者劍蘭等。近年來有了塑膠花，那就更方便了。買了幾朵塑膠花，每年到墓上悼祭，完畢後再帶回來，明年再用，於是用了六七年……」

節儉和吝嗇，乍看差不多，但却是兩個極端。儉節利己而不損人，吝嗇就是不仁。

「更絕的是——」貝洛局長說：「此公對辣椒有特殊偏愛，每天自己到菜攤上選購，而且在買以前必須要求先嚐嚐辣不辣？但是，一嚐就是半斤——」

金燕子和貝洛局長大笑起來，像這種吝嗇的富翁，放眼世界，還眞是少見。由于貝洛和金燕子早就認識，允于支助，但他並不知道本案的內情。

大正若邪不解情
妙女奇男志非同

第二天下午，錢遺澤動手術換腎，據說情況頗爲穩定。但在錢家大宅中，情況就十分複雜了。

錢蓉是一家之主，常到醫院去，她一動就有兩個年輕人跟着，據說一個是她的表哥，另一個是她的同學。表哥崔森，高大碩健，據說是留法的碩士。同學張俊，完全嬉皮派，髮長過耳一身牛仔打扮。

深夜，氣溫仍在攝氏三十七八度間，熱得人幾乎想脫去一縷皮。錢蓉的臥室在樓上，四周被紅蓉花樹和椰子樹所籠罩。

崔森上了樓，自窗外向內望去，錢蓉正在浴後換衣，緋色的胴體，玲瓏的曲線，在燈光下形成立體的，甚至色香味兼備的傑作。崔森「嘓都」一聲嚥了口唾沫。

錢蓉的沙龍剛穿好崔森已推門進入。

「你以後進來，應該先敲敲門。」錢蓉神色很冷漠。

「表兄妹嘛！又不是外人……」崔森走近她的秀髮，嗅嗅說：「眞香！」

「你請出去，我要休息了！」

「表妹，妳知道我賴以生存的維他命和卡羅里就是妳，何必這樣，再說我也知道妳不是慣于獨守空幃的女人。」語言輕薄，但神色却不下流。

「滾出去！」錢蓉指着門口：「下流胚子！你滾出去。」

「表妹，何必這樣，」崔森訕訕地：「妳不是作尼姑的材料，我也不是作和尚的胚子。咱們二人正是門當戶對，將就材料——」撲上去抱住她，這剎那十足顯示了一位「碩士」的苦幹實幹作風。

但崔森的嘴唇還沒有碰上她的面部，一個人自門後竄出來，拎着崔森的衣領，一掌摑去。

崔森用肘一格，下面來了一記「膝刀撞」，于是二人就在屋中搏殺起來。而錢蓉漠不關心地下了樓。

這一切都在金燕子和岳敏的監視之中，只是金燕子對唐潔的注意力更大。尤其怕唐潔搶去她手中那張圖片。

這時錢蓉却來到唐潔臥房內：「唐先生，你還沒有睡？」

「馬上就要睡了！」唐潔說：「錢老先生手術後的情況還不錯吧？」

「現在還不一定，那要看以後會不會產生排斥作用。」錢蓉說：「換腎成功的不少，失敗的更多。」

「吉人天相，希望他早日康復。」唐潔打個呵欠，表示要睡了，可是錢蓉還不想走。沙龍中的胴體像粉色珊瑚，她眼光中的熱度能迸出火星。現在，有意無意地把沙龍拉上數吋。

唐潔往床上一躺，對于這種「領港」的舉措似未放在心上。但她會錯了意，坐在床邊上。

他可以隱隱嗅到濃郁的肉香。

以體味去亢奮異性的是動物，但人類向動物學了這訣竅之後，百試不爽。

然而，唐潔轉過身去，說：「錢小姐，我太疲倦了！出去的時候請順便把燈熄了！」

錢蓉碰了一鼻子灰，寒着臉往外走，大有「有豬頭送不上廟門」的感受，順手熄了燈。帶上房門時聲音極大。

這一切瞞不了金燕子和岳敏的監視，崔森和張俊也看到了。

「表妹，我感覺這局面很亂，唐潔到底在玩什麼把戲？當然還弄不清，就連崔森和張俊二人的身份也十分可疑。」

金燕子說：「崔森和張俊必有一個是P．V．C幫的人，在此監視唐潔的。他們絕不是錢蓉的表哥和同學。」

岳敏說：「妳以爲眞有一船的日本古幣沉在南回歸線附近的羣島中？」

「不能完全不信，全信也言之過早。」金燕子說：「自此案一開始，唐潔出錢僱兇手殺他自己，就顯示他的作風，機智和花樣大不相同。如果根本就是一個騙局，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騙局？」岳敏茫然說：「表妹，我不懂妳的意思。」

金燕子說：「比喻說那人故意讓鱷魚咬去一脚，然後叫唐潔徵兇殺他自己，被他擒住，利用二刺客下水痲醉鱷魚，弄出圖片送到這裏來。」

岳敏搔搔頭皮：「如果這一連串的行動確是騙局，目的何在？」

攤攤手她苦笑說：「我知道就好！」

岳敏說：「原先依我們猜想，在路上就會有人搶奪此圖片，可是到目前爲止，非但唐潔沉住了氣，連崔森和張俊也似乎根本不知我們手中有這東西。」

金燕子說：「在唐潔來說，很可能是要等到錢遺澤手術康復後說出正確地點再下手。現在搶到也沒有用。」

×　　×

一連數天，錢家大宅中都很平靜，連崔森和張俊二人也未再鬧事，而錢蓉每天去醫院兩次，下午回來她對金燕子說：「家父的情況已經很穩定了！但醫生說一週內嚴禁其他人探病。」

「這也是必要的。探病雖是善意，對病人却不利。」金燕子說：「獻腎的和獻角膜的人的情況如何？」

錢蓉愣了一下，含乎地：「他們很好，一切情況良好……。」

錢蓉去後，金燕子起了疑心。立卽去了一趟醫院，而且看到了獻腎和角膜的人躺在病床上。探詢醫師，他們的確獻出了腎與角膜。

金燕子的智慧受到攷驗了，本來出題的就比答題的容易些。她對唐潔眞是莫測高深。

而唐潔今天也很少出房門，據他說是怕干擾而引起痲煩，暗指受錢蓉的干擾而引起崔森和張俊的嫉忌。這也是君子自處之道。但是，到第二天下午，一直未看到唐潔，打開他的房門，人去屋空。僅留下一個字條：金燕子，第一個回合妳輸了。

金燕子退出來再把房門弄好，利用她遐人的智慧去想，唐潔會到那裏去？首先她想到兩個可能：一是去了南回歸線的羣島，二是返回曼谷附近「薩姆特巴崙」的鱷魚園。去南回歸線的羣島是去打撈沉船中價值數億銖的日本古幣，如果去了鱷魚園，這張圖片就是假的，甚至于一切都是假的。

金燕子再去醫院，巴奎和波奧已走了。獻腎和獻角膜的人還沒有好。

金燕子要求醫生見錢老先生一面，醫生最初不答應，在金燕子苦苦要求下，准予進去看看，但不能和病人談話。

金燕子進入病室，醫生也跟進來，當然是怕她干擾病人了。因爲剛換腎及角膜的病人，才不過一週，是絕對不能受干擾的。

錢遺澤面色很憔悴，似乎睡了。金燕子想問話也辦不到了，只好退出來。

可是她有很多疑點需要弄清，第一，錢遺澤既說那圖片重要，交給她暫時保管却很放心。

其次，錢蓉也未提及那圖片的事，她到底知不知道有這張圖片呢？

「請問醫生，錢老先生情形如何？」

「現在很難說。目前的情況還好。」

「要多久才能保證沒有問題？」

「一個月內無不良反應，沒有排斥作用，大概就沒有問題了。但仍要一年以後才算眞正瞭解。」

金燕子說：「要多久才能走動？」

「總要一個月之後吧！」

「醫生對錢家的情況很清楚嗎？」

「那是談不上的，但錢家在此地很富有，所以大致還能瞭解，這位老先生很重視金錢，人還不錯。」

顯然匪方目的在古幣，而不是覬覦錢家的遺產。因爲錢遺澤雖富有，都投入事業中，現款不會太多的，所以金燕子倒不担心錢遺澤的安全。

當金燕子返回錢宅時，錢蓉，崔森和張俊都不見了。

「錢蓉呢？」她問岳敏。

「不久之前她還在樓上。」二人找遍了大宅，未見唐潔和錢蓉，連崔森和張俊也不見了。岳敏說：「表妹，是我疏忽，其實前後不到半個小時。」

金燕子說：「有半個小時也够了！如果他們上了飛機，恐怕已在百里之外了。不過，依我看這件事有很多疑點。表哥，你有沒有注意？唐潔和錢蓉好像早就認識了！」

「不錯。」岳敏說：「昨夜我偷聽他們交談。」

「他們談什麼？」

「好像錢蓉主動纏唐潔，唐潔說，一切待擒住金燕子再說。」

她哂然笑笑，說：「有沒有談及日本古幣的事？」

「有。但是錢蓉曾經很不耐地說，所有參與這件事的人都爲了日本古幣，只有你更是爲了死人骨頭。」

「死人骨頭？」金燕子連連搖頭，說：「這件事愈來愈怪了。表哥，現在你外出找人，我守在這裏，半小時後如果沒有結果，仍在這裏見面。」

岳敏走後不久，錢遺澤的管家就出院回家了。他對金燕子說：「金小姐，請到我的房裏來一下。」

二人進入書房，叫傭人退出。管家老頭拿起算盤撥了一陣，說：「金小姐，各位在舍下三天的食宿費用，合計爲一千五百銖，看在小姐份上，已扣除了間接費用，所謂間接費用是指本宅傭僕的招待費。這是主人交待的。」

金燕子心想，如果所有的富翁都是這樣起家的，我寧願作個普通的人。她說：「錢老先生這樣交待也是應該的。不遲我希望老先生能供給較多的資料。以便早日了結此案。」

管家想了一下，說：「小姐先付了食住費用，本人決定多少透露一些。」

金燕子照付一千五百銖，爲了使這個守財奴高興以便密切合作，她多付了一百銖。算是給傭人的賞錢。

管家老頭收了錢，臉上綻出笑容，買辣椒必須先嚐，而一嚐就是半斤的人，有這種管家這就不足爲怪了。

「金小姐，有所謂：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妳如信任我，就回曼谷去吧！沒有任何事值得絞腦汁奔波的。」

金燕子愕然說：「老先生，這就是您所透露的秘密？」

「不錯，如果妳不信，到最後妳會發覺開了自己一次玩笑。」

金燕子說：「老先生，關于曼谷鱷魚園有人被鱷魚咬斷一腿的事，你也聽說過吧？」

「當然，要不，小姐手中那張圖片從那裏來的？」

金燕子說：「老先生說過，夫人昔年乘風船由日本返泰，途中遇上颶風，一船日本古幣沉于海中，難道老先生又否認這件事了？」

「我沒有否認。也不知道這些事，但這件事與小姐何干？與警方又有何干？」

金燕子說：「不錯，船沉了仍是錢家的事，但鱷魚園中有人斷腿，而且這件事又和一個『大蓋仙』唐潔以及黑社會犯罪組織扯上關係，怎說和警方沒有關係？」

老管家說：「小姐和警方一定要管，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在目前，我只能告訴妳，這只是一件兒女私情，大可不必勞師動衆。」

「老先生所說的兒女私情是錢小姐和唐潔吧？」

老管家搖頭不再作答，金燕子說：「老先生居然認爲有人在鱷魚園斷腿的事，視爲兒女私情，而此事又關係死人遺骸的事，也未免太輕描淡寫了吧？」

老人愕然看她一眼，說：「金小姐，我所知道的都說了！而且從現在開始，不希望把一些麻煩帶到本宅以內來。本宅主人是不能受干擾的。」

金燕子說：「如果錢小姐沒有犯罪行爲，那當然不會，老先生，我告辭了！」

金燕子待岳敏回來，搬入旅社內，她說：「一定沒有找到唐潔和錢蓉了？」

「是的，甚至於連崔森，張俊以及巴奎和波奧都未見到。」

金燕子踱着苦思良久，說：「老管家所說也許可信，但此事如果和犯罪沒有關連也是難以使人相信的。明明是匪徒要搶奪沉船中的古幣，而他却說這僅是兒女私情。」

於是她再去見貝洛局長，密談半小時和岳敏辭出，留下岳敏，她又回到曼谷。

但報上刋載，鱷魚園的海水鱷少了一條，但失踪的一條不是要運往國外的。

現在金燕子才知道上當，唐潔和刺客巴奎及波奧，可能都是一伙的，他們只是排了一齣戲，而且是十分精彩的戲。顯然，殺掉那條鱷魚腹中取出圖片是假的，也許另外一條腹中才是眞的。那夜巴奎和波奧入水時動了手脚。也就是說把金屬牌移到另一條爪上的也不是他們所要的，可能作了記號的第三條才是他們的目的物。

顯然，老管家的話也不能信了。唐潔的身手姑且不論，就以買兇殺他自己，却又預先引起金燕子注意而暗中覬覦，以至適時出現擒住他而答應合作，這一切都是絕妙頂透的計劃，也只有「地球虫」才想得出來。

金燕子有此發現之後，立即拍電給岳敏，叫他把任務暫交貝洛局長，馬上返回曼谷。

當天下午，岳敏返回，金燕子說：「現在找唐潔等人很難，只要找到斷腿那個人就有頭緒了。」

岳敏說：「錢遺澤是億萬富翁，他的管家會作犯罪勾當嗎？」

「上次在加拿大多倫多破那件案子，一個國家的總理（見「七彩情書」）不也作過犯罪勾當？當然，現在言之過早。」

岳敏說：「表妹，唐潔這小子恐怕早

得手了。咱們是白忙一場。現在到那裏去找斷腿的人呢？況且那人本就是假腿。」

「不錯，但他的假腿僅到膝上一寸，却被鱷魚多咬了二寸。那和完好的腿被咬斷是一樣的。」金燕子說：「求助警方遍查本市公私營外科醫院可能找到此人。現在你就去一趟吧！」

岳敏雖不以爲然，也只好照辦。同時，金燕子拍電給南太平洋大溪地的警方，搜索在南回歸線上一些島嶼，有沒有人在打撈沉船？

該做的都做了。而貝洛也每天和金燕子連絡，錢老頭還在養病，一切正常，唐潔和錢蓉迄今未回。

× ×

唐潔和錢蓉在一起嗎？不，她被P．V．C幫所刧持。因爲該幫素知唐潔的刁滑，不可信賴。而這件秘密除了錢老頭，也只有錢蓉知道。

但錢蓉守口如瓶，她對該幫的二號頭子副經理喬治說：「我的秘密只能告訴一個人。」

「誰？」

「金燕子，」錢蓉說：「她爲人光明正大，處處爲別人着想，不像你們自私自利，殘暴冷酷。」

「嘿……」喬治獰笑說：「本幫的用刑方式是非常特殊的。」

錢蓉「格格」笑着說：「不必運用你的詞彙，告訴你，我在富有之家渡過了二十二歲，什麼福都享過，死了也够本。」

「如果不讓妳痛痛快快地死呢？」

「我會自己死！喬治先生。你必須相信，死，對大多數人都能構成威脅，也就是所謂『自古艱難唯一死』。但對於少數人，那是一種誘惑，而且是不可抗拒的誘惑！」

「妳一定失戀了吧？」

錢蓉冷笑不答，喬治揮揮手把她押了下去，對崔森說：「她失戀過嗎？」

「也許，據我所知，她對唐潔死心塌地，非他莫屬，但唐潔對她沒有胃口。」

喬治點點頭，考慮一會，說：「我們決定誘金燕子上鈎，待錢蓉說出秘密，再……」立掌如刀作下砍狀。表示要殺了金燕子。

崔森說：「副經理的辦法很妙，金燕子雖有一手，這次逃不過我們的掌握。」

崔森續說：「副經理是不是要用『水到渠成』的方式擒她？」

喬治點點頭，說：「自用此法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能逃出去的。但要注意，別傷害了錢蓉。」

崔森是此幫的第三號人物，自去安排，但他利用袖珍通訊器和另一個人連絡：「ㄔ（讀「刺」是國音字母）對ㄊ（也是國音字母之一）講話，」要利用『泡製標本』之法，生擒金燕子，但要在錢蓉對金說出秘密之後。」

對方回答：「知道了！」

這天晚上七點，有人告密，在一家私營醫院中有個斷腿的人。金，岳二人立即趕到，還有曼博執行長，就地審問。

這人叫李松，三年前逃避警方追捕，跳車斷腿，後來裝了一條假腿，以後行踪不明。

金燕子說：「那時你就是P．V．C幫中人了？」

「是的。」

曼博說：「這次被鱷魚咬去一腿，也是奉命行事了？」

「當然，頭子當時答應給我一筆獎金，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拿到。」

曼博說：「你一定知道腿中有何秘密了？」

「不知道。他們只是要我那樣做。」

「那麼唐潔和錢蓉在何處？你說的頭子又是誰？」

李松不說，曼博狠摑兩個耳光，說：「不說實話够你受的。說了實話，警方也有獎金。」

「錢蓉和崔森都在P．V．C幫裏。至於頭子是誰？我也不知道，是一個醜女人叫我做的。」他終於說了。

曼博說：「該幫在那裏？」

李松又不說了，曼博又想動手，金燕子阻止他，說：「李松，快說吧！這正是你改過向善的機會，何況警方還有一筆鉅額獎金給你，何樂而不爲呢？」

「金小姐，妳能保證警方不關起我還給我獎金嗎？」

「我以人格來保證。你總能信得過我吧？」

「好吧！請拿紙筆來。」李松在紙上畫出了該幫的位置，以及警戒的部位及人數。

曼博馬上要去調人，金燕子又阻止了，她說：「即使李松所說的人數不確，以我估計目前該幫人數不會超過二三十人。我們要的是主持人和錢蓉，去的人太多反而打草驚蛇，只要派二三名警員在此監視李松就行了。」

曼博，金燕子和岳敏返回金燕子的私宅計劃進攻步驟，這時一個護士端着盤子進入李松的病室內。爲他打了一針。護士含着一抹冷峭的笑意，還沒走出病室，李松已斷了氣。

而護士出門時還對門外的警員點頭微笑，說：「睡了！別打擾他，以後就永遠不必操心了！」

「是的，護士小姐，謝謝妳！」

在這同一時間，唐潔來到宮崎的住處，宮崎還有三個部下，都是日本人，一個是他的侄子小宮崎，另外二人一個叫向島，一個叫石橋。

「張俊呢？」唐潔說：「是不是關起來了？」

「那是一個沒有用的人，結果錢蓉被崔森弄去。」宮崎說：「關在後面屋中，讓他好好檢討一下。」

唐潔說：「不要怪他，是我故意製造的機會，讓崔森帶走的。」

宮崎說：「唐潔，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錢蓉不合作，她說要把秘密告訴金燕子。」

「這——」宮崎說：「唐潔，不是我埋怨你，給她點甜頭不就萬事OK了？」

唐潔搖搖頭。宮崎說：「是的，有些男士把貞操看得比女人還重要，不過在目前，像你這樣的人也太少了。」

唐潔說：「男女之間，沒有愛情基礎，而隨便『造愛』，我以爲那和其他動物

是沒有分別。」

「那麼你故意讓錢蓉被崔森帶回，下一步呢？」

「該幫會引金燕子上鈎，讓錢蓉對金燕子說出秘密，然後除去金燕子。」唐潔說：「該幫向金燕子告密，說出斷腿者李松的藏身處，由李松口中獲得該幫秘密，金燕子非去不可。」

宮崎說：「唐潔，這些事你怎會知道的？」

「那裏面有我的一條線。」

「了不起！」宮崎豎了大姆指，說：「『地球虫』果然名不虛傳。那麼我們的行動呢？」

「金燕子可能和警方一起行動，他們的重點是瓦解該幫，我們趁機把錢蓉告訴金燕子秘密的錄音帶弄到手。」

宮崎激賞地說：「暗放錄音機的人就是你的內線吧？」

「不錯，宮崎，讓我們乾一杯，馬上出發。」

× ×

金燕子，岳敏和曼博三人輕車熟路，摸進了P．V．C幫，而該幫既然要聽錢蓉的秘密，暫時裝着不知。

錢蓉被關在鐵欄中，並未上鐐銬，當金燕子發現她時，她表示十分感激：「金小姐，謝謝妳來救我。」

「不要客氣！」金燕子說：「我要把妳弄出去。」

「我看還是先告訴妳秘密吧！」錢蓉說：「弄開鐵欄要相當時間，萬一被匪徒發現，反而連累妳，反正妳就是不能救我出去，匪方暫時也不會殺我的。因爲他們想知道我的秘密。」

「還是試試看吧！」金燕子說：「我認爲救妳出去和知道妳的秘密是同樣重要的。」她取出切鐵器準備弄斷粗逾兒臂的鐵欄。

「金小姐，弄出聲音妳就完了，我的秘密也無人可說了！千萬別先救人，先聽聽我的秘密吧！」

金燕子感到惶惑，任何人此刻都希望先逃出虎口，她爲什麼例外呢？

「錢小姐，我眞不明白，我不能救妳出去，恐怕能救妳的人就不多了！」

「不，還有一個人能救我出去？」

「是唐潔？」

「是的，他就是眞把我救出去，我也不會把秘密告訴他的。」

「噢！原來如此！」金燕子這才想到是情感的問題。反應奇快的她，忽然發覺事實恰巧相反，自己夾在錢蓉和唐潔中間，才是他們眞正的情感危機，也可能被他們利用。

就在這時，錢蓉說出了她的秘密：「金小姐，沉船在南回歸線奧斯特拉爾羣島的主島東方半哩處……」語音未畢，鐵籠四周的屋中，洶湧的河水湍流而出。

這正是喬治的所謂「水到渠成」計劃，這關人的鐵籠等於在一個巨大的乾涸水池中央，深只有三米左右，乍看只是地勢低窪，所以院子下陷。而現在四周屋中洶湧的水外洩，流量是每秒五十立方，試想，七個五十立方，等於每秒三百五十立方的水湧向鐵籠處。而鐵籠處又是最低窪之處。

這是湄南河中的水，又是在河的下游。金燕子的反應雖快，怎奈她居心仁厚，想去救人，水已及膝，她還在用切鐵器切那鐵柱。

切了一半時用手一拉而斷，她大叫着：「錢小姐，快出來……」縱身一躍，在水已及胸之下，僅躍起一半多高，再次落下時，一個鐵籠蓋「刷」地橫罩過來。

一個意念閃電地自腦中閃過，當她站在水中切鐵柱時，錢蓉嘴角上含着篤定而冷漠的笑意。她猜想，錢蓉是希望她同歸於盡的。

池上有鐵籠，水漲到鐵籠之上約半碼時，因與河水標高相同就不再漲了。宮崎的人以爲唐潔已取到了秘密的錄音，就和P．V．C幫幹上了。

而岳敏和曼博二人，却在設法營救金燕子。

崔森偷偷潛入水中去救籠中的錢蓉，因爲她不會游泳，雖然鐵柱被切斷一根，由於水流太急，人在籠中又不能睜眼，只有隨波逐流。

這是個十分微妙的局面，乍看很亂，但實際上很簡單，這一切都是「地球虫」「編導」的。

愈是簡單的事局外人看來愈是複雜。

待崔森抓住了錢蓉，弄出鐵籠時，她已經灌飽了水。

而唐潔也沒閒着，潛入水中，把罩在池上的籠罩上的鋼柱抽出一根，向金燕子招招手，他先出池離去。

金燕子正在鋸囚困錢蓉的鐵籠時，四面洶湧而來的水，片刻浸到她們腰下。

這又是一件十分單純的事，籠罩鐵柱間隔頗是半尺，抽去一根，其孔隙卽爲一尺，只要頭部能通過的孔隙，身子就可以通過。而一尺的孔隙更是綽綽有餘了。這也是崔森的手脚。

所以在金燕子出籠時，不但唐潔早已不見，連崔森和錢蓉也不見了。只有宮崎的人和本幫的匪徒在鎗戰。而現在，曼博見金燕子脫困，他和岳敏也參加了戰鬥。

「不必亂打了！」金燕子說：「咱們都是演員，快追那『導演』！」

「誰是導演？」曼博問。

「『地球虫』唐潔。」

「他？」曼博顯然還有點不信。這工夫P．V．C幫的人死了三四個，宮崎的人死了兩個，一個是張俊，另一個是小宮崎。

由於曼博仍然調來了數十名刑警的，P．V．C幫的人放棄了這個巢穴，倉惶逃走。在突圍時又死了兩個，這一次他的人員失去了將近一半。而宮崎也看出上當，和向島及石橋突圍，向島又被打死。

金燕子等人並未追上唐潔，自然也未遇上崔森和錢蓉，但她被困在水中時，却看到崔森救錢蓉的一幕。

警方清理匪巢，沒有找到任何線索，這裏是批發塑膠品的行號，並非工廠。僅是遺屍十餘具，但在引水工程方面顯然化了不少的錢。

「金小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說過，一切都是『地球虫』唐潔玩的花樣。」

岳敏說：「表妹，我也不懂。」

金燕子說：「很明顯地，唐潔和這匪幫及另一撥人都有來往，當初設計時，這兩撥人都知道，等到他們兩撥人已失去利用價值時，就製造個機會讓他們火併。因爲不除去這兩撥人，今後他要實行下半部計劃時，會碍手碍脚。當然，也可能還有個神秘人物。利用李松引起數撥犯罪組織火併。」

曼博說：「唐潔的計劃是什麼？小姐剛才已經獲得錢蓉的秘密了？」

金燕子苦笑說：「若把她的秘密當眞，那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號的傻瓜。其實唐潔和錢蓉之間的秘密，我現在也猜不透。甚至於斷腿的李松，被人告密而讓我們找到，供出此幫的地址，也可能是他們計劃的一部份。」

果然，一個警員奔來向曼博報告：「執行長，醫院中的李松突然死亡，初步鑑定是注射了一種高度痲醉葯，使心臟痲痺而死的。」

金燕子說：「是的，到此爲止，匪幫利用李松的價值已完全消失，殺他的人必是此幫中人。」

曼博說：「怎能證明不是唐潔殺？」

金燕子說：「執行長，又怎能證明是唐潔殺的？」

曼博說：「唐潔告密，讓李松洩漏本幫的地址，讓我們來湊熱鬧，他才能救錢蓉。」

金燕子搖搖頭，說：「有另一撥人（指宮崎的人）來湊熱鬧已經夠了。況且我能脫困，還是唐潔援手的呢！」如換了別人，暫時是不會提這件事的。

曼博搖頭表示無法理解。這工夫警方已把屍體運走。

× ×

在蘇康維特路，夜總會林立，夾在兩家夜總會中間有一幢花園平房，這也是錢遺澤的不動產之一。

錢蓉泡在芬蘭浴缸中，唐潔和崔森在小廳中。

「唐潔，我發覺你在她的心目中是生命中不可缺乏的安基酸和維他命，其實討這麼個老婆也不錯了！何況，你要獲得她的秘密，不來點軟的絕對不成。」

「崔森，你如果對她有興趣，我一定大力促成。」

「這是什麼話。」崔森十分不悅地：「如果你拿我當眞正的朋友，這種玩笑以後還是少開。在泰北錢家演戲已是勉爲其難了。」

「別介意！我說的是眞話，由於我沒有意思，你爲什麼就不可以呢？」唐潔和崔森是同伙，崔森以國音字母連絡的對象卽是唐潔。

崔森負氣往外走，唐潔拉住了他，說：「不談這個，咱們得動動腦筋，把秘密套出來。」

「依我看，除了那一個辦法，永遠辦不到。」

「什麼辦法？」

「她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難道你看不出來？」

唐潔攤攤手，說：「我唐潔號稱『地球虫』，幾乎沒有任何邪門外道能難倒我，只有一樣，要我和一個不愛的女人來眞

的，我辦不到。」

崔森點點頭：「一個人先能有所不爲，才能有所爲。這正是我願意留在你的身邊的原因了。換了別人，這種人財兩得的機會還求之不得呢！」

「而你也一樣眞是英雄所見畧同。」

「唐潔……唐潔……」錢蓉在浴室內大叫。

「崔森，你去一下看看她要什麼？」

「她在你叫，我去辦不了事呵！」崔森推着他說：「唐潔，爲了一個偉大的目標，卽使玩弄一次情感也不爲過。」

「可是我不是那種胚子呀！」

「快來吧！任何事都要試嚐的。」

在浴室門外，唐潔說：「錢蓉，有什麼事？」

「唐潔，偏勞你，把我的伸縮褲襪拿給我，在我的臥室床頭的抽屜裏。」

唐潔取到褲襪，推開門，騰騰蒸汽冒出來，根本看不清裏面的景物：「錢蓉，給妳褲襪。我丟給妳。」

「不要丟！滿地都是水，送過來嘛！你的胆子太小了吧？我又不會吃掉你。」

唐潔以爲她仍在浴缸中，進入浴室，蒸氣「嘶嘶」聲大作，能見度不到三分之一碼，他緩緩前進，因爲地上很滑。

忽然，他的手觸摩在膩滑而柔軟的物體上，像剛出籠的饅頭，但比饅頭有彈性更有韌力。唐潔心頭一窒，急忙收手。「要死——」錢蓉嬌呼着，也許惶急之下重心不穩，向前一栽，牢牢地抱住了他。

「錢蓉……」唐潔雖是「蓋仙」，就是不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在「蓋仙」的立場上，這是他的短處，但在道德和作人的立場上，也正是他的長處。

兩顆心「蹦蹦」跳着，一時惶亂失措，竟忘了撤手，況且，錢蓉等於倒在他的懷中，一撤手她就會摔在磨石子地上。

室內奇熱，唐潔覺得血管中的熱度高於外在的熱。

她的胴體膩滑溫軟而充滿了肉香，第一次接近少女赤裸的胴體，他此刻的智商已降到七十以下了吧？

「唐潔……」那聲音是顫慄的，柔和的，像柔軟的羽毛在耳膜上觸掃着。無骨的胴體蠕蠕動着，凸浮的部位在他的胸前壓抑揉搓。

「錢蓉……這樣太危險了……」他說：「妳的理智不會是在休假吧？」

「唐潔……只要你對我體貼些，你要的任何東西或秘密，我都給你！」

「錢蓉……我不以這種方式獲取自己所要的東西，如果妳眞的愛一個人，一定也尊敬他吧？」

她纏得更緊了，熱血的奔湍，呼吸的迫促，都顯示她的矜持和耐力已經瓦解了。一個熱情奔放的少女，在她所愛的人面前，一旦春情發動那情況是十分駭人的。女人的主動，永遠是造成對方主動的源能。

她呼出的氣，比浴缸中的蒸氣更熱。

「錢蓉，妳願意告訴我嗎？」

「唐潔，當你做了負責的行動之後，我絕不保留，全部告訴你！」

他的理智甦醒了。放下她出了浴室。

錢蓉在內大叫着：「死人！這樣自大自狂，你永遠辦不到。我知道你心目中有另一個人，我恨她！我要她死！」

她的語氣一點也不含乎，她的確希望那個女人死。因此，在P・V・C幫內，她說願意把秘密告訴金燕子。

妒嫉是一種强烈的意識，和仇恨只有分毫之差。

從此，二人不交談半句話，崔森雖想盡一切方法無法使二人之間的冰層結凍。

而且錢蓉開始絕食了。

「唐潔，」崔森說：「原來你不是個聰明人，她已經一整天沒有吃喝了！」

「大概是消化不良吧？」唐潔說：「當我的消化系統不佳時，兩天不吃也無所謂。」

崔森搓着手打轉說：「別忘了！那些嗷嗷待哺的小生命，需要馬上接濟呀！」

「我估計三五天內還不會有問題。」

「你……」崔森原地轉了一週，來到錢蓉房中：「錢小姐，妳太想不開了！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妳只知道自己任性，別忘了唐潔也是個寧折不彎的人哪！只要妳稍退一步，我保證一切——」

「怎麼？要我先向他低頭，把秘密告訴他？」

「男女互相傾慕，談不上誰向誰低頭？」崔森說：「妳總該知道，誤會是愛情的疾病吧？」

錢蓉冷笑說：「崔森，在此以前，我一切依他，所以在泰北我家，他要我怎麼做我都依他，以致瞞過了金燕子，也使張俊蒙在鼓裏，可是我發現，我只是一個燈泡，在爲別人照亮。」

「這話怎麼說？」

「很久以前他說過一句話，世上的女人，他只佩服一個人，那就是金燕子。」

崔森慨然說：「佩服不是感情，妳不能斷章取義呀！」

錢蓉說：「如果明天他不向我屈服，我攷慮把這秘密賣給別人。」

「錢小姐，男女之間是用不上『屈服』二字的。」

錢蓉不再出聲，崔森把她的話轉告了唐潔，唐潔說：「崔森，把電話綫切斷吧！我們要防她一手。」

崔森說：「這樣會越弄越僵的。」

唐潔說：「如果以犧牲原則去達到目的，我就污蔑了那些純潔的小生命，姓唐的一向如此，今後也絕不改變。」

崔森忍無可忍，詛咒着衝了出去：「他奶奶個熊！以後再管你的事，俺就不是人種……」

並非花中偏愛菊
此花開後便無花

宮崎被出賣，恨唐潔入骨，原因是錢家部份秘密，是宮崎告訴唐潔的，也就是錢夫人自日本運古幣返泰的事。

至於P・V・C幫，更是非殺唐潔不足以消心頭之恨，但他們却以爲金燕子知道太多的秘密，甚至於以爲，錢蓉和唐潔做了金燕子的俘虜。於是他們在找不到唐潔，崔森和錢蓉之下，箭頭指向金燕子。

泰國大小的寺廟有二萬三千多個，修行的和尚有二十多萬人，其中有三五十個

歐美人，他們最受泰國民衆的歡迎。

泰國人雖知佛教不是創始於泰國，但歐美人不到印度或尼泊爾去而來泰國，他們感到光榮。當然，這些僧侶還有中國華僑和日僑等，泰國人爲了特別優待這少數的歐美僧侶，還爲他們建立了一個寺院，比著名的馬瑞里寺廟還要好。

僧侶們乘公共汽車可以免費，甚至於有些計程車司機爲了積點公德，也不收他們的車費。

每天早上，泰國人不分貧富，都在門前擺一張桌子，上面放着米飯，咖哩（泰國盛產），魚，鷄蛋麵等，成羣結隊的和尚就捧着鉢子滿載而歸，有的施主，還用一些賽包玻璃紙包着牙膏，衞生紙，糖菓，肥皂粉等，甚至於還有一個裝着一銖泰幣的封套。

僧侶們取走桌上的東西根本不必道謝一聲。

除了特殊的營業商店，酒店和機關等，若是門前不擺些施捨物，那一定不是本地人或者是外國人。

現在，太陽還沒出來，住戶面前已經陸續擺上了。而有一撥僧侶，見到門前擺施捨物的反而不屑一顧，直到他們看到一家沒有擺的住戶，才欣然打住，然後在袈裟內取出通訊器連絡。

聰明人善於利用世上萬物，犯罪人物大多也是聰明人。很快地，有八個僧侶聚在這幢洋房之前了。

八人畧一計議，五個自後面翻入，三個在門外敲着磁鉢，而這裏的主人正是金燕子和岳敏，這房子是曼博執行長讓與他們暫住的。

「表哥，外面有人敲着鉢子。」金燕子和岳敏每天清晨必定練功，風雨不誤，現在他們正在後院中。

「一定是那些討厭的僧侶，他們不事生產，終年吃伸手飯。」岳敏詛咒着。

「表哥，不可以這樣說，僧侶中也許有這種人，但不可一概而論之，每人給他們二銖吧！」

岳敏擦擦汗，來到前面打開門，三個和尚合什打躬，說：「請施主佈賜……」

岳敏掏出泰銖，每人二銖，這時忽然發覺這些僧侶有點面善，而且據他所知，泰國僧侶連眉毛都要剃光，頭髮更不必說了，但這三個眉毛仍在，而且頭髮上套着一個厚厚的塑膠套。

岳敏一怔之間，對方知道身份已洩，三個一齊動手，兩個磁鉢砸過來，被岳敏閃過，另一個被他一脚踢出三碼之外。

但是，其中一個取下肩上的布袋，向岳敏一抖，岳敏一拳砸出，把這假和尚擊倒，他自己也搖搖欲倒，眼前金星迸射，終於倒在一個和尚臂彎中。

而宅內的金燕子隱隱聽到磁鉢落地砸碎聲，立卽停止練功，向前走去，她的警覺性雖高，却未想到匪方會冒充僧侶。

當她穿過正屋甬道時，兩個僧侶自兩邊房間內衝出，抖着布袋向她臉上罩來。

金燕子的反應太快了，她立卽猜到對方的意圖，身子彈起時，已經先閉住呼吸，雙足交瀉，「蓬蓬」聲中，兩個僧侶又飛回屋中。

在此同時，兩邊房中又竄出三個，其中一個自衣內抽出伸縮的「二人奪」，向空中的金燕子射去，當着標槍使用。

金燕子一扭腰，「二人奪」戳在天花板上，另外二人雙手齊揚，四柄藍森森的淬毒飛刀呼嘯而至。

這四柄飛刀，幾乎構成刀網，躲不勝躲，但金燕子把「翦水三抄」全力發揮，又藉着戳入天花板上的「二人奪」桿的部份換勁，在一個令人頭昏目眩的轉折之下，終於脫出刀陣之外。

「唰」地一聲，肩衣終不免被其中一柄飛刀划破，但皮肉未傷，儘管如此，也够驚心動魄的了。

當她落下時，五個匪徒分五個方向逃竄。

金燕子知道岳敏在危險中，出門一看果然不見，只有幾個磁鉢碎片散落一地。

當機立斷，放出了燕子，凌空飛出，却駕車在清靜的街道上疾馳。

曼谷，它有現代化的高樓大厦，古典的寺廟，也有不少的庭園住宅，此刻街道上的車子還不多，托鉢的僧侶却是絡繹不絕。

燕子飛去再飛回，在車前廻翔一下，再次引路前行，終於金燕子發現了端倪。

在兩家夜總會之間，有一幢花園洋房，門前沒有擺桌子，當然也不會有施捨物了。

但燕子似要引她繼續前行，金燕子打個手勢，燕子自去，她的車子泊在一家夜總會門前。

此刻花園洋房門前有十二個托鉢的僧侶，一齊敲着磁鉢，在清晨顯得十分清越震耳。

金燕子冷冷一笑，猜出對方所用的方式和剛才對付她是一樣的，她進入夜總會，却自夜總會中翻入洋房之內。

現在，這裏有十來個和尚正在和崔森及唐潔動手，另外兩個進入屋中去刧持錢蓉。

錢蓉很沉着，說：「你們用不着强搶，我願意跟你們走，然後把所有的秘密告訴你們的頭子。」

對方並不知道她和唐潔之間的情感凍了冰，以爲她在拖延時間，以待奥援，所以仍然要上前動手。

「住手！」錢蓉厲聲說道：「你們是P・V・C幫吧？請相信我，我寧願把秘密給你們而不給唐潔。」

情仇大似親仇，大多數人忽畧了這一點。

兩個和尚疑信參半，却見錢蓉下了床，在鏡前梳梳頭髮，再塗點唇膏。女人，不論是要去赴約會或者要自殺，都免不了這一套的。

但這時又來了一撥人，絕的是，也打扮成和尚，和此帮中幹了起來。

這撥人只有四個，爲首的是宮崎，凡是這次來到曼谷的犯罪人物，都不是簡單貨色。

他們雙方一旦火併，金燕子反而暫不插手，坐山觀虎鬥，而唐潔却突然自混亂的人羣中失踪了，不久崔森也退出戰場。

他的花樣永遠是變化無窮的，金燕子眨眼間不見了唐潔和崔森，雖知他們不會逃走認輸，却無暇去找他們，這時兩個和

尙，已帶着錢蓉自後門走出，上了一輛汽車。

金燕子知道燕子已釘上刧持岳敏的匪徒，目前，她認爲釘住錢蓉是對的，也許錢蓉所去的地方和岳敏在一起。

在那洋房中，兩撥人還在火併，那不過是P·V·C帮中人想纏住宮崎的人，讓刧持錢蓉的同伙從容離去。

直到前門外的十二個和尙接到刧持錢蓉的匪徒的通知，他們才進入把宮崎的人擊散。

此刻，金燕子遙遙地跟着刧持錢蓉的車子，她並不担心刧持錢蓉的人，而是想不通錢蓉爲何仇視唐潔？以及唐潔爲何在緊要關頭溜掉？他溜掉以後，還有什麼花樣？

早晨的曼谷，到處充滿了花香。

就在刧持錢蓉的車子轉過街角時，急刹車聲刺耳，兩個洋和尙尖呼着倒下。

洋和尙在泰國倍受崇敬，輾死洋和尙那還得了，但在這些匪徒來說，洋和尙也是人，輾死幾個人小事一段。

車上除了錢蓉，還有兩個假和尙和一個匪徒司機，錢蓉由一個假和尙陪坐於後座上。前座的司機和另一個假和尙，他們看不到前輪下的洋和尙如何？

因此，前座的假和尙揮揮手，沉聲說：「加足馬力輾過去，就讓他們到西天如來佛面前告我們好了……」

司機換檔加油，車子發出怒吼，車身大力震動，且發出不堪負荷的「格支」聲，好像車底盤要和車輪分開似的。

除了錢蓉面色木然外，其餘匪徒都大驚失色，前座的匪徒厲聲說：「媽的！旣有慈悲心腸，悲天憫人，乾脆當和尙去，再加油啊！」他以爲司機不忍輾人呢。

司機再次猛踏油門，車子上下跳躍巨震，根本未動一寸。

這時他們才知道不妙了，但是，兩具屍體能阻住車子前進嗎？即使人未死而把車胎弄破，洩了氣的輪胎也能聽到聲音，況且即使輪胎是癟的，在加油猛衝之下，車子也不會寸步不移呀！

前座匪徒打開車門要下車看看，才跨出一脚，已被人揪住手腕摜出五碼之外，而摜人的洋和尙閃身入車時一式「啄手刺」擊昏了司機，另一個已自打開後車門進入，槍口抵在後座假和尙的心窩上：「多唸經，少動歪念頭，佛祖會庇佑你們早登極樂……」

車子早已如箭射出，錢蓉當然聽出，剛才說話的人正是崔森，前座擊昏司機那個當然是唐潔了。

難爲他們，洋和尙的假面具做得巧奪天工，非但一頭黃髮，臉上還有雀斑及黃毛呢！這次並非預定計劃，而是因爲匪車在街角處停住，車尾還在轉角處，金燕子在十五碼外可以看到車尾，却未看到車子前輪被一種強力快乾萬能膠粘在地面上。

這種最新出品的接合劑，接合鋼鐵，比電焊還要堅固，而且在接合劑厚度不及一公分的情況之下，三秒鐘內即完全凝固如鐵。

說得更明確些，如不用溶解劑中和，就是開到最高馬力，使車子散開，車輪仍不會移動。

而金燕子等了一會，見那車子怒吼而猛震，却未移動，她感到奇怪，待她下車上前察看，才走出五七步時，前車輪下已洒過溶解劑（主要成分爲矽），竟又狂馳而去。

金燕子暗叫「上當」，待返回車上追過轉角，前車已在百碼以外，不久失去了踪跡，而路上只有被摔昏的假和尙還沒有醒過來。

待金燕子折回來找那昏迷的假和尙時，假和尙也不見了。

現在唐潔駕車在路上疾馳，他早已除去洋和尙面罩，後面那個匪徒扮演的假和尙已被崔森擊昏。

錢蓉仍然沒有表情，但內心並不平靜，她雖知唐潔奇謀突出，把她刧回，是爲了她的秘密，但女人比較容易被情感所左右，她認爲唐潔不會對她毫無情感。

安慰自己，往往是蒙蔽自己的前奏，聰明人也不例外。

「錢小姐，妳這就不聽明了！」崔森說：「負一時之氣，而甘心進入匪巢中，妳要知道，在秘密未說出之前，匪首會把妳當作貴賓，一旦他們按圖索驥，順利得手，他會留妳的活口嗎？」

「那是我自己的事，秘密是我的，我高興告訴誰就告訴誰。」

崔森說：「妳不知道，唐潔雖然惡名在外，混了個『地球虫』之名，但他年來所弄到手的錢，都用在——」

「崔森，你的肚子就裝不了一句話嗎？」唐潔打岔道。

「唐潔，這事對錢小姐說了又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沒有關係。」唐潔肅然說：「雖然我冒險犯難，不是爲了自己，但有個原則，絕不需要別人的憐憫。」

崔森說：「唐潔，你這想法太偏激了，如此說來，慈善募捐的人都是假冒僞善了？」

唐潔說：「當然不可以偏概全，但好名者佔半數以上，善欲人知不是眞善，我要永遠保持自己的作法。」

錢蓉說：「說說看，你在作什麼慈善事業？」

「恕難奉告！」

「哼！」錢蓉冷笑說：「『地球虫』會是一個大慈善家，你就是說到天亮我也不信。」

「這就叫着『夏虫不可語冰』！」唐潔說：「妳老子每年到妳母親墓前獻花，用的是塑膠花，而且用完取回了明年再用，達六七年之久，而他買辣椒必須先嚐一嚐就是半斤。哼！要求這種人的下一代成爲一個悲天憫人的人，那等於——」

錢蓉厲聲說：「你旣然看穿了我，不會發善心，又何必千方百計救我？」

「我救妳已經絕望，我救的是那秘密中所有的極大代價！」

錢蓉大聲說：「告訴你，別作你的春秋大夢了！」

這時已到了地頭，車子開入一家米店的後門。

× ×

根據燕子的引導，金燕子找到了刧持岳敏者的巢穴。

此刻，在這家出租汽車的後院秘室內岳敏被銬在水泥地面的鋼環上。

喬治刁着雪茄，四週有五個匪徒。

「岳敏，我們猜想，你和金燕子雖仍不知全部秘密，所知道仍比我們多些。」

「不錯，我們知道的比你們多！」岳敏冷笑說：「但我要提醒你們，在這幾撥人物之中，你們是最蹩脚的一批廢物，你們快死了心吧！」

喬治似乎很有點涵養，說：「岳敏，我們的總經理的耐心並不太好，你要是以爲骨頭够硬的，你的聰明就有問題了！」

「媽的！你要動手就快點。」岳敏說：「我最討厭紅頭蒼蠅的『嗡嗡』聲！」

喬治彈彈烟灰，揮着手說：「把他的四肢固定起來！」

「是！」幾個匪徒一齊動手，磨石子地上有幾個鋼環扣住了他的手腕和足踝。

喬治說：「把他的鞋襪脫下來。」

「是！」

「現在你們知道我要如何『招待』岳先生了吧？」

「是的，副經理。」一個匪徒取來了四件奇特的刑具。這玩藝是不銹鋼打造，在一個方框中各有四根較細的鋼柱，約毛筆桿那麼粗，框與中間的鋼柱是活動的，可鬆可緊。

每個框上有個小電池及電流指示儀，岳敏一看到這個他已經猜到是什麼玩藝。

匪徒們把四個刑具套入他的雙手指縫中及脚趾縫中。

「岳敏，要試試這玩藝的性能還是趁早合作說幾句有用的話。」

「他媽的！你是枉費心機。」岳敏吼着說：「不久你也會嚐嚐這玩藝滋味。」

喬治淡然一笑，說：「弟兄們，把電量開到第三度。」

四個匪徒把電門打開，把指針轉到第三度上，這小儀錶上共有十度，僅比鐘錶盤上的度數少了二度。

鋼框一收，框內四根鋼柱的間距縮小，在手指與脚趾縫中的鋼柱，像刀子一樣割切那脆弱的嫩骨。

岳敏震動一下，沒有出聲。

「嗯！倒有點骨氣。」喬治說：「再加三度試試看，岳先生似乎想創造一項紀錄。」

再加三度，人的手指都變成S型，岳敏額上冒着汗珠，脖子上突出靑筋。

「岳先生，六度平了紀錄，只要再加一度，你就是新紀錄的保持者了，但是，」喬治冷漠地說：「你的手指和脚趾將全部報廢！」

「他媽的！你……你是……白費心機……」岳敏的面孔由紅而變白。

「雖然你想創造紀錄，可是我無意再加一度，有人在六度上熬過二分十八秒九，你能追上這數字才算平了紀錄。」

岳敏一邊咬牙强忍一邊罵人，時間在徹骨奇痛之下慢慢移動，汗水濕透了他的衣服。他的面孔在抽搐，一邊匪徒的表情肌也在痙攣，只有喬治例外。

在二分三十秒時岳敏昏了過去，喬治揮揮手，一個匪徒用冷水潑醒了他。

「怎麼樣？岳先生，你要做個殘廢人嗎？」

「滾你媽的蛋！你再加一度試……試試看……」

喬治在攷慮，萬一弄廢了這個人質，就等於沒有人質了，正要下令鬆刑，秘室小門「蓬」然飛散，一個人影瀉進來。

金影飛射，匪徒們慘嗥着摔出，但喬治並不是易與之輩，高大的身子相當靈活，閃過金燕子兩脚的快攻，一口氣劈出五次「刀手」。

金燕子捨了喬治，又把爬起來的匪徒踢昏，而喬治的兩柄飛刀呼嘯而至。

幾乎在十分之一秒內，金燕子蜷成一個金球，飛刀自臀下及肩頭瀉過，身子倏張，一式懸空的「撇踼」，把喬治的鼻樑踼塌。

這工夫金燕子剛落地，燈光乍熄，金燕子快逾流矢貼在門旁壁上，「卜……」大約有十餘槍射向她原站的位置，待烟硝消失，躺在門外的喬治已不見了。

後院中還有搏殺的聲音，而剛才的衝鋒槍上顯然是有銷聲器的。

金燕子隱然猜出宮崎的人也來了，說不定弄走喬治的人正是宮崎的部下。在匪徒身上取出手銬鑰匙，先爲岳敏開銬，再取去手指與足趾上的刑具，岳敏幾乎都走不動了。

好在還有曼博執行長，他揹起岳敏先走，金燕子來到後面，宮崎的人已撤走，此帮中又死了三個人。

在這種犯罪組織中死幾個人，不如人家一頭洋狗死得隆重，有些富家洋人會爲死去的愛犬舉行「告別式」，一口西洋棺材要化費千八美元，只差點沒有披蔴戴孝，如喪考妣而已。

× ×

錢蓉不說出秘密，唐潔仍不顧問她，但第二天來到一家孤兒院內，院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華僑女人，一見到唐潔眼圈就紅了。

「孩子們怎樣？」

「唐先生……」院長泫然說：「奶粉昨天就沒有了。」

這是個傷殘兒童收容所，大多是棄兒，唐潔看看一些缺腿或斷臂的孩子，忽然覺得自己的硬派作風未必是對的。

「精鋼寧折豈爲鈎」是一種作人的氣節表現，但是爲了許許多多的不幸兒童，是否該變通一下。

「這裏有點錢，先買最重要的食物，」唐潔把錢交給院長，說：「一週內，我會設法大量補給。」

「是的，唐先生。」

唐潔又來到一家，這裏的孤兒都是混血兒，有中、泰混血兒，中、美，中、日或美、日及美、韓混血兒等等。

尤其是那些短期性派駐國外的大兵，他們只求片刻之歡，却無意收養這些快樂的副產品，但孩子何辜？他們一生下就被遺棄，或者倍受歧視，他們一生不幸的命運，往往都是由倍受歧視所造成的。

唐潔爲他們不平，就到處收容，但却不自己出面，因而主持人只知這位善心人姓唐，却不知他的來歷，而且他嚴禁主持人透露他的一切。

他要把這些不幸者養大，而且爲他編個較爲不失他們尊嚴的身世，再讓他們到

社會上和別人公平地競爭。

「唐先生……這些混血兒太難管教。」主持人是個天主教徒，四十多歲，以他這虔誠教徒的耐性，已經受不了啦！他的左眼青紫，看起來很可笑。

主持人續說：「他們整天打架，到處撒尿，晚上睡覺時，上鋪上的會把尿撒到下面鋪上孩子的頭上。」

唐潔說：「要忍忍，看在你們天主份上，他們未來的成敗，正邪，幸福或痛苦，幾乎全操在你的手中。」

「是的，唐先生，我的確在忍耐，可是你看看我的左眼……。」

唐潔說：「這是怎麼回事？」

「三個孩子打架，我叫他們罰站，於是他們起閧，把我的左眼打腫了！」

唐潔道：「你的偉大和容忍，一定不會白費，你還要再忍耐，就算他們是一些小虎小豹，不也有被馴服的一天嗎？」

「是的，唐先生，經費又不多了！」

「我儘快籌措，希望你以最大的決心忍下去，看在天主份上。」

返回住所，崔森說：「孩子們怎麼樣了？」

「還好，只是有斷粮之危。」

崔森說：「要快想辦法，要不，你的善行反而失去意義了！」

「我正在想如何利用她的秘密先向宮崎喬治兩方面弄筆欵子應急。」

「事情有那麼簡單嗎？」

唐潔說：「只要想出一個妙法，實行就容易了。」

崔森以爲，就算他智謀過人，總不如找身邊這位女財神有用。他說：「唐潔，你去睡一覺，這幾天你太累了！」

「不行！這問題不解決我睡不着。」

崔森出屋一趟，端杯飲料給他，唐潔不久倒下。崔森拖他上床，來到錢蓉房中，說：「錢小姐，妳願意證明妳和令尊不一樣嗎？」

「又有花樣了。」錢蓉冷笑說：「是唐潔叫妳來的吧？」

「不，他被我弄倒，要睡兩個小時才能醒。」

「你……」錢蓉愕然說：「你要背叛他？」

崔森苦笑說：「我永遠不會背叛他。錢小姐，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一樣如何？不一樣又如何？」

崔森肅然說：「如果妳和令尊一樣，『拔一毫以利天下而不爲』，我就不談了！如果妳不是那種人，我想告訴妳一件妳不大可能相信的事。」

「既知我不大相信，告訴我豈不多此一舉？」

崔森說：「任何事不怕人不信，只怕提不出明確有力的證明。」

錢蓉冷冷地說：「你看我會和家父一樣嗎？」

「依我看不會，所以我才敢這樣做。」崔森說：「妳是知道，唐潔醒來之後，够我受的。」

「那麼有話你就說！我在聽着哪！」

崔森說：「唐潔是一個悲天憫人但外在看來的是一個邪門人物，這一點妳說過不相信的。」

「不錯。」

「他獨力苦撐五個養老院，七個孤兒院，其中還有個混血兒孤兒院，這十三個慈善機關，有兩個就在曼谷，另外有的在日本、越南及印尼等地。」

「甚麼？他開孤兒院及養老院？」

「小姐不信在我意料之中，但非常簡單，前去一看便知。」

「哼！你們預先串通好了，再來騙我。」錢蓉不置信地。

崔森慨然搖頭，說：「錢小姐，信任別人需要相當的勇氣，不可能有那種慈善機關的主持人幫人說謊的。」

錢蓉忡怔很久說：「你要我去印證一下嗎？」

「我的確希望如此。」

于是二人化粧一番出了門，他們去過兩家，那孤兒院長還把她當作了唐太太，由於院長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苦，快要斷粮了，錢蓉馬上叫院長開出所需要食物及用品清單，然後到幾家店中買好送去。她只是簽個字就成了。因爲那幾家店是錢遺澤的。

在回程中，崔森說：「現在妳該知道我爲甚麼出身良好的家庭却跟着一個蓋仙人物了吧？我們的行爲是法律所不許的，但是我們不以爲恥，而且內心很快樂。」

錢蓉長長地吁口氣，說：「他是一個怪物，但却是一個可愛的怪物。」

「所以，現在我要告訴妳，這種事不可強求，他是一個有良知的人，妳只要對他好，他表面冷淡內心會牢記的。」

錢蓉淒然一笑，說：「你不要安慰我，我知道他心中有個人。而他也許知道不大可能，可是以他的個性，似乎還沒有絕望。」

後面有一輛車子相距約三十碼，由于剛才錢蓉的車子泊在孤兒院門外，人家已在他們車上作了手脚，後車門的金燕子和曼博，利用竊聽器可以清晰聽到前車中崔森和錢蓉的交談。

「金小姐，錢蓉說唐潔心目中有個人，那是誰呢？」

「天知道！」她的表情很奇怪，視線向車外明亮的天空，心情很亂。前此，她沒有過這種微妙而不可言喻的感受。

「崔森似乎說服了錢蓉。」曼博說：「而我也幾乎被他說服。但是，我們是執法的人，對于唐潔，只要不離國境，我仍要緝捕他。」

「你是對的！」金燕子說：「即使退回一二世紀，劍俠唐璜的行爲，尚且不爲衞道者所允許。」金燕子說：「但不能否認，他對那些不幸的孩子們，付出了太多的代價而不求聞名於世。」

「金小姐，現在動手如何？」曼博說：「唐潔雖然智機百出，身手超脫，我不信以妳我再加上三五十個幹練警員，抓不住一個毫不防備的人。」

金燕子說：「曼博先生，現在抓他是捨本逐末，我們所要的是兩個帮會的主腦人物。和那即將揭開的秘密。」

「即將揭開？」

「是的，我以爲破案的時間已經不遠了。」

崔森和錢蓉返回住所，唐潔停了一會

才醒來，睜眼看看床前微笑着的崔森和錢蓉，他心中雪亮，躍起一脚把崔森踢了出去。

「唐潔，崔森對你忠心耿耿，你不該對他這樣。」錢蓉的態度完全變了。

「我沒有說他對我不忠心，可是我有自已的原則。」唐潔咆哮着，說：「你們去過孤兒院？」

「不錯。」錢蓉說：「崔森是你的良朋益友，基于院中快要斷粮，他知道你憂心如焚，而我又不諒解你，才對我說了這事，因爲我不信，他帶我前去證實。」

「現在妳信了嗎？」

「當然，」錢蓉說：「原諒我，以前竟把一個偉大人物視爲徵污逐臭的蠅蛆，我向你道歉！」

「不敢當！」唐潔下了床，說：「也許該說抱歉的是我。」

「不，」錢蓉慨然說：「由于我父親的吝嗇，很多人也不諒解我。以爲有其父必有其女，也許我變了，但自已並不知道。當我十二歲的時候。我們父女都大病一場，病癒後，家父說我變了，而我認爲家父也有點變了！」

崔森說：「錢小姐，妳指他那一方面變了？」

「他的面型我覺得也有點變了，但又說不出到底那裏不對勁？至于他的個性，有時吝嗇，有時又十分大方。」

唐潔哂然說：「他對令堂都那麼刻薄，連每年忌辰所獻的花環都是塑膠品，而且用完取回，用了達六年之久，這種人也有情感嗎？」

「可是他對我很好。」錢蓉說：「現在，我決定把秘密告訴你。」

唐潔內心很激動。但表面上並不假以辭色。

「那張圖片上的島嶼，正是奧斯特拉爾羣島，在大溪地之南，恰巧在南回歸線上，沉船就在那小島以南約三海里處。」

崔森迫不及待地說：「到底裝了一船甚麼東西？」

錢蓉唏噓良久才說：「日本古幣和三個『北京人』的頭骨化石。」

「甚麼？北京人？」

「是的，據日本名考古學家鑑定，該五十萬年前的『北京人』化石，是世界上僅有的三個，而尚未出土的『北京人』全部只有四十個，它的珍貴就不用提了！家父雖非考古學家，純爲牟利打算，以低價收購了三個『北京人』化石，沒想到家母押船返泰途中遇上颶風，竟由日本南部吹到南太平洋去了。」

唐潔似乎並不感到驚奇，崔森說：「唐潔，你早就知道了？」

「不算太早，也是近一二月才知道的。」唐潔說。

「那你爲甚麼不去設法打撈？」

唐潔淡然說：「因爲我認爲還有比那些日本古幣及『北京人』化石更重要的事需要弄清。」

錢蓉面色微變，說：「唐潔，你弄清了沒有？」

「還沒有，但也只是時間問題。」

「那你現在去不去打撈古幣和『北京人』化石？」

「現在要去，至于那件更重要的疑問，回來再印證不遲。」

崔森說：「那一天動身？」

「三五天以內，最遲不超過五天。」

× ×

金燕子和曼博搶先了一步，由于岳敏的手傷未愈，留在曼谷治療休養。

更因爲那沉船之處的小島恰巧在回歸線上，他們很快就在島的南方三里處找到了沉船位置。

但是，經過五次入水打撈，並未發現「北京人」的頭骨化石，只有船員的骷髏，和零星的日本古幣約三五十枚。

「金小姐，咱們上當了！」曼博說：「說不定錢蓉說出這秘密時，知道我們在用竊聽儀偷聽，故意引我們上當，而他們却去了正確的地方。」

金燕子微微搖頭，說：「曼博先生，我的看法不同，第一，我們跟踪崔森和錢蓉，相信沒有被他們發覺。而且事後又偷偷潛入把在車上的竊聽儀取回。其次，這艘沉沒的帆船上的確有散落的日本古幣。其種類，正如錢遺澤在醫院中對我所說的。雖然事後證明他似乎有重病，也未換腎，可以解釋爲誘我們上當，但是，這一件事我仍認爲有其可靠性。」

曼博說：「可是船上沒我們所要找的『北京人』化石，及數萬枚昂貴的日本古幣。」

金燕子說：「我敢斷言有人，比我們先來了一步，我們潛入沉船中時，可以看出有最近動過現象，尤其是艙中的大型硬木保險櫃，是最近才被砸開的。」

曼博說：「是誰先來了一步呢？既不是P．V．C帮，更不是宮本的人，那必是『地球虫』唐潔了！」

「那很簡單，如果在兩三天內，唐潔，錢蓉和崔森也趕來此處，那就證明他們也是上當者。這件案子就更微妙了。」

「金小姐似乎已有腹案了？」

「現在還言之過早。咱們就等他們二三天吧！」

果然，第二天這小島附近就出現了一艘漁船，由另一小島用最佳性能的望遠鏡，非但能看到他們下水，且能看清船上有唐潔、崔森和錢蓉等人。

當然，他們下水三次也是空手而返。

崔森也是個直性子的人，第三次入水，一無所獲上船後，脫下潛水設備大力擲在甲板上，衝着錢蓉冷笑說：「女人是世界上最賤的高級動物，現在妳很得意是吧？我們都像猴子一樣被妳耍了！」

錢蓉幾乎哭了出來，說：「崔森，我致發誓，絕對沒有騙你們。」

「還要瞪着眼睛說謊！」崔森揚手欲摑，但被唐潔攔住，說：「崔森，她的確沒有說謊。」

「哼！你變得眞快啊！現在又帮她說話了！」

唐潔搖搖頭：「請信任我！我沒有帮她說話，也許她也被人騙了！」

「那麼是誰騙了我們？」

唐潔說：「表面看來是她騙了我們，但是，眞正善于騙人的人，從不負騙人的責任。現在咱們要儘快趕回曼谷。」

崔森忿忿不已，錢蓉氣得流淚，但又

像有難言之隱，却不便說出來。

當他們返回曼谷時，金燕子等人早回來一天。而且又來到泰北錢家。但僕人說主人不在家。

「錢老先生去了那裏？」

僕人說：「主人沒有說。」

金燕子說：「錢先生常常離家吧？」

「是的，小姐，因爲他在曼谷有很多生意行號，一個月最少有二十天是不在這裏的。」

「請問你來了多久？」

「差不多三年了！小姐。」

「你也是管家吧？」

「不，我是廚司，小姐。」

「噢！廚司，你一定會做很多名菜了？尤其是川菜。」

「很抱歉！小姐，我是做江浙菜的，尤其主人並不喜歡川菜。只是偶爾來了客人叫我做一兩道川菜。」

金燕子心中一動，說：「如此說來，錢老先生並不愛好有辣椒的菜了？他的病復原了嗎？」

「主人連泰國名產的咖喱都沒有興趣，怎會愛吃辣椒呢？他好多了！事業心重的人，是躺不住的。」

「錢先生回來，別說我來過，」金燕子說：「他爲人小器就怕客人來吃飯。」

「我知道！主人也眞是！有那麼多的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請問錢老先生對小姐如何？」

「您是說主人和小姐的感情方面？」

「是的，一般來說，年輕人是不欣賞守財奴的。」

廚司說：「依我看，主人對小姐很關心！有時小姐傷風感冒有點小毛病，主人晚上去看她幾次，而且爲小姐治病，從不怕化錢！」

「謝謝你！我走了！」金燕子對某些事感到不可理解，但自另一角度去看，又可以理解。她知道對一些特殊人物，特殊事物，不能以常情去衡量。

就像早上買了一雙大小合適的鞋子，而晚上穿它却感到太緊的道理一樣，一般人不知道脚早晚是大小不同的。

× ×

金燕子返回曼谷，就和曼博展開了調查工作，主要是查錢家的人與事。曼博說：「小姐不該躭誤時間了，現在該釘住唐潔和錢蓉等人。他們回來以後必有新的發展。」

「不錯，但那新的發展主要看錢蓉的態度如何？」

「妳是說仍是錢蓉沒說實話？」

「不是，錢蓉也上當了！」

曼博說：「是誰騙了她？也就是誰捷足先登的？」

金燕子說：「曼博先生，三五天之內一定有驚人的發展，咱們還是耐心地查看吧！」

「莫非捷足者是錢遺澤這個老傢伙？」曼博問。

金燕子沒有搭腔。她要求任何答案，必須鐵是鐵、銅是銅，不能馬虎了事。

宮崎明知在這次多角纏鬥中實力太單薄，但他恨唐潔出賣了他。事實上唐潔並未出賣他，只是利用過他而已。宮崎在「責不爛攪爛」的心情下，又找了些能拚的人物。

原來去南太平洋的人共三撥，第一批是金燕子，第二批是唐潔等人，第三批是宮崎。

既然錢蓉帶他們去過南回歸線，宮崎以爲，秘密仍在錢蓉身上。

夜，又爲曼谷蒙上了迷人的黑紗。崔森識趣，不到十點就去睡了。唐潔在院中巡視一週正要去休息，錢蓉在屋中說：「是唐潔嗎？」

「是我。」

「請進來一下好嗎？」

唐潔進入屋中，錢蓉已躺在床上，身上蓋着極薄的東西，像紗或者羅一類織品，由于是潔白的，隱隱可見，那薄而微微透明的東西下的粉紅色的胴體。

唐潔心中微跳，但並不怪她輕狂，在他的心目中，錢蓉像一個病人一樣，有許多病人要求吃些奇怪的食物，而且非得之而甘心。

有的病人要在夏天吃蘿蔔（可以生吃的天津蘿蔔），在冬天吃西瓜，或者在沒有楊桃時要吃楊桃。何況錢蓉對他如此着迷，由來已久。

她的目光去捕捉他的目光，但他燃起一支烟，吐出長長的烟柱。

「給我一支好嗎？」

唐潔燃了一支遞給她，當他再次吐出一口烟柱時，她吐出一個很圓的烟圈，由小而大，歷久不散，竟自烟柱上穿過。也就是說挺而直的烟柱自圈中貫穿而過。

屋中很靜，街上也很靜，他們都在諦聽自己的熱血在血管中奔湍而過。

如果他的視線是金，她的目光就是一千九百多度的高温。她的胴體似乎伸挺一下，指指床邊：「不敢坐過來嗎？」

「不是不敢。而是……」

「過來嘛！讓我們談談。」那聲音軟軟地，黏黏地，好像能拉成長長的絲。

他坐在床邊。面對面，目光糾結，幾乎能迸出火星。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輕輕地用脚蹬去了身上那層象徵性薄紗。

那是視覺和嗅覺上至高的刺激，是視之有物，觸之有感、嗅之有味的立體畫面，在燈光下呈半透明的玲瓏曲線，在瞳孔倏然擴大中蠕動。

唐潔暗暗吁了口氣：「錢蓉：處理這種減低高温的技術很簡單。但得考慮很多問題。」

她好像沒有聽到，那柔若無骨的胴體纏住了他。

他沒有動，只能體會她的狂熱和自己被感染的程度。他也有需要，甚至于不低于任何人。但是他的需要必須配合另一種超脫而淨化的情感，而他和錢蓉之間，無論如何培養仍是無法生根。

這就是他一直不敢點火的原因。

她的手和身子又縮了回去，而且又蓋上那薄薄的紗，蒙着頭低泣。

「錢蓉，爲甚麼要哭呢？」唐潔說：「妳具備了大多數女人所沒有的長處，妳美好、有魅力、三圍標準，而且富有，凡是一個女人所企求的妳都有了。有了這些，妳可以挈着一張篩子來篩擇成千上萬的對象，直到剩下最後一個最使妳滿意的爲止。」

「去吧！你是個最冷酷的魔鬼，你是個絕對的東西，無法分析也無法瞭解。」

「錢蓉，妳和某些少女一樣，犯了同一毛病，那就是迷信與固執。」唐潔站起來說：「我是一個無根的人，今生永不會安定下來成個家，僅是這項短處，就沒有一個女人不加以愼重考慮。」

「你滾出去！出去！」

「錢蓉，妳不理智……。」他嘆口氣，在床前站了一會往外走。才跨出臥室門外，起居室內寒芒閃爍，兩柄飛刀已到了他的面前和胸前。

幾乎連轉念的時間都沒有，偏頭讓過一柄，格飛一柄，人已躍彈而起。這和金燕子的「翦水三抄」不同，却有異曲同工之妙。凌空翻滾，雙腿交瀉中，傳來兩聲慘嗥。另外三個撲上時，手中都有匕首。冷芒電閃中，他的身子在奇妙的五次迂迴轉折中，三掌一拳和兩腿，五個人再次飛了出去。外面還有六七個，崔森也幹上了。只有一個自後窗翻入屋中，把錢蓉麻醉，扶起來就走。但還沒有翻出窗外，後面有人冷冷地說：「宮崎，你慢了一步。」

宮崎心頭一震，冷厲地說：「也許還來得及。」

「在我姓唐的面前，你的信心微不足道。」

宮崎獰笑說：「姓唐的，除非你要個死的錢蓉。」

「錯了！宮崎，現在你想殺她都來不及，除非你能在二十分之一秒內把刀子送入她的體內！」這幾句話出自唐潔之口，並不使人懷疑。

「姓唐的，你太不够意思。」

「這種指責我唐潔部份接受。」

「這是甚麼意思？」

「下來吧！你走不了的。」唐潔說：「既然當初你會經與我合作，且透露過日本古錢的秘密，一旦得手，我不會讓你白忙一場的。」

「姓唐的，我會信任你嗎？」宮崎知道走不了，放下錢蓉，仍然翻出意外，說道：「姓唐的，我的勢力雖然仍不足以和P．V．C幫相比，我要是沒有完，你想過太平日子也沒有那麼簡單。」

唐潔說：「你不信姓唐的，我也不怪你，終有一天你會知道，我勸你還是趁早改行吧！」

「爲甚麼？」

「你不是這種胚子！」

「就憑你這句話，咱們走着瞧吧！」招呼部下退出，崔森也被唐潔阻止追殺，這次宮崎的人只傷了七個，沒有人死亡。

落魄千金伴狼眠
奴陷烟花非爲錢

在混血孤兒院中，出現了一個美麗的修女，那是在一個神秘人物離去之後。院長很誠懇地接待，說：「請問您是……」

「我是從日本來的修女，我一直在爲傷殘孤兒服務，尤其對於這種兒童不正常心理的糾正方面，我有豐富的經驗。而我也願意無代價爲貴院服務一年。」

「那太歡迎了！」院長召來所有的混血兒童，修女逐個打量，發現一個十三四歲的中、泰混血兒童最沒有禮貌。她說：「這個孩子也沒有親人嗎？」

「有，剛來的那位——」院長突然打住，歉然說：「那位先生叮囑過，不能洩漏他的身份，其實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是他常來看這孩子，而且偶爾也捐欵接濟本院。」

「噢！」修女說：「那位先生眞是好人，和這孩子有血統關係吧？」

「大概是吧！」院長說：「他們的面貌很相似。」院長說：「剛才那位先生，他說很可能捐出一筆巨額基金，存入銀行，今後本院的一切經費不用再發愁了！」

「那好極了！」修女說：「三五天後待我安頓好之後，我會來服務的。」

這位美好的修女正是金燕子，她的想像力往往比別人快一步。所謂聰明人和普通人，只是差那麼一點。

× ×

一家小型晚報，以獨家新聞刊出一個消息：「河邊艷屍似曾相識；見者疑是泰北富女。」

「本報訊：今日下午一點，在水上市場附近河岔中，發現一具艷屍，幾乎全裸，面貌姣好，身段窈窕。見者多認爲係泰北烏龍市華僑富商錢遺澤之獨女，現已由警方初步鑑定係失足落水致死，暫由錢家親戚居住水上市場附近『萬古香』茶店主人孫某認領云……。」

入夜七點多，金燕子看到這段新聞，打電話問曼博，曼博說他也是剛接獲管區警員通知，正準備告訴她同去看看。

金燕子說：「曼博先生，你認爲可能嗎？」

「很有可能。如果那秘密確實只有錢蓉一個人知道，獲得秘密的人，非殺她滅口不可。」

金燕子說：「錢蓉在唐潔手中，又怎會淹死在河中呢？曼博先生見過死者的照片嗎？」

「見過，但泡水的屍體很難辨認。只是身材頗像錢蓉。」

金燕子說：「我們馬上去看好嗎？」

「我正要約小姐同去的。」

「但要小心！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小姐，妳的看法是……」

「待會見了面再談吧！」

此刻在宮崎的秘密住處，也正在和五個部下研究這件新聞的正確性。由于只有一家小晚報刊出這消息，所以他們也是剛剛看到的。

宮崎說：「錢蓉本在唐潔手中，如今却陳屍河邊，是誰殺了她？」

一個部下小頭目說：「姓唐的不會殺她，金燕子和警方當然更不會。必是P．V．C幫幹的。報上說屍體暫由錢家的親戚姓孫的收存，那姓孫的可能是該帮的嘍囉。」

宮崎踱着說：「沒有親眼見到屍體，不能想得這麼多，我總以爲不大可能。」

「你以爲該帮不會殺死錢蓉？」

「不是不會殺她，而是錢蓉在唐潔手中，又怎會淹死在河中？這件事要好好攷慮。」

「宮崎先生，錢蓉關係一件絕大的秘密，咱們要馬上弄清這件事吧？要不咱們又會落在別人後面。」

也許這句話傷了宮崎的自尊心，他冷厲地瞪了小頭目一眼，說：「我看由你來領導，咱們也許不會這麼慘吧？」

「宮崎先生。」小頭目說：「你別誤會，我是爲了本組織……。」

「我也沒有一時一刻忘了本組織的榮譽。」宮崎說：「就請你馬上去探一下，是否有金燕子和唐潔的人在一邊覬覦？」

「是！我這就去。」

小頭目走了不到二十分鐘，立即和宮崎連絡：「宮崎先生，附近有曼博的部下一二人，唐潔的助手崔森和P．V．C幫的人。」

「還有該幫中人？」宮崎大感惶惑，說：「如果唐潔，金燕子，曼博和該幫高級人員出現附近，馬上報告我。」

「是的，宮崎先生。」

此刻在唐潔的住處，他正在沙發上翹着二郞腿猛吸「大呂宋」，他想不通錢蓉，已經諒解了他，又爲何偷偷溜走？如今又陳屍河邊？

當然，根據崔森的報告，屍體極像錢蓉，衣着也正是她今天上午溜走時所穿的橘紅「熱褲」和無袖上裝，但崔森不敢確定是她。

他按熄了烟，站起來不安地踱了一會，自語着：不可能，這似乎又是一個陰毒的詭計。

崔森又和唐潔連絡：「唐潔，宮崎的人和P．V．C幫的人都到了，看樣子不像該幫弄死錢蓉的，他們兩方面都有搶奪屍體的可能。」

唐潔說：「金燕子，宮崎和P．V．C幫的高級人員如果也到了現場附近，馬上通知我。」

「好，就會再連絡——」

時間蝸步般地移動着，「萬里香」茶店是在一條小巷口，這一帶較爲僻靜。此刻各方面的人各有增加。

一場殊死的爭奪戰快要揭幕了。而湄南河上的濃霧，就是這場慘烈搏殺的序幕一樣。

現在，P．V．C幫的二號頭子喬治，也帶着七八個人出現了，這更增加了錢蓉已死，而大家必欲搶奪遺體的正確性。

九點左右，金燕子和曼博也被其他兩方面的人發現了。即使唐潔神出鬼沒，也沒有逃過金燕子和宮崎的法眼。

像孩子們爭吃一塊糕餅一樣，就像這塊糕餅眞正可口似的。

三方面的人全部到齊，集中在小河岔巷口「萬里香」茶店附近，茶店內的孫先生在客廳內看看表，然後以最新的通訊方式和他的主人連絡：「報告，三方面的人全部到齊了！」

對方的聲音很尖細：「包括金燕子，曼博，唐潔和宮崎嗎？」

「是的，總經理，他們都到了，甚至于還有他們的部下。」

「那好極了！把舵掌好，這一網會滿載而歸的。」

「報告總經理，可以開始了嗎？」

「記住！十點正開始，照預定路綫行駛。」

「如果他們攔截呢？」

「放心！如果僅有一撥人，必定中途攔截，既然有三撥人，中途誰也不敢攔截。因爲攔截的一撥人怕另外兩撥抽腿。」

「是的，總經理，一切都照你的計劃進行。」姓孫的說：「那面已經安排好了嗎？」

「當然，到時候，你有足够的時間撤退。」

「謝謝總經理，總經理萬歲！」孫先生雖在通訊中歡呼，就像總經理站在他的面前一樣。然後停止通訊匆匆走出客廳。

這是一間廂房，迎門床上僵臥着一具屍體。雖然泡過水，面部輪廓仍是美好的。只是肌膚慘白，鼻孔中有淤血滲出。

屍體的身段很窈窕，生前不知風靡過多少靑年吧？而現在站在床前的兩名大漢，他們的視綫儘量避免觸及屍體。

人死如虎，虎死如羊。因爲屍體雙目微睜，射出定滯而逼人的冷芒。誰看她就好像她正在看誰似的。

孫先生揮手說：「時間到，動手！」

兩個大漢硬着頭皮把屍體抬到內間床下，用蔴袋蓋起來。然後再到儲藏室內抬出另一具屍體。

這一具的身材和剛才的一樣，膚色，髮型以及衣着等都沒有分別，只是抬起來似乎很輕。

而且兩個大漢抬這具屍體時的表情，顯然不太嚴肅悸懼了。

後院中有個竹棚，棚中有一輛中型貨車，類似中型吉普車，但沒有車篷。兩個大漢把屍體放上車，由孫先生駕車，一個大漢坐在他的身旁，另一個去開後門。

車子緩緩地開到後門內，聲音極小，當另一大漢打開門，車子怒吼着衝出時，開門的漢子已經翻入車內。

後門外有條小路，附近也有河岔，三方面的人，有的伏在樹上，有的隱在附近的民房頂上。他們踞高臨下，當然看到了車上的艷屍。于是紛紛跳下樹和民房，一場追逐戰又開始了。

夜霧很濃，能見度只有十餘公尺。



一聲爆炸巨響，林中車輛焚燒，人肉橫飛，林外的金燕子也被震拋地下。

運屍車先起步，後面的車只能根據前車的聲音追趕，有的則自岔路迎頭截捕。

孫先生嘴角噙着得意的微笑，十五分鐘之後，這些入網的大魚小魚，在一貫作業的奇妙安排下，就變爲魚醬了。而孫先生自己，和總經理二人，馬上置身事外，不久將成爲烏龍市和曼谷的華商翹楚人物了。

想到開心處，他發出了「格格」的笑聲，坐在一邊的大漢說：「孫先生，你在笑？」

「當然，咱們的計劃是空前絕後的，不過，總經理的偉大才是這件事成功的主要因素。」

「是的，總經理太偉大了！」大漢說：「孫先生，總經理到底是誰？」

「很快你就知道了……」孫先生的得意笑容變得很快，此刻又噙着一抹陰鷙的哂意。

他的腦海中映現了李松的影子，自李松奉命在假腿裝入一張藏寶圖片又故意傳出消息之後，這項傑作就一直在順利地進行着，像素稱幹練的刑事警長曼博，奇女金燕子，神出鬼沒的「地球虫」唐潔，以及不甘服輸的宮崎等一流人物，都陷入了這不可抗拒的漩渦中。

所以總經理的偉大，一直是他的向心力的支柱。這時又不由自主地在內心嘶呼着：「總經理萬歲！萬萬歲！」

車子在不太平坦的小路上跳躍疾馳，使後面的車子都能準確地釘住緊跟着，尤其是宮崎和P．V．C幫的人相距最近。

因爲喬治的上司曾嚴囑非搶到屍體不可，反之，一切都成泡影，而喬治的人猛追，宮崎的人豈甘落後？

像一次瘋狂的大賽車，生命第二，獎金第一。

只有金燕子和曼博的車子跟在他們兩撥人的後面，至于崔森和唐潔，是否在他們後面？由于霧太濃，根本看不清。

金燕子和曼博各駕一輛車子，他們相距約二十碼，金燕子不斷地和曼博連絡：「曼博先生。這是一項死亡追逐。」

「是的，霧太濃，一不小心就會翻入河中或者撞上河邊的樹上。」

「以我們的駕駛技術，還不會發生這種意外，我說的死亡追逐不是指這個。」

曼博說：「小姐是指甚麼？」

「曼博先生，你回頭好嗎？」

「妳是說向後轉？」

「是的，到『萬里香』茶店看看，有我一個人追逐就成了！」

「小姐的構想可以說說嗎？」

「請快回程吧，我只是有此預感而已。」金燕子說。

曼博和岳敏一樣，對她絕對信任，由于路窄無法掉頭，在岔路處轉向回去了。

而前導的中型吉普車，終於停在距曼谷市三哩外的一處樹林中，而且發出車子故障引擎不能發動的聲音。

而後面的喬治和宮崎的人，也都紛紛停在林邊，向林中摸索前進，而且個個都在槍上扭上了銷聲器。

「快下來推一下。」這是孫先生焦灼的聲音，這使喬治和宮崎的人聽來十分悅耳。

兩個大漢下車猛推，但車子還是傳來了不起火的「嚓嚓」聲。而這時，喬治和他的部下，自左邊接近，宮崎的人已到了右邊。

金燕子看看山野，濃霧和這一切不大合理的情況，反而把車子倒出二三十碼。

這工夫孫先生低聲叫兩大漢加勁推車，他要跳下前座，因爲他計算得非常準確，大限快到，倒數計時只有三十秒了。

然而，座下兩根半月型的鐵圈，「卡嚓」聲中彈出而扣在一起，正好把他攔腰扣在車座上。

孫先生大力猛掙未能掙開，驚悸和悲怒之色代替了剛才的得意。在他的意識中，總經理不再偉大，不再萬歲。他自己也永遠不可能成爲泰北烏龍和曼谷華商的翹楚，「一貫作業」的魚醬中，有他一份。

他的嗓中發出悲嘶，但他並未告訴兩個大漢，如果現在他提出警告，那是來得及的。

狠毒的人，在他掉落陷阱中的時候，也希望同伴掉下去，去往鬼門關的路上有兩個伴侶，總比踽踽獨行好些。

「孫先生……孫先生……」一個大漢喘着氣說：「你怎麼啦——」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自林中響起，橘紅色的火燄像流星雨般向四周爆射。

三十碼內形成可怖的旋風，而金燕子在三十碼左右，被旋風和熱浪捲起一米多高，又摔在地上。

由于林中引起大火，熱浪迫人，金燕子駕車離去。

經消防人員撲救熄滅，天也快亮了，金燕子和曼博看到了現場上可怖的景象。

吉普車的原處，出現了一個大坑，車身已完全散開而消失，至于屍體，沒有一具是完整的，在炸車直徑十五碼內連大樹都被掃平。

因此，在二十碼外已燒焦的樹幹上，岩石上粘着一些靡爛的屍肉和殘肢。其中最完整的一具是頭部消失，僅剩下一腿和一臂的屍體，但無法辨認。

至于另外兩撥人的車子，雖停在林邊，也被炸得扁癟，像破銅爛鐵一樣。

總之，現場上到底死了多少人？非但警方弄不清，連身歷其境的金燕子也不知道。因爲不論是按人頭，四肢或身體去計算，都無所根據了。

所以只能根據四面八方的爛肉，以及三輛車上所可能裝載的人數去估計。

但是，有件事很絕，第二天警方到「萬里香」再去複驗屍體，非但屍體仍在廂房的床上，而且那位孫老闆仍在，他悲愴而虔誠地接待驗屍的人。

其實這些驗屍的人之中，有曼博的部下，也有另外一個人的助手，只是經過化裝，連警方也未弄清。

既然現場上的人全部死光，只有金燕子例外，她把詳情告訴了曼博，曼博才派警探來複驗，昨夜曼博被金燕子請回來時，那艷屍就又在外間床上了。所以金燕子和曼博二人一對證，這裏面有太多疑點。

第一，昨夜載屍逃走的人是孫先生。毫無疑問已被炸死，而「萬里香」僅有一個孫老闆。

其次，明明看到運走一具艷屍，也被炸成肉醬，但這艷屍仍在。好像根本未動過。

第三，昨夜參加追逐的還有唐潔和崔森，是否也變成肉醬了？這一點曼博以爲理所當然，但金燕子暫時存疑。

由于專家們的鑒定，昨夜既然僅有一聲巨震，顯然大量的黃色炸藥是放在車底盤上。估計在半噸左右。而對方選擇在這林中爆炸，可能是由于林中岩石很多，增加爆炸時之殺傷率，其次是離市區較遠，如有倖免者，仍有時間予以消滅。

所以金燕子和曼博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幕後計劃炸人者，本想把參與者全部炸光，使這件案子變成永久無法查證的懸案。

驗屍的負責人對孫老闆說：「孫經理，據路人說，昨夜十點左右，看到一輛中型吉普車自貴店後門中衝出來。這是怎麼回事？」這不過是詐他，因爲目擊者的人很多，都被炸爛，只剩下金燕子和曼博了。當然不是路人看到的。

「自本店後門開出一輛中型吉普？這——」孫先生苦笑說：「這從那裏說起呢？我昨夜一直未離開，而本店中也沒有吉普車呀！況且，本店資本小，只有本人一個人經營。

經查勘，後院中及後門處也沒有車輪印痕，至于那車庫，堆放着一些雜物，根本不是車庫只是一個竹棚而已。

「那麼，孫先生確定這就是令親的愛女錢蓉小姐了？」

「這……」孫先生連連搓手說：「在本人來說，絕對不希望是她，所以昨天就打去電報，請親戚錢遺澤親自來認屍。我估計也該到了。」

姓孫的顯然立場很穩，就算認錯了屍，在他來說，也僅是由于善意造成的錯誤，構不成刑責。

因爲「萬里香」茶店的確只有他一個人，也沒有自用車，只是金燕子和曼博知道，這個孫先生問題太大，背後一定還有一個主謀人。那人才是個危險人物。

驗屍者回來報告了曼博和金燕子，曼博說：「這姓孫的很陰毒狡滑，他才是主謀人吧？」

「依我猜想，他是一個『執行導演』，背後一定還有一位『策劃導演』。」金燕子說：「當夜爆炸之前，我聽到姓孫的在車上發出悲呼聲。好像在絕望中的悲鳴。所以我敢斷定姓孫的已被炸死。現在，姓孫的既然仍在，證明那是一個替死鬼。可能也姓孫。」

曼博說：「妳是說昨夜車子在林中停住，車子熄火故障了？」

「不錯。而且姓孫的叫兩個大漢下車推車，以便發動，但未成功。」

曼博說：「姓孫的悲鳴，只是由於車子出乎意料地故障而悲鳴吧？」

「依我推想，故障出乎姓孫的意料，但在幕後主持者的意料中，也就是幕後之人就要他把車子停在那裏，要他下車溜走，但忽然……。」

「忽然出了意外，他沒有走成？」曼博說：「會不會是服下的毒藥發作了，根本不能動了？」

「這是一個可能。」

「由此看來，現在『萬里香』中的孫先生是幕後主持人。」

「也許，但此人又不像是最高主持人。」金燕子說：「根據警方資料，這姓孫的茶葉店已有六七年的歷史，平常未出過紕漏，更沒有犯罪記錄。」

「可是姓孫的還不敢確定那屍體就是錢蓉。」

「這正是他的聰明，也可以說這是他們既定的計劃。」金燕子說：「我有預感，錢遺澤來認屍前時，可能否認是他的女兒。」

「金小姐，這不是太武斷了？」

金燕子很少作太早的武斷，而是她已有腹案，她笑笑說：「的確有點武斷，好在馬上可以證明。」

中午，錢遺澤自泰北烏龍趕來，還沒進孫家的門就哭起來，孫先生扶着他說：「錢先生別難過，是不是小蓉我還不敢確定呢！」

這次曼博和金燕子也在場，只是金燕子不在衆人的視綫之內。他們要確知這屍體到底是不是錢蓉？這是非常重要的事。

當錢遺澤奔到屍體床前，仔細打量一陣後，說：「不！這不是小蓉……小蓉的耳垂大，鼻子高些，還有……小蓉左腕上有顆痣……」伸手轉過屍體的左腕，果然沒有痣。

「謝天謝地！不是小蓉。」錢遺澤老淚縱橫，跪在地上悲呼着：「我要回家祭祖……這是因爲錢家祖上有德……。」

「遺澤兄……」孫傅仁扶起他泫然說：「不是就好，你……你不會怪我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吧？」

「不會的……不過……既不是小蓉……這一切費用，咱們不便負責……這些冰塊要很多錢哪！」屍體四周有很大的冰塊圍住。

「當然，既不是小蓉，我要交給警方。」孫傅仁對曼博歉然說：「眞對不起！是我認錯了人，也只怪這姑娘生得太像錢蓉了！」

「錢老先生。」曼博說：「既然這不是令媛，請問令媛在不在家？」

「嗨。別提了！近幾月來，她經常和一些年輕人在一起有時一兩天不回家。」

曼博說：「請問與她在一起那些年輕人都是誰？」

「大多數並不認識。只知道有個華僑青年姓唐，小女和他最熟。會不會是和姓唐的在一起呢？」錢遺澤頹然抹淚，說：「俗語說：女大不中留。眞是一點不假啊！警長先生，還請幫幫忙把小女找到。不管好壞，我只有這一個女兒啊！」

曼博說：「我們一定儘力而爲，」這時他吩咐下去，馬上請各電台及電視台廣播，找尋此女的親人。

而錢遺澤也和孫傅仁頻頻握手唏噓，表示雖受虛驚，畢竟是不幸中之大幸。

碎心奇槍狼虎威
奇女豪士齊皺眉

岳敏的手並未好，但他要求參加行動，閒起來對他是一種酷刑：「表妹，我可以行動了！」

「手脚還沒有好，參加行動不必急在一時，」金燕子說：「你的手指和脚趾還腫着呢！」

「可是這種生活我受不了！」

金燕子肅然說：「現在是最緊要關頭，陰謀者畧施小計，已把兩撥黑社會人物炸光，再往後就輪到我們了！」

「表妹以爲我怕死或者我會碍事？」

「手和脚仍有浮腫，當然影響行動了！」金燕子毫不客氣，是想提高他的警覺心，她說：「就以一個籃，足球球員的鞋子畧鬆或畧緊來說，都會影響比賽時的成績，游泳者的泳褲畧窄也會使紀錄退步，何況手和脚的骨傷未愈。」

曼博說：「岳先生，金小姐說得不錯，這幕後的人物太毒了！他要除去所有參與這件案子的人，他的手法很像二十年前的『碎心鎖』。」

岳敏說：「把孫傅仁逮住讓他招供就是了，你們昨夜明明看到那吉普車由他的後門開出，而且車上還有一具屍體。」

金燕子說：「據消防人員在爆炸現場上清理後報告，發現了一隻『亞克力』人手和『亞克力』斷臂，所以依我推測，昨夜裝上吉普車的屍體是用『亞克力』製造的假屍。」

「很有可能。」曼博說：「由于夜裏有霧，四周監視人看不出眞屍和假屍。」

「所以那陰謀者要以一具假屍誘所有的人上當，全部炸死。如果警方要眞屍，他們馬上可以交出，不受半點嫌疑。」

曼博說：「金小姐的見解十分正確，所以昨夜叫我回來是正確的，可惜遲了一步，他把屍體弄好放在原床上。依妳看唐潔和崔森有沒有死？」

金燕子說：「以唐潔的反應和經驗，應該沒有死在現場上，有沒有負傷就不敢斷定了。」

「妳以爲那具艷屍是不是錢蓉？」

金燕子想了一下，說：「這應該分爲兩方面來說，一是錢遺澤有問題，一是他沒有問題。」

「如果他有問題呢？」

「如果他有問題，而錢蓉和唐潔已死的話，他會坦白承認那是他的女兒。因爲秘密永不會被揭開，如果錢蓉未死，而他也知道唐潔也未死，他當然不會承認那具假屍體是他的女兒了！」

「是的，姓孫的假裝誤認屍體，只是奉命誘所有知道秘密者到現場應刼。」曼博說：「小姐認爲錢蓉到底有沒有死？」

金子燕說：「我以爲她沒有死。」

「她在陰謀者手中嗎？」

「這一點我不敢說。還要求證。」金燕子說：「曼博先生錢遺澤住在何處？」

「目前仍住在『萬里香』茶葉店內。」曼博說：「像他那種吝嗇鬼，是不會住觀光飯店的。」

「請派出幹練的警探釘住孫傅仁和錢遺澤。」

「錢遺澤也會有問題嗎？」曼博說：「他總不會害死自已的女兒吧？」

金燕子說：「你要知道這答案，已不需要太久的時間了。」

曼博自去安排，金燕子已有腹稿，作了必要的準備。扮成修女駕車往孤兒院。

院長殷勤地招待她：「請問你何時到

本院來幫忙？」

「大概明天或者後天吧！」金燕子說：「孩子們睡了？」

「還沒有，他們在上自習課。」

院長陪着她來到自習室內，她首先注意的是那中泰混血兒約十三四歲的男孩子。那孩子的眼，冷漠而機警，金燕子感覺很熟。

二人返回客廳時，金燕子說：「院長，你說過吉迪的親人常來看他的（卽那十三四歲的中泰混血兒）。」

「是的，而且常捐點欵子。」

「那人有多大年紀？」

「請原諒！小姐，那位老紳士叮囑過，不許——」院長自知失言，那個「老」字已經洩漏機密了。

「當然，你是教徒，不能作背信行爲，」金燕子說：「最近那紳士來過嗎？」

「有十天沒有來了。但常寄日用品給吉迪。」

「院長知道吉迪的母親是誰嗎？」

「我只知道她是泰國人，大約三四年前死了。」

「謝謝你！院長，我不打擾了！」金燕子辭出來，還沒有上車，這兒五七碼外有個身材頎長的紳士，向金燕子揮着手說：「小姐，『碎心槍』已瞄着你了——」

紳士的警告，以及她反應需要的時間，都未超過五分之一秒，因爲她聽出那位紳士的口音。靈敏的金燕子忽然轉過身子望去。

「奪」地一聲，她的心窩處震動一下，退了兩步倚在車門上，緩緩滑下。心窩處衣外冒出鮮血。

「碎心鎗」顧名思義是專射心臟的，而且剛才必是用的長程狙擊鎗，這種全天候附有望遠鏡及自動瞄準儀的殺人利器，雖然性能好，也要高手使用才靈。狙擊者見她心窩處中冒血，就不屑再射第二鎗。

但警告的歐美紳士也挨了兩鎗。只是這位紳士的反應也不慢，他躲在車後，車上穿了兩個洞然後上車疾馳而去。

當路人紛紛圍攏來，發現一位美好動人的修女倚在車邊死亡時，金燕子突然拉開車門，駕車疾馳，釘上了剛才告警的那位美國中年紳士。

由于金燕子早已猜出幕後陰謀者是二十年前的「碎心鎗」，已在心窩處作了必要的措施。它能防彈而且射中時還會冒出紅色液體。

而告警的美國紳士，正是唐潔。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金燕子除了感激他及時告警之外，對他的智機更加佩服，顯然，她所知道的秘密他也知道了。尤其是關于吉迪那孩子的身世。

這時曼博在和金燕子連絡：「據部下報告，錢遺澤已遷到一家紡織廠的高級人員宿舍內了。」

「這家紡織廠就是他的事業嗎？」

「是的，小姐，你現在何處？」

「我？」金燕子自嘲地說：「自鬼門關的岔路上回程中。」這工夫已失去了唐潔的踪跡。帶着惆悵的心情返回。

「金小姐，你剛才說甚麼？」

金燕子指指心窩處，說：「若非早有準備，以及唐潔及時告警，我恐怕已到達鬼門關了！」她說了剛才的一切，但未透露吉迪的事。

「『碎心鎗』！」曼博失聲說：「果然是他！」

「大概錯不了！」金燕子說：「現在你也該照我的辦法做一番手脚了。他的鎗子兒對警方的人，並沒有特殊優待！」

「當然！」曼博說：「前幾天還和巴黎國際警察總部連絡過，他們的資料很全，有四十萬犯罪人物記錄，一百萬張卡片，並存有特殊罪犯指紋十萬份及照片七十餘張，但是，對于『碎心鎗』和『地球虫』的資料幾乎等于零。然而，他們却知道『碎心鎗』並未死，似乎隱匿在東南亞一帶。」

「這種資料太簡單了。以後不必再去麻煩他們。」金燕子說：「現在我又想到孫傳仁了！他如果不是『碎心鎗』，他的命運也在危險中。」

「說不定他就是『碎心槍』呢！二十年前，他如果是二十多歲，和他現在的年齡不也很相符嗎？」

金燕子不便深談。因爲他們面臨一個最狡滑陰毒的貨色。言之過早是無益的。

× ×

早晨九點左右，孫傳仁照例開門又打掃清潔。他的一切行動，都和一個勤儉的小生意人一樣。因而使那些暗暗監視他的警探們感覺是多此一舉。

就在這時，郵差送來一個郵包，孫傳仁簽收後，進入屋中。

這郵包約二十公分見方，裏面是木盒，外加一層帆布，寄件人沒有具名，只寫着本市的街道和門牌號碼。

孫傳仁閉上門，而且還下了鎖。因爲他以爲這是意料中的秘密，所以他剪那盒外的帆布時，還帶着篤定的微笑。

除去帆布，裏面的木盒光滑，好像是桃心木做的。盒蓋是在上端抽拉式的。

他先吻了小盒一下，然後拖起來抽拉盒蓋。

由于心情激動而緊張，用力很大，「刷」地一聲蓋子拉開，令人悸怖悚慄的景像，他尖叫着，竟忘了丢掉木盒。

這是人類經常所犯的錯誤。很單純的事在緊要關頭居然不能做到。

幾乎滿滿一盒，蠕蠕而動的小動物，乍見亮光，像千百道黑綫射出來，佈滿了孫傳仁一頭一臉和一身，估計沒有千隻，也在五六百隻以上。

孫傳仁只知道這是蜘蛛，却不知道是那一種，因爲世界上的蜘蛛，有數百種之多。

數百隻蜘蛛在盒中悶了數十小時，餓怒交集，就一齊猛咬。這是必然的。寄件人算定會這樣。這像孫傳仁派出那位運屍者引誘很多人進入樹林，準知道所發生的每一細節一樣。

所謂報應，並非迷信，因與果互相循環，這就是哲學。

孫傳仁跳着叫着，而且掃拍身上黑壓壓一片可怖的怪蜘蛛。

而數百隻怪蜘蛛，在他頭，臉及身上咬過之後，也不想久留，紛紛跳下逃走。

而孫傳仁立卽感到胸肌麻痺，混身肌肉痙攣，窒息，全身紅腫滿佈紅斑點。

最痛苦的是窒息，他抓着喉管，張着嘴急喘。漸漸地不支倒地。

那盒子就在他的面前，現在他知道噩夢已醒，却已太遲。殺他的人太絕，沒有人抓住他的把柄，因爲那帆布上的筆跡不是害他那人寫的。

窒息的痛苦愈來愈嚴重，他拚命嘶呼着，因爲他不甘就此死去，把一切秘密帶入棺內。

在茶葉店附近的警探聽到了尖嘶聲，紛紛入內，房門推不開就三人合力撞擊。門板散開了。

自孫傳仁被咬到警探們破門而入，前後不過二十分鐘，他已經奄奄一息了。

「孫傳仁……孫傳仁，你是怎麼回事？快說……。」

這工夫有個警探大叫一聲，被怪蜘蛛咬了一口，這時警探們才發現地上，牆角及天花板上佈滿了怪蜘蛛。

「孫傳仁，孫傳仁，是誰寄給你的？」一個警探較爲沉着。但是孫傳仁張嘴喘着，面孔浮腫而扭曲，目光中充滿了恨毒：「『碎心槍』……他……他就是……」

太多的毒汁，滲入皮下層，肌肉中及血液中，他的嘴，顎骨及舌頭已經麻痺了，只能張嘴，却無法出聲。

「是誰？快說呀！我們會爲你報仇的。」警探拍拍他的面頰大聲說：「你這樣死了能甘心嗎？」

漸漸地，孫傳仁連嘴也張不開了。這時被毒蜘蛛咬的不僅一個，沒有被咬的召來救護車要送院，而曼博和金燕子也到。

孫傳仁還沒有死，金燕子一看他的頭臉及身上，以及滿屋的蜘蛛和那郵寄的木盒。也就大致明白了。

曼博還在問，但孫傳仁的瞳孔張大，終于定滯不動了，他帶着悔恨和不甘而去的。是不是有一些懺悔呢？前夜，他還奉命炸死了二十多人呢！

曼博頹然站起來，說：「只遲了一步，如果你們的動作稍快一點，不就——」

部下們說了當時看到郵差及孫傳仁入屋的情形，但不到五七分鐘屋中就傳出了尖嗥聲。

「這不能怪他們。」金燕子說：「你是叫他們暗暗監視，而不是看守。他們的動作已經够快了！只怪害人的人太毒。」

曼博說：「這是甚麼毒蛛？」

「牠的名字很多，沙漏，鞋底蜘蛛，『波可莫』等都是，」金燕子說：「但最普遍的名稱叫『毒婦』或『黑寡婦』。在美國，除了阿拉斯加，幾乎每一州都有。一般人只知道交配後雌蛛會噬食雄蛛，其實不然，因爲雄性無毒，而雌性毒蛛的毒液強過響尾蛇十五倍，但由于毒液少，被一二隻咬了，只要注射葡萄糖酸鈣卽可解毒，特製抗毒血清也行，但沒有上述的葡萄酸鈣有效，被咬後有頭痛，腹肌僵硬的現象，嚴重的胸肌麻痺而導致窒息。但是被一二隻咬中，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

「可是這屋中有三百隻。」曼博說：「如果全被咬中，那就活不成了！」

金燕子說：「其實何必數百隻全部咬中？只要三五十隻各咬一口，救遲了就會死亡。」

曼博囑受傷的入院治療，並立卽搜查孫傳仁的茶葉店。沒有找到任何資料。

「金小姐，查查這郵包的筆跡吧！」

「我想這是沒有用的，這字跡絕非害人者自己寫的。」

「那麼……」曼博有點氣結，說：「把他的親戚錢遺澤請來看看好嗎？」

「這是應該的。」

半小時後錢遺澤到達現場，立卽放聲大哭，當他發現牆角上佈滿毒蛛時，撒腿就跑，還嚷嚷着：「傳仁爲甚麼要自殺？他從那裏弄來這些毒東西？」

「錢先生。」曼博拉住了他，說：「昨天上午你還在這裏，有沒有聽他談起有仇人的事？」

「沒有呀！傳仁是個規規矩矩的小生意人，他怎會有仇人呢？」

「那麼你爲他料理後事吧！」

「這——」錢遺澤說：「警長，這筆費用不少，警方是否可以貸欵，以分期攤還方式歸還？」

「你——」曼博厲聲說：「你們是親戚呀！況且他還有個茶葉店，賣出之後不就還給你了？像你這種吝嗇鬼，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話不是這麼說，警長，當年我來泰國是挑担賣菜起家。賺錢可不容易啊！」

曼博說：「孫傳仁的遺體交給你了！你開個收據吧！」

錢遺澤沒有再囉嗦，立卽開了收據，當曼博和金燕子離去時，曼博取出收據和那郵包帆布上的字跡對照，他詛咒着，說：「不是錢遺澤的筆跡。」

金燕子笑笑，他早知不會是錢遺澤的筆跡，她說：「曼博，你有沒有下令找錢蓉這個人？」

「早就派人去找了，而且還找了本市幾個小流氓協助找尋。」

金燕子說：「派個人保護錢遺澤吧！他也很危險哪！」

「這個也交待了，而且那少女的屍體已有人認領了。」

× ×

曼谷的夜够神秘的，這裏和其他大都市一樣，也有「神女」。有些流鶯在酒吧和夜總會中徘徊，有的較低級，在幽暗的巷中拉客。

這和義大利的神女比起來就不太高明了。義大利雖然禁娼，但女郎們可以在街上用一盆炭火，招徠生意，警察對她們束手無策，最後想出一個對策，指控她們污染空氣。才收到了效果。

現在曼谷的鬧區華燈初上，霓虹燈閃爍下，一位女郎倚在巷口電桿下，儘管她不像妓女，但她站的地方及姿勢却很容易被人誤解。

「喂！」一個年輕人拍了女郎的肩胛，輕佻地說：「你住在那裏？」

「你管我住在那裏？」女郎心情惡劣掉頭就走。年輕人還以爲這是一種釣魚的方式，跟在後面，說：「多少錢？」

女郎心頭猛跳，她這才知道對方把她當作妓女了，心灰意冷的她忽生奇想，鼓起勇氣，說：「不要錢！」

「不……不要錢？」年輕人摸摸後腦勺子，茫然說：「別開玩笑好不好？多少

總有個價錢。」

「你看着給好了！」

這種情形會使任何一個尋芳客感到迷惘，當然，有的也會以爲遇上一個富家女，難耐慾火出來找「零食」。

「隨便怎麼可以？」

「那麼你給多少？」

「我……也不知道價錢。」

少女不由暗笑，說：「到這裏來找女人怎會不知道價錢呢？」

「我……」青年人還有點面嫩，說：「我是第一次來。」

「第一次？」少女回頭看看，這人二十五六歲，是中國華僑，像學生也像公務員。看他手足無措的樣子，第一次尋花問柳是可信的。

到了她的住處，開門把他請了進去。她送上一杯茶，說：「我也是第一次，你信不信？」另一個人被關在門外。

「我信。」青年人紅着臉接過茶，說：「你家裏生活困難嗎？爲甚麼要幹這一行？」

「那麼你呢？爲甚麼要到這裏來？」

「我……我太苦悶！」青年人甩甩頭，看來他的煩惱是够大的。

「可以告訴我嗎？」

「告訴你？」青年人搖搖頭：「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和第十次又有甚麼分別？人與人之間必須有情感，如果沒有情感，就是見面一百次不也一樣嗎？」

「關于你的，也可以透露一點嗎？」

「當然可以，我比你更苦悶。我坦白告訴你，我不是妓女我只是離家出走。」

「爲甚麼？」

少女說：「先談談你的煩惱吧！除非你不信任我。」

「如果妳答應我，作妳的朋友，我就告訴妳。」

「一定！」伸出手二人緊緊握住，他沉痛地說：「我的父母去世很早，是由哥哥把我扶養長大的，我哥哥本來是作公務員的，收入雖然不多，過平淡的日子還能維持，但在我專科畢業之後，他步入歧途了！」

「狂賭濫嫖？」

「不，他……他參加了犯罪組織。」

青年人肅然說：「千萬別告訴別人，那組織很恐怖。」

「你知道那組織的名稱嗎？」

「有一次家兄喝多了酒，他說叫P．V．C幇。」

「噢！」少女失聲說：「原來是那個犯罪組織。」

青年人愕然說：「怎麼？妳也知道這個犯罪組織？」

「我也是最近聽人家說的。」少女說：「以後怎麼樣？你沒有勸令兄回頭？」

「勸有甚麼用？只要參加了，永遠不能退出。」青年人痛苦地語着臉說：「前天晚上，犯罪組織火併，在郊外林中炸死二十多人。我發現有家兄在內。」

「不會吧！據說沒有一具完整的屍體，你怎會認出令兄呢？」

「我知道，我對他太熟了，他的左腳心有兩顆大黑痣，大痣長在足心的，一萬人中沒有一個。」

少女信了，她內心很難過，說：「令兄在該幇中是甚麼脚色？」

「不低，因爲他會泰拳，人又機智，可是我沒有辦法找到他的其他部位，而且那些殘肢爛肉已被警方收走了！」他抓着頭髮說：「我沒有出面認屍，我怕受牽連，而且感到可恥！我是個懦夫，一個不敢認同胞手足的懦夫。」

「不，你是對的。令兄步入歧途，你曾勸過他，你已盡了最大努力。況且，如果該組織發現了你，怕你洩密，會殺你滅口的。」少女說：「噢！我還忘了問你貴姓。」

「我叫李國忠，妳呢？」

「我叫錢蓉。」在情場上失意的她，產生了報復心理，其實是自暴自棄的心理。她對于男女間的事，有一份嚮往，也可以說是好奇。

「幸虧我沒有對妳太過份。」李國忠說。

「有也沒有關係，我不討厭你。」她投入他的懷中，兩個對性經驗一片空白的年輕人，在心理不正常，追求刺激之下，只憑需要，不須理智，開始了他們摸索而朦朧的愛。

兩個有極度自卑感的靑年男女在一起，比兩個自尊心重的更具有危險性。他們終于揭開了人生第一頁。

錢蓉這樣做，還有微妙的報償心理。而此例一開，正是古人所謂「飲食」與「男女」。除了吃飯就是「造愛」。在他們的心理上，也只有這樣才能逃避現實，讓感官上的刺激沖淡內心的痛苦。

這是人類重複得最多的行爲，但永遠不膩。

這一切都被一個神秘人物看到，悄悄離去。

他就是唐潔，他並非像一般教友心目中的神，能無所不在。而是他會利用智慧去利用四周的環境和人物，如市面上的流氓地痞和混血兒，所以他的消息特別靈通。而利用這些人除了本身有兩手能降伏他們之外，在金錢上也要看得淡些，所以他的錢像浪濤一般地來又像流水一般地去。

× ×

錢遺澤是孫傅仁的親戚，既然警方把遺體交他料理，他推也推不掉。定製了一口棺材，收殮了孫傅仁。

他說孫傅仁原是馬來新城的華僑，停兩天要把他的靈柩運到新城去安葬。

而孫傅仁的棺前又擺了塑膠花，以及用塑膠製成的水菓如香蕉，橘子，枇杷和蘋菓等。

總之，他對塑膠似有特殊的偏愛。

這一夜，唐潔睡得很晚，因爲崔森被炸成肉醬，他從不嗜殺，但爲了老友，他在攷慮對禍首使用非常手段。

然而，他還未動，人家已經先動手。院中樹上宿鳥驚飛，不久平息下來，唐潔立即熄了燈。上床睡了。

樹上的人這次未用狙擊鎗，以他的鎗法，五七十碼之內，要射對方的眉毛絕不會射在對方的眼睛上。

樹上很暗，屋中更暗，但他的手鎗上附有紅外綫放大鏡，可以看淸屋中床上的

唐潔蒙頭而眠。

他端起鎗，僅是輕移鎗口，就瞄準了床上人的心臟部位，「卜」地一聲，床上的人震動一下就沒有動彈了。

樹上的人森厲地一笑：「討厭的『虫子』，你終于跟崔森一道去了……。」

他收起鎗，然後用手帕幪住眼部以下，躍下大樹，像一隻土撥鼠向屋中竄掠。他要證實一下，狡猾的「虫」是否眞的死了？

當他站在床前時，伸手去撩那薄薄的毛巾被，下面是一具塑膠人。

唐潔似被傳染，對塑膠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刺客大驚，拔槍的速度够快，但床下伸出一隻手更快，「卜通」一聲，刺客倒下而翻滾。因爲床下那隻手扭着他的足踝，他不能不隨着翻滾。

因此，他雖已拔出槍却無法射擊。但他畢竟是老手，待對方扭動較慢時，未被抓住的一脚猛蹬那隻手，掙脫而竄起。

床下的人動作很快，仍然被刺客溜了，他追出屋外，冷笑而罷。他當然也知這人就是「碎心鎗」了。

就在他往回走時，一輛汽車電馳而至車內人疾呼：「小心！『碎心槍』——」

唐潔抓住車窗，身子整個貼在車門旁，彈着點在他的後面車尾上發出「卜卜」聲。

「你救過我一次！」車內的金燕子說：「我從不欠人家的債尤其是人情債。」

「謝了！」唐潔說：「這個鬼東西隱在那裏？」

「在你住處對面的民房上。」金燕子說：「你知道他是誰了吧？」

「妳呢？」

金燕子笑而岔開，說：「關于日本古幣，你知道藏在何處嗎？」

「妳呢？」

金燕子說：「我不欣賞這種閒話的方式。」

「妳不也一樣嗎？」

金燕子說：「你以爲他兩次狙擊不成，他會溜離開本市嗎？」

「我以爲兩天之內不會的。」

「爲甚麼？」

「妳這是明知故問呢？他的東西要帶走啊！」

「『地球虫』果然名不虛傳。」

「那太不敢當了！燕子是專吃小『虫』的。」

金燕子「格格」笑起來，說：「不論你是如何的大慈大悲？捨己爲人，曼博仍要緝你歸案。」

「是的，我瞭解他的立場。」唐潔說：「可是抓一隻『虫』有時比捕頭老虎要麻煩些。如果妳是曼博，我這句話要修正一下了！」

「崔森呢？」

「他——」唐潔冷厲而痛苦地：「他的遺體幾乎可以裝罐作肉醬罐頭，他似乎要逼我改變嗜殺的作風！」

「他能不仁，我們不能不義。」金燕子說：「要進來嗎？」

「我看還是各幹各的吧！」

「如此說來咱們的合作已經無疾而終了？」

「妳明知道我不是爲了五十萬銖受人驅使的貨色。」

「那麼請吧！但我要警告你，此人是此案的關鍵，如果殺了他，這案即使破了，却無法結案。」

「試試看吧！這得向我的涵養申請，能不能獲得批准？目前是不敢保證的。」唐潔鬆手就地一滾就站了起來，向相反方向疾行。

金燕子的車中射出一隻帶翅的東西，向唐潔飛去。

此刻在小巷中蝸居內的李國忠和錢蓉，又在作那造物者賦予人類的本能，一而再地重複。

今夜，才不過十二點左右，他們已重複了兩遍。

他們在簡陋的淋浴小屋中洗澡，毫無顧及了。

「錢蓉，妳愛我有多少？」

「天文數字。」她說：「你又愛我多少？」

「恆河沙數！」

淋水蓮蓬頭仍在淋水，兩個全裸的胴體糾纏在一起，水是凉的，澆不熄心頭之火，今夜已重複了兩遍，仍是誅求無厭。

他們追求的僅是器官上的刺激，因爲一個是負有使命，一個是心理不正常，膩滑的胴體是熱的，水是冷的，形成一種奇妙的感受。

纏吻很久，她說：「我們似乎除了吃喝和這箇，幾乎不知道世上還有別事。」

「我們生活畛域縮小了！這是不對的，既然妳提醒了我，咱們應該收歛些，來日方長啊！」

「這才對！」她說：「抱我出去！」

李國忠貪婪地吻着她的胴體，並爲她擦拭身上的水漬，說：「總住在這裏不是辦法，我也有個家。」

「你敢回去嗎？」

「這麼晚了！我想是不會有甚麼問題的。」李國忠說：「妳願意去看看我們的家嗎？」

「當然，你已經承認我是你的妻子了？」錢蓉說。

「這還用說嗎？有了妳，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妳美好而熱情，抱着妳，等於抱着整個地球。」

「地球」二字又引起她的感觸，也許就是爲了那隻「虫」，她才會和李國忠在奇遇下而結合的吧？她的內心很矛盾，却有一種快意恩仇的感受。

就像吃了砒霜藥老虎的感受一樣。

「現在就去嗎？」她問。

「隨妳！」他說：「也許我的家會使妳失去信心。」

「你太不信任我了！」她說：「你抱着我，像抱着整個地球，而我抱着你，却像擁有銀河系或者一個星雲。你的家就是比這租來的小屋更簡陋些，又有甚麼關係呢？」

他再次熱吻着她，他的眸子很亮，但有些猶豫的神色。就像是良知受到鞭笞一樣。

「那麼去吧！」二人鎖上門攜手出屋。出了小巷上了一輛出租汽車。他擁緊她

，她也沒有聽淸他對司機所說的地址。

愛的本身沒有甚麼錯與不錯的分別，在一方面未揭開對方的假面具之前，他就相信這份愛的眞實性。

一刻鐘後，車子停在一處小平房的後門外，打發走車子，李國忠叫開了門。

在這條街口，有個人在窺伺，而在這個人的上空，又有隻燕子在盤旋迴翔着。

如果人類沒有多生一隻眼和耳朶，最好不要過份信任自己的聰明，强中自有强中手。

李國忠挽着錢蓉往裏走，開門的是一個三四十多歲，體健如牛的泰國女人。牛眼虎鼻，大嘴似要咧到耳根處。

「這位是……」錢蓉低聲問着。

「噢！她是……我的嫂嫂。」

進入屋中，錢蓉失聲尖叫着：「爸……您……您怎會在這裏？」

錢遺澤倚在床上，笑笑說：「爸的產業很多，這房子也是我們的，我爲甚麼不能來呢？」

「李國忠，你……」錢蓉驚駭地望着她的「地球」。

李國忠看看錢遺澤，攤手苦笑着。

「是這樣的。」錢遺澤說：「爸早知道妳對唐潔着迷，作父母的不該過份干預兒女的婚事，可是妳和唐潔的事例外。」

「爲甚麼？」

「因爲他是一個蓋仙，說得明確點，他是一個賊。」錢遺澤正色說：「小蓉，錢家是泰國華僑中有名望的家族，妳怎能嫁給一個賊？」

錢蓉一臉不屑之色，說：「那麼李國忠是爸爸派出的人，預先安排好誘我上釣，再把我騙回來了？」

「這怎能算是騙呢？作父母的爲兒女操心，結果反而落了個欺騙！」錢遺澤慨然說：「妳自己知道，妳是多麼愛他？」

現在看看在一邊諂笑的李國忠，她以爲這不是個「地球」，只是一個「地球儀」罷了。她的心理本就不正常，現在又加上一層無邊的恨。

「好啦！」錢遺澤說：「你們既然彼此合得來，爸爸成全你們。待把傅仁的靈柩送到新城回來之後，就正式舉行結婚儀式。」

在沒有遇上李國忠之前，她還有資格追求唐潔，但現在，她知道自己的骨頭有幾兩重了。恨自己是所有的恨之中最頑强的一種吧？

她本想跳着，咆哮着而罵這些眞正的賊，但她畢竟也是聰明人。僞裝的本領人人具備，只是有些人不善利用而已。

「好吧！」錢蓉看了李國忠一眼，還有點嬌羞：「反正我們已經……爸，孫傅仁的靈柩何時運走？」

「明天下午裝船，就讓你們二人押送吧！妳是知道，爸的事業太多，一步也離不開的。」

錢蓉說：「爸，我不知道孫表叔的家在新城那一條路上？」

「國忠知道，這個不用妳操心！只是傅仁去了！我們是親戚，不能不派個親人押送。」錢遺澤向李國忠使個眼色，李國忠挽着她出屋，進入另一房間內。

這時那健壯的女人走進來，錢遺澤點頭，一句話也沒說。那女人冷漠地退出。監視着二人。

此刻在金燕子的住處，岳敏在詛咒他的雙手，金燕子只好請曼博邀來一位骨科專家，把他的手傷情形詳細告訴他。

專家說：「人的手太奇妙，當然也太複雜，因而它的功能可達三萬萬種，以前科學家來了一次實驗，請名鋼琴家柏達羅斯基彈他自己作品中節奏最快的一種，結果這位波蘭的鋼琴家在一秒之內，一隻手能彈出十二個音調。手所以如此靈活，能做最精巧細膩的工作，如繡花或修理細小的鐘表零件等。也能提起數百磅重的物體，那是因爲人身上有五百萬個細小的感覺器，約三分之一在手上。所以掌與指尖最靈敏。骨節的接合也很奇妙，平常我們的手指受點傷，似覺無甚妨碍，但做起事來就感覺不方便了。」

岳敏大聲說：「我不要繡花，也不會修理鐘表，我的手可以做別的事。」

「岳先生，人的姆指上有人块肌肉，所以和大猩猩不同，可以接觸到任何一指的指尖。現在，你的指骨受了重傷，指上肌肉也受了傷，如果握緊拳頭重擊物體，那——」專家肅然說：「你的手即使不廢，也要動手術才能治好的。」

「我不信！我知道自己的手。」岳敏怒吼着。

「表哥，怎麼可以對醫生這樣沒禮貌呢？人家是一份善意呀！」

「是的，岳先生。」曼博說：「你現在忍耐點，對你是有益無害的。」

就在這時燕子飛掠入廳，迴翔一週又飛了出去，金燕子和骨科專家及曼博打個招呼，匆匆跟出。

不久，他們找到了錢遺澤的住處，而且曾發現唐潔也剛剛離去。

「那不是『地球虫』嗎？」曼博問。

「是的，正是他。」

曼博說：「這小子眞是太絕了！顯然他也發現錢遺澤住在這裏。」

金燕子笑笑：「要不，他怎會叫做『地球虫』呢？」

曼博說：「金小姐，再不動手，唐潔會搶先的。」

「還是派人在此監視吧！這是最緊要關頭。一步也不能走錯。」

「由我帶幾個人親自監視吧！」曼博說：「派部下負責我不放心！」

「曼博先生自己來，那是最好了！你是知道，對方的警覺性太高，如何能不被屋中之人看到，要好好動一番腦筋。」

「金小姐交給我好了！我們隨時連絡，我不會使妳失望的。」

× ×

孫傅仁的運柩事件，也在警方的監視之中。而由錢蓉和李國忠押送，大出金燕子的意料。

運柩的卡車載着一口棺材，看來似乎十分沉重，有經驗的人一看車痕就知道。

金燕子和曼博商量，曼博說：「棺中一定有東西，說不定幾萬枚金銀幣就在裏面。」

「也許！」金燕子說：「還是由您釘上吧！他們要自曼谷以南的湄南河出海，裝船運往新城。」

「好吧！小姐把這件重任交給我，不免使我有臨深履薄的感覺。」

「表妹，我和曼博先生一道去吧！」

「表哥，你最好聽醫生的話。」

「表妹，棺材重逾數千斤，明明有秘密，這樣重要的事妳自己爲甚麼不去？」

「表哥，你眞會說話。」岳敏就是岳敏，金燕子望着曼博苦笑。

曼博說：「您別介意！其實岳先生說得對，棺中一定有毛病，這是成敗關鍵，您應該自己去一趟，我這『龍套』是跑完了。」

「曼博先生別聽他的。您快去吧！」

金燕子說：「有任何新的變化我們可以隨時連絡的。」

曼博走後，金燕子說：「表哥，在最後，也許會請你幫忙的，但只准用脚不能用手。」

「謝謝表妹！我在屋子裏悶得快發霉了！」

金燕子化裝一下再次外出，仍然來到不久前燕子帶路的民居附近，忽見一個中年人帶着數十個兒童列隊而行。來到那民房門前。

金燕子再仔細一看，中年人正是混血兒孤兒院院長，兒童也就是那些孤兒了。

而爲首的孤兒，正是中，泰混血兒吉廸，他的胸前吊着大鼓，後面是一組樂隊。一共只有三四十人。

院長指揮孤兒們把隊伍排成縱列，十分整齊，也就是說，由此民房小樓上外望，只能看到第一名吉廸的面孔。另外也只有院長了。

金燕子人够聰明，却想不通這件事的發生，她僅知吉廸的來歷，和此孤兒院院是由唐潔暗中支持的。

現在，院長指揮着，樂隊開始演奏。

「天倫歌。」金燕子心有所悟，這時前面的吉廸獨唱起來：「誰無父母……唯我獨無……」

單調而沙啞的兒歌，配上沉鬱悲愴的樂聲，動人肺腑，使人愴然淚下，而院長雖在揮手指揮，淚水却在臉上流濺。

金燕子掠入此宅後院，此刻正是華燈初上時，小樓上漆黑一片，且死寂無聲。

她知道這感人的樂隊必是唐潔玩的花樣，那麼，吉廸的父親也必在這裏。

案子已到尾聲，危機逼在眉睫。她知道進入此宅有多危險？

憑她的奇妙身法，不規則地東彈西跳，到了小樓後牆下，以攝聽儀器可以聽出，後陽台上沒有人。翻上陽台一滾就到了窗下。

陽台上也無燈光，但比樓內明亮些。

樓內前窗開了一扇，一個人影伏在窗前諦聽着吉廸的悲歌。他的身影在顫慄，在攝聽儀器之下，可以聽出他在低泣着。

「天倫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人影忽然停止了悲泣，嗓中發出低微的詛咒，他拔出了槍，扭上銷聲器。

金燕子也拔出了槍，她是很少用槍的，但目前關係一些無辜的小生命。

但是，那人影的手一直在抖，此時此刻，非但不能精確奇準，百發百中，恐怕一旦射擊連彈着點也找不到了。

「虎毒不食子」，這大概正是具有慈悲心腸的唐潔敢於利用這方式使此人感動而自首的原因吧？

除了精神上有毛病，殺死自己的骨肉是不可想像的事。前門外歌聲一停，吉廸悲呼着「爸爸」哭起來。

窗前的人影終於把臉伏在窗上，他在悲泣吧？

他的手抖得太厲害，是因爲自己的秘密被揭穿抑是不忍殺死自己的兒子所有的現象呢？

就在這時，另一邊窗上「嘩啦啦」一聲中，一個人破窗而入。前窗上的影子立卽向發聲處開了兩槍。但因破窗而入的人已找好了掩體，兩槍皆未中。

大約三五秒鐘之後，入侵者去勢如電，已接近了窗前的影子，二人在黑暗的屋中撲擊閃挪，瞬間接了幾手。

金燕子進入樓中時，那人忽然疾退說：「這筆生意讓給妳了……」說着穿窗而出。

走的人是唐潔，把正主兒讓給金燕子，他未免太謙虛了吧？金燕子當然不作此想。此人的花樣之多，她早已領教過了。

金燕子此刻明知不揷手不行，而揷上手就等於爲唐潔所利用。但怕此人用槍，她的凌厲攻勢配合着「翦水三抄」，像黑幕上流瀉着模糊的金綫。

「投降吧！是時候了……」

對方的機警也是一流的，輕功固然不如金燕子，但經驗老到，見微知著，在幾次驚險的狂攻中，滾地閃過，僅僅中了一脚。

金燕子再次撲上時，人影已杳，樓中死寂一片。她知道這樓上必有暗道通到外面。

現在必須在最短時間內追上此人，或者猜出此人所去之處，立卽放出了寵物燕子。

當她來到宅外時，院長已帶孤兒離去。而且孤兒的行列剛剛轉過街角，金燕子靈機一動，認定了這個目標。

金燕子佩服唐潔是有很多原因的，過去她見過的特殊人物不少，像「七彩情書」中的歐陽雲就是其中之一。論智機和身手都算一流的，可是和唐潔比起來仍遜一籌。

自接辦此案，凡是她所想到的，對方也都能想到，往往不謀而合，正是「英雄所見畧同」吧？

就以錢蓉和李國忠押棺南下這件事來說，誰都相信棺中不僅一具屍體，因爲就是一具巨人的屍體也不會那麼重。但是，唐潔也沒有跟去，却以這辦法來攷驗唐潔自己的構想。

何況，就算他坦白承認，不偷不搶，不奸淫之外，却無所不吃，而他却不計自身名利來收養孤兒，如果不把他列入英雄豪傑之林，英雄和豪俠的定義就應該修正了。

院長帶領孤兒們進入孤兒院中。金燕子沒有進去，却見燕子自另一個方向飛來。然後帶她向孫傅仁的茶葉店方向飛去。

到了「萬里香」茶店，大門已鎖，裏面漆黑一片。

金燕子掠入牆內，發現屋中有微光閃爍，就在這時，一個人穿窗而出，說：「

金燕子，白跑一趟……」

唐潔離去，金燕子相信她的寵物，絕不會弄錯，立即進入屋中用袖珍手電筒仔細照射搜查甚至於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

但半小時後，她也一無獲。

既然她信任燕子，那麼暫時一無所獲是合理的。如果容易找到任何破綻，唐潔早就得手了。

有生第一次遇上一個和她的思想同樣快的人，她有無限的喜悅。而不是妒妬。

返回車上，和住處的岳敏連絡：「表哥，有你的任務了！」

「噢！表妹！感謝主！」

「你馬上到茶葉店裏來，我在這裏等你。」

不久岳敏坐計程車趕到，興奮地說：「表妹，有進展了？」

「有一點！表哥，你就在此監視，注意，就算遇上元兇，除非是碰巧遭遇戰，非動武不可，反之，你不能出手，應該馬上和我連絡。」

「我知道。」

「還有，萬一遭遇了，千萬不能用拳。除非你不要那雙手了！」

「我知道。」

金燕子道：「你總是知道，結果往往是不知道。」

「這次一定完全聽妳的。」岳敏說：「在這裏等誰呀？等孫傅仁的幽靈嗎？」

「叫你等你就等。如果發現了唐潔，也別理他。」金燕子說：「現在警方的人已撤出此地，來此的人除了我們，那就是唐潔，再有第三者來，那就是元兇了！」

「我知道，可是，元兇到這裏來幹甚麼？」

金燕子說：「天知道，但第六感告訴我，這裏是『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她的車子已經開走了。

在此同時，運柩車到達湄南河出海口，不停在碼頭上却停在偏僻的海灘上。

「他媽的！沒有錯了！」曼博得意地笑着。眼見近海有一黑點，沙灘上的運柩車車前燈亮了一長兩短。

接着車上十餘個大漢把車後門打開，用兩塊極厚的木板搭在車邊上，七手八脚，把沉重的靈柩順木板滑下來。

海上的黑點愈來愈大，原來是一艘五六十噸的漁船。

漁船上有吊桿，這時放下舢舨，又下來七八個水手。協助把棺材吊上漁船去。

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因爲漁船距岸邊約三十碼，再近些就會擱淺。曼博猜想他們要用長的鋼索，把棺材拖到船邊再吊上去。

因爲棺材再重，裏面總有空隙，會浮在水面上的，而棺縫密合，也不會進水。

曼博派出六名部下，游泳潛上船去，以防船上有匪徒向岸上開槍。他們一上船就把所有的船員集中在一起。

船員們沒有任何一人反抗，況且警探們又是穿的便衣，這是出乎意料的。

岸上的人七手八脚合抬棺材，要先抬到水邊然後再拴上鋼纜絞拖。但二十個大漢剛剛抬起數寸，曼博的七八個人四面八方擁上。

「不要動！」曼博大吼着，這次破了案，他就神氣了，連金燕子也落在他的後面。

「蓬」地一聲，抬棺的人鬆手之下，沉重的棺材落地一聲，使曼博聽來十分悅耳。他揮着槍說：「把棺蓋打開來！」

運柩車上的工人，來時錢遺澤自有交待，不會反抗，但漁船上的水手就不同了，他們粗獷，野蠻而不信邪，他們以爲這些人是土匪，要搶棺內的殉葬物。

其中一個用脚撩起一蓬沙，迷住了曼博的眼睛，接着猛撲而上。其餘的也沒閒着。但跟車來的工人心裏有數，站在一邊看熱鬧。

「他媽的！你們是死人嗎？人家要搶棺材裏的東西，你們不管，回去怎麼交待呀？」

工人們非但不動手，反而退後。

於是沙灘上展開了狠鬥，水手們雖然個個體健如牛，能打能拚，但畢竟是亂打一通。而這些警探都會兩手，不到十分鐘，個個鼻靑臉腫，頭破血出。

終於，水手們全被制服，伏在沙灘上牛喘。

「很好！」曼博嘉許地對那些隨車的工人說：「你們沒有動手，發生任動何事都和你們無干！」

其中一個工人說：「請問你們是幹甚麼的？」

「本人是曼谷的刑事組組長。」

「噢！原來是曼博執行長。」那工人說：「執行長有甚麼事？人死了好幾天，入了殮是不能隨便開棺的。」

「誰說不能？」

那工人說：「如果執行長能負責，我們怎敢反抗？但執行長要是搜不出可疑的東西怎麼辦？」

曼博怒吼道：「媽的！如果搜不出我倒着走回去！」

工頭攤攤手，說：「執行長要搜，我們也沒有辦法，那就動手吧！」工人們又退了幾步，說：「原則上我們負責送棺，是不敢擅開主人的棺木的。」

「媽的！你們不動手，難道我們就開不了棺嗎？」曼博揮揮手，說：「把車上的工具和防腐防臭劑『富馬林』拏來！」

「是！」兩個警探取來了齊全的開棺工具，和「富馬林」噴射桶（醫學院解剖屍體用的防臭防腐劑）。

深夜，海灘上除了潮聲，那就是「蓬蓬」開棺聲了。孫傅仁幽靈有知，一定會咬牙切齒的。

棺蓋打開時，警探們驚呼，工人們趨前觀看，也不由大皺眉頭。因此，曼博縱聲大笑着。他的腦海中已繪出了一張圖案——一堆古幣的圖案。

因爲屍體已接近棺蓋，下面顯然有很多東西。

警探們掩鼻噴着「富馬林」，曼博下令把屍體移出來。而這時，大家才注意這具屍體了。面孔黑紫（是因毒蛛咬過之故），雙目微睜，牙床突出。

也許正因爲這慘相太可怖，使棺邊諸人忽略了屍身上的「壽衣」上身是一件汗衫，下面一條短褲。左腕上戴着塑膠製的玩具手錶，右腕上有隻塑膠鐲子。

以汗衫及短褲作壽衣，衆人還是平生

僅見。

「這個老雜碎！」曼博說：「他們還是親戚，竟連一套像樣的外衣都不給他穿上。」

屍體抬出，棺內大半個空間，都裝滿了東西，但這平整的東西上鋪着一塊陳舊的被單。

揭去被單，下面是平整金磚和銀磚。

「噢！天哪！」曼博大叫着：「這個老雜碎，竟把金幣和銀幣鑄成金磚和銀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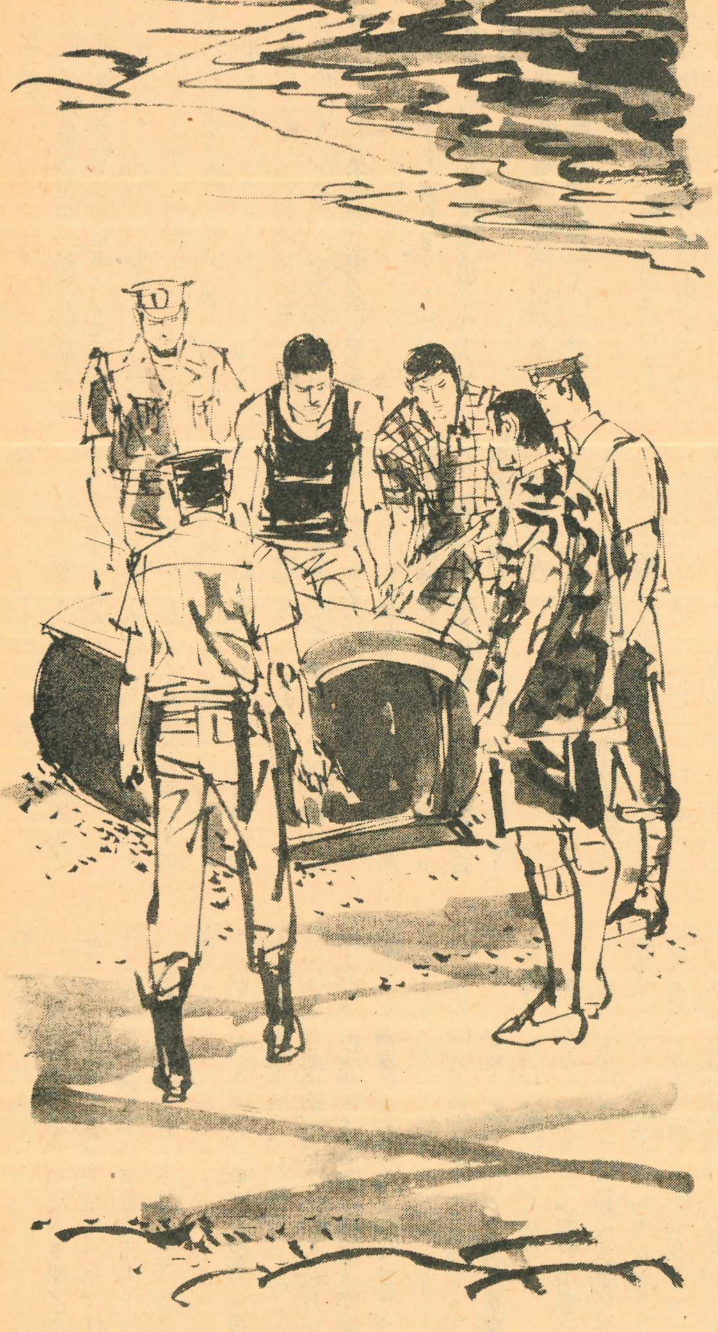
一張紙條平放在金磚和銀磚的交界處。曼博拿起一看，上面寫着：「傅仁表弟：愚兄一生兢兢業業，減衣縮食，才有今日之成就。爾今已仙去，愚兄爲你買棺運柩，裝船以及到了新城殯葬，估計最少要化兩萬銖。而你的茶葉店房子是租的，茶葉存貨不多，統通出售，恐亦不足一萬五千銖，是以愚兄只好一切從簡，把你的衣服出售歸墊，諒表弟不會怪我也！但愚兄爲了表示一點心意，特製冥國通用之金，銀磚各三百塊，以壯行色，想我弟在陰間，定能一躍而爲暴發戶矣……。」

曼博看到這裏，面色一變，伸手抓起一塊金磚。

如果眞金像蓋房子所用的磚頭那麼大，普通人恐怕一隻手抓不起來。現在曼博面紅耳赤，額上靑筋暴起。「蓬」地一聲，把金磚摔在棺內的磚上，變成三四段。

磚是一點不錯，如假包換，外面包着一層錫箔。在中國某些地方的風俗，的確有用錫箔包磚陪葬的，但不是放在棺內，而是墊在棺下四角上。磚是眞磚，只是要把上面的「金」「銀」二字去掉。

曼博怒吼着，雙手齊抓，把棺內的「磚」丟出來，一些警探們也幫忙往外搬。



曼博下令開棺檢查。

他們還抱有一線希望——棺底下也許仍有眞「貨」。「貨」是沒有找到，包括把棺材翻過來敲了一陣但却惹上一頭「火」。

曼博在牛喘，就像剛才海員們被打倒呼呼牛喘一樣。在不久之前，他還爲自己編織了一個綺麗的夢，他會一鳴驚人，甚至於接受警方最高當局一枚勳章。

人家金燕子多謙虛？把這件差事交給他，也許就算定他會白忙一場而感到歉意。可見自己這塊材料已經瀆褻了執行這神聖的職位。

至於錢遺澤，他不知該如何形容他？悲，怒，羞，忿交集，他反而狂笑起來。

於是所有的人都被這笑聲感染，笑聲淹沒了浪潮聲。

善行已了揚長去　千古英雄總不如

由於李國忠對錢蓉說出了最大的秘密，錢蓉勸他逃走，李國忠也知道死神的魔爪已指向他，就在運柩車停在沙灘上之前，二人下車溜了。

本來那元兇要李國忠監視錢蓉的，結果反而被錢蓉說服，僱車返回曼谷。

凌晨兩點，在混血兒孤兒院附近有部車子停在巷口，熄了車燈。車上只有兩個人，駕駛者對一個健壯的女人說了幾句話，女人應聲出車，逕奔孤兒院後牆。

牆高兩米五六，這女人輕輕一竄，扳住了牆頭，探頭看了一下，跳落牆內。

這孤兒院後院內有不少的樹木，還有些鞦韆，滑梯及蹺蹺板等。那女人動作很

快，撬開了後門。院方爲了防頑劣兒童逃走，門禁很嚴。

孤兒的臥室只有三間，每間住有十餘人，都睡得很甜。那女人用手電照着每個安詳的面孔，最後，在第二間內找到了吉迪。

也許由於手電筒的强光刺激了吉迪的眼睛，他忽然醒了，睜開眼望着這個醜惡的女人。

「吉迪，跟我走吧！」她盡量使自己的聲調柔和悅耳，因爲她知道自己有多麼醜！

「妳……妳是人還是鬼？」吉迪根本無法領畧她的心情，因爲他沒見過這樣猙獰可怖的女人。

「我是人，怎會是鬼呢？」醜女人內心絞痛，別人嫌她醜都無所謂，只有吉迪說這話使她傷心。

「不，妳是鬼……妳比鬼更可怕！」

「吉迪，我是你的母親，眞的！」醜女人伸出雙手，說：「我要帶你走，今後你不要再在這裏過清苦的生活了！你會像其他富家子一樣，穿好的衣服，住高級的房子，吃好的東西……。」

「妳……妳是我的母親？不，我的母親早就死了！妳不是，妳是個騙子，妳想騙我！」

醜女人內心難過，那牛眼和咧到耳根的大嘴更可怖了。但她走近一步，說：「吉迪，我是你的母親，因爲過去沒有安定下來，只好把你寄在這裏。」

「不，我沒有妳這樣可怕的母親，妳在胡說！妳再不走，我要揍妳！」吉迪本就十分頑劣，抓起了桌上的水杯，說：「醜女人，妳走不走？」

「不，我要帶你走，吉迪，不久你就相信了！我是你的生母啊！」

二人交談，驚醒了其餘的孤兒，在黑暗中看來，醜女人的確像鬼而不像人，於是有人大叫「有鬼」，跳下床往外跑，也有個孤兒大叫着：「吉迪，她要抓你，你還不快跑？」

這句話把吉迪提醒，擲出水杯砸向醜女人，翻下床從另一邊往外狂奔。

醜女人悲怒交集，人生得醜，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她，牛眼中含着淚水追出。

孩子們一齊向外狂奔，而且他們的環境熟，待醜女人追出，也不知吉迪鑽到那一間屋中去了。

這工夫院長及一個工友被吵醒，出來查問，醜女人還不死心，到處找吉迪。

但吉迪藏在厨房門後，大氣都不敢喘，在他來說，有父母當然好，但這種生活既然過慣了，也就無所謂，却不願有個醜八怪的母親。

況且昨天院長叫他們到那家民房前唱天倫歌，又讓他叫「爸爸」，結果並沒有見到他的爸爸。因此，吉迪不但不信自己有母親，連有父親也不相信了。而過去常去看他的人，却又從未告訴他是他的什麼人。

這時院長在前院大聲呼叫，吩咐孩子們快去睡覺，對於孩子們所說的女鬼，院長當然不信。

此刻一個人影竄入厨房中低聲喚着：「吉迪……吉迪……。」

吉迪不敢出聲，心想，如果手中有把菜刀就好了！不知道女鬼怕不怕菜刀？

「吉迪……吉迪……」那女鬼的聲音出了厨房，似乎到飯廳中去了。這時飯廳中又出現了一個人影，那醜女人以爲是吉迪，激動地撲上去就抓。但對方一閃，在他肩上砸了一拳。

這一拳把醜女人打醒，「嘿嘿」冷笑說：「你是誰？」

「我是吉迪的外公。」這人分明佔醜女人的便宜。醜女人本有一腔怒火無處發洩，「騰騰騰」踢出三脚，說：「姓唐的，我要撕了你……」

唐潔本想速戰速決，可是醜女人力大如牛，身手也不賴，加之挨了兩下沒關係，折騰了十來個照面還沒有得手。

但這時另一個人影在厨房門外飄落，憑高性能的攝聽器，立卽發覺人在門後，她微微一笑，竄進來時，伸手一抓，吉迪想喊都辦不到了，被來人揑着走了。

醜女人知道今夜是失敗了，可不能落入「地球虫」手中，猛攻幾掌，回身拔鎗就射。

唐潔仰身倒下，醜女人低吼着竄了出去。

當她返回車上，車子立卽開動，駕駛者說：「沒有得手？」

「沒有，姓唐的搗蛋。」醜女人切齒說：「他被我射死了！」

「在此之前，妳不是也射死了金燕子嗎？可是她仍是好端端地。」

「我眞奇怪！你的計劃很够絕的了！爲什麼他們沒有上當？」

駕駛者深深嘆口氣，說：「我們都低估了金燕子和唐潔，以爲他們和曼博差不多，其實他們的智慧——」

「廢話少說，咱們怎麼辦？」

「走吧！吉迪本來不會是個好東西，妳還年輕，還可以再生一個。」

「放屁！」醜女人冷峻地說：「不是你生的，你當然會說風凉話，他不認自己的母親，都是你的過錯。」

「這怎麼能埋怨我呢？」

「當初我說過，你可以把我們母子接到一起住，可是你說了很多理由，怕別人懷疑，叫我忍耐，我忍了十餘年，結果我的兒子說我是鬼！而且是一個最醜陋的女鬼！」

駕駛者默然，但那冷漠的眼神中跳躍着冷森的光芒，他說：「李國忠和錢蓉已經上了船，爲什麼一直不和我們連絡？」

醜女人一言不發，車子停在一處民房之前，大門自開，車子駛入。

醜女人一直忍了這些年，剛才這人的一句話傷了她的心。原來這人和過去兩個遺棄她的男人一樣，都是利用她。

「我並非不重視吉迪，而是情況急，弄不好咱們都要入籠。」

「反正我非弄走吉迪不可，日本古幣要不要都無所謂。」

「現在吉迪可能已在姓唐的手中了！要弄回吉迪，全盤計劃都要完蛋。」那人說道：「我有個不祥的預感，本來李國忠是可靠的，但和錢蓉在一起，後果就不同了！」

「我現在只要吉迪，別的事與我無干

！」母性的偉大，在這種犯罪組織中也沒有分別。

「我告訴妳，日本古幣值數億銖，我計劃了很久，不能放棄。况且現在已經到手，只是把它運出泰國就行了！」

「你別唬我！」醜女人牛眼一瞪，輕蔑地說：「你那一套是我教給你的，可別動我的念頭！」

「妳……」那人苦笑說：「妳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好歹我們也是夫妻呀！」

「夫妻……夫妻！」醜女人冷笑說：「甜言蜜語，打不動我的心了！過去那兩個丈夫，都是被我射碎了心臟的。你知道我不射其他部位而射心的用意嗎？」

「妳越扯越遠了！現在應該談談正經的大事才對！」

「告訴你，萬惡由心而起。過去他們利用我的鎗法弄錢，又以肉體的奉承，使我甘心爲他們賣命，等到弄了大批鈔票就不辭而別，他們心目中那還把我當作一個人？」

「可是我不同，我一直關心吉迪，所以常去看他。送東西給他。」

「那是因爲你仍要利用我完成你的大計劃。」醜女人說：「現在計劃才完成了大半，你就不想要吉迪！嘿嘿！我上了兩次當，不會再有第三次了！」

那人忍無可忍說：「妳要怎麼樣？」

「我必須把吉迪帶走。」

「可是他不認妳。」

「只要能帶走，遲早他會認我這個母親的。」

那人曖昧地一笑，說：「好！吉迪交給我，我決定盡一切努力把他弄到手，這樣成了吧？」

「如果你說的是眞心話，你就不會和那兩個死鬼一樣。」

「那麼，妳在這裏等我。我這人說做就做，絕不拖泥帶水。」

醜女人說：「如果你知道姓唐的地址，我跟你一道去，兩個人，總比一個人管用。」

「論鎗法，也許妳比我高，但論機智，妳就差得多了，這件事不是動鎗動刀可以辦成的，人多了反而誤事。」

「好吧！」醜女人說：「可別和我玩花樣。」

這人帶着狙擊鎗外出，並沒有遠去，上了對面樓上的平台，裝好狙擊鎗，準備瞄向屋中的醜女人。

他含着獰笑，鎗口隨着屋中醜女人走動的身子移動着。扳槍機時，他沒有半點憐憫之心，甚至於他覺得有這樣一個妻子，是他平生的奇恥大辱。

槍聲有如開香檳的聲音，醜女人震動着退了一步，仰身倒下。幾乎同時，唐潔躍上陽台，但發現爲時已晚。

那人不想硬拚，丢下狙擊槍，由平台跳下，落在平頂塑膠浪板屋頂上，再一滾已到了平地，檢起狙擊槍就跑。

唐潔並未追趕，到屋中一看，醜女人心窩中槍，穿了個透明窟窿。

× ×

此刻錢蓉和李國忠又回到那最初見面的小屋中，人只要脫離了危險，而肚子又不餓的話，首先會想到重複的「歷史」。

「小蓉，不是妳勸導我逃走，我現在恐怕已經完了！」李國忠色迷迷地抱住她，說：「所以我要以行動表現，加倍報答妳。」

她望着他，現在不是愛他像銀河系或恒河沙數，而是恨他如恒河沙數。

傷樹不傷根，傷人不傷心。李國忠嚴重傷害了她的自尊。但她蠕動着胴體，說：「一路風塵，身上既酸又臭，不該先洗個澡嗎？」

「應該，我們一道去洗吧！」

在簡陋的小淋浴室內，李國忠又去纏她，她大力一推，由於地上有肥皂水，李國忠滑倒，她去拉他，拉到一半再大力摔下。他的後腦直接撞到水磨石的地面上。

李國忠昏過去，殺機已起的錢蓉，找了一桶火油倒在淋浴室，再劃着一根火柴。往裏一丢。火光就冒起來了。

然後，她去了警方找曼博，但曼博沒有回來，找金燕子也未找到。

其實金燕子和岳敏現在正在破案的緊要關頭上。由於岳敏守候在「萬里香」茶藥店附近，凌晨兩三點鐘，發現一個人翻入牆內。他立卽報告了金燕子。

翻入牆內的人，立卽消失於屋中。所以金燕子趕到時，二人搜遍了各處，不見踪跡。

「表哥，你不是看花眼了？」

「絕對沒有。」

「是怎麼樣一個人？」

「身材不高，很瘦，年紀不太輕，但動作很俐落。」岳敏說：「這僅僅是一個大概的印象，我不敢確定這人有多大年紀，但絕不是曼博，也不是姓唐的。」

「奇怪！」金燕子說：「莫非他發現了你，又自後面溜了？」

「表妹，我相信他沒有看到我，而且我敢保證，他沒有離開茶藥店。因爲他一翻入牆內，我就上了隔壁的屋面。」

金燕子說：「是的，這裏一直是他放置古幣的地方。現在他想運走。」

「日本古幣不是少數目，他如何運走呢？」

「那必是出人意表的辦法。」金燕子說：「咱們再搜搜看。」

後院只有一個竹棚，裏面放了些雜物，岳敏說：「表妹，這裏一目瞭然，不必躭誤時間了。」

但金燕子不死心，把那些破椅子，籮筐，掃把等丢到外面隱隱看到車輪印痕。

金燕子很激動，證實自己的猜測，和推翻愛因斯坦的「對等率」同樣地感到驕傲。用破掃把掃去泥土，看到一塊三尺見方的石板。

「就在這裏。」金燕子說：「別弄出聲音，那人可能還在下面。」

二人把攝聽器取出，聽到石板下有流水的聲音。

「下面是水呀！」岳敏失望地說：「一定是本市的下水道幹線吧？」

「你猜對了！這正是下水道幹線，」金燕子說：「但對那位仁兄的用處却太大了！」

岳敏茫然，這時金燕子找到一塊廢鐵板，把石板蓋撬開，看到了下面的污水。

岳敏用竹竿試了一下，水深約一米半

，他低聲說：「人在下面要游泳，他如何弄走數萬枚古幣。」

「就會你就知道了！聰明人自有他的鬼主意。」金燕子說：「好在水並不太臭，先把水底照明器弄好，馬上下水。」

「表妹，在下水道中游泳，還是有生第一次呢！」

「這裏的水，並不太髒，你知道原因嗎？」

「是不是附近就是湄南河？」

「是的，大約三十公尺以內，就是湄南河支流，所以這污水和河水混合，不會比水上市場的河水更污濁些。」

二人下水，又托着石板放下，順着水的流向游去。

「表妹，這樣不成，萬一他把古幣裝袋，沉在這水底下，我們游泳，是沒有用的。」

金燕子說：「事已發展至此，該多用點腦筋，也就是爲對方設想一下。幾萬枚古幣（銀元）就是分成三五袋，也得相當大的袋子來裝，況且用蔴袋或者皮袋，泡水過久也會發爛，爲了取走方便快捷，那辦法能行嗎？」

「他媽的！他的辦法眞够絕的了！」

這時來到下水道出口，果然就是湄南河支流。河上除了潺潺水聲，看不到什麼東西。岳敏說：「表妹，八成咱們的想法又不對啦！」

金燕子出水，上了支流旁一株最大的樹，攀到頂端，在這裏可以看到湄南河主流，烟水迷離，傳來「咿呀」櫓聲。

金燕子躍下來，說：「表哥，到湄南河主流去。」

凌晨兩點左右，在這河流一帶，早該艇船泊碇絕跡了。但有一艘較大的舢舨上，有人搖着櫓前進。顯然是往南行駛。

如果往東，可到柬埔寨的金邊，往北的景邁將近千哩，如果往北轉東，可達呵叻。看樣子要直往網打帆或者更南部去。

「表哥，你看這艘船有沒有異象？」

「只是搖櫓的人很吃力。」岳敏說：「也許現在漲潮，或者是迎風逆流而上。就很吃力了！」

「算算看，此刻是漲潮嗎？而風也是東北風呀！」

「難道東西已經上了船？他的動作有這麼快嗎？」

「工作的快與慢，決定於工作方法。」金燕子說：「前面河道邊上有小艇，我們上船看看。」

二人奔到小艇旁，岳敏已上了艇，金燕子忽然靈機一動，說：「表哥，東西不在船上。」

「在那裏？」

「在水底拖着。」

「這……」岳敏說：「表妹，妳的想法愈來愈奇了。」

「你看，那舢舨前部的吃水線在水上數寸，顯然船上是空的，但船尾部份的吃水綫在水下數寸，所以船是前高後低。」

「表妹，任何船行駛時都是這樣。」

「不，高速的船才會相差如此之多。現在下水吧。」

「下水？」

「是的，潛入船底後部一看便知。」

岳敏不信，但仍然下了水，向那舢舨潛去，用水底强光照明器掃射着，他們果然看出了門道。

岳敏不由暗暗叫絕。

原來一口小型的棺材，用纜索拉着拖行。由於棺中東西太沉重，所以像小潛艇一樣，未沉到河底，也不能浮出水面。

而拖棺的纜綫又是拉在舢舨的尾部水綫以下部份，在上面絕對看不出破綻。

二人浮出水面，抓住了舢舨前部船底，岳敏低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小棺材從那裏來的？那人自茶葉店中弄走古幣，再裝入棺中，拉在舢舨上，這要很久的時間那！莫非早就拉好了？」

「不，是剛剛拉的。」金燕子低聲道：「這是一個完整的計劃，當警方把孫傅仁的屍體交給錢遺澤時，他買了棺材收殮他。但大棺內放了一口小棺，由於裝殮時無人監視，大棺中確有屍體，或者放了些沉重物體，以便引起我們的懷疑而跟蹤大棺，但我們和唐潔都想到對方不會如此單純，所以只派曼博帶了幾個部下前去，不久前我收到曼博的報告，那棺中只有些包有薄紙的磚頭，而屍體竟僅穿着汗衫褲頭，而且還留了一張像祭文似的紙條。」

岳敏道：「這老東西這樣吝嗇。」

「當然，錢遺澤是吝嗇的，不過……」金燕子道：「現在咱們上船吧！你仍留在這裏，暫時別出現，說不定元兇就在船上。」

「小心他的『碎心鎗』啊！」

「我會的，」金燕子繞到船尾，躍上船一掌打昏了搖櫓的漢子，然後托着他的身子輕輕放下，端着鎗下了船艙。

這種舢舨的艙很小，金燕子耳中有攝聽器，在下艙之前就知道艙中無人。因此，找遍了舢舨沒有見第二個人。

上來弄醒了那大漢，也是個中國人，大漢怒聲道：「小姐爲甚麼襲擊我？」

「我問你，你的主人呢？」

「我就是舢舨的主人。」

「好！那麼跟我到警方去一次吧！」

「妳……妳是警方的人？我沒有犯法呀！」

金燕子道：「哼！沒有犯法？水底下拖的甚麼？」

「這……這……」大漢吶吶說不出話來，金燕子拔出鎗指着他道：「你們一定是同伙。」

「不……不！小姐，我只是被他僱用的……他說那水底的大箱子裏藏着一個人，要偷運出境。」

「人？是死人還是活人？」

「他說是死人，他說這人是他的小妾，因和他偷渡進境，而小妾和他吵架自殺而死，所以他要把她運到曼谷以南。」

「那人是甚麼樣子？」

「大約四五十歲，是個澳洲人。」

金燕子冷冷一笑道：「他的人呢？」

「他叫我把小棺材連夜運到網打帆口在一處靠海邊的小村，他在那裏等我，事成給我三萬銖。」

「你知道那小村子嗎？」

「知道。到時候他會用燈光連絡。」

金燕子感到奇怪，這樣貴重的東西，他應該自己押船前往，爲何敢交給一個船

夫？她道：「以前你一定認識他！」

「不，小姐，最近幾天才認識的，他說在馬來亞他有很多事業，只要他辦成了這件事，就不必再弄船了，可以到他的公司中當高級職員。而且，他先付了我五千銖。」

金燕子想想也有可能，第一，這船夫爲人忠厚可靠，況且三萬銖是個大數目，幹一年也未必能弄到這數字，而先付他五千銖，他定會按時送到以便收其餘的兩萬五千銖。

會釣魚的人，大多是善於用餌的人。餌的大小和鮮度是非常重要的。

金燕子道：「照你這樣速度進行，大約何時可以到達那裏？」

「大約凌晨五點左右。」大漢道：「但他規定必須在六點以前，也就是在天亮以前到達。」

「好啦！現在我看你是老實人，不是匪徒。告訴你，那裏面不是屍體，而是一些武器彈藥。」

「甚麼？是鎗？」

「你不用怕，他們沒有成氣候，有我們警方的人在你身邊，一定能擒住他。」

「謝謝小姐。」大漢道：「只要小姐相信我不是壞人，叫我幹甚麼都行。」

「那麼掉頭吧！」

「到那裏去？」

「我會告訴你的。你不用怕，我保証你不會坐牢，而且協助破案有功，我們付你兩萬五千銖。」

「是的，小姐。」船轉了向往後駛。

和警方連絡，曼博已經回來了：「金小姐有何吩咐？」

「請馬上駕一輛中型吊車來。就在水上市場附近碼頭上。」

「是的，小姐，有眉目了吧？」

「現在還不敢太樂觀，萬一裏面也是磚頭呢？」

「這……是的！」曼博臉上火辣辣地，對於勛章再也不敢望了。

「曼博，帶幾個能幹的人來，而且要帶着開棺的工具。」

「怎麼？又要開棺材？」曼博一聽到棺材就感到噁心。

「是的，不過這次不需要『富馬林』了。」

「好！我馬上照辦。」

當舢舨到達碼頭時，曼博的車子早已到達了。上船一看不見棺材，這時金燕子入水，把纜索弄斷，要車上的人往上吊。

小棺露出水面，曼博連連嘆息，得勛章的人應該是金燕子，把小棺材弄上小貨車，留岳敏和幾個警方人員在舢舨上，貨車直駛入警署。

以最快速度打開，這次沒有錯了，裏面裝了幾袋的古幣。還有三個軟木做的盒子，裝着三個「北京人」頭骨化石。

曼博除了佩服之外，內心十分難過。這時，金燕子道：「曼博，咱們去抓元兇吧！」

曼博道：「錢容在這裏，她說有些秘密要親自告訴妳。」

「回來再談吧！可能她所要談的，和我們已做和未做的都是一樣的，時間不多了。」

「好！我們馬上就走。要帶幾個部下嗎？」

二人返回舢舨上，叫那船夫馬上開船，由於現在沒有拖着沉重的棺材，速度自然快多了，金燕子估計六點以前可以到達目的地。爲了不使人發現船上還有人，他們下了艙，却叫岳敏在艙口監視船夫，以提防他打訊號給對方而洩密。

「金小姐，這個賊太滑也太絕了！」

「談談詳細情形吧！」

曼博說了一切，訕訕地道：「若非小姐的協助，坦白說，我永遠破不了案。」

「你別自責，其實我和唐潔也被他騙過數次，單就此人的智慧來說，他是很了不起的。」

曼博道：「我覺得他仍有一步錯棋，他應該親自押船逃走才對。」

「但是，這也有他的想法，第一，此人可能不善泳。一旦在船上遭遇，無處可逃。」金燕子道：「我以爲這仍不是他的最大原因，而是萬一出了岔子，他仍可從容離去，甚至於否認一切。」

曼博道：「這次姓唐的遲了一步。該認輸了吧？」

「不見得，他的花樣之多，和這神秘人物差不多，不信你等着瞧吧！」

「金小姐，讓我大胆預測一下，所謂『碎心鎗』是不是錢遺澤？」

金燕子肯定地道：「不是！」

這大出曼博的意料，吶吶道：「現在黑社會中人除了唐潔，全部死光，只剩下一個錢遺澤了，而且大棺中放小棺顯然也是他幹的，如果不是他，那又是誰呢？」

金燕子苦笑道：「這的確是出乎意料的。在昨夜之前，我也以爲『碎心鎗』就是錢遺澤呢！好在今天八點以前，一切都會揭曉的。曼博，唐潔在這件案子裏，也建了不少的功勞，你還要緝他歸案嗎？」

金燕子點點頭，道：「職責攸關，你是對的。」

「如果我能辦得到這是我的職責。」

船行快速，順風順流，不到五點半，就接近目的地了。金燕子叮囑船夫，到達目的地時船行要慢點免被對方看出破綻。

遠遠望去，可以看到海邊的村莊了。船夫燃起了馬燈，而岸上也閃爍着燈光。

金燕子在艙中吩咐：「慢慢地，假着很吃力地划向岸邊。不必緊張，一切都會很順利的。」

「是的，小姐，其實不必假裝吃力，我已經够累！要我划快些也辦不到啦！」

船靠了岸，停了一會，一個人影才走近，道：「下水把那箱子拖上來。」

船夫道：「先生，我一個人拖不動，請你幫個忙好嗎？」

那人似有預感，訝道：「船上有幾個人？」

「沒有……只有我一個人哪！」船夫畢竟不是表演的料子，他的表情和聲調都顯示他在說謊。那人回身掠過沙灘，隱入灌木叢中。金燕子用望遠鏡望去，此人駕車離去，金燕子放出寵物，出了艙口道：「他跑不掉的。而且不會離開太遠。因爲他不捨得放棄。」

「金小姐，妳剛才說過，『碎心鎗』不是錢遺澤，可是剛才我看那人的身材，

以及聽他的口音，那正是錢遺澤呀！」

金燕子道：「此人是錢遺澤，『碎心鎗』不是錢遺澤。」

曼博嘆口氣，也懶得去想了，二人下船，叫岳敏留在船上隱伏着。

燕子不久飛回，再引領他們進入那村莊，也算是一個小鎭。

這裏還沒有甦醒，晨霧更增添了殺機，燕子飛入一家小型輾米廠中，然後飛出來。就在燕子由空中俯衝下落，距金燕子的肩頭不足三丈時，只聞「拍」地一聲，血肉四濺，羽毛紛紛散落。

金燕子因此寵物破過太多的案子，人與燕子早已有極深的情感，椎心之痛，流下了淚水，接着飄落的羽毛，她的手在抖，美好的面孔在痙攣着。

「這個魔鬼！」曼博詛道：「燕子何辜？」

金燕子冷漠地：「他恨燕子，因為他的行蹤一直未逃過燕子的視野。」她俯下身子，把那些帶血的羽毛一根根地檢起來，用手帕包好納入袋中。

「現在小心了！」金燕子抹抹淚水，她是很少流淚的，就像一個小汽球爆炸一樣，一個小生命就消失了，她怎會不痛心呢？

「曼博，」金燕子道：「你在外面監視。最好在高處，但要留意他的狙擊。」

「好，妳也要小心。」

金燕子的身影翻滾着進入牆內時，兩顆子彈在她的身邊瀉過，曼博第一次見到她的超絕輕功，對於自己的失敗，也就心平氣和了。

金燕子一進牆內，就連續換了七個不同方位，泥塵石塊在她的四面八方濺起。

這工夫，忽然發現一個人自一個小屋中探出頭向她招手。原來是唐潔。

此時此地見到唐潔，在金燕子心理上更加塌實了。

再次一掠，到了小木屋後窗外。只聞唐潔在屋中道：「妳在前面誘他開鎗，我手中有張王牌。」

金燕子低聲說：「什麼王牌？」

「他的兒子吉迪在我手中。」

金燕子的確沒有猜錯，唐潔是永不會落人之後的。但她道：「利用這方式太殘忍了！萬一他射死吉迪呢？」

「我不會讓他射死吉迪。」唐潔道：「我帶吉迪繞到後面，妳在這米倉中誘敵，分散他的注意力。要不是想要活的，是不須大費周章的。」

金燕子進入米庫，這裏堆着數百包米，她道：「你對吉迪說了那女人被他殺死的事了。」

「這件事原來妳也知道。」唐潔道：「我以為不應該告訴他，他的小心頭上已負荷了太多的苦難。」

「這是對的，不應該告訴他。」

「妳的寵物被他毀了，如果妳要報仇，我讓給妳。」

「不，擒他是我的職責，還有比報寵物之仇更重要的事。」金燕子看看吉迪，道：「這孩子肯合作嗎？」

「他很聰明，經我向他解釋他願合作。」唐潔指指吉迪的身子，道：「除非他的頭部被射中，混身鎗子不入。」

唐潔帶着吉迪繞到後面，而錢遺澤就在小閣樓上。

金燕子聽到後面唐潔呼叫的聲音，於是她開始誘敵，以她那矯捷的身法，奇快的反應和無從捉摸的彈跳移位，閣樓上開鎗射擊，每鎗都不離金燕子左右。

「錢遺澤，出來吧！假如你承認也是人，那麼吉迪也來了！他知道你是他的父親，但他一點也不恨你，他唯一的企求是見你一面，擁抱一下，他會耐心等待你出獄重聚。」

閣樓上一片死寂。這時吉迪走出掩體，張開雙臂，悲呼着：「爸，不管你做過甚麼事？我都不在乎，爸，我只希望有個爸爸，爸爸，你不要這個兒子嗎？」

閣樓上仍是一片死寂。但不久又向前面開鎗。他明知對方在消耗他的子彈，但他知道這兩人的厲害，絕不讓任何一個接近閣樓。

「爸爸……」吉迪悲號着：「你要是不要這個兒子了，就開鎗打死我吧！我從來到這世界上，就沒有得到一點溫暖。爸，你眞的沒有人性嗎？」

又是一陣鎗聲。錢遺澤說話了：「吉迪，我不是你爸，我這種人也不配作你的爸爸，你退下去吧！」

「爸，你為甚麼不承認呢？我知道你愛我，過去你到院裏去看我，我看得出來，你是喜歡我的。」

「退下去，再不退我要開鎗了！」

吉迪也是牛脾氣，前面的話都是唐潔教他的，現在他發怒了，他大聲道：「你沒人性，你殺了我的母親，你是畜牲。」

三發子彈在吉迪身邊激起泥塵，唐潔把吉迪叫了回去。原來剛才金燕子和唐潔交談，吉迪聽到了，那夜醜女人到院裏去，說是他的母親，他當時不信，後被唐潔帶走，告訴他那女人可能是他的母親。

估計已射了五十發子彈，天已快大亮了，金燕子道：「不必苦撐了！我們早知你的來歷了！」

錢遺澤道：「金燕子，我錢遺澤是白衞，因為好幾撥人想搶我的寶藏。」

金燕子冷笑道：「你是錢遺澤嗎？」

「我不是錢遺澤？那我是誰呢？」

「你是那醜女人的第三任丈夫，在那時，你還是個小人物，自和她同居，她教了你高絕的鎗法，所以『碎心鎗』是那醜女人而不是你，她被騙兩次，那兩個人都被她射中心臟而死，從此以後，她殺人不射其他部位，那是因為心為萬惡之源。」

「笑話，我就是錢遺澤。連錢蓉都不否認。」

唐潔冷笑道：「錢蓉早知你不是她的父親了，在她十二歲時，你們二人各病了一場，她說你變了。而你也說她也有點變了，其實那時眞的錢遺澤已病死，你發現太像他，早就安排好一切，冒充了他，而錢蓉一直未揭穿，可能是你對她還不錯的緣故吧？」

閣樓上又是一片沉寂。

這時金燕子又是一竄一掠，引起三次射擊，金燕子道：「你明明就是P・V・C幫的總經理，而沉船位置圖也是你叫李松帶走，而放出空氣，使宮崎，警方和我們注意，甚至於你手下的副經理喬治也被

你騙了。由於日本古幣的事已外洩，你要殲滅所有知道秘密的人，結果導致一次慘烈的爆炸。按你的計劃，是要把我和唐潔，甚至於曼博一起炸死的。」

金燕子再次誘敵，閣樓上沒有開鎗，後面的唐潔也引他開火，都沒有再開鎗。

唐潔道：「其實你在利用李松時，沉船中的古幣，已被你撈走。必要時你可以放棄錢家的遺產一走了之，因為全部古幣價值數億銖。」

金燕子道：「P・V・C幫的人手多，實力强，但我們每次潛入，你都不全力抵抗，那是有意要我們代你收拾你的部下。至於刼持岳敏迫問古幣秘密，那都是你故意置身事外的詭計，可笑喬治竟始終被你玩弄於手掌心之上。」

又是一鎗，自金燕子耳邊呼嘯而過，這工夫曼博也來了，他更是一肚子苦水，道：「你這個老雜碎簡直不是人，孫傅仁死了，你竟給他穿了汗衫短褲，腕上還戴着玩具手表，裝了一棺的磚頭。」

「但是，」金燕子道：「你的模仿雖是一絕，仍是百密一疏。你對孫傅仁所表現的吝嗇和刻薄，的確是眞錢遺澤的作風，但是，你的厨司却在無意中洩漏了你的秘密，你根本不愛吃辣椒，那和錢遺澤當年買辣椒必須先嘗，而一嘗就是半斤的作風迥然不同。」

這一切，吉迪當然都聽到了，不由掩面悲號。乾脆像其他混血兒一樣，根本不知父母是誰有多好？可憐他有這樣一個父親。

唐潔和金燕子以及曼博都不約而同地向閣樓迫近了，於是又開了二鎗。

金燕子道：「至於寄毒蛛害死孫傅仁的，當然也是你，而那死去的少女，衣着和身材極像錢蓉，也是你玩的把戲，以便你誘所有的人搶奪屍體。所以那個少女也是你推入水中淹死的。」

「好了！不必說了！」閣樓上的元兇怒吼着，「我冒充錢遺澤二十年，福也享了！死而無憾，現在我只剩下一發子彈，那是留給我自己的，我死後希望你們善待吉迪，如果可能和那醜女人葬在一起。」

金燕子和唐潔都不敢相信，因為這人的花樣太多了。

「吉迪……別抱怨爸爸，的確，我不配作你的父親……吉迪……爸爸要走了——」鎗聲一響，閣樓上傳來了人體倒地之聲，然後是無邊的死寂。

卽使如此，金燕子和唐潔仍然不敢冒然上閣樓。而吉迪却大聲悲號起來。

他們在下面乾耗。而且不時暴露身形引誘對方開鎗。

但閣樓上一直是死寂無聲的。

陽光已映射在樹梢上。他們已在下面等了半個多小時了，於是，金燕子與唐潔和曼博密議，三個人同時由三個方向跳上閣樓。

至於曼博輕功不成，他用梯子。

三人完全配合好後，待曼博到達前窗附近時，金燕子和唐潔同時自前後破窗而入。

那元兇本是仆伏在地上，就在三人入樓，足未沾地時，元兇就地一翻，壓在身下的雙手中已握着雙鎗。

「卜卜」聲中，在金燕子的「翦水三抄」和唐潔的「世紀道」凌空扭身之下，子彈劃衣而過。

但是第三發子彈，元兇却對準了自己的心窩，鎗聲一響，血箭卽出立卽寂然不動了。

這種結果，幾乎是金燕子和唐潔事先料到的。

吉迪奔上閣樓，怔忡很久，終於抱屍痛哭。

他們都認為冥冥中的主宰所加於吉迪身上的痛苦太多太重了。

岳敏趕來時，他們已在這鎭上僱了車子，駛回曼谷，在警方的太平間內，見到了錢蓉。她獲知一切，也就沒有甚麼可說的了。

「但有一件事我要坦白承認，李國忠誘奸欺騙我，我燒死了他。」

關於這一點，唐潔曾於她和李國忠邂逅那夜在暗中看到，如果完全歸咎於李國忠，那也是不公平的。但唐潔當時沒有點破。

「還有。」錢蓉道：「唐潔獨力支持幾個慈善機構，我是由衷佩服，我決定把古幣全部所值捐出來改善孤兒院設備。」

金燕子一回頭，不見了唐潔，她苦笑着對曼博道：「你說過要緝他歸案的。」

「我寧願瀆職，也不願使那些受惠的孤兒們恨我。我是看着他揚長而去的。」曼博慨然道：「設若此人作小姐的助手……」看看岳敏，曼博沒有說下去。

從此以後，他對勛章再也沒有野心了，而有資格獲章的人，却揚長而去。

（全文完）

本刊緊急啟事

謹啓者：茲因各國紙張來源短缺，紙張價值直綫上升，更因稿費和人工也不斷上漲，為保存十多年來讀友們愛護本刊的雅意，年來均不計成本，極力維持原有一百四十五頁的版數，迄今不衰。現因不勝負荷，却又不願增加售價，致增重讀友們的負担。幾經研討，唯有略減篇幅（由730期起從原有145頁改為129頁，保證文字決不減少。）但這並不顯示讀友們會有損失，本刊只是將原來的插圖減少多刊文字，在此情況之下，可能編排方面有欠美觀，但內容充實無負讀者，區區苦衷，幸祈垂察！

武俠世界（週刊）編輯部謹啓

天壤王郎故事之二



血扇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岩、蘭陵郡主跟隨蘇少達返回岳陽蘇家，詎料這時的蘇家，已發生變故，蘇戎洵爲喬曉春、喬浣蓮把持，對王岩和蘭陵郡主採敵對態度，蘇少達不敢違逆父命，左右維難，蘇戎洵聽從喬曉春唆擺，與王岩激鬥，喬曉春趁機暗襲蘭陵郡主，王岩一時分神，被蘇戎洵擊傷內腑，臨逃挾持着早被蘭陵郡主點了奇經的喬浣蓮，逃往深山，在一蔽隱洞穴療傷，一個時辰後，傷勢雖已竭止，但仍不能提聚功力，也就無法爲喬浣蓮解穴，值喬浣蓮內急，要王岩爲她寬衣，王岩無法，只好閉眼動手——

＊＊＊＊＊＊＊＊＊＊＊＊＊＊＊＊＊＊＊＊＊＊＊＊＊＊＊＊＊＊＊＊＊

親情無所持　義禮嗟淪亡

王岩不是道學家，但也不是浪蕩無行之人，因此他有點慌亂，雙手顯得頗爲笨拙。

「咭咭……你亂摸些什麼？」

他並非有意的，却難免涉及輕薄，好在喬浣蓮並未生氣，使他心理上的壓力倒也減了不少。

終於，他完成了艱亘的任務，迅速擰轉身形，長長的吁了一口大氣。

半晌……

「嗨……」

「什麼事？」

「你這人眞叫人不懂。」

「哦……」

「聽說天壤王郎是一個温柔多情的風流浪子？」

「嗯……」



「而且智慧武功無人能及。」

「多承誇獎！」

「誇獎？哼，誇你個頭！」

「妳怎麼啦？姑娘。」

「怎麼啦？見了女人怕得發抖，好像我是一個老虎似的，你那一點兒風流了？再說，你明明知道我手不管用，難道要我……要我……」

「好啦，姑娘，算我的錯。」

在如此情形之下，王岩不得不硬着頭皮代她收拾善後。

而且，她的腸胃似乎不好，方便的次數超過常人。

除了這些就是飲食了，王岩成了褓姆，喬浣蓮像是嬰兒。

好在她善解人意，時常說一些令人噴飯的妙語，在王岩療傷期間，倒也頗不寂寞。

人是有感情的，時間一長，他們之間自然而然的形成一股親切的感情。

何況，他們的生活十分特殊，任是何等恩愛夫婦，也無法與他倆的情形相比。

最令王岩動心的，是這小女人一臉媚態，一身浪骨，當年卞紅娘實在難及她萬一。

兩個月匆匆的過去了，王岩的傷勢已經好了八成。

喬浣蓮在一次方便之後，道：「大哥，我有點冷，先抱我返回洞中再穿着吧。」

回到洞中，她賴在王岩的懷裏不肯下來，同時雙脚一蹬，乾脆肉帛相見，櫻唇湊近王岩的耳根，悄聲道：「大哥，給你……」

她說得十分自然，那嬌媚之態，却具有令人無可拒抗的魔力。

按他們生活的狀況，及與日俱增的感情，這應該是水到渠成，十分自然之事。

因此，王岩的雙手，立卽展開解除束縛的工作。

但，他忽然神情一呆，雙手的動作跟着停了下來。

「怎麼啦？大哥。」

「我不能……」

「爲什麼？」

「妳知道蘇少達跟我的關係麼？」

「什麼關係？」

「他是我妻子的義弟。」

「這跟咱們有什麼相干？」

「妳不是他的未婚妻子麼？」

「你別聽我娘的，我是蘇少達同父異母的妹妹，怎能做他的妻子？」

「那妳娘爲什麼這般說法？」

「唉，這當眞是一言難盡。」

的。」

「說給我聽聽。」

「等會再說不行麼？大哥。」

「這個……咳，妳知道，我是有妻室的。」

「我知道。」

「而且她決無容人之量。」

「這怕什麼？我讓她一點就是。」

「可是妳……」

「大哥，我是清白的，十九歲了，我沒有接觸過任何男人，現在我要給你，因為你是我惟一傾心的，而且，咱們也別無選擇。」

這是事實，何況，那浪聲媚態，入骨的風騷，王岩也無力拒絕。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隱僻的荒洞，揚起了一片春色。

良久……

「妹子，我扶妳坐起來。」

「不，大哥，我還要……」

「咳，咱們來日方長，我先替妳打通奇經。」

「啊，大哥，你的傷……」

「不要緊了，我的眞力，已能提到八成。」

「不，我不要。」

「爲什麼？妹子。」

「我覺得沒有雙手更具情調……」

「咳，妳眞頑皮，快起來。」

終於，他替她打通了奇經，兩個多月的畸形生活，終於宣告結束。

她第一個先送給王岩一陣令人窒息的熱吻，然後面色一正道：「大哥，快運功，讓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王岩欣然道：「好的。」

喬浣蓮功力不弱，在她協助之下，王岩的內傷遂霍然而癒。

他一躍而起，擁着喬浣蓮道：「妹子，咱們走。」

喬浣蓮道：「到那兒去？」

王岩道：「去百祥典當，我要援救妳玫姊姊。」

喬浣蓮道：「有我在此，她不會怎樣的，坐下來，讓我先說給你聽聽。」

王岩道：「好，妳說。」

他們在山石之上依偎着，喬浣蓮整理了一下思緒，忽然眉兒一揚，雙目一闔，低哼了起來。

「白雲高，綠草長，風吹草低見牛羊，蒙古青年多英雄，快馬飛奔草原上……」

王岩愕然道：「妳怎麼啦？妹子，幹嗎唱起蒙古歌來了？」

喬浣蓮道：「我家住在呼倫貝爾草原的達賚湖畔，我是蒙族人，唱唱蒙古歌有什麼稀罕？」

王岩一怔道：「原來如此，那妳娘怎的與蘇戎洵惹上恩怨的？」

喬浣蓮嬌軀一傾，斜斜倚在王岩的身上。

她似乎在回憶着往事，嬌靨如冰，是一片冷峻之色。

王岩不敢打擾她，只得靜靜的等待着，半晌，她幽幽一嘆道：「你知道喬利川麼？他就是我的外公。」

王岩道：「喬利川是名滿塞外的第一高手，原來是妳的外公。」

喬浣蓮道：「我外公中年喪偶，無志再娶，他將一身武功全部傳給我娘了。」

王岩道：「妳娘的武功必然十分高明了。」

喬浣蓮道：「在塞外，除了外公，沒有人是我娘的對手，唉，誰知我娘紅顏薄命，多少蒙族青年求婚她不願，却偏偏看中那人面獸心的蘇戎洵。」

王岩一怔道：「蘇戎洵名滿武林，聲譽之隆，如日中天。但他忽然銷聲匿跡，原來跑到塞外去了。」

喬浣蓮道：「人們只知道他奪得當代武林第一高手，都不知道他不僅已身負嚴重的內傷，還中了一種十分劇烈奇毒。」

王岩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喬浣蓮道：「他以深厚的內力壓制着奇毒及傷勢，爲了尋找療傷的藥物，才跋涉萬里，遠走塞外。」

王岩道：「於是，他遇到妳娘了。」

喬浣蓮道：「是的，他毒傷迸發，倒在深草中呻吟，遇到我娘將他救回家。」

王岩道：「妳娘治好了他的毒傷？」

喬浣蓮道：「主要的是我的外公，但幾乎經過八九年的漫長歲月，他才能完全康復。」

王岩道：「後來妳娘就嫁給他了？」

喬浣蓮道：「一個功力絕頂之人，又生具一副英俊的外表，一般女孩子是很難拒絕他的誘惑的，你說是麼？大哥。」

她瞅着王岩嫣然一笑，那火辣辣的嬌軀又緊緊的偎了過來。

王岩道：「說的是，這跟一個男人無法拒絕美麗女孩子的誘惑是一樣的，不過，他們總算是郞才女貌，一雙兩好，怎的又變做怨偶的？」

喬浣蓮撇撇嘴道：「你倒是六月的債，還得快！哼，佔便宜的是你，我怎樣誘惑你了？」

王岩微微一笑道：「不要多心，妹子！這只是話趕話的說說罷了。」

喬浣蓮道：「我就是喜歡多心，以後說話你得小心一點。」

王岩道：「好，好，我記下了，咱們還是說正經的吧。」

喬浣蓮神色一黯道：「蘇戎洵甜言蜜語哄騙我娘，他既不是喜歡娘的美麗，也不是感恩圖報，原來他嗜武成狂，只是想獲得外公的獨門絕學碎玉指罷了。」

王岩道：「後來呢？」

喬浣蓮道：「本門祖宗的規定，碎玉指不傳外姓，他數度哀求無效，竟然做出喪失天良之事……」

一聲長嘆，接道：「他最初只是想偷竊碎玉指秘笈，在被外公撞見之後，索性公然行兇，以旋風連環掌將外公擊昏於地，如非我娘趕去，外公必然難免。」

王岩道：「他瞧見妳娘趕來，就匆匆帶着碎玉秘笈逃走了？」

喬浣蓮道：「他並未找到碎玉秘笈，否則咱們母女就復仇機會也喪失了。」

王岩一嘆道：「這當眞是人心難測，但妳們母女爲什麼一待多年，到現在才實施復仇之計？」

喬浣蓮道：「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外公的傷勢一拖四年才告不治，其次是蘇戎洵逃走之後娘才發現已懷了我，後來娘聽外公臨終時候的告誡，他要娘必須將碎

玉指練到精嫻才能到中原來尋姓蘇的。」

王岩道：「原來是這樣的，那麼妳的生父就是蘇戎洵了？」

喬浣蓮道：「不錯，但我不能承那喪心病狂之人。」

王岩道：「妳娘已制服蘇戎洵麼？」

喬浣蓮道：「聽娘說蘇戎洵的功夫較二十年前更爲精進，我娘如非暗中下毒，憑武功，勝他只怕十分不易。」

王岩哦了一聲道：「妳娘既已將他制住，何不直接了當報仇了事？」

喬浣蓮道：「一個女人將自己清白的身體及終身幸福交給一個男人，而那男人却毀了她的一切，此等刻骨銘心的仇恨，不是只要他一死就可平息的。」

王岩心頭一震，對適才與喬浣蓮纏綿之事，不由深深的懊悔起來。

喬浣蓮似已察覺王岩的心事，微微一笑，接道：「不要担心，大哥，咱們情形不同，小妹是自願的。」

王岩手臂一緊，將她的嬌軀向懷中摟得更親近一點，目光却視着澗中的悠悠流水道：「天壞王郞雖然是一個江湖浪子，平生却是光明磊落，決不做半點虧心之事，妹子能夠諒解，自是再好不過。」

一頓接道：「妳娘要慢慢復仇可以，但要你們兄妹成婚，似乎太爲過火。」

喬浣蓮道：「我娘不過這麼說說罷了，她不會當眞的。」

王岩道：「但願如此，走吧，妹子，妳玫姊姊身在虎穴，咱們還得早點救她出來才是。」

× ×

夜未央，只是三更才起。

兩條捷逾流矢的人影，像落葉一般輕飄的曳落百祥典當的後院。

他們是王岩及喬浣蓮，這對曾經緣結合體的少年男女，仍肩併肩的緊緊的依偎着，但王岩目光四掠，面色已現出一絲詫異。

百祥典當是一個正當的買賣，它的後院應該是安詳寧靜的。

但這安詳寧靜的後院，却籠罩着一股凌厲的殺機，那凝重的氣氛，幾乎迫得人喘不過氣來。

花木山石之間，似乎隱伏着幢幢人影，一雙銳利的目光，在冷冷向他們逼視。

沒有半點聲息，靜得落針可聞，但這份出奇的冷靜，却令人難以忍耐。

喬浣蓮柳眉一皺道：「大哥！似乎有點不對？」

王岩道：「不要緊，我想這是妳娘設下的埋伏。」

喬浣蓮道：「那……他們已經瞧見咱們了，何必還這麼神神秘秘的？」

王岩道：「別忘了我是妳娘敵人。」

喬浣蓮道：「我叫叫我娘好麼？」

王岩道：「好的。」

喬浣蓮衝着那幢幢人影嬌聲呼喚道：「娘……我回來了，娘……」

喬浣蓮呼聲未落，一名黑衣大漢已由暗影中閃身而出，他向喬浣蓮躬身一禮道：「夫人出去了，姑娘一向可好？」

喬浣蓮說道：「我很好，我娘去了那兒？」

那大漢向王岩瞥了一眼道：「姑娘失蹤之後，夫人十分着急，她是去找姑娘去了。」

喬浣蓮問道：「我娘什麼時候能夠回來？」

大漢道：「這就難說了，姑娘何不到裏面歇歇，夫人遲早總會回來的。」

喬浣蓮道：「好的大哥，咱們走。」

大漢忽然伸手一攔道：「慢點，姑娘，夫人交待，這百祥典當之內，不容外人涉足。」

喬浣蓮道：「怎麼，你們將我當做外人？」

大漢道：「小的不敢，只是，這位少俠……」

喬浣蓮道：「他是我的大哥，是我帶他見我娘的。」

大漢道：「這個麼，小的難以做主，姑娘最好等待主人回來之後再帶這位少俠前來。」

喬浣蓮大怒道：「喬三！你這是懷疑我了？」

這名大漢名叫喬三，是喬曉春得力的部屬之一，他對喬浣蓮言語恭順，但攔阻王岩之意却顯得十分堅決。

他不理喬浣蓮的斥責，身形微弓，以無比平靜的口吻道：「姑娘言重了，小的天胆，也不敢懷疑姑娘，只是，這位王少俠……」

喬浣蓮道：「我不是跟你說過麼？王少俠是我的大哥。」

「哦，他是你的什麼大哥？」

這一聲來得極爲突然，喬浣蓮却大爲驚喜道：「娘！妳回來了？」

十餘條人影向後院飄身而入，除了喬曉春，還有蘇戎洵父子，及十名身着黑衣勁裝的獰惡大漢。

這般人躍入院中，立即對王岩採取包圍之勢，然後喬曉春面色一沉，道：「他是妳什麼大哥？說。」

喬浣蓮櫻唇一噘道：「娘這是做什麼？大哥就是大哥，難道其中還有什麼分別不成？」

喬曉春冷冷道：「蓮兒！是不是姓王在妳身上做了什麼手腳？不要怕，儘管告訴娘，娘不會讓他活着離開的。」

喬浣蓮道：「娘不要誤會，女兒好得很。」

喬曉春啊了一聲道：「妳不是被他擄去的麼？」

喬浣蓮道：「可是咱們已經不打不相識，現在變做十分知己的朋友了。」

喬曉春一哼道：「不行，妳不能跟他做朋友！」

喬浣蓮愕然道：「這是爲什麼娘。」

喬曉春冷冷道：「不爲什麼，因爲他是咱們的仇家。」

喬浣蓮一怔道：「妳說甚麼？大哥他怎的變做咱們的仇家的？」

喬曉春道：「這妳不必管，過來。」

喬浣蓮道：「不，我要問個明白。」

喬曉春怒道：「丫頭！妳竟敢不聽娘的話了！」

王岩在她們母女對話之時，原是採旁觀態度的，此時忍不住截口道：「過去吧，妹子，聽妳娘的話。」

喬浣蓮秀眉一皺道：「你是怎麼啦？

大哥，娘無緣無故的說你是她的仇家，你好像滿不在乎的？」

王岩微微一笑道：「我跟妳娘素昧生平，這可能是一場誤會，誤會終會獲得解釋的，急有什麼用呢？」

喬曉春瞧到這雙少年男女互相依偎，難以分離的情形，一股無名怒火迅速昇了起來，她向王岩怒叱道：「姓王的，你是怎樣迷着我的女兒的？」

王岩淡淡道：「在下不會邪術，令嫒也不是三歲兩歲，喬夫人這等說法，在下實在承當不起。」

一頓接道：「不管咱們是否有仇，任何恩怨，王岩都願一肩承担，惟一的希望是請夫人交還在下的妻子。」

喬曉春道：「難怪我女兒喜愛於你，原來你是這麼能說善道。」

語音一頓，忽然面色一寒道：「要你的妻子不難，你必須先放開我的女兒。」

王岩見喬曉春說話之時，目光流轉不定，知道這女人必是一個十分狡詐的人物，遂回顧喬浣蓮道：「去吧，妹子，否則妳娘還以為我當眞迷着妳了。」

在喬浣蓮遲疑之際，他再以傳音道：「幫幫我的忙，找機會救出妳玫姊姊。」

喬浣蓮怕王岩會吃虧，原是不願離開他的，經他這麼一說，她又不得不暫時離開了。

喬曉春狡詐，喬浣蓮並不遜色，所謂有其母必有其女，不過她是想助人而已。

她先向王岩拋了一個眼色，然後大聲喝問道：「喂，你認為你眞能迷人麼？哼，別往臉上貼金了，我騙你來只是要你來送死而已。」

話說得够絕，人逃得更快，嬌軀一擰，便已奔出丈外。

喬曉春大喜道：「這才是娘的乖女兒，快過來。」

喬浣蓮哼了一聲，道：「不……」

喬曉春一怔，道：「妳是怎麼啦？蓮兒。」

喬浣蓮道：「這麼長的日子，娘到那裏去了？妳不管我的生死，分明對我毫不關心。」

喬曉春道：「妳這孩子，娘跟妳爹幾乎跑斷了腿，同時差一點翻轉了岳陽的地皮，直到今晚，還在找妳，誰說不關心妳了？」

喬浣蓮纖足一跺道：「我不信，我不信……」

她不再接受解釋，像一頭負傷的野獸，一面悲嚎着，一面向屋裏狂奔而去。

小兒女發嬌嗔平常得很，喬曉春司空見慣，自然不會放在心上，不過她却將一肚子不快洩到王岩身上來了。

「姓王的，我女兒的身份何等高貴？你居然折磨她兩個多月，我如若不向你討回公道，天地間就當眞沒有報應了。」

語音微頓，忽然轉向蘇戎洵道：「老爺子！你是否藏了私？」

蘇戎洵一呆道：「藏什麼私？」

喬曉春道：「據我所知，在你的旋風連環掌全力一擊之下，從來沒有一個逃得活命之人，這小子，哼，難道他長有三頭六臂不成？」

蘇戎洵面色一變道：「姓王的雖然沒有三頭六臂，但功力之高，絕不在咱們之下，只是他的傷勢復原如此之快，倒是老夫始料不及。」

喬曉春哼了一聲，扭頭向身後三名大漢道：「去收拾姓王的，死活不論。」

這三名大漢是喬曉春由蒙境帶來的高手，每人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力，他們是三兄弟，老大巴呼里魯，老二倫羅，老三希單單，是三個兇悍絕倫的渾人。

他們不明白什麼是江湖禮數，巴呼里魯一聲怪吼，三條惡虎般的龐大軀體，一起向王岩撲來。

別看他們渾，對聯手搏敵之術，却配合得巧妙無比，巴呼里魯中宮，粗大的鐵杵以泰山壓頂之勢向王岩的頭頂猛擊。

倫羅使的是兩柄金色彎刀，一襲後背，一襲左脅，刀鋒還相距尺餘，强悍的勁力已震得王岩的衣衫飄飄欲飛。

希單單使的是鋼鞭，揮臂斜打，聲如霹靂，王岩自右肩以下，都在他鞭風籠罩之內。

這三個人有兩個是重兵刃，如若碰硬，王岩的手叉子必然難與長杵鋼鞭為敵。

但王岩存心殺鷄警猴，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

他首先右臂疾吐，迎上呼巴里魯的鐵杵，噹的一聲輕响，刀鋒沿着鐵芊向下一滑。

這一招使的是柔勁，鐵杵只是微微一震，巴呼里魯已傳來一聲慘叫。

錐心蝕骨的疼痛，使他不得不棄杵倒竄，他那蒲扇般的粗大手掌，已被手叉子劈掉一半。

這只是一招，速度之快，却令人目不暇接。

王岩同時身形半旋，右臂斜划，右掌也跟着向上一挑，兩聲扣人心弦的慘吼，又在夜空盪了起來。

蒙疆三大高手，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倫羅斷腕，巴呼里魯的右掌少了一半，希單單更糟，整條右臂齊肩掉了下來。

王岩牛刀小試，立即威懾全場，除了蘇戎洵，在場之人沒有一個不心頭狂震。

他見好就收，也不願做的太絕，雙拳一抱，向對方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在下迫不得已，請各位多多鑒諒。」

喬曉春怒哼一聲道：「一連廢掉三個大活人，你還是迫不得已，哼，姓王的，打狗看主面，在百祥典當行兇，你太過目中無人了。」

她說話之際，目光不斷的瞟向蘇戎洵，顯然，她話中帶着刺，自然是心存挑撥，向蘇戎洵燒上一把野火了。

其實蘇戎洵對王岩早已心生嫉恨，他雖是身受人制，仍擇不脫爭名好勝的劣根性。

喬曉春語音未落，他已緩步走向王岩，雙目冷冷的一瞥道：「天壞王郎果然名下無虛！」

王岩道：「好說，只是前輩手下留情罷了。」

蘇戎洵道：「日前匆匆交手，少俠似乎意猶未盡。」

王岩淡淡道：「前輩若仍要賜招，晚輩自當捨命奉陪。」

蘇戎洵道：「很好，你出招吧。」

王岩暗中凝聚眞力，全身佈滿堅如金鋼的罡炁，右掌一提，緩緩向蘇戎洵推了出去。

他知道蘇戎洵自持身份，必然不肯搶先出手，但只要他一招擊出，必會換來對方驚濤駭浪般的攻勢。

果然，他內力纔吐，一片駭人的暗勁已迎胸撞了過來，這一記旋風掌力，較兩月前似乎更加凌厲幾分。

旋風連環掌，除了掌力連環不斷，像驚濤擊岸一般，最具威力之處，是以旋轉之力消除對手攻擊或防護的力道，縱然功力較對方為差，仍有擊敗强敵之能。

此時一陣巨大的震撼之力，不斷的向王岩猛衝，他像狂風暴雨中的危樓，全身戰慄，搖搖欲倒。

但他終於挺立着，名震武林的旋風連環掌，竟未能使他移動半分。

蘇戎洵面色一變道：「好功力，再接老夫一招試試。」

羞刀難入鞘，蘇戎洵不得不作孤注一擲。只見他鬚髮怒張，長袍無風自動，掌心陡的一翻，一陣密雷之聲連珠似的响了起來。

這位三十年前的第一高人，果然未盡全力，此時雷霆一擊，才是他眞正的看家功夫。

王岩久走江湖，身經百戰，但像這等威猛的掌力，可以說前所未見。

他神色一肅，單掌陡地一立，以掌沿向那連珠密雷迎擊上去。

一聲驚天動地的巨响，院中沙石激飛，大好的花木，也在勁風橫掃之下倒了一片。

餘波所及，四週觀戰之人，被震得連連後退，蘇戎洵及王岩也各自連退兩步。

這一招硬拚，他們似乎平分秋色，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這是蘇戎洵所不能容忍的，按輩份和聲望，除了贏得這一仗他別無選擇。

何況這「平分秋色」四字，形容得十分勉强，因為他雙目怒張，氣喘心跳，是一種竭盡全力的現象，如若與王岩瀟洒自如的神態相較，他已然落了下乘。

好在王岩不為已甚，一招硬拚之後，立卽雙拳一抱道：「前輩雄風不減當年，晚輩自認不敵，好在咱們素無恩怨，他日有緣，當再來領教前輩的絕招。」

他們素無恩怨，這是王岩基本立場。再說，別人夫婦間的是非，外人也不宜過問，只要喬浣蓮救出了蘭陵郡主，百祥典當的任何糾紛，他决心不再揷手。

誰知喬曉春冷哼一聲道：「你想走？哼，只怕沒有這麼便宜！」

王岩一怔道：「夫人之意是要留下王某了？」

喬曉春道：「你說對了。」

王岩道：「咱們究竟有什麼難解之仇？喬夫人何不說個明白。」

喬曉春道：「當你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會告訴你的。」

王岩仰天一陣狂笑道：「就這麼說，請劃下道來吧。」

喬曉春擧手一揮，她身後十餘名大漢立以快速無比的行動，向王岩展開包圍。

這般蒙古大漢，武功不見得怎樣驚人，但他們那驃悍之氣，却遠勝一般中原高手。喬曉春也掣出一柄帶着護手，頭上分岔的兵刃，她一步步向王岩逼近，粉頰上是一片悽厲之色。

這是山雨欲來的前奏，百祥典當的後院，散佈着令人窒息的壓力。

突然……

「不要這樣，娘……」

兩條捷如閃電的人影，一逕衝入包圍圈內，領頭的是喬浣蓮，蘭陵郡主緊緊跟在她的身後。

她們奔到王岩的身側，像兩隻依人小鳥，一左一右向他依偎着。

喬曉春瞧得心頭發火，怒斥道：「蓮兒！她是妳放出來的麼？」

喬浣蓮道：「是的，娘，咱們沒有理由圈着人家……」

喬曉春道：「娘說過，他夫婦跟咱有仇。」

喬浣蓮道：「這是娘隨便說說的，咱們遠居塞外，八桿子也跟六哥夫婦碰不到一絲牽連，妳說是麼？娘。」

喬曉春道：「這個妳不必管，我說有仇就是有仇。」

喬浣蓮道：「娘一定要這樣，女兒也無法反對，娘說有仇就算有仇吧。」

喬曉春道：「好，妳過來。」

喬浣蓮道：「不，我要跟着大哥。」

喬曉春大怒道：「他是妳什麼大哥？哼，就算他是妳的大哥，妳也該聽娘的話，是麼？」

喬浣蓮道：「可是……娘，女兒已大了……」

喬曉春心頭怒火勃發，但她强忍着，硬生生擠出一絲笑容道：「我知道妳的翅膀硬了，要飛離娘的懷抱，唉，女大不中留，娘不會就誤妳的青春的。」

喬浣蓮激動的道：「謝謝娘。」

喬曉春道：「好啦，咱們娘兒兩個話已說明，妳該過來了。」

喬浣蓮道：「娘！女兒跟大哥在一起很好……」

喬曉春怒叱道：「不准妳再叫他大哥，快到娘這邊來。」

喬浣蓮毅然道：「娘不是答允女兒的麼？為什麼還要女兒過去？」

喬曉春道：「蓮兒！妳雖說長大了，但終究還是一個孩子，想想看，姓王的已有妻室，而且還是一個風流浪子，他縱然不是咱們仇家，妳也不能跟他一起，過來吧蓮兒，娘也替妳找到個如意郎君了，無論人品武功，決不比姓王的差到那裏。」

喬浣蓮道：「是麼？他是誰？」

喬曉春道：「他就是武林第一高人的獨子，百祥典當的少東，論家世不辱沒咱們，論財富，妳這一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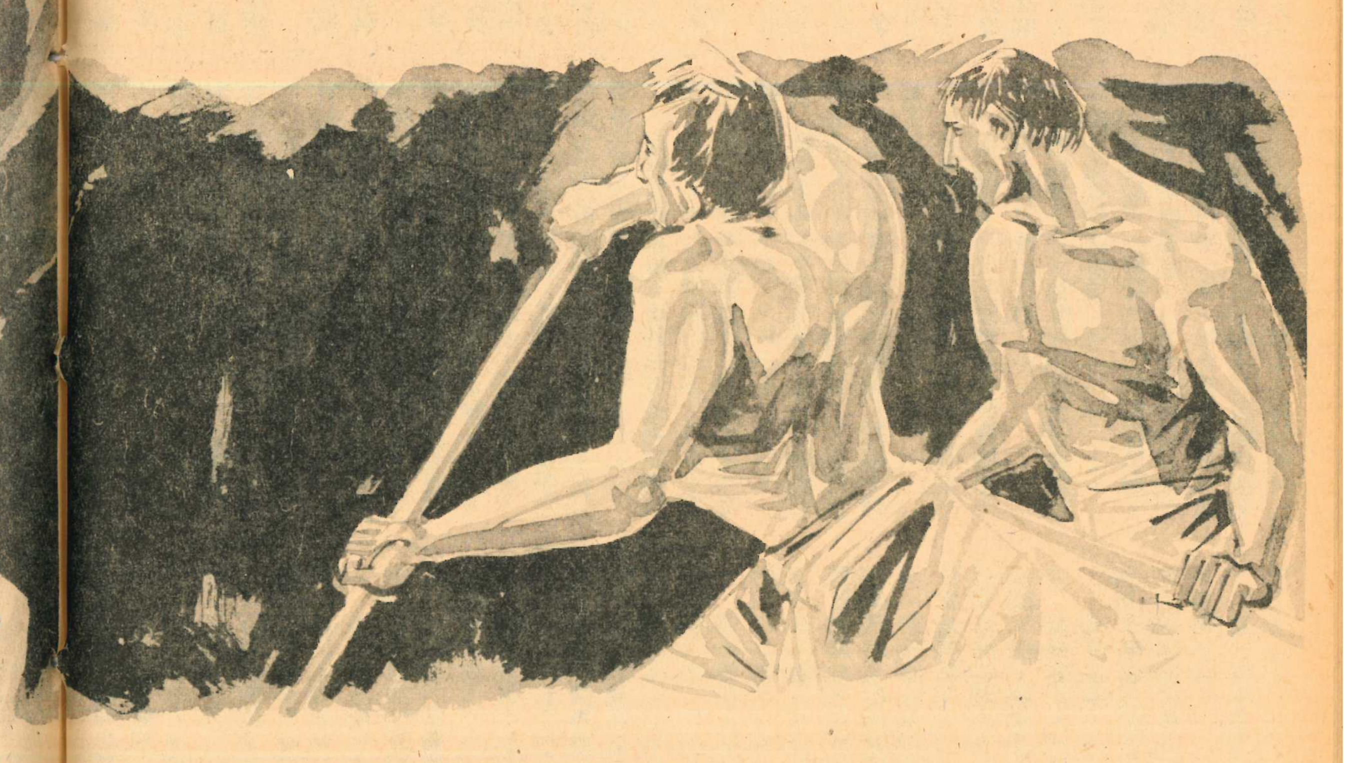
喬浣蓮不待喬曉春說完，忽然大聲尖叫道：「娘說甚麼？他不是女兒同父異母的兄長麼？」

喬曉春道：「這有什麼關係，你們又不是一個娘生的，就算是吧，親上加親豈不更好！」

喬浣蓮冷哼一聲道：「娘變了，這等違背倫理之事，虧妳說得出口，妳要復仇女兒很同情妳，但妳不能將女兒當做犧牲品，將女兒一生輕輕斷送！」（未完）

民初遊俠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曉山風雲（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道要幫助南方革命軍，勸服北洋軍兩個團舉義，當他正欲潛往省城進行說服工作時，姚團長奉軍法執行處長武瑤軍之命，帶隊到曉山駐紮，譚道以武瑤軍盟弟的身份，和姚團長等應酬一番，席宴上，譚道與白玉樓重遇，致使互相猜忌，各懷鬼胎，兩人均欲摸清對方底細，在曉山鎮的目的，席散後，譚道往找馬正風，雙方表明立場，欣然而別，就在譚道踏出馬正風房間來到客棧大堂驀見白玉樓與數名大漢在據桌大嚼，白玉樓招呼譚道坐下後，抱怨地說他住的客棧被人洗了行囊——

朝爲敵對客　晚作把臂人

譚道不作正面答覆，反問道：「你以爲是我派的人？」

「那當然不是，」白玉樓面上浮現出陰森森的笑容。「譚兄一向是獨來獨往，手下也沒有什麼人可供指使。我只是想了解，這是不是你授意范家派人幹的。」

「絕無此事。」譚道說的是實話。他是教范長順派劉光俊和程福去釘住白玉樓，並沒有教他們搜查白玉樓的行囊。

「那麼，請轉告姓范的，」白玉樓面色沉了下來。「別來這一套。我只是想等到迎神賽會那天瞧瞧熱鬧，別惹我，我也不惹人。沖着我和姚團長那點交情，姓范的想撵我離開曉山只怕辦不到。」

「狠話說完了嗎？」譚道的辭色很冷峻。

「嘿嘿！」白玉樓冷笑了一聲。「如果譚兄認爲我在說狠話，那也無所謂。白玉樓就是白玉樓，改不了樣兒。」

「我也要請教一件事。」

「請講。」

「你是專程在這兒等我的？」

「不錯。」

「那麼，我的一舉一動都在你的眼裏了？」

白玉樓笑而不答；陰森中包含得意成份。

「果然，白玉樓就是白玉樓，永遠不會改樣。」譚道站了起來。「希望你能看到曉山鎮的迎神賽會。」

他走出了客棧，看見劉光俊和程福站在街簷下的暗影裏。他暗暗搖搖頭，以白玉樓的狡詐，這兩個人是絕對釘他不住的。他也沒有跟他倆打招呼，就逕自向安居客棧走去。

回到客棧時，意外地發現范長順在等他。

范長順焦急萬分地說：「老弟！你可得趕緊想法子啊！那兩位朋友餓個一天半日倒是小事，萬一誤會咱們不再管他們而自求生路鬧出了意外，那就糟啦！」

「別急！」譚道拉着范長順進了屋。「我相信那位朋友還能夠忍得住……我告訴你一件機密大事，馬家班，也是革命軍派來的。」

「哦！」

「昨夜摸進油坊的就是班主馬正風，方才我逼他抖明了真象，這樣也好，免得大家疑神疑鬼，現在心頭唯一的疙瘩，就是白玉樓。」

「這小子怎麼會和姚團長相識的？」

「這倒不必去管他，我担心他到曉山來的目的。」

「我也一直在猜，」范長順將嘴巴凑上了譚道的耳根，悄聲說：「該不是徐成龍派他來的吧？」

經范長順一話提醒，譚道不禁打了一個冷噤。這種猜測未嘗沒有可能，北洋軍經常利誘江湖宵小帮他們爲非作歹的啊！

見他沉吟不語，范長順又說：「聽說徐成龍在沒有披上那身老虎皮之前，也是一個江湖混混……」

譚道揮一揮手，打斷對方的話，悄聲說：「范掌櫃！咱們心裏有個底，就好防範。教人送個信，吩咐劉光俊跟程福撤回來，姓白的是條滑不留手的泥鰍，釘也釘不住說不定還要惹麻煩。」

范長順沒有說話，只是沉默地點點頭。譚道突然發覺：這個一團和氣的中年人，正被一副無形的重擔壓在肩頭。雖然只經過了兩天，看起來比初見時要蒼老得多了。

×　　×　　×

九月初五，大晴天。

北方深秋的天氣總是那樣晴朗，曉山居民的心情也是開朗的

，因爲迎神賽會愈來愈近了。

曉山一共有三個大族，一姓范，一姓趙，一姓馮。今年輪到趙族主辦賽會。趙族在曉山雖比不上范家的聲望，財富却超過范家。儘管三族之間都能和平相處，而在私心中誰都會有逞強爭勝的念頭。所以趙族決心要將今年的迎神賽會辦得有聲有色，要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要熱鬧。

趙族的族長是省城祥和綢緞莊的店東趙豐泰，七十出了頭，身體還硬朗得很。綢緞莊交給長子協和去經營，他則帶着次子協成管理曉山的田莊。因此辦理迎神賽會的重任便落到了趙協成的肩頭上。

趙協成四十過了，人挺和氣，也挺機靈。這天一大早，他到廣濟油坊拜會了剛駐紮到本地來的姚團長，談了些有關迎神賽會的事。然後他又順便去拜會范長順。

二人寒暄一番之後，話題又轉到迎神賽會上面。

「長順兄！」趙協成很和氣地說：「我可是頭一次經辦這種事，忙了個把月，好像還有許多事沒辦成，您可得給我指點指點。」

「那兒話！」范長順也很客氣地回話：「三族三年一輪，那一回都是你們趙族辦得最風光。聽說老太爺要在今年的賽會上化上十萬塊大洋，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哩！」

趙協成並沒有眉飛色舞，他是一個懂得收斂而不囂張的人。他冲着范長順微微一笑：「長順兄！只怕傳言太離譜啦！今年是要比往年不同一些，地方鬧散匪，南邊又在鬧革命，兵荒馬亂的，什麼都漲了。比方說彩船吧，往年一班五條船，管吃管宿，不過二十五塊大洋，今年却漲了一倍，硬要五十塊，少一個子兒也不行。」

「難爲啦！」范長順實在也不知道如何接話，只得這麼不着邊際地說了一句。

「愈是兵荒馬亂，年成不好，迎神賽會才愈要辦得像樣。」趙協成屈起指頭來數着：「彩船有六班、高蹺有四隊、一十九條龍、三十六隊獅，北京城最有名的醒目獅社都請到了。」

「價錢不便宜吧？」

「哼！說出來可真嚇壞人，六百塊。」趙協成比了一個手勢。「外帶來回火車票，合計總得一千塊大洋出頭。」

范長順伸伸舌頭，表示了他的驚訝。

「戲班子也約得差不多了，」趙協成又在屈指算計：「落子戲三班，內中一班是鼎鼎有名的白玉霜，秦腔一班，京戲嘛！可能有個三、五班，我是委托一個姓白的代約，約定初七晌午就要到鎮上來看地搭台。」

「姓白的？」范長順不希望在語氣上露出驚訝，然而驚訝之色却在臉上露了出來。「可是白玉樓？」

「是啊！長順兄認識他？」

「哦！」范長順故作輕鬆地笑了笑。「他和姚團長是老朋友，昨晚到團部來走走，所以，見過一面……協成兄和他是舊識？」

「不！」趙協成搖了搖頭。「這姓白的倒挺會走門路，他在省城找到了我的大哥，說他可以包辦迎神大戲的事。大哥就要他來見我。他八成是想賺幾文過手錢，就讓他賺吧！只要將咱們的事兒辦妥就成。聽說他過去還是個名武生，跟戲班子熟得很哩！」

「姓白的要價貴不貴？」

「挺公道的。」

「協成兄！」范長順的語氣很慢，顯然是在斟酌他的措辭：「有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請儘管指教。」

「今年時局特別不穩，咱們不得不格外小心。外來的人越多、愈雜，就越容易出事，在這方面，您可得多費點神。」

「長順兄！這請放心。不管是什麼人進鎮，都得經過鄉團派人檢查，這是預先就說好了的，連北京來的醒目獅社也不例外。」

「咱們大家都得費點神，」范長順站了起來，表露了送客的意思。「迎神是爲了給地方上求平安，若是出了事，豈不弄歪了？」

「是！是！」趙協成很恭敬地應着，然後辭了出來。

趙協成走出油坊之後，還沒有邁開大步，就聽見有人在身後低聲叫他：「趙二爺……」

回頭一看，叫他的正是白玉樓。

「哦！」趙協成連忙轉身迎過去。「我剛才和范掌櫃談起您，聽說您和駐軍姚團長很熟？」

「談不上多麼熟，前幾年我還在瀋陽搭班，他常去看戲，有時候也到後台來聊聊，就這麼一點交情。」白玉樓的嗓門突然一壓：「聽說，范掌櫃是這兒的鄉團總練？」

趙協成道：「不錯。范家世代練武，他的老太爺，還是江湖上一位很有名氣的前輩人物哩！」

「范松范五爺我可聞名已久了，」白玉樓突然發出一聲鄙夷的冷笑：「哼！虎父常出犬子，這位范總練似乎與其父相差太遠了。」

「此話怎講？」趙協成的面色不禁沉了下來，因爲他還沒有聽人公開指責過范長順。

「爲了地方上安靖，身爲鄉團總練的范掌櫃自然有權盤查任何一個外來的人，不過他的作法却不够光明磊落。」

「是怎麼回事呢？」

「昨晚我到油坊和姚團長喝酒，客棧中的行囊却被人打開了。東西一樣不缺，連大洋也沒有少一塊，這顯然不是竊賊宵小的行爲。如果要檢查我的行囊儘管公然來，又何必偷偷摸摸呢？」

趙協成皺起了眉頭，不知如何去解釋這樁事。

白玉樓又說：「其實，我也不去怪他，只想您趁便向范掌櫃傳句話，我姓白的東跑西蕩只不過爲了賺錢餬口，在曉山待個十天半月，絕不會爲非作歹就是。」

「白兄若能體諒，那是再好不過了。」趙協成拍打着胸脯，「請儘管放心，我會將白兄的口信帶到，我相信范掌櫃也不會疑心白兄是爲非作歹的人。」

「那就多謝啦！」白玉樓很恭敬地抱拳拱了一拱。

「有空請到莊院來走走，」趙協成也行禮告別。

白玉樓嘴角處流露陰冷的笑容目送着趙協成的背影，然而街簷下却有一個人在注視他，那人就是譚道。

白玉樓轉身走了，看他輕鬆的步履，似乎有甚麼得意的事令他渾身舒暢。

待他的身影在街上消失後，譚道才疾步走進廣濟油坊。

油香撲鼻，長工們仍和往常一樣展開了一日的辛勤工作。但是他們臉上那種歡欣的神態消失了。儘管掌櫃的只對他們作了一些暗示，而他們也知道有一種難以覺察的危機隱伏在他們的四週。

譚道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直趨范長順的房間。

「我正想去找你，」這個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的中年人，眼眶中佈滿了紅絲，顯示他昨夜沒有睡好。「來，來！」

「我方才在油坊門口遇見白玉樓，他跟一個鄉紳模樣的人在說話……」

「那是趙協成，這回迎神賽會就由他主辦。」范長順將腦袋湊過來，悄聲說道：「原來白玉樓是他找來的……」

「找他來幹嗎？」

「姓白的負責包京戲班子，就這麼回事。」范長順呼了一口氣：「嗨，我看吶！這個姓白的前來曉山，倒不一定有甚麼目的。」

譚道的腦子裏想着另一個問題，因此他沒有接下去，掉轉話題問道：「離開別院十幾丈的庭園中是不是一口古井？」

「嗯！那早就廢了，幹嗎？」

「立刻派人清理那口古井。」

「有啥用？」范長順顯得莫名其妙。

「在井底挖掘一條地道，」譚道在桌子上劃了一條直線。「這樣就可以把那兩位藏在地窖裏的朋友救出來。」

范長順的目光一亮，顯得很興奮的樣子，旋又皺緊了眉頭，似乎想到了甚麼難題。他緩緩地說：「這眞是一個好法子，多派幾個人，有一整天的時間就可以挖通了。問題是——挖掘地道必定有許多泥土挑出來，那位姚團長不會疑心嗎？」

「現在沒法子去考慮這個問題，」譚道果斷地下了決定。「立刻開工，那兩位朋友不出地窖，策反的工作根本就無法展開。」

「總得跟姚團長打聲招呼吧！」

「當然，就說要整頓後面的庭園，要用井水洒花，就這麼說。」譚道站了起來。「晌午時分我還要來一趟，萬一姓姚的起疑心，由我來應付。」

「老弟！」范長順關心地問道：「你要上那兒去？」

譚道推開了窗框，望着天際飄浮不定的雲絮，語氣很沉重地說：「范掌櫃！我有預感，所有的事情都會發生在初八的迎神賽會上，所以我想瞭解一下迎神節目的進行順序，我能不能藉您的大名去見見那位趙爺？」

「行啊！拿我的拜帖去，」范長順立刻取出一份印着燙金拜字的大紅帖子交給譚道。「協成是個規矩老實人，可別以爲他和白玉樓有甚麼勾結。」

「我可不敢那麼想，回頭見！」譚道將那份拜帖揣起來走了出去。

×　　×

也許是湊巧，也許是經過處心積慮的安排，譚道剛剛去了趙家莊園，徐成龍所率領的馬隊就進了鎮。

頭一名騎兵擎着一面杏黃色的三角旗，上面綉着「巡邏」兩個腥紅的字。這一支巡邏隊平日來鎮時總是蹄聲如雷，掀起烟塵蔽日，今天却是緩蹄而來，靜悄悄地在安居客棧大門停住。

徐成龍下了馬，韁索也都套上了客棧門前的拴馬樁。

徐成龍那雙宛如鷹隼般的銳利目光向四週一掃大踏步進了安居客棧。

店家早已在進門處迎候着，徐成龍瞄了他一眼，輕聲問道：「譚爺在嗎？」

「剛出去，您坐……」

「我到後院走走。」徐成龍手中的馬鞭又動了一下，立刻有兩個騎兵走過去守住了一道門。

後院廂房之中除了小桃紅和譚道之外，還住有別人，但是這些客人只是露露頭，又將房門關上了。來了兵爺，誰也不願惹麻煩。

徐成龍對這裏似乎熟得很，直趨小桃紅的廂房，揚起馬鞭在房門上敲了三下。

小桃紅在屋裏應了一聲，却沒有立刻來開門，顯然她還躺在被窩裏。徐成龍很有耐性地等着。

「你！」門打開，衣衫不整的小桃紅微微一驚。

「他不在，一時半刻也不能回來。」徐成龍邊說邊走了進去。一看床上的凌亂情況，目光不禁一亮。「昨晚他宿在妳房裏？」

「別人。」小桃紅的辭色很冷，根本就不把這位特務隊長放在眼裏。

「妳這個賤貨！」徐成龍一把抓住了小桃紅的胳臂，氣勢洶洶而他的聲音却很輕：「我教妳纏住姓譚的，妳竟然還跟別人睡覺，妳想死？」

「別兇！」小桃紅將他那隻手摔開。「我是個賣的，不管誰出三塊大洋，我就得陪誰過夜，你管不着。」

徐成龍眞想給她一馬鞭，而他却忍住了。氣呼呼地說：「小桃紅！別惹我發性子，惹火我，一槍斃了妳。」

「哼！」小桃紅打鼻孔眼裏呼出了一口冷氣。「少跟我來這一套。徐隊長！咱們可要把話說清楚。我不吃你的，我不穿你的。我替你辦事，你也得替我辦事。一晃眼多久過去啦？連個消息也沒有，別拿我當傻瓜。」

「小桃紅！」徐成龍笑了，一種陰冷的笑。「我答應別人的事，沒有辦不到的，自然，對妳也是一樣。放心，準給妳辦成。」

「我不要聽這種空話。」

「那麼聽點實際的怎麼樣？」徐成龍頸子向前一伸，壓低了聲音，「人已經找到了，就在省城。」

歷經滄桑，小桃紅變得非常冷靜，她沒有一絲激動的神色，冷冷地瞄了徐成龍一眼：「你少騙我。」

「那個人這裏有一顆痣，對不對？」徐成龍指着自己的眉心。「他的眼睛很像妳……」

「求求你，」小桃紅激動了，她衝過去，抱住徐成龍的腰。「告訴我，他在那裏？求求你快告訴我。」

「他在省城。」徐成龍的聲音還是那樣冷冰冰。

「省城那裏？」小桃紅仰起頸子，期待着他的答案。

「大牢。」

窗外的陽光火熱，而小桃紅彷彿墜進了冰窖，渾身冰冷，她以輕得不能再輕的聲音重覆了一句：「大牢？」

「現在，妳不會說我在騙妳了吧？」徐成龍的語氣是冷酷的，沒有一絲同情。甚至他還有幸災樂禍的心理，因爲那個人關在大牢裏，小桃紅才會聽任他的擺佈。

「他犯了甚麼罪？」

「販毒。」

「定罪了嗎？」

「死罪。十天半月內就要執行。」

「你救得了他？」

「妳問這句話就好像問蔴雀會不會飛。妳明知我救得了他。」

「好吧！」小桃紅抬起手來掠了一下額前的散髮，面上浮現一絲苦笑，你要我爲你作甚麼？」

「纏住譚道。」

「纏不住他，他像一條滑不留手的泥鰍。」

「妳必須纏住他。」徐成龍的一根手指幾乎截上了她的鼻尖。「不管用甚麼方法，妳都要纏住他。他的一舉一動妳都要透過小禿子向我報告。」

「三白什麼時候可以放出大牢？」

「九月初九。」

「迎神賽會的第二天？」

「嗯！只怕所有漏子都要在初八那天晚上爆出來，但願你我都能平安渡過。」

「好吧！我聽你的。」

「這個給妳，」徐成龍遞給小桃紅一支小號左輪槍。「會用吧！對準妳要殺的人，一勾槍就行了。」

冷冰冰的槍枝帶給小桃紅一個寒噤。她緊張地問：「你要我殺誰？」

「如今還不知道，到時候我會教小禿子告訴妳。」徐成龍壓低了聲音，威嚴地說下去：「如妳想蕭三白活着從大牢裏放出來，妳就乖乖聽我的話。」

小桃紅點點頭，見蕭三白一面，是她多年來的心願，爲了這個心願她吃了苦頭，自然她是不肯輕易放過這個機會的。

徐成龍並沒有立即離去，他那雙鷹眼一直盯在小桃紅的臉上，似乎在作最後的觀察，看她是否值得信賴。

許久，他的眼光才放鬆了，輕輕地說：「別太緊張，如無必要，我不會逼妳去作危險的事，小心，譚道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角色，千萬不能露出一點破綻。」

小桃紅是絕頂聰明的人，她在徐成龍的話中已得到暗示。心頭難免吃了一驚，而她表面上却是沉靜的。她輕輕地問：「你要我殺的人，難道是他？」

「如果是他又怎麼樣？」徐成龍又問了一句。

「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是不是？三白的性命揑在你手上。」

「對了，妳無可選擇，不管我要妳去殺誰，妳只能依照我的吩咐去作。想想蕭三白，妳一定會作得很好。」

「你快走吧！」小桃紅煩躁地揮着手。「免得譚道回來撞見。」

「眞想跟妳温存温存。」徐成龍輕佻地在她膀上擰一下。「可惜時候不對。」

徐成龍走了，小桃紅轉來轉去都找不到藏槍的妥當地方，最後只有暫時塞在枕頭底下。

× × ×

挖井的工作進行得很快，也很順利。

這口古井有三十多尺深，范長順授意挖掘的長工，在離地面十尺的地方向橫挖一條地道，挖出來的泥土先填在井裏，所以暫時還沒有泥土出井。可是當古井填到相當程度時，泥土就要挑出來了，范長順正在爲這件事而煩惱。

如果是清除井底的污泥，必定是黑色的，也是潮濕的，而現在所挖出來的泥土却是黃的，也是乾燥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這怎麼辦呢？

日頭已經逐漸移到中天是快晌午了，却還沒有見到譚道的影子，這幾天，譚道幾乎已經成了范長順的主宰，他只希望譚道早一點來，雖然譚道也不一定能給他解決問題。

譚道沒有來，徐成龍倒來了。

這使得在後園裏督工的范長順吃了一驚。意外得很，徐成龍只是到姚子健的房裏停留了片刻便又匆匆離去，似乎對挖掘古井的事不曾留意。

范長順這才鬆了一口氣，人在不大緊張的時候，腦子也特別管用，他索性派來大批長工翻修花圃，挖地道多出來的泥，就趁便滲和在花圃中，這樣就一點也不露痕迹了。

晌午時分，譚道也來了，看着一切情況很順利，也未停留，逕自返回客棧去。

可是，當白玉樓來到現場時，整個情況就變了。

他只是冷冷地掃了一眼，就直趨范長順面前，嘿嘿笑道：「掌櫃的！是在挖甚麼寶貝呀？」

「你說笑！」范長順心頭直打鼓，面上却又不得不裝出笑容。這口井多年不淘



范長順一打眼色，他的兩個手下以手槍抵住白玉樓的腰眼。

，淤塞了，得清理清理才能出水。」

「掌櫃的！」白玉樓沉下了臉，低聲說：「眞人面前不說假，淘井得往下挖，現在却是往橫挖，只怕是在挖掘祖上埋藏的寶貝吧？」

范長順暗暗向他兩個手底下的人打了一個眼色，那兩個人平日都是匣槍不離身的，一旦得到了他的暗示，立刻一左一右地將白玉樓夾住了。

白玉樓目光左右一瞟，冷笑了一聲：「哼！掌櫃的，您可會錯意啦！要是眞的在挖寶藏，那還不要緊！倘若不是，您可得留點神，瞧，地面上的土都鬆動了，明顯地看得出這條地道是通向姚團長睡覺的屋子。若是姚團長誤會了，您可不大解說哩！」

情況如弓在弦上，不得不發，范長順只是乾咳了一聲，那兩個手底下的人就將白玉樓軟貼上了。藏在衣襟下的槍管抵上了白玉樓的腰眼兒。

這似乎是白玉樓想不到的事，他微微吃了一驚，而他却也沉得住氣，冷冷地說：「這是幹嗎？隔不到三丈就有衞兵，想放倒我也得找個合適的地方啊！」

「姓白的！」范長順沉聲說：「既然亮了傢伙，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事的。識趣點，跟我走，不然，我就讓你躺在這兒永遠別想動。」

范長順將白玉樓帶進了一間房間，立刻派一個人飛奔到安居客棧去請譚道。雖然他當機立斷，向白玉樓採取了行動，該如何處置對方，他可沒有主意。

這一切行動都在白玉樓的眼裏，而他却沒有說甚麼。他只是靜靜地坐在廂房的角落裏，兩道濃眉緊皺着，他顯然也在後悔，後悔他過份輕估了范長順。

范長順此刻已不是一個滿面和氣的買賣人了，他目中顯露殺機，語氣陰沉沉地說：「姓白的！你到曉山來，到底有甚麼目的，這會兒該抖明啦！」

「你可以問趙二爺去，」白玉樓的神情仍然很沉穩。「爲了鎮上的迎神賽會，趙二爺托我邀幾台戲，我趁機賺點過手錢，就這麼回事。」

「我可不是這麼想，」范長順一旦發起狠來，臉色倒是挺嚇人的。「你姓白的放着紅遍半片天的武生不幹，要來賺這種過手錢，誰信？」

「掌櫃的！說來說去只怪我方才多話，才冒犯了你。」白玉樓面上浮着動人的笑容。「其實，我是爲你好，倘若有壞心，逕可到姚團長那兒去告密，又何必先提醒你呢？」

「話是不錯，只可惜，擒虎容易放虎難。」

「我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哼！」范長順冷笑了一聲。「那麼，我就明白告訴你吧，你一提到地道的事，我立刻就亮了傢伙，明顯得很，你的話說到我心坎裏去了。事情既已擺明，我怎能再放你？」

「那麼，你打算將我如何處置呢？」

「幹掉你，或者……」

「聽口氣，我似乎還有一線生路。」

「如果你馴服一點，也許你還有生機，只不過，眼面前你可得受點委屈。」

「掌櫃！你是說要將我囚禁起來？」

「不錯。」

「那不妥吧？」白玉樓搖着頭，臉上的笑容也依然存在。「戲班子是我接頭的，再說，姚團長也少不了我這個酒件。掌櫃的！咱明敞明說吧，不管你挖那條地道用意何在，我絕不礙你的事，行嗎？」

「信不得你。」

「那麼，我找一個保人。」

「誰？」聽見這種新鮮辭兒，范長順不禁有些好奇地望着他。

白玉樓却不像是在說笑話，他很認眞地說：「我找譚道作保人，保證我不礙你的事，你信不過我，總信得過他！」

他的話聲剛落，譚道正好一大步跨進來，在路上，他已知道這裏所發生的情況，雖然他不知道是爲了甚麼緣故，却也猜想得出必然問題相當嚴重，否則行事穩健的范長順絕不會輕易衝動。

因此他一進門就開門見山地問道：「白玉樓！你冒犯掌櫃啦？」

儘管譚道是滿面嚴霜，一口寒冰，而白玉樓却是一臉笑容，態度自然聳肩笑着說：「譚兄，我只是一時嘴快說了句直話，犯了范掌櫃的忌諱……」

范長順不待他說完，就搶着說：「老弟！他發覺咱們在古井中挖掘地道……」

二人好像將譚道當成了一個評理的仲裁人，紛紛搶着說話。白玉樓又連忙接上了口：「譚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不是淘井，而是在挖掘地道；還看得出那條地道是通到姚團團部去的。我若是起壞心眼，就悶聲不吭氣，暗暗地向姚子健告密，又何必在范掌櫃面前一語道破呢？」

這個道理譚道自然明白，而且他對白玉樓的性格相當了解；以他那種陰深的城府，是絕不可能作如此傻事的。因此譚道問了一句：「那麼，你當面一語道破的用意又何在呢？」

「我是想提醒范掌櫃，」白玉樓的態度很認眞，語氣教人聽起來也很誠懇：「如此明目張胆似乎太危險了，姚子健是個表面隨和暗地裏精明的人，要是讓他識破，漏子可就大啦！」

「白兄！」譚道語氣森冷地說：「你是久走江湖的人，應該懂得愈是多發現別人的秘密，本身所遭受的危險就愈大。杜絕秘密外洩的方法只有一個……」

「滅口！」白玉樓很快，也很鎭定的接下去。

「那麼，」譚道故意慢吞吞的說下去，以便觀察對方的反應。「你在出口之前爲甚麼沒有想到如此嚴重的後果？」

「只是因爲當時我想到一個更嚴重的後果，」白玉樓的嗓門突然一壓：「要是被姚子健發現挖掘地道的事，就要天下大亂了。」

「就是亂翻了天，與你這個外鄉客也沒有關係。」

「偏偏有切身關係，不然我又何必惹此是非。」

「哦！」譚道不禁大大一怔。「這倒要請敎。」

「爲了不讓范掌櫃殺我滅口，我不得不實話實說了。」白玉樓神色凝重，緩慢地說下去：「我來曉山旣不是爲了賺幾個過手錢，更不是爲了看迎神賽會。局面一亂，我就難以在此立足，豈非誤了我的大事。」

譚道吸了一口長氣，又緩緩吁吐出來。此刻，他似乎感到心頭輕鬆了許多。他說：「白兄！咱們早就該把心頭的事抖明了。要是彼此不起衝突，咱們未嘗不可來個君子協定，井河兩不犯。說吧！你大駕光臨曉山，究竟有何貴幹？」

「追一個人，」白玉樓說得極慢，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從唇間擠出來的。「爲了追他，我從關外直下江南，如今又從江南回頭，總算讓我追上了。」

「那個人在曉山？」

「嗯！」白玉樓輕應了一聲。好像在說方才那段話時用盡了氣力，此刻已再沒有勁兒多說話了。

「誰？」到了這種節骨眼上，譚道自然要追到底了。

「對不住！」白玉樓連連地搖着頭。「在目前，還不能將這位老兄抖出來，我就保有這麼一點秘密，你該不會強人所難吧？」

「好！我不追問。不過，我還得問一件事——你追那個人幹嗎？」

「討債。」

「多少錢？」

「不算太少，七條人命。」

譚道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他以懷疑的眼光去觀察白玉樓；從眼神上，從面色上，他發覺對方絕不是說假話。白玉樓旣然有如此大的重担在身上，看來是不會管上這宗閒事的。他以徵詢的目光去看范長順，而後者也正以同樣的目光望着他。

白玉樓是何等精明的人，趁二人都在緘默的時候，他又開了口：「我姓白的一向是名聲不好，這次追踪仇家不巧來到曉山，多少會給地方上帶來一點麻煩，對范掌櫃來說，我心頭也的確過意不去。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如果范掌櫃信得過，我倒願意略効犬馬之勞。」

一直緘默不語的范長順，這時不得不開口了。他問道：「你能帮甚麼忙？」

「那條地道，」白玉樓伸出手指在半空中劃了一道線。「想必是有作用的。甚麼作用，我不問，不過你得立刻下令停工。據我所知，下午那位特務隊長還要來巡邏一次，那是頭老狐狸，想瞞他只怕辦不到。若是……」

「白兄！」譚道一揚手，挿上了口：「你明來，我明去。是這麼回事，昨天有兩個人被徐成龍追緝，躲進了油坊。那兩個人爲啥被徐成龍追趕，咱們不過問。只因爲他兩拿出一位江湖前輩的手書，要范五爺多多照顧。范掌櫃才將他倆藏進了地窖，那窖子的出入，就在姚團長的臨時臥室裏。姚團要到這兒來駐紮，團部設在油坊，都是意外的事，那兩位朋友就是這麼被困住了。挖地道只是爲了救出他倆，並沒有別的企圖。」

白玉樓竟然未經片刻考慮，就拍打着胸脯說：「這事放在我的身上。」

范長順以不信任的態度問道：「怎樣包在你的身上？」

「這是小事，根本就不必如此大費手脚。」白玉樓說得異常輕鬆。「我待會兒

就邀姚子健到鎭上的飯莊去喝一杯，然後譚兄再出面邀團部的衞士和副官小聚。團部一眞空，那兩位朋友，不就輕易脫困了麼？」

譚道一手搭上了白玉樓的肩頭，沉聲問道：「白兄所說的話可是眞心誠意？」

「絕無半點虛假。」

「照道理說，你應該恨我入骨……」

「不錯。」白玉樓很快地接了下去：「我恨你，有機會我可能會將你剁成肉醬。但是大丈夫要能恩怨分明，更要分得清時間，場合；再說：我若想宰你，就絕不借別人半分力。譚兄！只有兩種人才够資格稱爲大丈夫：英雄和梟雄，我如果說我姓白的是梟雄，你不會反對吧！」

「對你這種人，我也用不着說甚麼威脅的話。」譚道的手在白玉樓的肩頭上用力地揑了一下。「總之，這件事就托付你了。」

白玉樓豪爽地笑道：「放心！你找對了人。」

「請吧！」譚道擺了擺手。「事兒辦妥之後，我在安居客棧擺酒謝你。」

「不敢受領。」

「那麼，就算你我這對生死不容的對頭聚一聚。」

「一定來。」

白玉樓走了，而范長順却是心驚肉跳的。他走到譚道身邊，悄聲問道：「老弟！妥當麼！」

「放心！」譚道的態度十分沉靜。「我對姓白的認識很清楚，說了一定算。」

儘管范長順心中仍是半信半疑，而他却沒有表示出來；因爲他對譚道是百分之百信服的。

譚道吁吐了一口長氣，語氣凝重地說：「我倒担心白玉樓所追踪的那一個人是誰。」

范長順道：「管他是誰，這與咱們有甚麼相干？」

「那可不一定。趕緊淸查一下，最近有甚麼外鄉人來到了曉山，咱們最好先在心頭打個底。」

「好！我立刻吩咐人去查。」

× ×

一樁原本非常棘手的事，由於白玉樓一脚挿進來，反倒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那兩個革命軍的使者神不知，鬼不覺地脫出了地窖。

現在，白玉樓正以一種說不出來的心情來赴譚道的約會；而譚道也以同樣的心情來接待他。

在開始接觸之初，二人之間似乎有一道看不見的牆隔着，擧杯，言談，歡笑，都顯得不太自然。當三杯入肚，酒精發揮了它的魔力時，氣氛就漸漸改觀了。

首先打開話匣的是白玉樓，他似有感觸地說：「在關外，只要有人提起譚道，莫不異口同聲地豎起大拇指來誇一千，讚一萬，若是有人提起白玉樓，大夥兒雖不至於破口大罵，却沒有人會加以恭維。譚兄！好人與壞人是生下娘胎就注定了呢？還是由於環境所造成呢？」

這番話出自白玉樓之口，多多少少令譚道感到意外。因此使他微微一愣，再說，以他的學識和人生閱歷，實在也無法解答這個複雜的問題。他只有微微一笑，默不作答。

白玉樓喝了一大口酒，近乎自言自語地說：「在藩陽，提起白玉樓，只怕沒有人不知。紅武生，在戲台上迷倒了多少人，却自甘墮落地淪入了黑道，爲啥？」

「你說爲啥？」譚道不自禁地問了一句。

白玉樓翻起眼皮凝望他，久久，才問道：「你是爲好奇？還是關注？」

「一樣一半。」

白玉樓目光中出現了興奮的異采，喜孜孜地說：「好！冲着你這五分關注之情，我只有在你面前洩底啦，不過，這事眞不知道該從那兒說起。」

「想到甚麼，就說甚麼。」

「好！先說我在藩陽……」白玉樓喝了一大口酒，才接着說：「你是老實人，不弄風月，也許還不曾聽過捧戲子這句辭兒。有錢的大爺捧旦角，他們的老婆，姨太太，閨女就捧武生，小生，各玩各的，好像事先早有默契。……那時有一個三十來歲的趙夫人天天到戲院子來捧我，送金掛錶啦！送音樂盒啦！送這送那，然後是請吃飯，請吃宵夜，就這麼熟絡了。」

「嗯！以後呢？」

「年輕人血氣方剛，還會有什麼好事？」白玉樓聳聳肩，作了一個自嘲的笑容，還打了一個猥褻的手勢。「然後就上了床，從戲台上唱進了她的閨房。」

對這種事，譚道總有些不習慣，聽在耳中也很不是滋味。因此皺了一下眉頭，並沒有接腔。

白玉樓却沒有在乎譚道的表情，藉着三分酒意，又自顧自地說了下去：「以後才知道她並不是什麼名正言順的夫人，只是人家的『小』。男的新歡無數，冷落了她，所以才出來找樂子。了解了她的底細之後，我的膽子也就壯了一些。先還是偸偸摸摸的，到後來竟然明目張膽地登堂入室了。有一天晚上終於出事了。」

譚道說：「養她的男子逮住了你們，是不是？」

「對了！就是這麼回事。那小子怕丢人，所以只帶了一個心腹。我是練過武功的人，自然不會讓他逮着，三拳兩脚就將他踢倒，然後溜之大吉，到第二天才知道這小子被我一脚踢死了。」

「哦！原來你是爲了人命官司才離開戲班子的。」

「說對了一半。」白玉樓又乾了一大杯酒。「若是旁人，也沒有什麼不大了。偏偏那小子是藩陽黑道上一個頗有名氣的人物——鎭山虎趙立鈞。」

「三年多啦！不過我還記得，姓趙的喪葬辦得挺風光，只是沒聽說他是被人打死的。」

「爲了面子，當然不能對外宣揚眞情啦！姓趙的一命歸陰，他的徒子徒孫還要混世面哩！然而我的麻煩可就大了，他的徒子徒孫到處找我。如我不死，這個秘密終有洩漏的一天。」

「竟然被你逃脫了，也算是奇跡。」

「譚兄！我旣然要向你洩底，就沒有必要在你面前吹牛。」白玉樓的語氣很懇切，面上浮現着自慚的苦笑。「憑我白玉

樓縱有天大的本事，只怕也逃不過趙立鈞門徒的追緝。」

「那又是誰帮了你的忙呢？」

「申重九申大爺。」

「嗯！關外黑道的霸主，聽說黑貨買賣全操縱在他一個人的手裏。手底下的人槍之衆，連張大帥都要忌諱他三分。」

「這話未免太誇張了一點，不過論起關外人物的實力，申大爺倒是首屈一指的。」白玉樓微微一頓，話又轉到正題上：「我那時正走投無路，只得去求他。申大爺最愛看我的戲，尤其是一齣艷陽樓最令他過癮。一方面固然由於他愛護我，再一方面則由於我爲他除去了一大勁敵。趙立鈞不死，申大爺未必就能成爲關外黑道的霸主。」

「申重九帮了你的忙，你也就從此淪入黑道了。」

「這話很難說，不過我總覺得受恩於人，不得不報。」

說到這兒，白玉樓不禁皺了一下眉頭。「若不是他老人家，我不會活到今天。有了他，趙立鈞的門徒才不敢動我一根汗毛。他老人家既然看得起我，收我作門下弟子，我那能不從命呢？」

各人有各人立身處世的原則，在白玉樓來說，他的作爲也並沒有什麼不對，因此譚道不便評論是與否，他又只得以緘默來表示自己的態度了。

「譚兄！」白玉樓突然笑了起來，「咱們過去衝突過三次，其實，你每一次都是在和申重九作對哩！」

「哦！」譚道不自禁地在臉上流露出不屑的冷笑。「這倒是我不會想到的事，在關外，得罪了申大爺，到如今還能活在世上，倒是件稀罕事。」

「譚兄！並非我替申大爺捧場張揚，他老人家生平最愛才，像你這塊料，他是絕不忍心加害的。而且你做事都給對方留了餘地，唉！」白玉樓突然嘆了一口氣，不勝唏吁地說：「可惜好人不長壽，今年三月他老人家過世了。」

「哦！」譚道一雙眼珠子瞪得溜圓，楞了許久，才詫異地說道：「沒有聽說啊！像申大爺那種名氣，不轟動關外才是怪事。」

「沒有對外發喪。」

「爲什麼？」

「因爲他是被人暗殺的。」白玉樓悲慟之情溢於言表，腦袋不停地搖晃。「他的老伴，兩個未出閣的女兒，一個小兒子，一個貼身護衞，一個伺候老夫人的丫頭，七個人，在一個風雨之夜，無聲無息地去了。」

現在譚道終於明白了，七條命，白玉樓千里迢迢來到曉山就是爲了追索這筆血債，那個兇手能出入黑道霸主之宅神不知，鬼不覺地幹下了驚人血案，必定是個高手，如今他就在曉山，白玉樓已經找到了他。這對風雲日緊的曉山來說，是不是更增加了推波助瀾的氣勢？白玉樓復仇的行動是不是有妨礙革命軍策反敵軍的計劃？

譚道心中的回答幾乎是肯定的，爲了大局，此時此地絕不容許節外生枝。他決心試圖控制這件事情。白玉樓不失爲性情中人，然而也有其剛愎的個性，和自以爲是的一套恩怨觀念，他得小心翼翼地從旁着手。

他爲白玉樓斟上酒，輕言細語地說道：「白兄！中國人講恕道，尤其忌諱評論死者的功過是非。今天咱們破個例，談談申大爺，目的不在論斷他，而是交換一下你我對事理的看法，行嗎？」

「行！我先聽你的。」

「申大爺多年來一直作黑貨買賣，那玩意兒毒害了咱們多少同胞？使得多少人傾家蕩產？使得……？」

白玉樓一揚手，制止他說下去，沉着臉說：「譚兄請不必往下說了，你的意思我明白，殺害申大爺滿門七口的並非大惡不赦的兇徒，而是一隻懲惡鋤奸的正義之手，對不對？」

被白玉樓一語道破，譚道面上不禁有些訕然，他艱澀地一笑：「我倒沒有這種意思……」

「譚兄就算有這種意思也不爲過，平心靜氣地講，申大爺的確在賺昧心錢，然而兇徒眞是在懲惡鋤奸嗎？申大爺罪該萬死，與他的老婆何干？與他的女兒何干？小兒子才九歲，知道什麼是罪惡？兇手的手段難道不大殘酷了嗎？」

譚道啞口無言了，白玉樓的話非常有道理，縱有辯才，也是駁不倒的。

緘默許久，譚道才輕聲說：「經過中午那件事情之後，我對白兄的爲人已然另眼相看，我相信得過你，你也該相信得過我，如今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告訴我殺害申重九的是誰？他爲啥來到曉山？」

白玉樓道：「我即使說了眞話，譚兄也未心相信。」

「我絕對相信得過。」

「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那兇徒是誰，不然我怎會有心情坐在這兒陪你喝酒？至於他爲什麼來曉山，我更不知道了。」

譚道詫異地問道：「這話，是怎麼說法？」

「爲了追尋那個滅門兇手，申大爺的弟子出動了大半。其中一個得到可靠消息，說他前幾天到了曉山，他必須趕到另一個地方去拿到證據之後，才知道那個兇徒的姓名，所以我先帶人趕來了。」

譚道不禁吁了一口氣，也許殺害申重九全家的兇手根本就不在此地，連個姓名，模樣兒都不知道，怎能算是可靠消息呢？因此他問道：「消息眞的可靠？」

「絕對可靠。」白玉樓的語氣顯得很有把握。

「那麼，在查明兇徒是誰之後，你們將如何處置他呢？」

白玉樓陰沉沉地說道：「綁他前去瀋陽，剖心祭奠申大爺之靈。」

譚道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寒噤，那位殺人滅門的兇徒一旦落在白玉樓的手裏，遭受到的殘酷報復是他想像不到的。

白玉樓的話似乎已經說完了，他站起來抱拳爲禮，很客氣地說：「譚兄！今天算我欠下了你一份情，若是沒有你的大肚大量，范掌櫃說不定已經教我躺下了。四個字——異日再報。」

「白兄說那裏話？」譚道並沒有跟着站起來，顯然不打算送客。「酒未足，飯未飽，怎麼就要走了呢？」

「譚兄！日子很長，只要……」

「不！務要留一會兒，」譚道爲白玉樓斟上了一滿杯酒。「我還有一句最要緊的話跟白兄一說。」

白玉樓有些勉强地坐了下來，詫異地等待譚道開口。

譚道勾着脖子，似乎在斟酌辭兒，過了好一陣子，才慢吞吞地說道：「白兄！你是不是打算改改樣兒？」

「哼！」白玉樓冷笑了一聲。「你又何必那麼客氣，乾脆要我改邪歸正不就得啦！」

「白兄！俗語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不等譚道說完，白玉樓就接上了話：「多謝譚兄提醒，待這樁事情了斷之後，我是要洗手了。平心而論，我不是一塊在江湖上混混的料子，像申大爺幹的那買賣，我就沒法子頂下來。至於說留名，我只怕沒有那種能耐，充其量，只不過留點臭名罷了。」

「白兄！打開窗子說亮話，」譚道的面色非常嚴肅，兩道目光也盯在白玉樓的臉上不肯放鬆。「有一件事想借重白兄的大力。」

白玉樓大大的一楞，譚道會找他帮忙，那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良久，他才聳肩一笑：「新鮮！說吧！什麼事？」

譚道反而楞住了，他原本想透過白玉樓的關係去策反姚子健，現在他不禁猶豫了，這種天大的事怎可輕易假手於人呢？

「譚兄！怎麼啦？」白玉樓不耐地催促。

「再說吧！」譚道輕描淡寫地說：「也許不必勞神，若是一定非要你白兄帮忙不可，我再來找你。」

「好！」白玉樓再度站了起來。「先走一步。」

「不送，」譚道再沒留客的意思了。

× × ×

趙協成正在爲一座神壇髹漆得不够金碧輝煌而大發雷霆，莊園管事的老姜走到他的身邊，悄聲說道：「二爺！有位遠客要見您。」

「遠客！」趙協成不禁一楞。

「嗯！說是南京來的。」

「哦！姓啥！」

「他不說。」

「人在那兒？」

「在旁廳裏。二爺！我打量過了，文質彬彬，絕不像是壞人。」

突來的不速之客，使得趙協成心中的怒火也消失了，匆匆向旁廳趕去。

客人穿着靑緞長衫，正負手觀看壁上的字畫，看那份從容勁兒，就知道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趙協成站在廳旁的門口，輕輕咳了一聲。

客人回過身來，白淨臉皮，四十來歲，貌相斯文，說話的語氣也是溫文有禮：「趙二爺麼？」

「不敢，」趙協成抱拳爲禮，接着請教：「貴姓？」

來客笑了一笑，不着邊際地說：「二爺！我只有幾句話，說完就走。您是個大忙人，我不想就擱您太多寶貴時間。」

趙協成是個見過世面的人物，幾句話就掂出了對方的份量，絕非等閑之輩。因此，也不多話，只簡單地說了一個字：「坐！」

來客很穩重地坐下，語氣也跟他的坐姿一樣穩重：「趙姓是曉山望族，單是您府上聽說就有五百畝良田，四十甲山地，眞是家大業大，富可敵國，城裏那爿綢緞莊更是首屈一指……」

趙協成心頭暗驚，不禁張口截住了對方的話頭：「北方人都是直性子，不喜歡繞彎兒。來意爲何，不妨明講。」

「二爺！」來客壓低了聲音：「這麼大的產業，您可得想法子保護啊！」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一番善意，」儘管趙協成已經變了臉，來客的神態仍是從容不迫，「兵荒馬亂之年，要想保產眞是比登天還難。」

「你的意思是……？」

「北洋軍節節敗退，革命軍已經推展到離此不過二百來里的河間鎭。北洋軍再往北退，只是三，五日之間的事，這些如狼似虎的軍爺，在狼狽而逃之際，誰知道他們會如何動您的歪腦筋？」

這番話絕不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可以說得出來的，趙協成對來客不禁另眼相看，以試探性的語氣問道：「那麼，誰又能保住我們趙家的產業呢？」

來客回答得很快：「王道之師——革命軍。」

「哦！」趙協成不禁低呼了一聲。

來客道：「不過，您也得爲革命軍作一點事。」

「您是……？」

「二爺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多問可就沒趣啦！只要您……」

「我信得過您，」趙協成很豪爽地說：「我該認多少捐，請說個數目……」

「錯啦！」來客連連地搖頭，「暴征橫斂，那是北洋軍幹的勾當，革命軍是不來這一套的。」

「除了攤捐獻糧之外，我還有什麼法子表達心意呢？」

「方法很多，只要您肯帮忙。」

「請吩咐，」趙協成一見對方不要錢，更是心悅誠服，他必恭必敬地說：「無不從命。」

「咱們有幾個人，要混在初九晚上迎神的隊伍裏，這點小事只要您一句話就成啦！」

「這……」趙協成支支吾吾地沒有接腔，並非他不肯答應，只因他對范長順有些顧忌，不敢擅自作主。

「趙二爺！」來客的辭色非常冷峻：「這樁事既然已經說出了口，您就非答應不可了。我初九早上再來跟您接頭。這事固然關係着革命軍順利向北推展，更關係着地方上生命財產的安全，您可千萬別洩漏風聲，連趙老爺都別讓他知道。一切拜托啦！」

像一陣風一樣，來客走了。

趙協成想召喚客人留步，而他張開的嘴巴却發不出聲音。這是他生平所面臨的一件大事，然而，他畢竟是一個閱歷豐富的人，待他稍趨冷靜之後，立刻就有了決定。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奇情故事

七代劍

秦紅·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獲得海外三仙傳授絕藝，藝成，由蓬萊老人親自駕舟，送他和海友蘭返回陸地，戚明星取道山海關返內陸鄱陽，那日途經呂公堡，値堡中神風武館鐵臂仙猿呂君鵬與四徒擺設擂台，戚明星與海友蘭站在台下觀看，有二打擂者，先後被五台主小霸王趙翼擊敗，戚明星原欲離去，却不知是誰惡作劇，爲他報名打擂，戚明星驚愕之餘，立忍得報復之策，躍登台上，與趙翼約定，如戚能連勝三場，趙翼當依從戚明星之提議，改換擂口對聯和由戚暫充台主，雙方約好，立即激鬥起來——

＊＊＊＊＊＊＊＊＊＊＊＊＊＊

拳打天山狐　脚踢長江龍

戚明星「哼！」的輕笑一聲，右掌猛揮而出，砰然擊開他刺腰部的短戟，緊接着右脚倏縮倏彈再度向他太陽穴上踢去。

小霸王趙翼料不到他還是出脚攻擊，一時破解不及，迫得只好後退了一步。

戚明星乘勢猱身猛進，左手駢伸二指，佯點其雙目，右掌悄然探出，抓向他右腕。

他並不期望這一招能够奏功，他甚至已想好了下面攻擊的招術，但小霸王趙翼却已手忙脚亂，於是他抓出的一掌沒有落空，只聽「拍！」的一聲脆響，正好扣在了小霸王趙翼的右腕脈門！

小霸王趙翼頓時失去了反抗能力，連手上的短戟也握不牢，噹然掉落台板上。

戚明星暗運眞力緊緊扣住他的脈門，含笑道：「這一場到此爲止如何？」

小霸王趙翼滿面通紅，但却不撒賴，點點頭道：「好，閣下贏了！」

戚明星於是鬆手後退，抱拳一拱道：「承讓。」

「好！」

「好！」

「要得！」

「要得！」

台下觀衆歡聲雷動，因爲這是他們三天來第一次看到打擂者獲得勝利。

小霸王趙翼很有接受挫折的勇氣，他拾起短戟，向戚明星躬身一禮道：「閣下身手不凡，在下十分佩服，請稍歇片刻再容敝師兄接第二場。」

語畢，轉入後台去了。

而這時，在進入後台的出入口處，已並排站着三個中年人，他們是在小霸王趙翼和戚明星開始交手的時候，即由後台轉出的，從其衣着及風度上看，顯然即是小霸王趙翼的三位師兄。

他們對於小霸王趙翼敗得這樣快似感意外，神色表現得很凝重……

戚明星已注意到他們，也料到他們三人必是「鐵臂神猿呂君鵬」的徒弟，當下轉向他們三人拱手一揖道：「請問，哪一位是把守第二關的台主？」

站在右側的一個還了一揖道：「在下便是！」



他年約三十八九歲，相貌端正斯文，英華內斂，看起來遠不如小霸王趙翼之鋒芒畢露，是個很懂得含蓄的中年人。

戚明星一看就知他比小霸王趙翼高明不少，當下再一揖道：「那麼，就請開始賜教如何？」

那中年人微微一哂道：「閣下不想歇歇？」

戚明星道：「不必。」

他口氣並不狂，但聽在中年人耳裏，却感到十分刺耳，於是中年人舉步而出，走到台中央立定，冷冷說道：「如果你需要兵器，我們可以借給你。」

戚明星的武功原以劍術爲主，但自從他原有的一口長劍被海書郞折斷之後，他就決定等練成了大殺門的劍法再重新用劍，現在面對這個極有深度的中年人，雖覺用劍較有把握，但他仍然搖頭道：「不，在下不需使用兵器。」

中年人冷笑道：「我聽說你是使用劍的，不是麼？」

戚明星怔道：「你認識我？」

中年人點點頭道：「閣下大名，如雷貫耳。」

戚明星不禁苦笑道：「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此言的是不差——請問貴姓大名？」

中年人說道：「在下華文龍，匪號潛龍。」

戚明星抱拳道：「幸會，咱們這就開始如何？」

華文龍點頭說道：「好的，請發招便了。」

他很斯文的站着，不擺出備戰姿態。

戚明星道聲「有僭」，跨足踩出寨雞步，右手耍了一個迷惑敵人的花招，左掌跟着切出，直奔對方腹部攻去。

華文龍容其手掌切近之際，驀地身形一晃，暴叱聲中，左肘猛抬，以「白鶴展翼」之式，疾撞戚明星右腋下的肋骨，出手果然相當不凡！

戚明星身子滴溜溜一轉，很輕鬆的避開了對方的攻擊，繼之右脚倒抬，飛踢對方下巴。

任何人都能看出他的腿法較掌法高明，事實上他的腿上功夫的確有過一番苦練，他覺得除了兵器之外，腿是最佳的攻擊武器，因此平日於練劍之外，也勤練各種腿法，後來再經師父燕青雲的指點，他竟創出了十八種詭譎的腿法，且曾以之擊敗過不少武林高手，現在他既不想用劍，自然就以自己的擅長來對抗了。

華文龍也早已看出他腿法不凡，故心中早有準備，這時見他重施故技，並不慌亂，只一偏頭，便已避過，然後暴喝一聲，身形隨之騰起，以牙還牙，也踢出了一脚！

這一脚踢得頗爲高明，一下就踢到戚明星的小腹下！

戚明星一笑，雙掌垂直一沉，「叭！」的一下截住他的脚面，乘勢飄身疾起，雙足猛蹬，再踢他下巴！

華文龍面色一變，疾忙斜身滑出一大步，同時右臂暴出，駢指點他腎門穴。

「好！」

戚明星叫了一聲，雙臂平伸一掄，非但推開了他點到的雙指，右掌更到了他左頸上！

華文龍避之不及，連忙竪掌格出，只聽「砰！」的一响，雙掌一橫一竪迎個正着，兩人同時顛出了一步，戚明星一顛之後，身形忽然仰倒下去，好像迎風而倒的長草，一個低竄竟反到了華文龍脚下，雙掌暴探，疾抓華文龍雙脚，華文龍吃了一驚，慌忙頓足縱起一丈多高，而戚明星如影隨形疾冲而起，又探掌去抓他的脚……

自此，華文龍先機已失，完全處在挨打的局面，他很勉强的避開數招之後——

「蓬！」

腰部終於中了戚明星一脚，頓如醉漢般踉踉蹌蹌顚了出去。

戚明星立時住手，沒有繼續攻擊。

華文龍一直顚到台邊，才勉强穩住了身子，他臉色變得好不蒼白，强笑了笑說道：「好，這第二場，閣下也勝了，佩服！佩服！」

戚明星不敢有絲毫驕狂之色，長長一揖道：「承讓，抱歉之至。」

「好呀！」

「打得漂亮！」

「這下有一千兩銀子可得了！」

「再打下去！再打下去！」

台下，又爆起一片歡呼，掌聲歷久不止。

這可惱着了「鐵臂神猿呂君鵬」的第二徒弟「花豹來振雄」，只見他迅速脫下外袍，露出一身勁衣，自後台取出兩口長劍，走到擂台中央，把其中一口長劍擲給戚明星，面露悍笑道：「閣下手脚功夫果然了得，如今咱們換個方式，劍下見個高低！」

戚明星接住了他擲到的長劍，笑了笑道：「可以，但在下有個要求，大家不要動火，心平氣和的切磋幾招，點到爲止，如何？」

花豹來振雄冷然一笑道：「閣下如怕死傷，何必上台挑戰？」

戚明星道：「上台挑戰，也不一定非分生死不可啊！」

花豹來振雄「嗆！」然拔出長劍，蠻橫地說道：「閣下不必猩猩作態，請出招吧！」

戚明星一躬身道：「好，請賜教。」跨前一步，連鞘一劍點出！

花豹來振雄見他不拔劍，心中更怒，倒退一步道：「且慢！」

戚明星住手笑問道：「怎麼了？」

花豹來振雄怒聲道：「閣下爲何不拔劍？」

戚明星笑道：「不出鞘的劍，才是最好的劍——接招！」

長劍一圈，再度平胸點出！

花豹來振雄沉「哼！」一聲，劍出如電，格開戚明星點到的一劍，長劍順勢暴進，反向戚明星心口點去！

招穩勢猛，看來絕非庸手。

戚明星橫開半步，長劍斜揮而下，做出截擊之狀。

花豹來振雄又「哼！」了一聲，長劍招式忽變，劍尖驟然上揚，寒光翻閃而進，反取戚明星咽喉。

戚明星笑聲「好劍法！」再錯開半步

，長劍猝然一掄，勢如孔雀開屏，迎着對方來劍捲去。

「叮！」的一响，雙劍交擊了一下，花豹來振雄身形倏然往旁一掠，手中長劍，突然縱橫揮舞，展開一輪猛烈無比的攻勢。

只見劍光突放突歛突散突聚，忽如瑞雪紛飛，忽如流虹貫空，又美妙又凌厲，看得人眼花繚亂！

戚明星沉着應戰，長劍硬擋硬架，直砸橫磕，將對方的攻勢一一化解。

雙方越鬥越劇烈，如狂風暴雨，似雷電交擊，轉眼工夫，已鬥了四五十招。

忽聽「噹！」的一聲金鐵交鳴，雙方搏鬥忽止，各自躍退數尺。

戚明星的劍鞘已傷口累累，他低頭看看劍鞘，搖頭笑道：「很抱歉，我弄壞了你的劍——」

花豹來振雄似已鬥瘋了，一對眼睛瞪得像要跳出來，脚下慢慢蠕進，然後突地厲吼一聲，再度發動攻勢，長劍一振，左三劍右三劍的猛刺猛戮，彈出滿天星點，綿綿不絕的飛洒而出！

攻勢，較前更爲兇猛！

戚明星擋開他數招之後，突亦大吼一聲，長劍猝翻猝掄，刹那間一劍化爲數劍，宛如一道劍牆層層湧出，一下便將對方迫退數步！

花豹來振雄一發覺他的攻勢銳不可當，連忙改採守勢，長劍繞體翻飛，佈出一片劍網，竭力抵擋着。

但戚明星攻勢發動之下，竟如長江怒浪滾滾不絕，勢如破竹，有進無退，一霎眼間，已將花豹來振雄，逼到左方擂台邊緣！

這時，花豹來振雄若再往後倒退，便要跌落台下去了，就在這危急當口，忽聞一聲沉喝由後台傳出。

「勝負已分，戚英雄請住手！」

戚明星一聽此言，立時撤招縱開。

轉目一望，只見一老者已由後台走出，心知是「鐵臂神猿呂君鵬」，當即放下長劍，抱拳一禮道：「在下一時放肆，尚乞前輩海涵！」

鐵臂神猿呂君鵬年約六十五歲，身材雄偉異於常人，一雙手臂更長及膝蓋，修眉鳳目，氣概非凡！

他向戚明星拱手還禮，含笑說道：「戚英雄不用客氣，小徒技遜一籌，其敗宜矣！」

他接着轉對台上四個徒弟喝道：「你們都進去，莫在這兒丟人現眼！」

花豹來振雄四人滿面慚愧，低着頭走入後台去了。

鐵臂神猿呂君鵬「監視」他們進入後台之後，才又回對戚明星笑道：「老弟身手非凡，今日肯予上台賜教，敝師徒至感榮幸，不知老弟是否願意再上一層樓？」

戚明星搖頭道：「不了，在下上台撒野，實非出自本意，只因有人偷偷替在下報了名，是以不得不上台現醜，得罪之處，還望前輩原諒。」

鐵臂神猿呂君鵬見他言語擧止上謙虛有禮，心中的嫌怨盡去，點點頭笑道：「老弟眞是鐵船幫十三鷹中的那位『黑鷹』麼？」

戚明星道：「以前是，現在不是。」

鐵臂神猿目光一注道：「怎麼說？」

戚明星道：「在下已脫離鐵船幫，不再是『黑鷹』了。」

鐵臂神猿追問道：「你爲何脫離鐵船幫？」

戚明星笑笑不語。

鐵臂神猿也笑了笑，立刻轉換話題道：「難怪老弟要求換上那副對聯，老弟眞要老夫換上那副對聯麼？」

戚明星點一點頭，道：「前輩如不介意的話……」

鐵臂神猿哈哈一笑道：「老弟已連勝三場，老夫自當遵諾辦理，只是……老弟當眞惹得起他們二人？」

戚明星道：「一試何妨！」

鐵臂神猿點頭道：「好，老夫命他們掛出來！」

他身形一轉，向後台喝道：「來人，把那副對聯取出掛上！」

「是！」

隨着話聲，立見兩個青年由後台轉出，他們手上各抱着一塊長長的木板。

木板長約一丈寬僅八寸，上面各寫着六個墨字，乃是：

拳打天山飛狐

脚踢長江惡龍

當那兩個青年將它分別掛到台柱上，而台下觀衆都看淸之時，頓使爲之轟動起來了！

台下觀衆，大半是武林人物，他們當然知道：「天山飛狐」和「長江惡龍」是誰，這也就是他們大吃一驚的原因，他們不信戚明星鬥得過名震寰宇的「天山飛狐勾兆旗」，更不敢相信原爲鐵船幫十三鷹之一的戚星明竟然會向越西鴻公開叫陣！

這是什麼原因？沒有一人知道！

於是，他們紛紛議論起來了。

鐵臂神猿面上仍掛着微笑，但笑得很勉强，因爲他預料大禍必將來臨，這不是他所能招架得了的。

他向戚明星靠上一步，低聲道：「老弟應該向台下觀衆解釋一下吧？」

戚明星點頭道：「當然，在下不會連累前輩的，前輩請放心。」

鐵臂神猿乃退到後面站着，等着看一場使他害怕的好戲，他不相信戚明星鬥得過天山飛狐勾兆旗和鐵船幫主越西鴻二人，但對戚明星的勇氣却是相當的佩服，如果勾兆旗和越西鴻當眞出現的話，他倒希望戚明星能够獲勝。

戚明星見他退下之後，即向台下觀衆行禮，大聲道：「諸位，剛才在下如能獲勝，情願放棄領取賞銀，而希望借這擂台向天山飛狐勾大俠及鐵船帮主越西鴻挑戰，承蒙呂老英雄答允下情，如今在下僥倖獲勝，得以在此暫充一刻時的台主，在下的對象只限於勾大俠及越西鴻二人，假如他們在場，歡迎他們上台賜教，此外在下要特別聲明的是，此事概由在下一人負責，與呂老英雄無關！」

台下觀衆熱烈的鼓掌起來。

他們當然不明白他爲何要向勾兆旗和越西鴻挑戰，他們只感到興趣和佩服，因爲勾兆旗和越西鴻在他們的心目中是兩個蓋世魔頭，見過他們的人實在不多，如能

看到他們上台一展身手，正可大飽眼福，而戚明星有胆量向他們挑戰，也使大家大感興趣和佩服，因之衆人的反應至爲熱烈，掌聲如雷响動！

戚明星等掌聲稍歛之際，又開聲道：「在下再說明一次，我這個臨時台主只有一刻時的時間，假如勾大俠和越幫主在塲，即請上來！」

掌聲又起，是鼓勵勾兆旗和越西鴻趕快上台之意。

就在掌聲雷動之中，一聲狼嘷般的長嘯突自台前西南角上的人羣中响起！

隨着嘯聲，一條白影飄起於空中，宛似一隻白鶴，向擂台疾飛而至！

這人飄起之處，距擂台約有十幾丈遠，可是，他就像一隻飛禽一般，一掠就到台上，施展的竟是輕功中最上乘的凌空虛渡！

觀衆登時都看呆了，過了半晌之後，才爆起一片响澈雲霄的喝采聲。

這人的輕功，的確又比戚明星高得多了！

他，年約三十五六歲，身材頎長，面白無鬚，面部最特出的是長着一隻鷹鈎鼻，它充滿着一股高傲之氣，再加上一身潔白的長衫和一柄懸於腰間的精美寶劍，使人覺得他又高貴又冷傲，是個傲睨萬物的人物！

他，正是天山飛狐勾兆旗！

戚明星十分高興，抱拳一拱道：「勾大俠別來無恙，在下這廂有禮了。」

天山飛狐勾兆旗顯然很生氣，冷哼一聲，目中幾乎要迸出火星來，一字一頓道：「小子，你在攪什麼鬼？」

戚明星沉着一笑道：「沒什麼，勾大俠既要在下上台現醜，在下也只好請你上台亮亮相了！」

天山飛狐怒道：「這話什麼意思？我何會要你上台現醜？」

戚明星一直認定替自己報名打擂的是他，這時聽了他的話，又見他滿面怒容，就知自己弄錯了，不由一怔道：「哦，不是你替在下報名的？」

天山飛狐冷冷道：「我幹麼要替你報名？」

戚明星笑道：「這樣看來，是在下弄錯了，奇怪，越西鴻是不會到這裏來的，到底是誰替在下報名的呢？」

天山飛狐冷然一笑道：「你小子的事我不管，現在我只問你，請鬼容易驅鬼難，你打算怎麼辦？」

戚明星道：「在下正要找你，你來得正好呀！」

天山飛狐一揚眉，氣勢汹汹地道：「你找我幹麼？」

戚明星道：「決鬥。」

天山飛狐一怔道：「決鬥？」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在下希望將明年元月十五日之約提前在今天解決。」

天山飛狐輕哦一聲，面上現出了笑容，以刮目相看的眼光看着他，笑問道：「你小子已練成大殺門的劍法了？」

戚明星搖頭道：「沒有，碰都沒碰過，在下那口無鋒寶劍已在海上被越西鴻奪去，如不能奪回來，第七代大殺俠恐怕做不成了。」

天山飛狐長噢一聲，注目問道：「既然如此，你爲何敢找我決鬥？」

戚明星微笑道：「這是海大俠的遺命啊！」

天山飛狐臉色一沉道：「我是說，你既然尚未練成大殺門的劍法，怎敢提前找我決鬥？」

戚明星道：「理由有二，第一：明年元宵，在下無暇前往鐵嶺關赴約，第二：海大俠只要在下代替他與你決鬥，並未規定在下非勝不可，所以提前在今天解決並無不可。」

天山飛狐冷笑道：「你不怕輸？」

戚明星笑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何況你勾大俠乃是名滿天下的絕頂高手，在下敗在你手裏並不可恥。」

天山飛狐眼睛一轉，又冷笑說道：「而萬一你勝了，便可一舉成名天下知，是不？」

戚明星點頭道：「正是。」

天山飛狐嘿嘿怪笑起來，道：「好小子，你這個算盤打得不錯，只是還得問我肯不肯呢！」

戚明星道：「你不想打？」

天山飛狐道：「那天我說過了，海書鄖既已亡故，那個約會即可取消，但你小子既然一定要代他出戰，那就得等你練成大殺門的劍法之後，所以在你劍法未成之前，我是不會跟你打的！」

戚明星道：「你不打，對在下沒有損失，但你今天下得了台麼？」

天山飛狐道：「代表海書鄖的決鬥，可無限期延後，至於今天，我要先教訓你一下！」

戚明星知道對付這個蓋世魔頭不能不用劍，當即依言拾起台上那口長劍，但仍不拔出劍來，連鞘平握手上，含笑道：「怎麼打呢？」

天山飛狐一字一字說道：「我空手攻你三招，你能招架得住便好，否則得吃些苦！」

戚明星一躬身道：「好，請賜招。」

天山飛狐身形一動，脚下閃出兩步，右掌突如雲龍探爪，倏忽便抓到了戚明星胸前，出手之快，眞如電光石火，看得令人心頭一緊！

戚明星根本看不淸他發出的是什麼招式，他也不想知道對方發出了什麼招式，一見對方身形一動，他立刻就揮劍反擊上去。

他使展出了得自瀛洲居士的「一針見血」！

這就是說，他早已準備以得自海外三仙的三絕招對抗天山飛狐的攻擊，因爲他知道攻擊才是最佳的防守，所以一見對方身動，他也不管對方要發出什麼招式，立刻使出「一針見血」迎擊出去。

於是，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天山飛狐一掌抓出之際，突然發現自己的掌心正在迎上戚明星遞出的長劍鞘帽，心中不禁大吃一驚，他當然看得出戚明星攻出的一招蘊藏着無窮的變化，其威力遠在自己抓出的一掌之上，因之他頓時方寸大亂，慌忙撤掌暴退下去。

幸而他見機得快，居然逃過了瀛洲居士自稱百無一失的「一針見血」！

但他原說要教訓戚明星，這時一招之下反被戚明星迫得倉皇倒退，這個打擊對他是够大的了，他一張白晰的臉登時脹得通紅，兩顆眼睛像死人一般緊緊瞪視着戚明星，過了一會之後，才迸出一句話道：「小子，你這一招是哪裏學來的？」

戚明星心中得意萬分，却淡淡的一笑，答道：「絕對不是得自大殺門，你放心好了。」

天山飛狐勃然大怒，人似炸藥爆發，厲吼一聲，陡地躍起一丈多高，身在空中迅捷一翻，上身向下俯衝，凌空一掌猛拍而下！

這一掌，可能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勢如天河倒瀉，有無堅不摧的威力！

但是，戚明星仍然採取「先下手爲强」的戰畧，一見他騰身躍起，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卽退步揚劍，將得自蓬萊老人的一招「漁翁撒網」使了出去。

一片劍影，似魚網飛抛而出！

天山飛狐自以爲第二招一出，戚明星必難招架，因爲他這一招名曰「雷神下界」，曾經擊敗過無數比戚明星强的武林高手，所以他對這一招充滿了信心，認定必能十拿九穩的擊垮戚明星，那知就在掌式發下之際，忽然瞥見自己正在投入一片千層劍浪之中，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左掌倏沉，推出一股掌風，同時硬行撤回右掌，正在向下俯衝的身子，也借掌風反彈之力，憑空再飄起三尺。

這種輕功造詣，可謂已到超凡入聖的境界，也多虧他有這份能耐，因此終於又在千鈞一髮之間逃過了蓬萊老人的「魚網撒網」！



戚明星使出蓬萊老人所授「漁翁撒網」，舞起千層劍浪迎向天山飛狐的千鈞一擊。

戚明星沒有乘機追擊，見他飄開，也就收劍而立。

如果他乘機攻擊，在剛剛那種情况之下，是可以一擊而中的，但他無意傷害對方。

因爲他想到海書鄖原是個嫉惡如仇的大殺俠，凡是該死的人，都逃不過他的劍下，而他幾番與這個天山飛狐交手都未痛下殺手，足見這個天山飛狐尚無取死之罪，或者其爲人尚有某些可取之處，所以他無意乘機傷害對方。

天山飛狐却以爲他會乘機攻擊，故於身形飄起之際，雙掌齊出，再推出一股凌厲如狂飆的劈空掌！

戚明星吃了一驚，急忙斜身一掠，飄開尋丈，大叫道：「這是第三招啦！」

「轟！」然一响，厚達數寸的台板被天山飛狐的掌風擊得跳了起來！

天山飛狐也於此時飄落台邊，他似乎很後悔第三招發得太草率，面色一片鐵靑，恨恨地道：「小子，我看走眼了，敢情你還眞有兩手！」

戚明星躬身道：「承蒙當代高人誇奬，不勝榮幸之至。」

台下，又响起一片掌聲，觀衆爲他們神乎其技的身手而喝采，雖然僅僅打了三招，但已使大家大開眼界了。

天山飛狐未能擊敗戚明星，顯然心甚不甘，同時也很感驚異，這時忍不住問道：「你的武功是跟誰練的？」

戚明星含笑說道：「抱歉，這個恕難奉告。」

天山飛狐冷哼一聲，說道：「我想越西鴻和燕青雲絕不可能教你這種武功，你一定是跟某位不出世的武林高人練的，是不？」

戚明星點頭道：「是，沒有人一出娘胎就懂得武功，你的一身武功，不也是跟人練的麼？」

勾兆旗道：「咱們再打幾招如何？」

戚明星搖頭道：「不了，要打，等我練成了大殺門的劍法之後再來。」

天山飛狐勾兆旗眼睛轉了轉，又道：「你說那口無鋒寶劍已被越西鴻奪去，是眞的？」

戚明星點頭道：「是眞的。」

天山飛狐向台下瞥了一眼，問道：「他現在也來到呂公堡？」

戚明星道：「大概沒有。」

天山飛狐道：「他知不知大殺門在何處？」

戚明星道：「不知道。」

天山飛狐道：「你有把握奪回那口寶劍？」

戚明星道：「沒有。」

天山飛狐道：「那麼，我幫你去把那口寶劍奪回來，讓你儘快練成大殺門的劍法如何？」

戚明星道：「條件是什麼？」

天山飛狐道：「告訴我教你功夫的人是誰，我要去找他印證印證。」

戚明星笑道：「你勾大俠未免太好强了，須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想將天下武林高手一一擊敗是絕對不可能的，何必枉費心機呢！」

天山飛狐眉頭一皺道：「肯不肯說一句，少嚕嗦！」

戚明星搖搖頭。

天山飛狐一哼道：「你不說，我總有一天會把他找出來——後會有期！」

身形一騰，飛起空中，仍施展凌空虛渡的絕頂輕功，越過台下衆人，落到人羣之外。

再一個起落，人已變成一個小點……

戚明星在決定向他和越西鴻公開叫陣之前，根本不敢預料會有這樣圓滿的結果，看着天山飛狐遠去不見，他不禁鬆了一口氣，暗暗慶幸道：「多虧海外三仙傳授的功夫很管用，不然今日眞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他定了定神，走近台前大聲道：「在下下一位要挑戰的是鐵船帮主越西鴻，假如他在場，就請趕快上台，否則在下要走了！」

觀衆又鼓掌起來。

但越西鴻沒有出現，他顯然沒到呂公堡來。

戚明星又等了一會（他其實已知越西鴻絕不會到呂公堡來看打擂台），見無動靜，於是放下長劍，轉對鐵臂神猿呂君鵬深施一禮道：「呂前輩，越西鴻顯然未來，如今在下就到此爲止，這個擂台交還給你，得罪之處，異日再登門謝罪！」

說畢，便欲下台。

鐵臂神猿急道：「戚英雄慢走！」

戚明星聞言轉回身子，拱手道：「前輩有何指教？」

鐵臂神猿剛見他毫不困難的接下了天山飛狐的三招攻擊，心中已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而且，戚明星能使天山飛狐無功而退，等於告訴台下觀衆他的武功與天山飛狐相差無幾，間接的也使觀衆明白他三個徒弟的失敗是理所當然之事，因此他對戚明星不但嫌怨盡去，而且產生一份好感，這時他滿面堆笑的走到台中，說道：「老夫有件事想與老弟談談，老弟可否移駕敝館一叙？」

戚明星道：「不敢打擾前輩，在下尙有要事待辦，不能多停留，前輩若有指教，請在此說明便了。」

鐵臂神猿畧現失望地道：「停留一晚也不行麼？」

戚明星說道：「很抱歉，在下急着趕路，……」

鐵臂神猿踏上一步，輕聲道：「老夫方才聽那天山飛狐之言，似乎老弟與海大俠關係極深，是否？」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在下是他的繼承人。」

鐵臂神猿輕聲問道：「老夫與海大俠有數面之緣，老弟可知他此刻俠踪何在？」

戚明星道：「前輩剛才莫非未聽淸楚？海大俠已於前月謝世了！」

鐵臂神猿渾身劇烈一震，面色一下蒼白如紙，駭然失聲道：「什麼？海大俠他……死了！」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他不幸身染瘴毒，醫藥罔效，已逝世一個多月。」

鐵臂神猿好像聽到至親死亡的噩耗，全身顫慄起來，驚問道：「你……沒有騙我？」

戚明星正色道：「沒有。」

鐵臂神猿眼淚奪眶而出，頓足悲呼道：「罷了！罷了！這是天亡我也！」

戚明星詫異道：「前輩此言何解？」

鐵臂神猿仰首望天，默默的流淚，過了一會之後，才回視戚明星又問道：「海大俠臨終前，老弟可在場？」

戚明星點頭道：「在的。」

鐵臂神猿急問道：「那麼，他有何遺言？」

戚明星道：「他要在下繼承大殺門一脈，做第七代大殺俠。」

「還有呢？」

「他託我二事，一是代替他與天山飛狐決鬥，一是替他尋回失踪的女兒。」

「沒有別的了？」

「沒有。」

「眞的沒有？」

戚明星心中頗爲驚異，暗忖道：「奇怪，難道海大俠託我完成的第三件事與此老有關？不不，海大俠並未向我提起此老，他不可能知道那件事。」

於是，他搖搖頭道：「沒有，眞的沒有。」

鐵臂神猿長嘆一聲，狀甚失望。

戚明星問道：「前輩與海大俠有何關係？」

鐵臂神猿搖頭嘆道：「算了，海大俠既已不幸亡故，一切都不必再說了。」

戚明星因不了解他的底細，見他不說，樂得乘機下台，乃拱手一揖道：「那麼，在下告辭了。」

他轉身跳下擂台，擠入人羣找到海友

蘭，一拉她說道：「咱們走吧！」

兩人走出了人羣，海友蘭立刻大發牢騷道：「這眞是豈有此理，你這個人眞是莫名其妙，好不容易勝了他們三場，居然一個錢不要，白白丢了一千五百两銀子，想想看，一千五百两銀子可以買——」

戚明星「嘖！」了一聲，很不高興地道：「海姑娘，妳簡直不像是海書郞的女兒！」

海友蘭呶呶嘴，不說話了。

戚明星又以堅定的語氣道：「咱們去索回坐騎，立刻離開此地。」

海友蘭不答，默默的跟着，似乎已被「馴服」了。

回到呂公堡的街上，戚明星見路旁有人在賣包子，他於是買了十個準備在路上吃，付過錢之後，他突然轉身一個箭步跳出，一把抓住一個邋遢少年的胸襟，沉聲道：「小鬼頭，你幹麼跟踪我？」

邋遢少年嚇得手足無措，掙扎叫道：「我……我……我沒有呀！」

戚明星雙目一瞪，故作惡聲惡氣之狀道：「沒有？哼，你從擂台那兒一直尾隨我到此，還敢說沒有，你不說實話，我揍死你！」

邋遢少年驚得發抖，戰戰兢兢道：「好好好，我說便了，我說便了！」

戚明星嚴厲地道：「快說！」

邋遢少年道：「剛……剛才你大爺上台打擂的時候，小的都……都看見了，那時小的站……站在最前面的地方……」

戚明星兇虎虎道：「那又怎樣？」

邋遢少年忽然一改畏懼之色，露出一個傻氣的笑容道：「你大爺想不想知道那個替你報名的人是誰？」

戚明星道：「你說！」

邋遢少年拿蹻起來，笑道：「你給小的一些錢，小的就說！」

戚明星不禁惱笑道：「好小子，你倒會做生意，也罷，我給你，但你如敢胡扯，看我不打斷你的狗腿才怪！」

說罷，掏出幾個錢塞到他手裏。

邋遢少年把錢揣入懷中，笑嘻嘻道：「小的說了，你大爺可不要生氣啊！」

戚明星道：「我不生氣，你說吧。」

邋遢少年道：「也不能打我。」

戚明星道：「你若說實話，我就不打你。」

邋遢少年道：「你大爺是了不起的英雄豪傑，說話可要做準呀！」

戚明星道：「少嚕嗦！」

邋遢少年咧嘴一笑道：「那個替你大爺報名的人，就是我！」

戚明星一怔，舉手便要賞他一個耳光，但一想到已答應不打他，只得放下手，又氣又好笑的問道：「是誰指使你的？」

邋遢少年道：「一個老要飯的指使我的，他給了我一兩銀子。」

戚明星目中精光暴現，問道：「什麼模樣的老要飯？」

邋遢少年道：「他年紀大約六十多歲，身穿破衣，手拿一枝竹棒。」

戚明星脫口道：「降魔怪丐！」

邋遢少年道：「小的原來以爲他叫戚明星，後來才知道不是，他是你大爺的仇人麼？」

戚明星道：「不是，你可知他現在在那兒？」

邋遢少年道：「不知道。」

戚明星道：「你要多少錢才肯說？」

邋遢少年慌忙搖手道：「不不！小的是眞不知道，只因小的見你大爺功夫驚人，心中十分敬佩，所以才來告訴你的。」

戚明星一笑道：「好，你去吧！」

邋遢少年連聲稱謝，掉頭飛奔而去。

海友蘭深表驚異，道：「降魔怪丐就是那個躲在棺中的老叫化？」

戚明星點點頭。

海友蘭道：「他幹什麼要替你報名打擂？」

戚明星冷笑道：「大概是要跟我開個玩笑——走吧！」

回到寄存馬匹的人家，賞了那家人一些錢，兩人卽上馬動身離開呂公堡，繼續取道南行。

默默走了一程，海友蘭忽然開口道：「戚大哥，我……我覺得很慚愧……」

戚明星道：「怎麼說？」

海友蘭道：「我並不是很愛錢的女人，只是因爲……因爲……」

戚明星擺擺手道：「不要說了。」

海友蘭道：「你肯原諒我麼？」

戚明星笑道：「妳不必放在心上，不過妳要知道，這世上錢並不是最可貴的東西。」

海友蘭道：「什麼最可貴？」

戚明星道：「人格。」

海友蘭幽幽地道：「我娘死得早，我爹又經常不在家，有許多事我都不懂，希望你以後多多給我指導。」

戚明星點頭道：「好的，其實，過去的二十多年，我比你更不如，做爲一個人，我也正是在開始的時候。」

海友蘭道：「你比我幸運多了。」

「哦？」

「因爲你是個男人。」

「生爲男人，是幸運麼？」

「是的，男人可以自主自立，而女人却要依靠人，受人操縱。」

「妳說的也許不錯，但女人一樣有力爭上游的機會，不愛慕虛榮，懂得相夫教子，做到賢慧與貞節，這就够了。」

×　　×

南行三日，到了阜城，戚明星買了她所需要的衣物給她，然後在街上吃飯，海友蘭顯得特別愉快道：「戚大哥，咱們就在這城中住宿一夜，明早再趕路好麼？」

戚明星笑笑道：「妳看現在是什麼時候？」

海友蘭一呶嘴道：「現在剛剛過午，咱們當然還可以趕半天的路，不過這幾天我騎馬騎得腰痠背疼，難道不可停歇半天麼？」

戚明星道：「妳一點也沒有腰痠背疼的樣子嘛。」

海友蘭道：「是眞的，不騙你。」

戚明星道：「好吧，咱們去找一家客棧住下，明早再走便了。」

於是，吃過飯後，他們找到一家中等的客棧，開了兩間客房住下來。

戚明星怕她要求上街遊玩，洗過澡後，卽託詞疲倦，上床蒙頭大睡。（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開離開上官小仙之後，當晚前往十方竹林寺，找到了青城隱士墨九星，相談不及盞茶之久，多爾甲就已來到，他和墨九星只交手一招，就死在墨九星暗器之下，葉開揭開多爾甲的銅面具，證實了他的猜想，果然是呂廸，在呂廸的屍身上，搜獲了一封血書，是魔教另一天王布達拉約會呂廸的信件，這時，竹林中忽然響起一陣奇異的聲音，聽之令人毛骨悚然，更令葉開駭怕的是，他看見許多大小不一的毒蛇、壁虎、蜈蚣蠕動着，從竹林裏爬了出來，爬入墨九星用粉末洒成的圓圈——

風冷心尤冷　事奇人更奇

葉開只覺得胃在收縮，勉强忍耐住，道：「這就是你的晚飯？」

墨九星點點頭，喃喃道：「我一個人吃已够了，兩個人吃就還少了些。」

葉開駭然道：「兩個人吃？還有誰要來？」

墨九星淡淡道：「沒有別人了，我一向很少請客。」

葉開道：「現在你只有一個人。」

墨九星道：「你不是人？」

葉開倒抽了一口涼氣，苦笑道：「這麼好的東西，還是留給你一個人享受吧，我不敢奉陪。」

墨九星冷冷道：「你不肯賞光？」

葉開道：「我……我還有約會，我要到外面去吃飯，吃完了我就回來。」

話還沒有說完，他已溜之大吉。

他這一生從來也沒有被人駭得逃走過，可是現在却逃得比一隻中了箭的兎子還快。

墨九星忽然大笑，道：「你若在外面吃不飽，不妨再回來吃點心，我可以留兩條最肥的蜈蚣給你。」

葉開已越牆而出，連頭都不敢回。

這是他第一次聽見墨九星的笑聲，也是最後一次。

×　　×　　×

這飯舖很小，却很乾淨。

現在已過了吃晚飯的時候，除了他之外，飯舖裏已沒有別的客人。

葉開要了兩樣菜，一壺酒。

他本不想喝酒的。

——酒入愁腸，化做相思淚。

也許只要一杯酒，就能勾起他的傷心事。

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他就算要傷心，也得等到這件事過去以後。

只可惜一個人越是想勉强控制着自己，不喝酒的時候，反而越是忍不住要去喝兩杯。

「我只喝兩杯。」

他在心裏警告自己，絕不能多喝，夜還很長，明天一定是非常艱苦的一天。

可是兩杯酒喝下去後，他就覺得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沒有他剛才想得那麼嚴重了。

所以他又喝了兩杯。

他忽然想起了丁靈琳。

丁靈琳若是在這裏，一定也會陪他喝兩杯的。

他們常常坐在這種小店裏，喝兩杯酒，剝幾顆花生，過一個平靜的晚上。

當時他總是覺得這種生活太單調，太平靜，可是現在他已知道自己錯了。

現在他才知道，平靜就是幸福。

——人們爲甚麼總是要等到幸福已失去了時，才能眞正明白幸福是甚麼？

×　　×　　×

風很冷，很冷。

夜也很冷。

在如此寒冷的冬夜裏，一個寂寞的浪子，又怎麼能不醉？

寂寞，刀一樣的寂寞。

對一個幸福的人說來，寂寞並不可怕，有時甚至反而是種享受。

可是等到他的幸福已失去時，他就會瞭解寂寞是件多麼可怕的事了。

有時那甚至比刀鋒更尖銳，一下子就能刺入你的心底深處。

葉開的心在刺痛。

若不是外面突然傳來一聲慘呼，他一定會醉的。

他已無法控制自己。

可是就在他第七次舉杯的時候，寒風中忽然傳來一聲慘呼……

呼聲是從十方竹林寺那邊傳來的。

這小飯舖就在竹林寺後。

慘呼聲響起，他的人已箭一般竄了出去。

然後他就看見了兩個人。

兩個死人，像痲袋般搭在禪院外的短牆上，繡花長袍，靑銅面具，正是多爾甲的身

外化身。

葉開鬆了口氣。

他並不是個沒有同情心的人，可是對這兩個人的死，他實在並不太同情。

他們既然已走了，為甚麼還要回來送死？

他們既然要回來，墨五星當然就不會讓他們再活着走出去。

這也不值得吃驚。

葉開只不過嘆了口氣而已，等到他看見墨五星時，才真的吃了一驚。

他實在想不到，墨五星竟也已是個死人！

× ×

院子裏還是沒有燃燈。

墨五星就倒在院子裏，整個人都已扭曲收縮，就像是個縮了水的布娃娃。

葉開怔住。

他知道牆頭上的兩個人是死在墨五星手裏的，但他却想不出墨五星是怎麼會死的。

他看見過墨五星的武功。

一個人若已能將自己的內力隨意收放自如，別人要殺他，就很不容易。

何況，墨五星的沉着和冷靜，也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

是誰殺了他？有誰能殺他？

葉開俯下身。

草帽還在墨五星頭上，可是現在他已不能再拒絕別人摘下來。

葉開摘下這頂草帽，就看見了一張慘綠色的，已扭曲變形的臉。

他是中毒而死的。

是誰下的毒？

葉開動也不動的站着，刀鋒般的冷風，一陣陣刮在他臉上。

他終於明白墨五星是怎麼死的了，但他却還是不明白，墨五星為甚麼總是要將這頂草帽戴在頭上。

這頂草帽並沒有一點特別的地方。

墨五星的臉上，也並沒有甚麼地方是葉開看不得的。

除了臉上的寒星外，他也是個很平凡的人，只不過比葉開想像中蒼老些。

一個很平凡的人，一頂很平凡的草帽，這其中難道還有甚麼不平凡的秘密？

葉開慢慢的放下草帽，蓋住墨五星的臉，苦笑着說道：「你為甚麼不也像別人一樣吃牛肉呢，至少，牛肉總是毒不死人的。」

× ×

墨五星的屍身也已收殮。

苦竹雙掌合什，嘆息着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佛慈悲，阿彌陀佛。」

他嘴裏雖然在唸着佛號，臉上却連一點悲傷的樣子都沒有。

對於墨五星的死，他顯然也並不太同情。

葉開笑了笑，道：「出家人不該幸災樂禍的。」

苦竹道：「誰幸災樂禍。」

葉開道：「你。」

苦竹苦笑，道：「出家人應該有好生之德，可是，他死了我的確不太難受。」

葉開道：「你這和尚雖然多話，說的倒好像都是老實話。」

苦竹嘆了口氣，道：「老實說，若不是因為我有多話的毛病，現在我早已當了大相國寺的主持。」

葉開笑了。

他覺得，這和尚非但不俗，而且很有趣。

苦竹又開始在唸經，超度墨九星的亡魂。

葉開忍不住又打斷了他的經文，道：「這裏做法事的只有你一個人？」

苦竹道：「別的和尚都已睡了，這裏雖然是個廟，可是到這裏來做法事的人並不多，到這裏來的施主們，大多數都是為了吃素齋，看風景的。」

他嘆息着又道：「老實說，這個廟簡直就跟飯館客棧差不多。」

這的確又是老實話。

葉開又笑了笑，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他是怎麼會死的？」

苦竹搖頭。

葉開道：「就是因為你太多話，所以他才會死。」

苦竹臉色變了變，勉強笑道：「施主一定是在開玩笑。」

葉開說道：「我從不在死人面前開玩笑。」

苦竹道：「施主難道看不出他是被毒死的？」

葉開道：「你看得出？」

苦竹道：「這裏的蛇大多數都有毒，何況還有蝎子蜈蚣。」

葉開道：「有些人天生就能吃五毒，再毒的毒蛇也毒不死他。」

苦竹道：「可是除了他自己抓的那些毒虫外，他並沒有吃別的。」

葉開道：「那些毒虫既然是他自己抓去的，怎麼能毒後死他？」

苦竹怔了怔，喃喃道：「看來這件事倒的確有點古怪。」

葉開却又笑道：「其實這件事並不古怪。」

苦竹不懂。

葉開道：「他的確是被那些毒虫毒死的，只因為那些毒虫身上，又被人下了種他受不了的毒。」

苦竹道：「是誰下的？」

葉開沉聲說道：「死在牆頭上的那兩個人。」

苦竹鬆了口氣，道：「這跟我多話又有什麼關係？」

葉開道：「有關係。」

苦竹道：「哦？」

葉開道：「若不是你多話，別人怎麼會知道他吃的是五毒？」

——別人若不知道他吃的是五毒，又怎麼會在那些毒虫身上下毒？

苦竹說不出話來了。

葉開道：「下毒的人想看看他是不是已經被毒死，想不到他臨死之前，還能把他們殺了報仇。」

這解釋的確合情合理。

葉開接着又道：「像他這種人，無論誰對他不起，他無論死活，都一定不會放過的。」

苦竹喃喃道：「活着時是兇人，死了也一定是惡鬼。」

葉開道：「所以你千萬要小心些。」

苦竹臉上變色，道：「我……我小心什麼？」

葉開盯着他，緩緩道：「小心他忽然從棺材裏跑出來，割下你的舌頭，讓你以後再也沒法子多話。」

苦竹臉色變得更難看，忽然道：「我的頭痛得很，我也要去睡了。」

葉開道：「你不能走。」

苦竹彷彿又吃了一驚，問道：「為什麼？」

葉開道：「你若走了，誰來超度他的亡魂？」

苦竹道：「他用不着別人超度，這種人反正一定要下地獄。」

燈光閃爍。

大殿裏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陰森詭秘之意。

黑暗中彷彿真的有些含寃而死的惡鬼，在等着割人的舌頭。

苦竹簡直連片刻也耽不下去了，連手裏敲木魚的棒槌都來不及放下，掉頭就走，走過門檻時，幾乎被絆了個跟斗。

葉開看着他走出去，眼睛裏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出家人本不該怕鬼的，除非他做了些見不得人的虧心事。

他做了些什麼虧心事？

他是真的怕鬼？還是怕別的？

× ×

五口嶄新的棺材，並排擺在大殿裏。

葉開還沒有走。

他不怕鬼，他沒有做過虧心事。

他站在冷風中，看着這五口嶄新的棺材，喃喃道：「這廟裏雖然很少做法事，準備的棺材倒不少，難道這裏的和尚，都能未卜先知，早已知道今天晚上會死很多人？」

他說的聲音很輕。

因為他知道這些問題誰也不能答覆，他本是說給自己聽的。

就在這時，苦竹忽然又從外面衝了進來，張大了嘴，伸出了舌頭，彷彿想叫，却聽不出聲音來。

葉開忽然發現他不但臉色變了，舌頭的顏色也已變了，變成極可怕的死黑色。

他指着自己的舌頭，好像要對葉開說什麼，却又說不出。

葉開衝過去，才發現他舌頭上有兩個牙印，竟顯然是毒蛇的牙印。

他的舌頭在嘴裏。

毒蛇怎麼會咬到他舌頭上去的，莫非這裏真有惡鬼要封住他的嘴。

苦竹忽然說出了一個字！

「刀……刀！」

「你要我用刀割下你的舌頭？」

這句話說出，葉開也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只見苦竹的舌頭越腫越大，呼吸越來越急促，突然用盡全身力氣一咬。

一截舌頭，被他自己咬了下來，血濺出。

血也是黑的。

苦竹終於發出了一聲慘呼。

呼聲戛然停頓時，他的人也已倒下，他臨死之前，竟還是割下了自己的舌頭。

這多嘴的和尚，無論死活都已不能多嘴。

× ×

風更冷。

葉開迎着風走出去，身上的冷汗被風一吹，就像是一粒冰珠一樣。

他實在也不敢在那大殿中耽下去。

他不怕鬼。

可是那大殿裏却像是隱藏着一些比鬼更可怕的事。

遠處傳來更鼓。

三更已過。

這古老的城市裏，燈火已寥落，無論走到那裏，都是一片黑暗。

若是在夏天，也許還可以找到一兩處喝酒吃宵夜的地方。

只可惜現在還是初二。

也許就因為現在絕對找不到酒喝，所以葉開忽然覺得很想喝兩杯。

他嘆了口氣，走出橫巷，實在不知道該到那裏去，今天晚上他甚至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就在這時候，突聽有人帶着笑道：「我知道有一個地方還有酒喝，你跟不跟我走？」

× ×

雖然有星光，巷子裏却還是黑暗的，一個人大袖飄飄，在前面走。

葉開在後面跟着。

前面的人一直沒有回頭。

葉開也一直沒有問，更沒有趕上去。

前面的人走得並不快，但是對這裏的街道巷街却很熟悉。

葉開跟着他七轉八轉，連方向都已幾乎無法分辨，只見前面一道高牆，裏面的庭院彷彿很深，這人長袖一拂，居然輕飄飄的越過高牆。

這人不但輕功極高，身法也極靈妙，連葉開都很少見到輕功這麼高的人。

高牆內也是一片黑暗，冷風中浮動着一陣陣沁人心首的暗香。

星光下疏林橫影，盡是梅花。

葉開跟着越牆而入，才發現這地方就是他初到長安時來過的冷香園。

經過了那一次詭秘慘厲的惡戰後，這昔日的長安第一名園中，竟已荒無人跡。

連燈光都沒有，只有微風吹着花枝，發出一陣陣彷彿嘆息一般的聲音。

是誰在嘆息？在為誰嘆息？

是不是為了那些屈死在這裏的鬼魂？

× ×

冷香滿園，曲徑通幽。

前面的人對這裏的地勢竟似也很熟悉，葉開又跟着他七轉八轉，穿過一道月門，來到一重小院。

院子裏也沒有人，沒有燈光，沒有聲音。

門是開着的。

這人走過去推開了門，自己却讓到旁邊，道：「請進。」

葉開沒有進去。

這人道：「你不進去？」

葉開道：「我為什麼要進去？」

這人道：「裏面有人在等你。」

葉開道：「誰？」

這人道：「你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葉開道：「你不進去？」

這人冷冷道：「人家等的是你，不是我。」

他的聲音很奇怪，臉上蒙着塊和衣服同樣顏色的絲巾。

葉開盯着他，忽然笑了，微笑着道：「你明明知道我能認得出你，爲什麼偏偏不肯見我？」

這人彷彿吃了一驚，失聲道：「你……你認得出我？」

葉開嘆了口氣，道：「我若認不出，就不僅是個瞎子，而且還是個呆子。」

這人垂了下頭，輕輕的問道：「爲什麼？」

葉開道：「你不知道？」

這人的聲音更輕，道：「是不是因爲你心裏已有了我？」

葉開沒有回答，眼睛裏的表情忽然又變得奇怪。

無論這種表情是什麼意思，至少不是在否認。

這人終於抬起頭，掀開了臉上的絲巾，星光就照在她臉上。

如此靜夜，如此星光，她的臉看來美麗得就像是梅花的精靈，天上的仙子。

她的眼睛更美，卻又彷彿帶着無法向人敘說的幽怨和感傷。

她凝視葉開，輕輕道：「我的確應該知道你能認得出我的，因爲你就算化了灰，我也認得出你！」

她的聲音也美，美得就像是春天傍晚，吹過大地的柔風。

如此美麗的眼睛，如此美麗的聲音，除了上官小仙還有誰？

葉開也在凝視着她，道：「但是你卻希望我認不出你。」

上官小仙點點頭。

葉開道：「爲什麼？」

上官小仙遲疑着，道：「你進去看看，就知道是爲什麼了。」

葉開道：「你不進去？」

上官小仙輕聲道：「我可以在外面等着。」

葉開道：「爲什麼要在外面等？」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因爲你進去了之後，一定也希望我在外面等着。」

她笑得不但很淒涼，而且很神秘。

她實在是個神秘的女人，總是會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葉開沒有再問。

因爲他瞭解她，她不肯說的事，無論誰也問不出的。

門開着，被風吹得「吱吱」的響。

葉開終於緩緩走了進去，走入了黑暗中……

× ×

外面還有星光，屋子裏更黑暗。

葉開什麼也看不見，卻聽到一陣陣很輕很輕的呼吸聲。

屋子裏果然有人。

「是誰？」

沒有人回應，連呼吸聲，都似乎已停止。

這個人既然是在屋子裏等葉開的，爲甚麼又不肯回答葉開的話？

難道這又是上官小仙的陰謀，難道這地方又是個陷阱？

否則她帶葉開來的時候，爲甚麼不肯以真面目跟他相見？

假如是別的人，說不定，早已退了出去。

可是葉開沒有。

因爲他心裏忽然有了種連他自己都無法解釋的奇異感覺。

一陣風吹過，「砰」的，門忽然關了起來。

現在他就算想走，也沒法子走了。

屋子裏更黑暗，的確已伸手不見五指，但那呼吸聲卻又響了起來。

呼吸聲本來是在前面的，現在已退入屋角。

他爲甚麼要退？

是不是因爲他也在害怕？

葉開沉着了氣，道：「不管你是誰，你既然在等我，總該知道我是誰？」

沒有回答。

葉開道：「我並不是個兇惡的人，所以你根本不必怕我！」

他一面在說話，一面又走過去。

他走得很慢！

突然間，一陣冷風迎面向他吹過來。

他甚麼都沒有看見，但是他可以感覺得到，只有刀風才會這麼冷。

這柄刀他卻也看不見。

……看不見的刀，才是殺人的刀。

這人是誰？爲甚麼要殺他？

× ×

刀風不但冷，而且急。

葉開身形一閃，突然閃電般出手，扣住了這人的手。

手冰冷。

這隻手他當然也看不見，可是他也能感覺得到，所以能抓住。

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有種奇異的，無法解釋的感覺，就像是野獸的本能一樣。

這人的手在發抖，卻還是不肯開口。

葉開的手也突然發抖，因爲他已隱約猜出了這個人是誰。

他嗅到了這人身上的氣息。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特殊的氣息，這個人的氣息他永遠也不會忘記。

死也不會忘記！

就在這一瞬間，這個人已掙脫他的手，又退入了屋角。

這次葉開並沒有再逼過去，事實上，他整個人都已僵硬，就像是塊木頭般。

他想不到這個人會在這裏，更想不到這個人會殺他！

冷汗已開始從他額上流下。

「我是小葉，」他盡力控制自己！「難道你聽不出我的聲音？」

還是沒有回應。

呼吸聲音更急促，彷彿充滿恐懼。

葉開咬了咬牙，非但沒有再往前走，反而一步步向後退，退到門口，突然轉身，用力拉門。

門居然一拉就開了。

他衝出去，上官小仙居然真的還在院子裏等着。

看見了他的表情，她眼睛裏充滿了同情和關切，迎上來問道：「你已知道屋子

裏的人是誰？」

葉開點點頭，握緊雙拳，道：「你爲甚麼不點起燈來？」

上官小仙道：「我又不在屋子裏。」

葉開道：「你沒有火熠子！」

上官小仙道：「我有。」

葉開道：「既然有，爲甚麼剛才不給我？」

上官小仙沒有回應這句話，只是默默的將火熠子交給了他。

葉開立刻又衝進去，打光了火熠子。

一個人痴痴的站在屋角，赫然竟是丁靈琳。

葉開終於看見了她，終於找到了她！

沒有人能形容他此刻的感覺，也沒有人能想像。

可是丁靈琳卻突然瘋狂般大叫了起來，背着他手裏的火熠子，大叫道：「火……火……」

看見了火光，她就像是突然變成了一隻驚愕負傷的野獸。

她整個人都縮成了一團，不停的發抖，美麗的臉也已因驚駭而變了形，一直不停的大叫！

「火……火……」

她只看見了火，卻沒有看見葉開。

她竟似已不認得葉開。

火光立刻熄滅，屋子裏，又是一片黑暗。

葉開的心也沉入黑暗裏，無邊無際的黑暗。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又悄悄的退了出去，無言的將火熠子還給了上官小仙。

上官小仙苦笑道：「你現在是不是已明白，剛才我爲甚麼不肯給你火熠子。」

葉開無語。

上官小仙嘆道：「她是從火窟中逃出來的，她受的驚駭太大，可是……可是我實在想不到，她竟已連你都不認得。」

葉開黯然，過了很久，才問道：「你是在那裏找到她的？」

上官小仙道：「就在這裏。」

葉開道：「幾時找到的？」

上官小仙道：「她逃出火窟之後，想必就已躲到這裏來，可是我直到今天晚上才找到她！」

她垂下頭，又道：「我知道你看見她這樣子，一定會很難受，可是我又不能不帶你來。」

葉開道：「你……」

上官小仙打斷了他的話，道：「我本不想給你知道是我帶你來的，因爲……因爲……」

葉開道：「因爲甚麼？」

上官小仙垂着頭，沉默良久，才淒然道：「我也不知道究竟爲了甚麼，也許是因爲我不願讓你爲了這件事而感激，也許是因爲我害怕。」

葉開道：「害怕？」

上官小仙神情更悲傷，說道：「她變成這樣子，我也有責任，我怕你恨我，恨我……我更怕你見了她之後，會從此不理我！」

葉開道：「但你卻還是帶我來了！」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做甚麼？」

星光照在她臉上，她淚已流下。

無論誰都應該能看得出，她心裏是多麼矛盾，多麼痛苦。

葉開卻好像看不見，忽然走到院子中央，翻了三個跟斗，站起來，站得筆直，長長吸了口氣，拉平了身上的衣服。

地上的積雪未溶，一枝梅花也不知被誰折斷，落在積雪上。

他拾起來，摘下一朵，插在衣服上，然後再走回來，忽然對上官小仙笑了笑，道：「你猜我現在想幹甚麼？」

上官小仙吃驚的看着他，似已看得發怔。

葉開笑笑道：「我想去找個地方睡一覺。」

上官小仙更吃驚，道：「現在你想去睡覺？」

葉開點點頭，道：「明天中午我還有事，我一定要養足精神。」

上官小仙道：「你……你睡得着？」

葉開道：「我爲甚麼睡不着？」

上官小仙道：「可是丁靈琳……」

葉開道：「不管怎麼樣，我們現在總算已找到了她，別的事都可以等到以後再說。」

上官小仙道：「她這樣子你能放心得下？」

葉開微笑道：「有金錢幫的幫主在這裏保護她，我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上官小仙看着他，就好像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像他這種人。

這種人實在少見得很。

無論誰遇見這種事，都一定會很懊惱憂慮，可是他翻了三個跟斗，就忽然將一切憂慮全都遠遠的拋開了。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苦笑道：「看來，就算有天大的煩惱，你也能一下子就拋開。」

葉開道：「這世上本沒有甚麼值得煩惱的事。」

上官小仙嘆道：「你實在是個有福氣的人！」

葉開居然沒有否認。

上官小仙忍不住又問道：「明天中午，你有甚麼事要做！」

葉開道：「我有個約會。」

上官小仙道：「甚麼約會？」

葉開道：「孤峯和多爾甲約好了明天中午在延平門相見。」

上官小仙皺眉道：「這是他們的約會，你……」

葉開打斷了她的話，道：「現在多爾甲已然已死了，這約會就變成我的。」

上官小仙道：「你想乘此機會，找出孤峯來？」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道：「每天正午，出入延平門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你怎麼知道誰是孤峯！」

葉開道：「我總有法子找到的。」

上官小仙道：「甚麼法子？」

葉開又笑了笑，道：「現在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到時候我就能想出來！」

他微笑着，又道：「這世上本就沒有甚麼不能解決的事，對不對？」

上官小仙只有苦笑。（未完）

新派長篇俠義故事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天殺星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依着百寶盒老余所授的錦囊妙計，救出趙中元，同時，他也想通了萬應教費了這大的工夫幇忙他的主要目的，那就是要以趙中元的生命，來要脅控制申無害的行動，在申無害還沒想到怎麼應付的時候，二月二日丐幇在破廟舉行的南五北七一十二行省九九八十一個分舵的代表集會之日已經到來，申無害和小丁奉命化裝成丐幇弟子，混進丐幇，此刻他們遠離其他幇中弟子，相對坐在桃林的一角，依據老余的計劃，十方羅漢從山下上來，一衆弟子爭相趨前迎候，兩人要在此刻趁機下手——

****

妙絕計上計　拚博險中險

小丁折下一根桃枝，小心地截取了較爲平直的一段，然後抹平地面，將桃枝插下去。

三寸長的一枝桃枝，只有一寸長的影子。

「唔，還有半個時辰。」

申無害沒有接腔，只仰起臉，望望天色。

小丁忽然微微一笑道：「你是不是有點緊張？」

申無害緩緩的轉過臉來，說道：「你呢？」

小丁道：「本來我也有點緊張，如今看到你這種緊張的樣子，我就不怎麼緊張了。」

申無害道：「哦？」

小丁說道：「因爲我們兩個人如果一齊緊張，等會兒動手時，就一定非出毛病不可。」

申無害道：「你經常都能控制你的情緒？」

小丁道：「你也應該能。」

申無害道：「哦？」

小丁道：「因爲我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就不會成爲剪魂手的傳人，你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你也不會成爲今天武林中的天殺星！」

申無害道：「這一點我倒是沒有好好的想過。」

小丁道：「我也是剛剛才突然想起來的，如今就像暴風雨來臨的前刻，在這種出奇而反常的平靜中，常會使人想起很多平時想不到的事。」

申無害道：「除了這個，你還想起了一些什麼事？」

小丁長長吸了口氣，緩緩吐出，一面拔起那根桃枝，在地面上劃了兩個不成形的圈圈，慢慢說道：「我奇怪我們兩人居然成了朋友。」

申無害道：「這有什麼奇怪？人與人相處久了，總會成爲朋友的。」

小丁道：「但你跟仇天成並沒有成爲朋友，我也一樣。」

申無害道：「這也要看緣份。」

小丁道：「我不相信緣份。」

申無害道：「你相信什麼？」

小丁道：「我什麼也不相信，我認為友情是一種了解的累積，除了彼此間互相了解，絕沒有任何速成的方法，可使兩個人的友情加深。」

申無害道：「你認為我們之間的了解還不够？」

小丁道：「不是不够。」

申無害道：「否則該怎麼說？」

小丁道：「我們之間根本就談不上了解兩個字，你不知道我的出身，我不清楚你的來路，我不明白你過去為什麼要殺那麼多的人，你對我的認識，也僅限於知道我姓丁，已練成一種剪魂手的武功，甚至到目前為止，連我的名字你也不知道。」

申無害道：「那是因為我們最近都在忙自己的事，還沒有時間談到這些。」

小丁輕輕嘆了口氣道：「問題就在這裏了。」

申無害道：「什麼問題？」

小丁道：「如果假以時日，我們當然會慢慢彼此了解，但在目前，我們却很可能會為了一些小事翻臉，到那時候，以我們旗鼓相當的武功來說，眞不知道是你的不幸，還是我的不幸。」

申無害沒有開口，他在望着那隻拿着一根桃枝的手。

小丁的手。

然後，他慢慢的抬起頭，沿着那條手臂，望去小丁的臉上。

小丁也在望着他。

兩人就這樣對望着，臉上都沒有什麼表情，隔了很久很久，申無害才一字字平靜地道：「有沒有轉圜餘地？」

小丁道：「沒有。」

申無害又等了一會，才道：「那麼，你為什麼要事先通知我？」

小丁道：「因為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朋友。」

他頓了一下，又道：「同時因為我多多少少還存有一絲希望，希望你能懸崖勒馬。」

申無害道：「這又何嘗不是我的希望，我又何嘗不希望你多想想。」

他輕輕嘆息着，聲音愈說愈低，就像這些話是說給自己聽的。

小丁冷冷接着道：「我已仔細的想過了，現在該想的是你，你還有小半個時辰想想這件事，在那位十方羅漢來到之前，我們仍是朋友。」

申無害又嘆了口氣道：「我現在想不透的事只有一件。」

小丁道：「那一件？」

申無害道：「我想不透是什麼原因值得你為他們如此賣命。」

小丁突然瞪大了眼睛道：「你——你說什麼？」

申無害也突然呆住了！兩人再度相互凝視。然後，兩人突然一起大笑，他們終於弄明白一件事。

他們原來站在一條戰綫上！

× × ×

在另一邊的城外，也有一座廟。

一座土地廟。

土地廟裏今天沒有人燒香，却來了一個很特別的客人——一個帶書的瞎子。

在一座香火冷落的土地廟裏，一個瞎子坐着看書，看的竟又是一本「七世夫妻」——豈非滑稽而又風雅之至？

只可惜馬上便發生了殺風景的事。

那瞎子打開那本七世夫妻，還沒看上兩行，就有一個人神色倉惶的走了進來。

來的正是那位已久未露面的粉樓怪客嚴太乙。

巫瞎子會突然來到這座土地廟，粉樓怪客跟着出現，自然不足為異。但是說也奇怪，巫瞎子抬頭看清來的是誰之後，臉上竟然露出詫異之色。這說明這位萬應教的小組領導人，來這裏定是為了等人，但他要等的人顯然絕不是這位粉樓怪客！

巫瞎子緩緩抬起了頭，只是望着，沒有開口。

粉樓怪客臉上已經見了汗，不是趕路跑出來的汗，而是因心虛急出來的汗，他走進來，就像一隻羊被趕進了屠場，兩隻手不住搓揉，指節骨上也是濕濕的汗水。

巫瞎子輕輕嘆了口氣。

現在，就是粉樓怪客不說，他也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了。

粉樓怪客低下頭去道：「嚴某人實在慚愧。」

巫瞎子微微皺起眉頭道：「我眞沒有想到，以你這樣一身輕功，還會被那斯溜掉。」

粉樓怪客囁嚅道：「我……我不是栽在那姓趙的手上，是……是我一時糊塗，上了那……那小子……的當。」

巫瞎子一怔道：「什麼？是那小子玩的花樣？」

粉樓怪客道：「是的，那小子半夜叫伙計送進去一壺酒，然後那姓趙的先上床睡覺，只剩下那小子一個人自斟自飲，這一切看來都很正常！直到今天，那姓趙的始終不見出房，我過去一看，才發覺姓趙的跟那店伙，已經在昨夜就掉了包！」

巫瞎子又輕輕嘆了口氣，隔了一會，才點着頭道：「這樣也好。」

粉樓怪客愕然抬頭道：「老大不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巫瞎子淡淡一笑道：「有什麼嚴重？我早就知道這小子靠不住。」

粉樓怪客道：「老大既然知道這小子靠不住，有沒有吩咐小丁到時候好好看住他？」

巫瞎子冷冷一笑道：「小丁？哼！你以為小丁就一定靠得住？」

粉樓怪客露出難以置信之色，呆了一陣，才道：「既然……老大……已知道他們兩人都靠不住，這一次為什麼還要將這樣重要的任務交給他們辦？」

巫瞎子臉上忽然浮起一絲詭秘的笑意，緩緩道：「我當然有我的用意。」

這是一種關門式的回答，粉樓怪客並不笨，他當然聽得出在這個問題上，談話已告結束。

巫瞎子思索了片刻，突然問道：「黃山打個來回，你要多久？」

粉樓怪客約畧計算了一下道：「如果日夜兼程，最慢不會超過一個月。」

巫瞎子點一點頭，說道：「好，你去吧！這裏沒有你的事了，只要你能把蕭妙姬那小妮子弄來，我馬上就會交給你一個

如意嫂！」

× × ×

小丁笑着躺下去，忽然又跳了起來，笑着道：「我現在要拿一樣東西給你看，你看了準會又驚又喜！你猜我要給你看的是一樣什麼東西？」

申無害道：「猜不着。」

小丁道：「你連想也沒想一下，怎麼知道一定猜不着？」

申無害道：「因為我根本不想猜。」

小丁道：「為什麼？」

申無害道：「因為我猜不猜都一樣會馬上看到那是什麼東西，我猜也不一定猜得着，不猜你反而拿得更快些，我又何必多費這種無謂的心機。」

小丁大笑道：「你有理！」

衣袖一抖，手上已經多了一個革囊。

一革囊酒！

申無害笑道：「我也有一樣東西要給你看！」

話才說完，一隻相同的革囊，已經托在他的手上，兩人再度相對大笑！

燦爛的陽光。

鮮艷的桃花。

芬芳的美酒。

知心的朋友。

愉快的春天。

一個人有了這些，還能奢望什麼？

× ×

酒光得很快。

愉快也結束得很快！

× ×

當兩人擲出空酒袋時，一陣歡呼突然響起，這陣歡呼就像從空酒袋裏突然迸出來的一樣。

十方羅漢來了。

當人潮由一片而逐漸集中成為一點時，小丁突然飛身而起，像怒矢一般向十方羅漢撲過去！

這一變化，實在太出人意外了。

申無害大喝一聲，道：「小丁，你瘋了麼？」

他的反應不能算慢，但還是遲了一步！等他身形離地，十方羅漢的身形也離了地。

不是他慢，而是小丁太快。

他身形落地，十方羅漢也跟着落地，他是雙脚落地，十方羅漢則是雙肩落地。

落在四五丈外！

申無害厲吼道：「站住，姓丁的，有種你就別跑！」

小丁以事實回答了這句話。

他沒有種。

因為他一擊得手之後，身形迄未停頓，這時去勢如飛，僅僅兩個起落，人已去到十餘丈外。

申無害點足一掠而起，如春雷般喝道：「我不信你小子能插翅飛天，今天有你姓丁的，就沒有我姓申的！」

遙遙傳來小丁的回答道：「笑話！只要離開這些化子，一對一，機會公平而均等，我小丁隨時奉陪！」

突然有人驚呼道：「啊，飛刀！」

申無害聽得腦後風響，不及回頭察看，急忙一沉身軀！往斜側裏閃飄身去。

刷！

刷！

刷！

三口藍汪汪的柳葉飛刀，自他肩脅等處，一掠而過！

申無害順勢回頭，只見一名中年叫化，正站在山坡一角，以輕美無比的身法，向已快至坡下的小丁追了過去。

飛刀藍長虹！

小丁回身哈哈大笑。

申無害氣得眼睛裏幾乎都要冒出火燄來，原來對方佈置愼密，小丁只是一支備而不用的疑兵，即使小丁剛才不出手，十方羅漢無疑也要死在藍長虹的淬毒飛刀之下！

藍長虹飛掠過去，口中大聲道：「快跑！」

小丁大笑道：「現在還怕什麼？」

藍長虹道：「這小子不比那些叫化子，他不是咱們的正主兒，咱們犯不着跟他糾纏。」

小丁堅持着道：「我偏要讓他見識見識。」

藍長虹道：「見識什麼？」

小丁道：「讓他知道我小丁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話沒說完，身形一動，突然揮臂一掌拍在藍長虹胸口上！

藍長虹向後踉蹌退出數步，雙手捧着胸口，兩眼瞪得大大的，張開嘴巴正要說話，一股血箭突然標到！

血珠落在地上，像片片桃花花瓣。

他在鮮艷的花瓣中倒下去，呼吸已經停止，眼皮仍未闔上，彷彿直到臨死之前，還未能弄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申無害也呆在那裏，像木頭人一樣，動彈不得。

使他發呆的原因，並不是由於小丁突然倒戈，殺死了飛刀藍長虹，而是此刻那些丐幫弟子的神色！

所有的丐幫弟子，這時都在望着他，但沒有一個人的臉上可以找到一絲戚容，每個人的神色中，有的只是感激。

小丁正沿着山坡慢慢跑上來，滿臉都是笑容。

申無害正在發呆，突聽身後有人笑着道：「實在對不起你老弟……」

口音好熟。申無害回過身去，不禁又是一呆，說話的人竟是被小丁一掌震飛的十方羅漢！

申無害突然明白過來了。

一條計中計！

他忍不住衝上前去，一把揪住小丁的衣領道：「你怎麼早不告訴我？」

小丁也不掙扎，柔馴得像頭綿羊似的，縮着頸子笑道：「你要知道了，怎會逼眞？」

申無害道：「你知道除了我們兩個，還有個姓藍的？」

小丁笑道：「我只知道另外一定有人，但並不知道是誰，也不知道躲在那裏，否則我又何必如此多費手脚？」

申無害鬆開了手，忍不住又轉過身去瞪着十方羅漢道：「你們事先已有聯絡，只瞞着我一個？」

十方羅漢微笑道：「他叫丁維武，在本幫的身份，是八結候丐！這樣解釋是比

較省事一些。」

這樣解釋，當然省事得多。

丐帮中的八結候丐，永遠只有一個。歷代丐帮帮主，都當過候丐。候丐，就是帮主的繼承人！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道：「算我是狗拿耗子，多事。」

十方羅漢笑道：「那也不見得，本帮曉得這個萬應教，只是偶然得到的消息，當然本帮若是沒有得到這個消息，我化子的老命，不就操在你老弟手上？」

申無害道：「小丁的剪魂手，又是跟誰練的？」

十方羅漢道：「跟他自己。」

申無害道：「這話什麼意思？」

十方羅漢道：「剪魂手的第九代傳人名叫丁尙德，外號淮南大俠，這位淮南大俠就是他的伯父。」

申無害點點頭，想了一下，忽又一把抓住小丁道：「我越想越氣，還是無法饒了這小子！」

小丁笑道：「那麼你打死我好了。」

申無害瞪眼道：「你以爲我不敢，是不是？」

小丁笑道：「你當然敢，可是，你若打死了我，誰來陪你飲酒？」

申無害的面孔再也板不起來了。

像這種好天氣，喝酒豈能無伴？

× ×

每天都有很多人喝酒，在不同的地方，喝不同的酒。

但喝酒並不一定經常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有些人喝酒固然能從酒中獲得不少樂趣，但也有些人只是把酒當作一種代用品——因爲他們如果不找點酒喝喝，他們也許就得喝毒藥。

巫瞎子和百寶盒老余，此刻的心情便是如此。

兩人一盃又一盃，默默地喝着悶酒，也不知喝了多少，也不知喝了多久。

若在平常時候，他們喝下這麼多酒，也許早就醉了，今天他們仍能保持清醒，那是因爲他們喝下去的，根本就不是酒。

他們喝的是苦水。

× ×

巫瞎子忽然放下酒盃，長長嘆了口氣道：「這一次完全怪不得別人，怪只怪我們錯估了這兩個小子，不該把算盤打得太如意。」

老余垂下頭去，也跟着嘆了口氣道：「這是我的錯，這一次的意外，我實在該負大部份的責任。」

巫瞎子苦笑道：「無論誰的錯，既然錯了，又有什麼分別？」

老余只有跟着苦笑。

巫瞎子道：「不過，我們也不必太灰心，人總有失算的時候，我們雖然錯了一着，好在到目前爲止，這盤棋我們還沒有輸定。」

老余默然不語。

巫瞎子道：「現在我只希望在『丑組』和『辰組』的援手趕到之前，最好別讓這兩個小子失去踪影。」

老余思索了很久，才慢慢的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想應該不會。」

如果換了以前，他一定不會在這句話裏使用應該兩個字，一次慘痛的失敗，顯然已使他變得更爲謹愼。

但偶爾的失敗，並未使他喪失自信。

誰都不難聽出他在說出這句話時，雖然說得很慢，却很有力。

這表示他對說出的每一個字，都願負責，也能負責。

巫瞎子點點頭，等他解釋。

老余喝了口酒，接下去道：「這兩個小子都很狂妄，這一次的僥倖成功，一定會使這兩個小子產生一種想法，以爲只要他們聯起手來，放眼當今武林，堪稱已無敵手。」

巫瞎子又點了點頭。

老余道：「兩人當然也知道萬應教絕不會放過他們，如果換了別人，必然會爲這事寢食難安，而這兩個小子，很可能恰恰相反，他們也許會認爲這正是他們創立基業的好機會，甚至會把自己看作未來武林中的『刀聖』和『劍王』！」

巫瞎子忍不住又點了一下頭。

他雖然沒有想到這一點，但在老余說出之後，却使他覺得，老余的這種推測，幾乎就是他的想法。

老余緩緩接着道：「兩個小子如果懷有這樣一個美夢，今後之行踪當然不會躲躲藏藏，如果我的料想不錯，兩個小子今後在丐帮的支援之下，一定會改變以往作風，以以逸待勞之姿態，坐候萬應教或劍王宮的人，找上門去，明刀明槍，正面解決！」

巫瞎子道：「但願如此。」

老余道：「必然如此！」

巫瞎子嘆了口氣道：「如果你的猜測正確，我現在就只希望一件事。」

老余道：「什麼事？」

巫瞎子道：「希望『丑組』和『辰組』派來的那兩名死士，眞是『天山陰風叟』和『瀟湘血影老魔』的衣鉢傳人！」

× ×

百寶盒老余的猜測完全應驗。

七天之後，洛陽忽然出現一家「天道武館」，這家「天道武館」是由兩名年輕人主持，正館主姓「申」，副館主姓「丁」，由於兩位館主武功出衆，自開館以來，入館習武者相當踴躍。

武館就設在傳說有狐仙作祟，且曾數度傳出血案的桑家廢園裏。

館中除了兩位年輕的館主，只用了三個下人，一個看門的蒼頭老吳，一個打雜的小厮小金，以及一個燒飯洗衣的黃媽。

自從這家武館開設之後，一向淒清冷落的桑家廢園，突然變得熱鬧起來。

每天淸晨和黃昏，園門附近都圍滿了閒人，從新建的欄柵中遙望着一羣年青小伙子在草地上伸拳踢腿。

消息很快的在關洛道上傳開，黑白兩道人物紛紛猜測：這位「申館主」會不會就是傳說中的那位「天殺星」呢？

如果「申館主」就是「天殺星」申無害，這位天殺星何以會有這麼大的胆量，公然設館授徒？

他難道不怕劍王宮的人找上門來？

他難道不曉得劍王宮第二次又懸出一

萬兩黃金的賞格，正在四處緝拿他？

他難道眞的是爲了收取那麼一點點師敬，藉以生活？如果另有目的，他的目的，又是什麼？

向劍王宮挑戰？

還有，那位姓丁的副館主，年紀比天殺星還輕，身手却相當驚人，這個年輕人又是什麼來路？每天圍觀的閒人中，開始出現一些陌生的面孔。

那個看門的蒼頭老吳也是個怪人，他除了驗牌放人之外，其餘一概不管，成天抱着一隻酒葫蘆，不是喝酒，就打瞌睡。

武藝之傳授，多半由那位丁副館主負責，正館主每隔三兩天才出面指點一次，每逢這位正館主出現，圍觀的閒人，就隨着增多。

城裏的一些茶樓酒肆，這些日子生意也特別興旺起來，天天有人談着這件事，到處有人談着這件事。

但結論只有一個。

用不着多久，洛陽一定會有大事發生，當這件大事發生時，它不會像以往那樣，要等事情過去才有人知道，這一次大家一定可以看着它如何發生。

這也就是說：這一次一定可以看到血怎樣從一個人身上流出來，或是看着一個人怎樣在血泊中倒下去！

這種場面也許明天就會發生。

更說不定就是今天！

× ×

一輛豪華的馬車，緩緩駛來桑家廢園前面停下。

沒有人會坐着馬車來投師習武。也沒有人會坐着馬車來看別人練功夫。沒有人有這份好興緻，也沒有人會擺這種派頭。

有很多事情，用不着推敲，憑常識和直覺就可以得到答案。

這輛馬車來得太兀突了。

所有的眼睛都煥發着興奮的光芒，每一顆心都在騰騰地跳個不停，他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只有一個人這時仍然一無所知。

蒼頭老吳。

葫蘆已經滾下他的膝蓋，滾得很遠，只有一個空葫蘆才會滾得那麼遠。

能裝三斤酒的葫蘆，忽然變成一個空葫蘆，它的主人居然沒有像它一樣滾在地上，已經算是很不容易的了。

車簾掀開，一位裝飾入時的少婦緩緩走出車廂。

羅芳！

人羣中顯然無人認識這位來自長安的萬花總管。

但有些人的眼光已經發了直。

蒼頭老吳馬上成了羨慕的對象，因爲一隻白玉般的手，正輕輕搭在他的肩頭上，每個人都忍不住嚥了一口口水：這隻手要是搭在自己肩上該多好！

但老吳却連眼皮也沒睜一下。

不過，他總算還沒有忘記伸出他的手，每次當他伸出手來，就有一塊號牌塞在他的手上，他幹的這份差使，並不一定要用眼睛。

只是這一次他沒有接着號牌。

他接到的是塊銀子。

一錠銀子。

老吳和銀子沒有仇恨，所以銀子跟號牌一樣有效，這錠銀子馬上就進了他的口袋。

衆人哈哈大笑。

大家都看得出這個老傢伙是倚酒三分醉，藉醉裝馬虎，但老吳一點也不在乎衆人的笑聲。

他的眼皮始終沒有睜開過。

爲銀子裝馬虎的人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天底下這種事到處都有。

他只是一個看門人，很多事輪不着他來講究。

× ×

今天來練武的小伙子，一共十六個。十六個人分成四批，一批四人，輪流下場，當其中一批走下場子時，其餘的人便在一旁觀看。

這是一種很負責任的教授方法。

因爲場子裏的人數少，教授的人才能看清每個人的動作是否正確，才能指出錯誤，加以糾正。

練武是種很吃力的活動。

一下場子，便得流汗。

不是流一天二天，也不是流三個月五個月，而是需要長年不斷的流，一流便是十年八年。

「不要怕流汗，你現在汗流得比別人多，將來血就會比別人流得少。」

這是丁副館主開館第一天說的話。

話不多，但很重要。

每個設館授徒的人，都該在傳授武功之前，先傳授這一段話，每一個習武的人，也應該時時刻刻記牢這一段話。

場子裏的四個小伙子，很快的打完一套太祖長拳，每個人臉上都在冒着汗珠，每張面孔都閃着愉悅的光輝，因爲他們已從丁副館主的神色上看出他們的汗沒有白流。

就在這時候，他們突然聽到有人喊了一聲好，以及幾下稀稀落落的掌聲。

十六個小伙子都楞住了。

小丁慢慢轉身。

羅芳帶着滿臉笑容，向那片如茵草地走過去，小丁呆了一下，露出意外之色道：「羅大姐？」

羅芳笑了笑道：「怎麼樣，想不到我會來？」

小丁轉過身去，向那些小伙子揮揮手，十六個小伙子擠擠眼睛，扮着鬼臉，一鬨而散，有幾個已經走出老遠，還在偷偷回頭張望，這些小伙子有的已經十七八歲，有些事已經瞞不住他們了。

羅芳直到那些小伙子都走光了，才又笑着道：「申館主呢？」

突聽有人接口道：「在這裏！」

羅芳一抬頭，便看到她要找的人，正從閣樓那邊走了過來。

申無害臉上沒有笑容。

他上上下下將羅芳打量了好幾眼，就好像以前從沒有見過面似的，然後這才抬起頭來，冷冷問道：「找我什麼事？」

羅芳仍然微笑着，隔了很久很久，才收起笑容，輕輕嘆了口氣道：「起初我以爲你們兩個是爲了躲賭債，才忽然不見了人影子，後來經過仔細一打聽，才知道你們從不進賭場……」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石中英、藍純靑、龍門帮主李天衍安排下，由穆愼行假扮花戟高順，穆五娘假扮戚婆婆，其女楊杏仙假扮盧傳薪，依照原定計劃，延遲兩日，也就是那假冒的龍門帮主歡宴假冒的武林盟主石松齡的那日，方始駛抵君山，石中英率領各人和十二黑衣武士登岸，直趨龍門帮總舵，龍門帮副帮主耿承德出來迎迓，石中英對他不知圖報李天衍提携之恩，反而吃裏爬外，對他極力嘲諷，耿承德又敢怒不敢言，一直引領他們進入大廳，只見廳中上首兩席坐着假石松齡和李天衍，其餘各席坐各分舵主——



眞假誰能辨　敵我不並存

所謂六鎭，乃是龍門帮在長江上下游所劃分的六處大鎭，卽岳陽，九江，漢陽，安慶，蕪湖，鎭江。名稱上雖是分舵，實則附近的分舵，歸由大鎭監督，因此有「六鎭三十六分舵」之稱。

石中英由副帮主耿承德，和迎賓司管事陸傳芳陪同，一直走到中間，才脚下一停，朝上首欠身一禮，說道：「孩兒見過爹。」

他如今已經知道端坐在上首的石松齡，只是假冒爹的賊人，這聲「爹」，心裏自然是一百個不願意。

石松齡一手撚鬚，藹然道：「孩子，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石中英道：「咱們這次航行，遇上逆水，是以遲了兩天。」

石松齡道：「你應該知道爲父要你押運重犯，必須在預定日期之內趕到，你差點就誤了李帮主的大事。」

石中英當着大家，不得不低首應了聲「是」。

假獨角龍王呵呵笑道：「石世兄總算及時趕到，石世兄快請入席。」

石中英早已看到在貴賓席緊挨着風雲子趙玄極的下首，果然放好了一副杯箸，那自然是給自己安排的座位了。

另外正由四名靑衣少女，在貴賓席下首，又加了一桌筵席，忙着添設杯箸。

石中英朝假獨角龍王欠身行了一禮，然後又朝石松齡請示道：「孩兒押來的重

犯，不知你老人家要如何發落？」

石松齡道：「你們一路辛苦，先坐下來再說。」

副帮主耿承德含笑道：「石公子請坐到上首一席去，高老哥，盧老哥，沈老哥，和戚婆婆四位，就請在第二席入席。」

戚婆婆（穆五娘）舉手在左月嬌面前，五指幌動，招了兩招，呷呷笑道：「小姐還不上去見過盟主？」

左月嬌口中故意「啊」了一聲，如夢初醒，立卽屈膝跪了下去，叫道：「女兒給乾爹磕頭。」

石松齡沉哼一聲道：「妳且隨戚婆婆一同坐下。」

左月嬌道：「女兒遵命。」說罷，盈盈站起。

接着由花戟高順爲首的一干人也一齊躬身道：「屬下參見盟主，李帮主。」

石松齡含笑擺了擺手道：「大家辛苦了。」

假獨角龍王站起身，連連抬手道：「諸位都是武林中知名之士，光臨敝帮，兄弟至表歡迎，請坐，請坐。」

風雲子趙玄極朝石中英招招手道：「石公子請到這裏坐。」

石中英依言走到上首一席，在趙玄極下一把椅子上坐下。

他在轉身之際，迅快朝左首席上安慶分舵分舵主楊天壽看了一眼。

楊天壽暗暗點頭示意。

接着花戟高順（穆愼行）等人，也在第二席上依次坐下。

副帮主耿承德招呼衆人入了席之後，

也自回到主人席上，在假獨角龍王下首落座。

假獨角龍王適時站起，目光徐徐掠過左右兩旁六鎮三十六分舵的席次，洪聲說道：「各位分舵主，今天老夫得能重回本幫，實拜石盟主之賜，這話，諸位聽了，一定會大吃一驚，以爲此次老夫應石盟主之邀，前往石門山，路上遇上了什麼不測之事，哈哈，那就錯了！」他這番話，確實頗具危言聳聽之能事！

左右兩旁席上，三十六分舵分舵主果然個個都目光集中，注視着上首假獨角龍王，凝神諦聽。

假獨角龍王口氣一頓之後，續道：「其實應石盟主之邀，赴石門山的，並非老夫，因爲老夫已在三個月前，中了奸人毒計，以毒藥暗置在老夫酒飯之中，在老夫毒發之際，沉之於江……」

三十六分舵主從未聽說過此事，一時大家臉上，都變了顏色，互相竊竊私語。

假獨角龍王續道：「當時老夫雖然中毒昏迷，但喝了幾口冷水之後，總算清醒過來，運功掙斷鐵鍊，泅到江邊，差幸身邊還有本幫秘製解毒丹，未被搜去，勉強壓住毒性，老夫自知中毒已深，解毒丹無法解去身中之毒，這就連夜趕路，找到廬山錦繡谷，在黃藥師悉心治療之下，前後七日，始告復原……」

只聽右首席上，有人起立，問道：「幫主可知這下毒之人是誰麼？」

假獨角龍王擺擺手道：「諸位聽老夫說下去。」

接着又道：「老夫爲了偵查下毒之人，有何圖謀？趕回君山之後，並未直接回到總舵，而在夜間潛入幫中偵查，竟然發現有人假冒老夫，在幫中處理幫務……」

這眞是駭人聽聞之事！

三十六分舵主幾乎個個義憤塡膺，有人大聲道：「那惡賊呢？」

假獨角龍王輕咳一聲，續道：「老夫驚駭萬分，當晚悄悄進入耿副幫主的臥室，說明經過，但耿副幫主也中了賊人的慢性毒藥，功力幾乎全失，一時不好妄動，只得趕去石門山，向石盟主求援，石盟主才以親筆函，邀約那假冒老夫的賊人，前赴石門，這樣，總算不動聲色，把那老賊拿下了……」

三十六分舵主聽到這裏，不覺紛紛鼓起掌來。

石中英心中暗道：「好個老賊，他鼓動如簧之舌，顚倒是非，分明是在煽動大家的情緒！」

假獨角龍王得意的笑了笑道：「老夫得能重回本幫，使本幫基業，不致落入賊人掌握，實在是本幫之大幸，也是全賴石盟主鼎力相助，才能够扭轉全局，轉危爲安！……」

石松齡連忙站起，拱手道：「李幫主好說，些許微勞，何足掛齒？」

就在兩人謙遜之際，大廳上又紛紛鼓起掌來。

假獨角龍王接着又道：「老夫此次特別邀請石盟主，和幾位掌門人涖臨本幫，這對本幫來說，實是莫大的鼓舞，老夫要諸位齊集一堂，一來大家可以藉此瞻仰石盟主的丰采，二來，也藉以表示本幫對石盟主的隆重歡迎之意，第三，石盟主命他哲嗣石中英石公子親自由水道押運假冒老夫的賊人，前來本幫，定在今天歡迎大會上，移交本幫……」

三十六分舵主一陣竊竊私語之後，又紛紛鼓起掌來。

石松齡等掌聲稍歇，徐徐起身，說道：「兄弟在近年來，接獲各地密報，江湖上，正有一批野心份子，在暗中組織了一個『護劍會』，到處散佈謠言，顚倒黑白，進而企圖顚覆各大門派。這假冒李幫主的賊人，極可能就是『護劍會』的人，但因此人假冒了貴幫幫主，他雖被兄弟擒住，也許尚有羽黨，在貴幫潛伏臥底，此事關係貴幫甚大，自該歸由貴幫處理，因此兄弟命小犬把他押來貴幫，移交貴幫主偵查。」說到這裏，回頭朝石中英道：「中英，你要他們把人押進來。」

他這話，已極明顯，所謂「也許尚有羽黨潛伏臥底」，以及「交由貴幫偵查」云云。

那就是說，他們準備借「偵查」爲名，要在龍門幫展開屠殺，整肅異己！

石中英心中暗暗冷笑，一面立即閃言站起身道：「孩兒遵命。」

說完，離位走出，舉步跨出大廳，在階上站定，左手打了個手勢，大聲說道：「你們把人押進來。」

琴兒答應一聲，攙扶着頭蒙黑布的獨角龍王李天衍，當先走上石階。

十二名「黑衣隊」武士看到石中英的手勢，也一齊舉步，列隊而入。

大家相繼進入大廳，由琴兒扶着獨角龍王，居中站定。

十二名「黑衣隊」武士，分站兩旁，每人手按扑刀，如臨大敵。

石松齡和緩的道：「現在可以把他蒙頭黑布掀起來了。」

石中英朝琴兒打了個手式。

琴兒伸手掀開了獨角龍王蒙頭黑巾。

這一瞬間，坐在兩側席上的六鎮三十六分舵分舵主不由的全都驚「咦」出聲！

原來廳上站着的，赫然又是一個李幫主！

高大的身材，腰背微駝，生成的臥蠶眉，丹鳳眼，鼻直口方，紅臉禿頂，站着就有一股逼人威儀！

他們都是追隨幫主多年的老人，但如今端坐主人席上的幫主，和站在大廳中間的人，簡直一模一樣分不出誰眞誰假來！

石松齡適時說道：「諸位現在看清楚了，此人就是假冒李幫主的賊人，『護劍會』處心積慮，陰謀攫奪貴幫基業，才製造了一個假的李幫主，冒名頂替，居然可以亂眞，現在兄弟就把他移交貴幫，請李幫主派人押下去，當衆詢問他的口供，有無同黨？」

此人當眞老奸巨猾，他看出龍門幫三十六分舵主面露驚疑，才用這番話，來澄清大家的疑竇。

他雖然沒有明說：「他只是假扮的李幫主而已，諸位莫要動疑。」

但他要假獨角龍王派人押下去，當衆訊問，自可澄清大家的疑慮了。

假獨角龍王抱抱拳道：「兄弟代表敝幫，謹向石盟主致謝。」

接着回頭朝副幫主耿承德道：「耿副幫主，你派人先把他押下去，等撤去酒筵之後，老夫要親自訊問。」

耿承德欠身領命，站起身子，朝左首招了招手，立時有兩個一身青色勁裝，腰掛單刀的漢子，走了過來。

原來大廳上，除了上首「貴賓席」（兩桌）和主人席（一桌）上菜，把盞由八名青衣侍女伺候之外，其餘左右兩邊，六鎮三十六舵的席次，均由身穿青色勁裝的漢子担任。每席兩人。

却說耿承德率同兩名青衣漢子，走到獨角龍王面前，揮揮手道：「你們先把他押下去。」

本來由琴兒攙扶着的獨角龍王，忽然腰背一挺，斷喝一聲：「站住。」

接着雙目精芒陡射，直注耿承德，洪聲道：「承德，你過來。」

耿承德聽得臉色登時發白，腳下連連後退不迭。

獨角龍王嘿然冷笑道：「耿承德，老夫看你不像是賊黨假冒的，如今當着本幫三十六分舵的人，你說，那假冒老夫的賊子是誰？」

耿承德似是被獨角龍王氣勢所懾，吶吶的道：「你……你……」

兩個青衣勁裝武士被獨角龍王一聲斷喝，震得耳鼓嗡嗡直响，不禁呆得一呆，腳下微現趑趄！

但他們是奉命拿人的，是以在耿承德話聲還未出口他們已一左一右抄了上去。

獨角龍王巨目一轉，精光四射，沉哼道：「你們敢對幫主不敬？」

喝聲出口，右手一探五指如鉤，迅快抓住了左首漢子的臂膀，輕輕往右一帶。

那漢子身不由己的往右首漢子迎面撞去。

這下手法奇快，右首漢子剛剛欺到獨角龍王右首，冷不防左首漢子朝他猛撞過去。

兩個人立時撞了個滿懷，悶哼一聲，跌撞在地。

他們一身武功，縱然了得，但如何抵擋得住獨角龍王借力打力的重手法？一時竟然再也爬不起來。

耿承德總究心虛，在獨角龍王一招制住兩名勁裝漢子之時，早慌慌張張的往後退下。

大廳上這一變化，原是瞬息之間的事，假獨角龍王看得大感驚異，虎的一聲，從座上站起，洪喝道：「你假冒老夫，還敢在本幫搗亂麼？」

獨角龍王仰天大笑，說道：「好個賊子，你們串通一氣，假借石盟主之名，把老夫誆到石家莊去，竟在酒菜中放置『散功毒藥』，企圖廢去老夫武功，由爾冒名頂替假扮，陰謀攫奪龍門幫基業，你縱能隻手遮天，瞞得過一時，也瞞不過大家的眼睛。」

別說眼前這三十六位分舵主了，就是親若父子，夫婦，兄弟，只怕也未必分得出來。

左右兩旁席上，三十六名分舵主，一時不禁面面相覷，誰也作聲不得。

「貴賓席」上的石松齡雖也暗暗心驚，但他依然有恃無恐，安詳的端坐如故，靜以觀變。

直到此時，獨角龍王朝左右三十六分舵主發言，這些分舵主，他們一時尚無法控制。

本來就計劃在今天酒筵之後，以清除龍門幫內奸之名，趁機先把幾個較爲强項的除去，以收殺一儆百之效。

但此刻如容獨角龍王說動，自己這邊，事前縱有安排，總究要多費手腳。

石松齡到了此時，不待假獨角龍王開口，不覺雙眉微攏，沉聲道：「中英，你還不快要他們把這假冒李幫主的賊人拿下了。」

要知石松齡雖是賊黨之首，但他並不能指揮「黑衣隊」武士。

石中英奉「命」要「黑衣隊」武士，押着獨角龍王進來，再要琴兒掀開獨角龍王蒙面黑布，直到此時，他一直站在上首，並未回席。

此時聽了石松齡的話，突然仰首敞笑一聲，一手按着劍柄，目光朝左右一掃，朗聲說道：「龍門幫各位朋友，在下石中英，家父就是石松齡，由各大門派推舉出來的武林盟主，但不幸在數年之前，被賊人冒名頂替所取代，就是這個老賊，如今他又以同樣手法，製造出一個假的李幫主，企圖攫奪貴幫……」

他站在大廳正中央，話聲清朗，聽得大家又是一怔！

廳上已經有了兩個李幫主，使大家眞僞莫辨，如今又有石盟主的公子，指稱座上的石盟主是假的！

事情好像愈來愈複雜了。

石松齡臉色大變，沒待石中英說下去，霍地站起，濃哼一聲，喝道：「你給我住口……」

石中英冷然道：「怎麼？你怕在下揭穿陰謀，作賊心虛了？」

石松齡臉現鬱怒，沉喝道：「你究是什麼人？」

石中英道：「在下是眞正的石中英，你不是已經聽見了麼？」

石松齡目中閃過一絲異色，冷哼一聲，叱道：「小畜生，你們沒有葬身在石窟之中？」

石中英微哂道：「好教你老賊失望的很，在下不是好好的活着麼？」

石松齡點點頭道：「果然全是你一個人搗的鬼！」

石中英輕笑道：「應該說整個武林，都是你老賊一個人搗的鬼才對。」

石松齡臉露獰笑，怒哼一聲道：「小畜生，這是你自找死路。」

石中英朗聲道：「今天該是你們陰謀敗露，黔驢技窮的時候了。」

石松齡「砰」的一掌，重重擊在桌面上，沉喝道：「你們誰去把這小畜生拿下了。」

百步神拳鄧錫侯倏地站起，應聲道：

「這小子假冒盟主公子，兄弟就去把他擒來。」

他剛剛離座走出，穿雲鏢沈長吉已經跟着站起，一下閃出，擋在鄧錫侯面前，陪笑道：「兄弟追隨石盟主有年，直到今天，才知石盟主竟是冒名頂替之人，鄧老是南海一門之主，應該明辨是非，依兄弟之見，還是暫時回座的好。」

百步神拳鄧錫侯雙目似火，怒聲道：「沈長吉，你敢阻攔老夫？」

沈長吉大笑道：「原來你也是賊人一黨，假冒了鄧錫侯，那很好，就算兄弟阻攔你吧！」

鄧錫侯面紅似火，生性也似火，那裏經得起沈長吉的挑逗，口中大喝一聲，道：「老夫是不是鄧某，你試一試就可以知道。」

揮手一拳，朝沈長吉面門直搗過去。

沈長吉大笑道：「人家叫你鄧猴子，果然不錯！」

身形一閃，已經到了他側面。右手揮處，「鏘」的一聲，抽出一柄青鋒劍來。劍走輕靈，側點而出。

百步神拳鄧錫侯一拳走空，心頭不禁大怒，厲吼一聲，身形跟着旋轉，左手又是一拳，直搗過去。

那知他拳勢堪堪擊出，但見劍光一閃，沈長吉點出的劍勢，忽然中途變招，改點為削，劍鋒上揚，搶先劃來！

耳中同時聽到沈長吉笑道：「鄧錫侯，你這條左臂不想要了麼？」

他話聲出口，劍勢已經停住。

鄧錫侯左拳，原是隨着身子旋轉之勢擊出去的，沒想到對方拔劍發招，中途變招，竟有這般快法！

這不等於是自己湊上去的一樣？心頭不覺大驚，手腕一挫，拳勢一撤，急急往後躍退。

沈長吉並未追擊，只是淡淡一笑道：「兄弟早就說過，你還是回座的好……」

話聲未落，突覺一股暗勁，直逼過來。

沈長吉右手長劍本已收回，此刻驟遇暗勁撞擊過來，登時想起對方外號「百步神拳」，急忙左手化掌，朝前推出。

但覺一股暗勁，撞在掌心之上，勢道竟然強猛無比，腳下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一步。

心頭不禁大怒，雙眉一揚，大喝一聲，道：「鄧錫侯，你暗拳傷人，算得了什麼人物？」

鄧錫侯大笑道：「你總該知道老夫的外號，叫做……啊！」

他話才說到一半，突覺左肩劇痛，口中不禁「啊」了一聲！

原來在他說話之時，沈長吉悄無聲息的打出一支小巧的飛鏢，正中對方左肩。

鄧錫侯迅快從肩頭起下飛鏢，血流如注，他雙目通紅，怒喝道：「姓沈的匹夫，老夫和你拚了。」

縱身飛撲，揮手一拳，直向沈長吉擊來！

這一拳來勢迅猛，拳挾風聲，銳不可當！

沈長吉閃身避開，大笑道：「你總該知道兄弟的外號叫做穿雲鏢，這是你自己太大意了。」

他閃避的快，但鄧錫侯的一記拳風，從他身邊擦過，砰然一聲，擊在兩丈外的牆壁之上。

左首一堵粉牆上，登時陷進去鉢大一個拳印。

沈長吉看的暗暗咋舌，忖道：「這姓鄧的『百步神拳』，果然厲害！」

這時風雲子趙玄極站起身道：「鄧兄且慢動手，先下來包紮一下傷口，讓兄弟來領教他幾招。」

八卦門高翔生也同時起身離座，一手從肩頭掣出長劍，要待朝石中英奔去。

突然兩陣颯颯風響，花戟高順（穆慎行）、火龍盧焜（藍純青）同時躍出。

穆慎行雙戟一揚，攔在風雲子趙玄極面前，拱拱手道：「趙道兄有興趣，兄弟奉陪如何？」

口中說着，右手長戟一橫，左手短戟分心就刺。

趙玄極疾退一步，口中怒哼一聲，反手拔劍，一記「撥雲開路」，架開了刺來的短戟。

穆慎行右手長戟又已遞到。

兩人立時交上了手。

藍純青閃到了高翔生身前，輕笑道：「高掌門人要試試在下火器，還是較量較量劍法？」

高翔生和藍純青原是極熟之人，一下就已聽出火龍盧焜的口音，極似藍純青，心頭不覺一怔！沉喝道：「你……」

藍純青長劍一點，說道：「咱們不必多說，高掌門人發招吧！」

高翔生心知遇上勁敵，那敢大意，腳下由坎走乾，身形閃出之際，長劍刷的一聲，斜劃而出。

藍純青一劍出手，長劍連振，但見寒芒流動，一連攻出三劍。

高翔生劍隨人走，被逼的連退了四步，才封住對方攻勢，趁機還擊。

這時百步神拳鄧錫侯已由兩名使女，替他在左肩創口，敷上了止血生肌的金創藥，包紮妥當。

鄧錫侯原是個性如烈火的人，虎的站起身子，指着沈長吉，大聲喝道：「姓沈的，咱們今天不分個生死存亡，就決不罷手。」

沈長吉看他指名叫陣，不覺冷冷笑道：「鄧兄說的，正合我意。」

鄧錫侯那還忍耐得住，躍起一拳，直擊過去。

沈長吉早已蓄勢待敵，朗笑道：「鄧兄以百步神拳，聞名江湖，但兄弟學的是劍，只好用兵刃奉陪了。」

說話聲中，身形朝左跨出，左手跨掌，使了一招「回頭望月」，劈出一記掌風，攔擊鄧錫侯的拳勢，右手長劍順勢揮出，使的是「秋風掃葉」，一道劍光，匝地掃去。

石松齡眼看在廳上捉對廝殺的，竟然全是自己手下，心頭自是怒惱已極，口中連聲喝道：「反了！反了！」

石中英瀟洒的站在廳中，戟指着石松齡，大喝道：「老賊，你給我滾下來！」

假獨角龍王臉露獰笑，沉喝道：「無知小輩，且慢得意，你們踏進龍門幫，就無異進入了死地，只要老夫一聲令下，立成刀下之鬼，依老夫相勸，此時放下兵器，束手就縛，還來得及。」

石中英大笑道：「閣下何用虛言恫嚇，有本領就只管使來。」

石松齡道：「李幫主不必和他們多說，就請下令，只管格殺勿論。」

假獨角龍王點頭道：「盟主說的極是。」話聲出口，雙手高舉突然向下一揮。

這自然是一個暗號。

但見左右兩旁席後，同時衝出二十幾個青衣勁裝漢子。

這些人，原來就是在每一席上伺酒，上菜的漢子，如今居然手持鋼刀，從兩邊衝了上來。

獨角龍王因方才撲上來的兩個青衣漢子，被自己施展「擒龍手」重手法，使兩人互相撞了個滿懷，踣地不起，但他閱歷豐富，交手雖不到一招，却業已試出這些青衣漢子，一身武功，極為高強。

此時一看對方，蜂擁衝來，立即以「傳音入密」，朝石中英說道：「石世兄小心，這些人武功極非弱手！」

石中英更不怠慢，身形疾退一步，倏地轉過身去，舉起左手，朝站在身後的「黑衣隊」武士，發出暗號。

但聽一陣輕快的刷刷之聲，十二個「黑衣隊」武士，各從腰間掣出朴刀，疾掠而上，一字排開，擋在石中英的身前。

他們每一個人都面目冷肅，手中朴刀，色呈暗藍，分明都淬過劇毒。

石松齡沒想指揮「黑衣隊」武士的金牌，也會落到石中英的手中。

這些「黑衣隊」武士，乃是石家莊從不公開的精銳，若被石中英所用，和假獨角龍王手下的青衣武士自相火併，後果就不堪設想！

他心念閃電一轉，立即大喝一聲：「大家住手！」他這句話，貫注了內家真力而發，有如焦雷一般，震得大廳上聲音激盪，嗡嗡不絕！

三十幾名青衣勁裝漢子和「黑衣隊」武士，不覺齊齊一怔！

石松齡立即大聲喝道：「黑衣隊李領班何在？」

「黑衣隊」為首的領班躬躬身道：「屬下在。」

石松齡道：「你認識老夫麼？」

李領班躬身道：「你是盟主。」

石松齡道：「那很好，你們把小畜生給我拿下了。」李領班回頭望了石中英一眼，似有為難之色。

石中英手中雖有金牌，但還是第一次指揮「黑衣隊」武士，怕他們聽了石松齡的話，倒戈相向。

一時心頭大急，左手舉胸，手掌向外直豎，朝大家宣示了金牌，然後四指握掌，拇指遙指自己鼻尖，大聲道：「我就是你們主人。」

十二名「黑衣隊」武士看到手勢，果然一齊躬下身去。

石中英手勢一變，以拇指緊抵金牌，四指直伸如刀，朝湧來的青衣勁裝漢子作出砍殺之狀，口中喝道：「你們去把這些賊人，一律格殺了。」

他喝聲甫出，十二個「黑衣隊」武士，口中發出野獸般一聲低嘯，身形飛撲而起，刀光如雪朝青衣勁裝漢子撲攻過去。

三十六名青衣勁裝漢子立時吆喝一聲，揮刀攔截。剎時間，偌大一座大廳，但見人影交織，展開一場猛惡絕倫搏鬥！

一陣陣鋼刀交擊之聲，盈耳不絕。

十二個「黑衣隊」武士和三十六名青衣勁裝漢子，在人數上，幾乎以一敵三！

但他們練的是「煞手術」，右手朴刀飛舞，左手施展「煞手掌」，掌風挾着厲嘯，攻勢猛惡，彪悍得有如猛虎出柙。

三十六名青衣勁裝漢子，武功也是極高，只是他們未曾接受過「煞手術」的訓練，神志清明，無法像「黑衣隊」武士，遇上對方，就像有深仇大怨，只顧攻撲，不顧本身安危。是以人數雖比「黑衣隊」武士，多出兩倍，但却只能逼住對方的攻撲，無法佔得優勢。

獨角龍王暗暗朝石中英使了一個眼色，低聲道：「石世兄，咱們不用管他們，擒賊擒王，先去把對方兩個老賊制住了才好。」

石中英道：「李幫主說的極是。」

獨角龍王高大身形，直向上首逼去，口中大喝道：「好個賊子，還要老夫動手麼？」

假獨角龍王朝他欺去，左手一揮，沉喝道：「你們還不出手，更待何時？」

左右兩旁席上，三十六位分舵主中，至少有二十幾個，倏地站了起來。

安慶分舵雙槍楊天壽大聲道：「諸位分舵主，日前真偽未分，大家最好保持冷靜，不可輕舉妄動。」

他是龍門幫六大鎮分舵主之一，說出話來，自然有他的份量。

那知他話聲未落，突聽有人大喝一聲道：「楊天壽，莫非你是賊人一黨？」

寒光一閃，朝他後頸劈來。

雙斧向開山右手短斧及時一撩，「噹」的一聲，架開對方九環刀，兩人各退一步。向開山雙目圓睜，厲聲道：「卓永昌，你才是賊人一黨。」

卓永昌，正是岳陽鎮的分舵主。

卓永昌怒目瞪了他一眼，大叫道：「大家都看到了，安慶分舵，已成了賊人一黨。」

向開山怒哼一聲，雙斧開闔，直向卓永昌罩了上去。卓永昌九環刀發出一陣啷啷震響，迎着雙斧，立刻展開惡鬥。

這一瞬間，那方才起身離座的二十幾個分舵主，已經一齊亮出了兵刃。

以雙槍楊天壽為首的，也有十幾個人，此時也各掣刀劍在手，離席而起。

較先站起的二十幾個分舵主自然是聽了假獨角龍王的話，準備攔截獨角龍王。

他們自然是賊人一黨。

以雙槍楊天壽為首的十幾個分舵主，正好將那賊黨，分別攔住，動起手來。

（註：龍門幫三十六個分舵，照說只有三十六個分舵主，但像岳陽，九江，漢陽，安慶，蕪湖，名稱上雖是分舵，實則為六大鎮，除了分舵主之外，還有一個副分舵主。如安慶分舵，分舵主為雙槍楊天壽，副分舵主為雙斧向開山是也。因此六鎮三十六分舵，今天與會之人，除了三十六個分舵主，還有六個副分舵主，共為四十二人。）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郭長風定下妙計，不特使林百合折辱了紅石堡主秦天祥一番，以洩她日前在紅石堡遇到的屈辱，且也把秦天祥騙得貼貼服服，絕對相信林元暉並未病癒，同時，在田繼烈安置了秦天祥一行人在外莊歇宿之後，郭長風立命呂堃發出神手令牌召請會主親來，冀能偸來秦天祥繫在腰中的香羅帶，諸事辦妥，下人入報楊百威和陳杰、劉凱回來，郭長風着彼等入內廳，設酒慰宴，暗在酒中放下失魂毒酒，楊百威飲下毒酒，立卽驚覺，却不明白郭長風怎會知他與玉佛寺勾結，郭長風告以是大悲師太告密——！

兩番施妙計　一擊淸內奸

楊百威一驚，道：「啊？是她？」

郭長風道：「你以爲她不會嗎？所謂『狡兔盡，走狗烹』，她爲了跟我交換另一個更重要的人名，就把你的名字寫給了我。」

楊百威恨恨地道：「這陰狠毒辣的老虔婆……」

他極力想壓制內腑毒酒發作，這一激動眞氣畧散，額上冷汗頓時像撒豆般滾滾而落，嘴唇顫抖，眼神也漸漸失去光芒。

郭長風無限惋惜地道：「楊兄，一失足成千古恨，這是你自己走錯了路，用不着怨天尤人，現在我問你一句話，你還願意將功贖罪嗎？」

楊百威吃力地搖搖頭，道：「來不及了，失魂毒酒只有玉佛寺能解，我本來還可藉內力壓制藥力發作，支持半個時辰，剛才又因激忿散亂了眞氣，所餘時間已經不多了。」

郭長風道：「你若願意將功贖罪，解藥包在我身上，過去的事不予追究，以後咱們仍然是朋友。」

楊百威道：「你怎能解失魂之毒？」

郭長風道：「這個你就不必問了，我能答應你，自然有解毒的把握。」

楊百威沉吟了一下，道：「你要我怎樣將功贖罪呢？」

郭長風道：「首先，你要坦誠回答我的問話，不得有絲毫隱瞞。」

楊百威道：「好！你請問吧。」

郭長風道：「先說說你是甚麼時候跟玉佛寺搭上關係的？」

楊百威嘆道：「這事說來話長，總之，我是被勢所迫，身不由己，在我奉秦天祥派遣來寂寞山莊接任總管的時候，便被玉佛寺脅持了。」

郭長風道：「她們用甚麼方法脅持你的？」

楊百威道：「這……」

他似有難言之隱，期期艾艾，遲疑着不願說下去。

郭長風道：「是用金錢還是美色？再不然就是在你身上加了甚麼毒惡禁制？」

楊百威連連搖頭道：「不！都不是，郭兄，請你不要追問，我求求你，除了這件事，甚麼我都願意坦誠回答，眞的，求求你……」

郭長風緩緩道：「可是，這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必須瞭解她們用甚麼辦法脅制你，然後才能够助你擺脫桎梏，將功贖罪。」

楊百威痛苦地搖頭道：「如果能說，我一定會說出來，郭兄，你何必逼我？」

郭長風道：「難道這件秘密比你的性命更重要？」

楊百威悲聲道：「是的，我寧願死，寧願粉身碎骨也不能使她老人家……」

說到這裏，突然一驚住口，惶恐地遊目四顧，大有深悔失言之意。

郭長風道：「放心吧，這兒沒有外人，出你之口，入我之耳，劉，陳二位聽而不聞，更不會洩漏……」徵頓，又壓低聲音道：「她老人家是楊兄的甚麼人？」

楊百威長嘆一聲，道：「也罷，事到如今，只好全說出來了，但望郭兄千萬守信，不可輕易告訴他人。」

郭長風道：「我一定代楊兄守密，絕不洩漏片語隻字。」

楊百威黯然說道：「她們挾持了我母親……」

郭長風哦了一聲，微微頷首，却沒有接口。

楊百威道：「家母已經七十高齡，自從先父去世，靑年守寡，含辛茹苦撫養我成人，母子一向相依為命，三年前，當我奉命來寂寞山莊接任總管職務時，她們便劫持了家母，迫我受令于玉佛寺，為了母親的安全，我不敢不從。」

郭長風道：「這件事，秦天祥想必還不知道？」

楊百威道：「除了現在告訴郭兄之外，我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過，好在她們只要我暗中透露一些關于寂寞山莊和紅石堡的消息，並未強迫我做甚麼，所以一直跟她們虛與委蛇。」

郭長風道：「你知道她們是玉佛寺的人嗎？」

楊百威道：「原先並不知道，直到今天面見了大悲師太，才知她們的來歷。」

郭長風想了想，道：「那麼，她們平時由誰出面跟你連絡？你又用甚麼方法跟她們傳遞消息？」

楊百威搖頭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那個人，每次有事連絡，那人便用紙卷寫好，藏在一支鐵竹短筒中，然後將竹筒插在我窗外第二個花盆內，我若有消息回告，也用同樣的方法。」

郭長風道：「這麼說，那人一定也隱藏在寂寞山莊內，而且是個可以隨意出入內宅的人。」

楊百威道：「武功也可能很高。因為有一次我曾想偷窺他來取回竹筒，結果，非但沒成功，反被他發覺了。」

郭長風沉吟道：「假如他武功既高，又已隱匿莊中，更可隨意出入內宅……對寂寞山莊的事，應該瞭如指掌，又何須你探詢消息？」

楊百威道：「他們探詢的大都是秦天祥和寂寞山莊往來的內情，對莊中事務並不重視。」

郭長風輕哦道：「這就是了，他們目的在秦天祥身上，只不過，紅石堡地形險峻戒備森嚴，不容易下手，才想到……」

話未畢，突見楊百威臉色白得像一張白紙，呼吸促迫，眼神漸漸散亂，分明藥性已經發作了。

郭長風一伸手，隔桌子捏住楊百威的下顎，另一隻手迅速取出公孫茵所贈解葯，投入楊百威口中。

鬆開下顎，同時在他頸後輕拍一掌。

楊百威一震，葯丸順喉而下，竟伏在桌上沉沉睡去。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才淸醒過來，向郭長風苦澀地笑笑道：「多謝郭兄……」

郭長風擺手道：「不用謝，我是為了敬重你是位孝子，才給你解藥，而且，這是僅有的一粒解藥。」

楊百威赧然道：「我絕不會辜負郭兄的盛情，只要能不危害家母安全，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郭長風道：「你眞有贖罪的決心？」

楊百威道：「若有半點虛假，願遭天罰……」

郭長風笑笑道：「賭咒發誓是娘兒們的行徑，咱們用不着，你若果眞願意將功贖罪，第一步，就該幫助咱們查出那潛伏莊中的奸細，也只有如此，才能維護令堂的安全。」

楊百威道：「可是，那廝隱身暗處，武功又高，只怕不易下手。」

郭長風道：「這也並不難，你現在先由秘道回房去，假作愁容，閉門不出，等到入夜以後，暗暗將一截竹筒插在窗外花盆內，那廝必然會來收取，到時候，我自有辦法擒他。」

楊百威想了想，道：「那廝行事十分謹愼，萬一他不肯上當，豈不……」

郭長風笑道：「我自然有把握叫他上當，你只須照我的話去做就行了。」於是，又附耳低聲，如此如此叮囑一番。

楊百威一一應諾，道：「小弟一切依計行事，不過有一點，秦天祥現在莊中，這件事必須瞞着他，以免另生枝節。」

郭長風道：「這個，我會安排，放心吧！」

楊百威又道：「還有，劉凱和陳杰都是小弟的心腹，他們並未參與此事，希望郭兄……」

郭長風道：「我不會為難他們，但解藥只有一粒，說不得，只好委屈他們在後莊休息幾天，等事後，咱們從玉佛寺弄到解藥，再向他們當面致歉了。」

楊百威起身道：「小弟告退。」

郭長風也沒有挽留，送走楊百威後，立即召來馬魁，又作了一番密語交待……

× ×

這天夜晚，寂寞山莊表面似很平靜，暗中却宛如密雲不雨一般沉悶。

秦天祥一行被安置在客室裏，由田繼烈親率十餘名武士將客室團團包圍，名為

「侍候」，實際就是「監視」。

後莊一帶，也樁卡密佈，戒備森嚴，由林百合負責小樓的安全。

楊百威的臥室，位於前莊左廂房，距客室和後莊小樓各約百丈，三地遙遙相望，恰好成鼎足之勢。

也只有這片地方，顯得最安詳平靜，院中既無外客留宿，也沒有武士巡邏。

靜悄悄的院落中，見不到一個人影，夜風拂動花園內的枝葉，不時响起「沙沙」聲音，反而有無限陰森的感覺。

窗外夜色已濃，窗內人猶未寢，黯淡的燈光下，一個人正臨窗伏案，不知在寫什麼？

那是楊百威。

他低着頭，將一個小紙才寫好，然後仔細地捲起，塞進一個竹筒內，如釋重負般長嘆一口氣，站起身來。

接着，就輕輕打開房門，緩步走到廊下。

凝望夜空，漆黑如墨，連一粒星星也沒有。

楊百威背負着雙手，在廊下來回走了幾趟，突然用迅捷無比的手法，拔起花架上第二盆菊花，把竹筒藏了進去，再將花盆恢復原狀。

原來那花盆竟是夾層的，盆中花莖和泥土都可活動。

放回花盆，楊百威又左右張望了一遍，便快步走回房中。

沒一會，燈光熄滅，整個院子淪入一片黑暗。

這些經過，好像沒有第二人看見，其實，在黑暗中偷窺的却絕不止一二人。

許久，許久，院子裏靜靜地沒有任何反應。

遠處梆鼓，已由三更敲到四更，再過不久，天就要亮了。

天亮之前，也就是一夜中最黑暗的時候。

突然，花園內出現了一條黑影。

那影子由一叢矮樹下緩緩延展、伸長，最後終於現出整個身軀……

一個面垂黑紗，混身黑衣的蒙面人。

只見他直挺挺站在矮樹叢後，紋風不動，足過了頓炊之久，如果不留心，幾令人誤以為是一株樹幹。

一陣風過，蒙面人忽然一閃身，整個人隨風而起，飛快地飄向廻廊。

脚沾廊沿，旋風般一轉，業已背貼墻壁緊靠在窗側，竟然不聞絲毫聲音。

好高明的「幻影」身法。

蒙面人貼壁而立，似在觀察房中動靜，又過了好一會，才輕輕推開窗櫺，揚手彈出一粒黃荳大小的藥丸。

那藥丸迎風立化，變成一縷淡黃的輕烟，剎時便迷漫了整間臥室。

蒙面人靜待片刻，方才舉步向花架走去。

他走得很慢，但到了花架前，動作突然變快，迅速從花盆中取了竹筒，立刻飛身掠向園門……

就在他甫抵園門時，一條人影忽地出現，橫身擋住去路，低喝道：「什麼人，站住！」

蒙面人大吃一驚，忙不迭一個翻身倒退了兩丈左右，身形疾展，飛登墻頭。

墻上及時閃起一片刀光，叱道：「還想往那裏走！」

蒙面人身法變換好快，發現墻頭有人，立即拳腿仰身，雙脚在墻上一蹬，凌空一個觔斗，飄落地面，回頭又向對面院墻奔去。

「朋友，不用再跑了，乖乖束手受縛吧！」

隨着話聲，對面墻上突然亮起一盞「孔明燈」。

一處亮燈，花叢、墻頭、屋頂上，假山旁……都同時亮起一盞盞「孔明燈」。

七、八道雪亮的燈光，齊集照射在蒙面人身上。

蒙面人顯然有些驚惶失措了，呆呆站在那裏，不知該向何處逃才好。

馬魁倒提着斷魂刀，大步衝進園中，喝道：「朋友，把面巾摘下來，你究竟是誰？」

那蒙面人似已屈服，緩緩舉起雙手。

馬魁提刀走上前去，正想伸手抓下蒙面人的面巾，冷不防那蒙面人突然雙掌齊揚，身形飛也似一個旋轉……

只聽馬魁一聲悶哼，登登登連退四五步，周圍「孔明燈」也一齊被擊熄滅。

「當心暗器，鼠輩要突圍了！」

「截住他！」

「東邊墻頭注意！快截住他……」

「……」

花園中呼喝四起，頓時一片混亂。

蒙面人趁亂騰身，接連幾次飛躍，已掠過了東南方院墻。

東南方，正與後莊接鄰。

埋伏花園內的武士們紛紛尾隨追趕，擁進了後莊……

郭長風扶起馬魁問道：「怎麼樣？傷得重嗎？」

馬魁一邊搖頭，一邊喘息着道：「只是點外傷，不礙事的，那鼠輩武功不弱，暗器手法尤其高明，郭大俠快請追下去，別被那廝逃掉了。」

郭長風道：「放心，他逃不掉的。你若傷勢不礙，就帶兩個人留在這兒看護楊總管，他可能中了迷藥。」

留下馬魁和兩名武士，自己則掠過院墻，進入後莊。他沿途循着蒙面人可能的逃脫路綫搜索了一遍，並無發現，這證明蒙面人的確已經遁入後莊庭院內，但詢問担任戒備的武士，却異口同聲都說沒有人潛入。

尾隨追趕的武士們正在庭院中搜查，也未發現蒙面人的蹤跡。

郭長風想了想，直入林元暉居住的小樓。

樓中燈火通明，林百合和櫻兒都全身勁裝佩劍，坐在樓下守候着。

看見郭長風，兩人急忙迎了上來，爭着問道：「奸細捉到了沒有？」

郭長風道：「那廝狡猾得很，竟被他破圍逃入後莊來了，你們這兒可有什麼動靜？」

林百合道：「沒有啊，咱們一直守在這兒，根本沒見人進來嘛。」

郭長風笑笑道：「他是此地的熟人，自然有辦法掩蔽行踪，可是，他今夜插翅

難飛了。」

林百合道：「莫非你已經認出他是誰了？」

郭長風沒有回答，却反問道：「莊主安歇了嗎？」

林百合道：「爹一直在樓上等候消息，大約還沒有睡，是否要請他老人家下來一趟？」

「不必。」

郭長風語聲一低，對櫻兒悄悄說道：「你上樓瞧瞧，如果莊主已經睡了，不必驚動，只請鳳姑娘下來一趟，如果沒睡，就什麼也別提。」

櫻兒點點頭，上樓而去。

郭長風回頭又對隨行武士吩咐道：「你們暫時退出去，嚴密戒備樓房四週，準備捉人。」

武士們立卽退出小樓，紛紛散開。

林百合詫道：「郭大哥，難道奸細會躲在這棟樓房裏？」

郭長風緩緩道：「可能——」

話未落，櫻兒和鳳珠已相偕由樓上下來。

鳳珠斂衽爲禮，道：「郭大俠喚我有事？」

郭長風微笑道：「沒有什麼事，我只是問問，莊主睡了多久啦？」

鳳珠道：「剛睡不久，莊主本想支撐着等候捉奸細的消息，直到下半夜還沒有動靜，才躺下安歇了。」

郭長風哦了一聲，轉面對林百合主婢道：「我有幾句要緊話想私下問問鳳姑娘，請你們去樓門口替我守望一下，以防被人竊聽。」

林百合道：「讓櫻兒去守望就行了，這兒就祇咱們幾個，不會有外人的……」

郭長風道：「不！這些話很重要，你們一個守樓門，一個守樓梯口，這樣才安全。」

林百合心雖不願，見他說得很鄭重，只好聳聳肩，無可奈何地退了開去。

櫻兒更是滿肚子不情願，懶洋洋走去樓梯口。

鳳珠面色變得好不自然，勉强堆着一抹苦笑，說道：「郭大俠要問我什麼呢？我只是個侍候莊主的丫環，什麼事都不知道……」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我問的正是有關莊主的事。」

鳳珠不禁怔了怔，說道：「莊主有什麼事？」

郭長風道：「剛才姑娘說，莊主是到下半夜才睡，對嗎？」

鳳珠道：「是啊！」

郭長風點一點頭，忽然壓低聲音，說道：「那麼，姑娘又是什麼時候到前莊去的呢？」

鳳珠駭然道：「我——」

郭長風一翻左腕，掌中心扣着三枚飛刀，沉聲道：「你若沒有把握逃過在下這三柄飛刀，最好不要妄動！」

鳳珠閃目四顧，臉色慘變，訥訥道：「郭大俠，你這是幹什麼？難道我做錯了什麼事？」

郭長風冷笑道：「你錯在不該吃裏扒外，替玉佛寺做奸細，剛才更不該冒失去前莊取那竹筒。」

鳳珠大聲道：「什麼？你說我是奸細？郭大俠，你可不能含血噴人呀！」

一面又對林百合和櫻兒叫道：「你們快來，郭大俠一定瘋了，他竟然拿我當作奸細……」

林百合主婢都大驚失色忙要奔過來。

郭長風喝道：「守住門口！你們若讓她逃了，可不關我的事。」

林百合主婢忙又停步，都惶然地道：「郭大哥，你要弄清楚，鳳姐姐是服侍爹二十年的人，她怎麼會是奸細？」

郭長風道：「時間並不能保證她不會做奸細，我却有鐵證，可以證實她就是奸細。」

鳳珠抗聲道：「你有什麼證據？」

郭長風冷笑道：「由我拿出證據，那就不值錢了，我要你自己把證據拿出來才算本事。」

鳳珠道：「我根本是無辜的，誰知道什麼證據。」

郭長風道：「好，你若自信無辜，敢把兩隻手伸出來讓我看看你的掌心嗎？」

鳳珠毫不遲疑地伸出雙手，道：「爲什麼不敢……」

可是，當她攤開手掌，突然呆住了。

只見她右手五指和手掌上，不知何時竟染滿了藍色的油彩。

鳳珠驚呼失聲，一旋身，便向窗口衝去。

她人才衝近窗前，寒光掠頸而過，「刷刷」兩聲，兩柄飛刀已先她一步射在窗櫺上，僅差半分，就射中她的頸喉要害。

郭長風冷冷道：「你再動一動，這第三柄就會插在你的頸脖上。」

鳳珠倒吸一口涼氣，果然俛首不敢再動。

郭長風欺身上前，飛快地點了她四肢穴道，然後向林百合道：「上樓去看看令尊，我想他不是自願要睡的，而是被鳳珠點了睡穴。」

同時吩咐樓外武士撤圍，並派人分別通知田繼烈和楊百威，又命櫻兒帮忙，將鳳珠押回樓中……

不多久，田繼烈和楊百威都得訊趕到，林元暉也由樓上下來，大家見擒獲的奸細竟是鳳珠，不禁個個愕然。

林元暉尤其不敢相信，喃喃道：「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呢？她跟了我將近二十年，竟然是一名奸細？」

郭長風道：「我本來也不敢置信，所以才設計在竹筒上預先塗了油彩，有此鐵證，她就無法抵賴了。」

楊百威道：「當時她已經由前莊破圍逃脫，郭兄怎猜到會是她呢？」

郭長風笑道：「憑良心說，我也只是根據幾項疑點猜測，當時並沒有絕對把握，直到聽說莊主已經入睡了，才確定了是她。」

林元暉道：「我睡不睡，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郭長風道：「關係很簡單，如果莊主不睡，她就無法分身去前莊，而以莊主的精力和今夜情形，不可能這麼早就睡。」

林元暉道：「不錯，我聽說莊中藏着奸細，又聽說楊總管由青牛宮回來，竟被

郭大俠苦刑追問，點破護身眞氣，廢了武功，而且連夜率人搜查奸細……那兒還能睡得着。」

郭長風道：「這些都是故意散播的謠言，引誘她去前莊查詢眞相，否則，全莊戒備如此森嚴，她怎敢妄動。」

田繼烈道：「你又怎知奸細必定來自後莊呢？」

郭長風道：「我曾經仔細調查過楊兄臥室的位置，正與後莊隔墻比鄰，如果奸細來自前莊，必須穿越花園，再由假山側繞到廻廊右端，不僅容易被發現，而且毫無掩蔽可供進退，同時，奸細指定放置竹筒的花盆，却是自廻廊左端數起第二盆，人都有貪圖近便的心，因此推斷奸細可能來自後莊。」

田繼烈稱讚道：「眞虧你想得這麼週到。」

郭長風又從懷中摸出一粒石子，道：「其次，她急於脫身，由東南方越墻突圍已屬不智，更不該用這種石子當作暗器，這石子和莊主彫刻人像的石質相同，使我更確定了她的身份。」

林元暉道：「不過，有一點我仍然不明白，她平時都隨侍在我身邊，從不走出莊門，怎樣跟玉佛寺通消息呢？」

郭長風道：「問得好！這正是咱們要追查的疑點，或許潛伏莊中的奸細，並不祇她一個。」

林百合道：「還有一點也很可疑，她是前任總管鐵扇子宋剛引荐來的，據說還是宋剛的親戚，但三年前，宋剛却被玉佛寺所殺，他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郭長風點點頭道：「這些疑點，咱們都得仔細盤問清楚，祇是，不宜在此地盤問。」

林百合道：「爲什麼？」

郭長風道：「爲了要她說實話，難免用點刑，無論如何，她總侍候莊主二十年，最好別當着莊主面前審訊……」

回頭向樓外武士一招手，道：「來人，把她押送到後莊大廳去！」

鳳珠突然昂起頭來，冷冷道：「不必這樣費事，也用不着施刑追供，你們要問什麼，我實說就是了。」

郭長風道：「你眞的願意說實話？」

鳳珠道：「既然被擒，遲早難免一死，還有什麼好隱瞞的。」

林元暉道：「鳳珠，祇要你實話實說，我絕對不會爲難你，過去的事，都不再追究了……」

鳳珠冷笑一聲，道：「不用跟我來這一套貓哭老鼠假慈悲，老實告訴你吧，自從踏進寂寞山莊，我就沒有打算再活下去，恨只恨忍辱負重二十年，眼看功成在望，却被姓郭的匹夫一手破壞，我縱然死了，做鬼也饒不過郭長風……」

郭長風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道：「那眞是榮幸之至，咱們的賬，留着以後再算，現在你先說說自己的來歷吧，你眞是鐵扇子的親戚嗎？」

鳳珠道：「我根本不認識宋剛。」

郭長風道：「那麼，他怎會引荐你進寂寞山莊？」

鳳珠揚揚眉，道：「這有甚麼困難？咱們打聽到他有一個遠房表嫂住在開封，丈夫死後，遺下一個女兒，生活很艱苦，那女兒年紀跟我相近，於是，咱們便把那母女殺了，由我冒名投奔到寂寞山莊來……就這麼容易。」

她把一個殺害無辜的殘忍故事，說得輕鬆愉快，而且大有得意之色。

在場衆人，不禁都皺起眉頭。

郭長風又問道：「你奉派來寂寞山莊，負有甚麼任務？」

鳳珠道：「我是專爲監視林莊主而來，其後莊中總管換了楊百威，又奉命暗加監視，負責傳遞消息。」

郭長風道：「你要侍候莊主，又要監視楊總管，還得傳遞消息，難道沒有其他同黨協助？」

鳳珠道：「寂寞山莊中有沒有其他人潛匿，我不知道，我只負責這兩件事，也不跟其他人聯絡。」

郭長風道：「那你得到的消息，如何傳遞出去？」

鳳珠道：「我和楊百威一樣，將藏消息的竹筒放在後莊牆邊一棵槐樹樹孔中，自有人會收取。」

郭長風道：「那槐樹在甚麼位置？」

鳳珠道：「就在距這座樓房左首十餘丈的院牆外，三棵槐樹，當中的一棵，樹孔在第三橫枝附近。」

郭長風對田繼烈道：「老爺子請去查證一下。」

田繼烈去不多時，携回一支竹筒，道：「果然不錯，我還在樹孔中，找到這東西。」

那竹筒口封泥猶新，筒身劃着三道紅色橫綫，顯然是新放置樹孔中不久，紅色橫綫，可能代表緊急事故。

郭長風拆開封泥，抽出筒中紙卷，只見上面寫着——

「急速查報秦天祥抵達後動向，楊百威已無利用價值，着相機除去。」

楊百威看後苦笑道：「這老尼姑好毒的手段，天幸被早一步破獲，否則——」

郭長風却笑了笑，道：「由這支傳訊竹筒，倒可以證明莊中並沒有其他奸細隱藏，卽使有，也不是重要人物，否則，滅口的任務不會交給鳳珠執行。」

林百合道：「現在咱們要怎樣處置她呢？」

郭長風目注櫻兒道：「這事要偏勞姑娘了。」

櫻兒奮然拔出佩劍，道：「好！我來下手……」

郭長風伸臂攔住，道：「姑娘別會錯了意思，我說偏勞，並不是請你充當劊子手。」

櫻兒道：「那要我做甚麼？」

郭長風道：「目前，咱們不僅不能傷害她，還得用她的名義，繼續跟玉佛寺傳遞訊息，從現在起，鳳珠就交給你了。」

櫻兒叫道：「難道還要我侍候她，拿她當祖宗看待不成？」

郭長風點頭道：「一點也不錯，她仍然住在樓上，由你負責看管，今夜發生的一切，絕對不可對外張揚。」

林百合接口說道：「此事關係重大，櫻兒，你可得要特別謹愼，不能够出一點差錯。」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文·臥龍生
圖·盧令

降龍伏虎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面閻羅胡栢齡原爲江北綠林道總瓢把子，後受妻子谷寒香感化，携妻隱居，今次重出江湖，是要往恒山參與爭霸綠林盟主之位，途中拯救一受傷孤兒，谷寒香喜愛此子，要認爲義子，胡栢齡不忍拂逆愛妻之意；乃携之同行，在將抵恒山之際，驀遇舊部江北五龍，矢誓効忠，追隨同往，據五龍稱，自胡栢齡退隱後，有一神秘人崛起綠林，以高絕武功，强迫各綠林道服從他指揮，五龍不服，致招彼等追殺，詎言尤未了，那神秘人突出現，胡栢齡與鬥，神秘人技遜一籌，飄身遠去——

＊＊＊＊＊＊＊＊＊＊＊＊＊＊

硬拚鬥生死　奇功較輸贏

這時，分坐在四週席位上三山五嶽的豪客，都紛紛站起了身子，注視着場中的舉動，有些好事之人，已自緩步向場中逼去。

那蒙面怪人自登上峯頂之後，目光一直投注在谷寒香的身上，對場中混亂之局，渾如不覺一般。

四個黑衣勁裝的佩劍少年，雖然跑的氣喘如牛，但一見四週羣豪有不少緩步向場中逼來，立時拔出背上長劍，排成一個半圓形，保護那蒙面怪人的背後和側翼。

陳文、陳武同時望了胡柏齡一眼，垂手靜立一側，動也不敢亂動一下。

胡柏齡目注兩人，微微一笑，道：「咱們多年不見了，你們二位好吧？」

陳文、陳武相互望了一眼，同時躬身答道：「盟主大安……」

胡柏齡道：「此一時，彼一時，兄弟那江北綠林盟主之位，早已爲人取代，兩位大可不必再這般稱呼兄弟了！」

陳文、陳武目光轉向那蒙面怪人投瞥了一眼，欲言又止。

出雲龍姜宏冷哼了一聲，正想斥罵兩人幾句，但却爲胡柏齡用眼色阻止。

這當兒，已有不少江湖豪客，走近了那蒙面怪人身後停下，大聲喝道：「你們懂不懂江湖上的規矩……」幾人一齊大叫出聲，而且喝問之言，彼此不同，聲音有尖有粗，有高有低，聽來刺耳至極。

那蒙面怪人突然轉過身去，一揚手中摺扇，冷冷的喝道：「那一個敢多管在下閒事，請向前再上三步。」

只聽幾聲冷哼，同時响起，三個大漢同時舉步而出。

那蒙面怪人忽的一揚左腕，日光之下但見三線白芒一閃，那三個舉步同出的大漢，剛好也同時大叫一聲，一齊摔倒地上，整齊劃一，分糧不差。

此人抬腕之間，立仆三人，使全場中人，個個心頭一震，有幾個準備隨同三人身後出來的人，立時停下脚步。

那蒙面怪人冷笑一聲，說道：「那個還不怕死，再請向前三步。」

羣豪互望一眼，面面相覷，誰也不敢搶先舉步。

胡柏齡微微一笑，低聲對谷寒香道：「咱們快些坐下！」橫跨一步，在正中一席落座。

谷寒香星目流動，四顧羣豪，都爲那黑紗蒙面怪人出手毒針立傷三人威勢震懾，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微微一笑，



緊依胡柏齡身邊坐下。

出雲龍姜宏打量了一下場中形勢，低聲對胡柏齡道：「這蒙面怪人出手極辣，此事只怕很難善罷干休，說不定要造成……」

胡柏齡搖頭笑道：「你們放心吧！不管傷的那一路人物，都不致引起風波。任何人也不願背上破壞綠林大會之責。」

果然，那擁來羣豪，眼看同伴傷了三人，而且己方也不過十四五人，縱然一齊出手，也毫無制勝把握，默然向後退去。

黑紗蒙面怪人，眼瞧羣豪退下，冷笑一陣，揮手對四個佩劍少年和陳文、陳武說道：「你們退下去吧！」轉身在胡柏齡對面坐下。

要知這峯頂廣坪之上，羣集了天下各省各路的綠林人物，彼此之間，心中都存着敵對之意，誰也不肯幫助別人，是以，那黑衣蒙面怪人，雖然一出手就傷了三人，但除了正東兩桌席位之上，奔來的十幾個大漢之外，大都是袖手旁觀，瞧着好玩的人，一看苗頭不對，立時四散而去，直待那黑紗蒙面之人，轉身入座，才有三人奔了過來，把受傷摔倒在地上的三個同伴救走。

那蒙面怪人就坐之後，兩道眼神仍然盯住谷寒香瞧，幸好此時江北五龍都已退到旁側席位上，胡柏齡因自知嬌妻美麗絕倫，凡是見到她的人，不分男女，都難免要多瞧幾眼，平日習見此事，忿妬之心，消減很多，正待出口，暗中諷勸他幾句，使他自行收檢一下放蕩形骸的驕氣，那黑紗蒙面怪人已搶先開口，道：「兄弟出道江湖之初，已聽得胡兄大名，恨無機緣，早日相遇，前宵有幸一會，果然是名不虛傳。」

胡柏齡聽得微微一怔，暗道：他怎麼知道我的姓氏呢？忽然想到陳文、陳武，追隨自己多年，對自己做事性情，瞭若指掌，自是難怪他知道了。當下微微一笑，道：「好說，好說，江北綠林，如非大駕出來領導，只怕早已鬧成羣雄分割，相互殘殺之局了，……」

黑紗蒙面人朗朗大笑一陣，接道：「胡兄辛辛苦苦創出的基業，兄弟來坐享其成，說來慚愧得很。」

胡柏齡暗自想道：此人初和我相遇動手之時，是何等的冷傲，不知何以此刻忽然變的這等謙和起來，凝眸望去，只見黑紗重重，難見他臉上神情變化。

那蒙面人似已瞧出了胡柏齡心中懷疑之事，立時低聲接道：「兄弟自出道江湖以來，還未遇過像胡兄武功這般高强之人，是以兄弟對胡兄早已傾服……」他微微一頓，用更低的聲音說道：「這次羅浮一叟和嶺南二奇，召請天下綠林同道，會聚北嶽，名是各憑武功，爭奪天下綠林盟主之位，其實，心懷鬼謀，早已預作佈置，想一舉殲盡不服三人出掌盟主之人。」

胡柏齡微作沉吟，想道：此人面罩黑紗，無分晝夜，均不願以廬山眞面見人，如非有極大的缺陷，定然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密，倒要防他一着。故作鎭靜，淡淡一笑，道：「不知兄台在何處聽得這等消息？」

那蒙面怪人道：「不瞞胡兄，兄弟在這數日之中，已暗探羅浮一叟和嶺南二奇臨時巢穴三次，聽得了幾人不少陰謀，雖不敢說全盤瞭然，但已知大畧梗概……」他話至此處，突然住口一嘆，道：「兄弟自離師門，從未遇上過敵手，但前宵和胡兄幽谷一戰之作，頓覺武功一道，深博精遠，兄弟所學，極是有限。」

胡柏齡道：「客氣，客氣……」

蒙面怪人道：「據兄弟縱觀大局，眼下實力最强的仍屬羅浮一叟和嶺南二奇的聯手之勢，三雄、四怪雖然不可輕視，但如想問鼎盟主之位，那是自不量力，不過，三雄、四怪，當可一壯聲勢……」

胡柏齡聽他縱論爭霸綠林盟主大勢，滔滔不絕，識見頗高，不覺暗自讚道：此人不但武功卓絕，為生平所會頂尖高手，而且膽識過人，實乃不可多得之材，心中暗生傾慕之感。

只聽那蒙面怪人繼續說道：「目下局勢，一叟二奇已是智珠在握，穩操勝算，但如胡兄能和兄弟聯手，當可使大局一轉，盟主誰屬又當別論？」

胡柏齡暗道：此話倒是有幾分可信，但他乃持重老成之人，心中雖覺對方說的不錯，但却不肯一口應允，微笑不語。

那蒙面怪人等候片刻，仍不得胡柏齡的答覆，繼道：「在下生平之中，從未服過他人，但自那夜和胡兄動手之後，心中即生敬慕之感，如果胡兄肯於折節下交，兄弟決無爭取盟主之心，甘願附驥追隨左右。」

胡柏齡笑道：「咱們談了半天，在下還不知兄台高名上姓？」

那蒙面怪人笑道：「兄弟姓鍾，雙名一豪……」

胡柏齡道：「鍾兄高見，兄弟極是佩服，不過……」

話至此處，忽見四週羣豪，紛紛站起身子，全場突然靜寂下來，鴉雀無聲。

回頭望去，只見峯頂一角突岩之後，魚貫走出廿餘人，有老有少，高矮不等，長衫、勁裝，形形色色，正是天下各處獨霸一方的綠林魁首。

鍾一豪低聲說道：「走在最左面的那個長髮散披，胸垂花白長髯，金箍束髮，全身灰衣的人，就是羅浮一叟。」

胡柏齡目光銳利，雖然相隔距離甚遠，但仍可看清羅浮一叟的面貌，只見他臉形奇長，雙目暴突，兩面太陽穴却高高突起，一望即知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這般人現身之後，脚步突然加快，片刻之間，已到正中席位之處。

四十幾道目光，一齊投注在胡柏齡谷寒香的身上。一則因為兩人落據的座位乃全場最為適中的正位，再者谷寒香容顏絕世，這些人雖是霸主一方的綠林雄主，極知自重身份的人，也不禁瞧她幾眼，對那面罩黑紗，裝束詭異的鍾一豪，反而沒有注意。

胡柏齡武功卓絕，定力深厚，雖在衆目交投之下，仍然若無其事，神情鎭靜，視若無睹。

羣豪怔視了胡柏齡等一陣，一個身着天藍長衫，鷹鼻鷂眼，年約五旬左右老者，突然排衆而出，抱拳對胡柏齡等說道：「三位在何處立窖，可曾接到邀請的柬子

麼？」

鍾一豪冷笑一聲，接道：「這北嶽之會，乃是爭取天下綠林盟主之位，任是何人？只要有興參與，大概都可算上一份，這等盤根究底，不覺得有些小家氣麼？」

藍衫老者突然一沉臉色，說道：「朋友高名上姓，這話未免說的近乎狂妄，遍天下綠林同道，何止千千萬萬，如果都像閣下一般，沒名沒姓的人，也要大搖大擺的高據主席，未免太小視我們東道主人了吧！」

鍾一豪斂聲一陣冷笑，聲音尖銳刺耳，有如冰窟地中吸出來的一陣陰風，歷久不絕。

藍衫老者大喝一聲，截斷鍾一豪冷笑之聲，怒道：「你究竟是什麼人，如再不肯報上姓名，可不要怪我開罪了。」

鍾一豪冷冷答道：「你雖不認識我，可是我却認識你是嶺南二奇的搜魂手巴天義！」

此語一出，却使巴天義大大的吃了一駭，默然思索，想遍了天下綠林人物，仍然想不出什麼人，整天面垂黑紗……。

要知鍾一豪出道江湖之後，只在江北道上，忽隱忽現，和他動手的人，從來很少逃得過他的毒手，縱有一二個人，逃得性命，但為了保存自己的聲譽，也隱諱不言，誰也不願把自己敗在一個形貌姓名都弄不清楚的怪人手中之事，告訴他人。是以鍾一豪雖已取代胡柏齡成了江北綠林道上盟主，並未傳播整個江湖……。

搜魂手巴天義名列嶺南二奇，身份甚是尊崇，當着天下各路霸主之前，被對方直呼姓名，而自己却不知對方身份來歷，心中甚感愧忿。但他乃見多識廣之人，生性又極陰沉，在未弄清楚對方底細之前，不肯貿然發作。兩道目光投注在鍾一豪臉上，一語不發。

忽聽一聲大喝，一個全身勁裝年約四旬的大漢，分開人層直衝出來。

此人身高八尺，臉色赤紅，短鬚如戟，根根見肉，背上斜插一柄金背開山刀，刀面足足有一尺寬窄，只看那沉重的大刀，就可知其臂力過人，襯着他虎背熊腰，高大的軀體，看上去，神威凜凜。

胡柏齡微一側目，瞧了那大漢一眼，冷然一笑，抬頭望着天上一朶飄浮白雲。

那大漢衝出人層，環目怒視了胡柏齡和鍾一豪一眼，說道：「在下嶗山王大康，是那位打傷了兄弟屬下，請出答話。」

胡柏齡聽他自報姓名，忽然轉過頭來，又瞧了那大漢兩眼，笑道：「閣下可是人稱嶗山三雄之一的勇金剛麼？」

王大康哈哈一笑，道：「不錯，兄台和在下素不相識，可是聽得江湖上傳言中，說過俺勇金剛麼？」他身材高大，聲如洪鐘，哈哈大笑起來，響澈山峯，引得全場之人，齊齊向他注視。

胡柏齡淡淡一笑，道：「兄弟久聞嶗山三雄的大名，今日幸會。」說完，轉臉他顧，不再瞧王大康一眼。

鍾一豪忽的站起身子，道：「人是兄弟打傷的，你要怎麼樣？」

王大康濃眉怒聳，厲聲喝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打傷嶗山三雄的屬下，分明是瞧我們兄弟不起……」其人說話聲音已經很大，這般大叫起來，更是震的人耳際嗡嗡作響。

鍾一豪冷冷說道：「兄弟一向只知殺人欠債，却從不知償命還錢。」

王大康怒喝一聲，大邁一步，忽的一拳，直向鍾一豪前胸擊去。

他天生驚人神力，又練的外門功夫，一拳擊去，有如鐵鎚撞岩一般，帶起一股呼呼風聲。

鍾一豪冷笑一聲，正想舉手封架，忽聽一個陰森的聲音說道：「王兄暫請住手。」橫裏疾伸過一隻手來，托住了王大康擊出右臂肘間關節。

這人出手奇快，疾如電奔，伸手一托，竟然拏住大康的右肘，全場都不禁為之心弦一震，連鍾一豪也不自禁轉過頭來。

只見那人面如淡金，長髮散披，胸垂花白長髯，身着灰衣，正是發起這次綠林英雄大會的羅浮一叟霍元伽。

王大康右肘關節被人托住，全身力氣用不出來，側目怒視羅浮一叟，問道：「霍兄出手拏住兄弟肘間關節，不知是何用意？」此言一出，羣豪之中一大半忍不住微微一笑，他這般大呼大叫質問於人，不啻自供技不如人，但他却問的理直氣壯，面無愧色。

羅浮一叟鬆了王大康右肘關節，笑道：「比武即將開始，王兄心中縱有不平之氣，也望能瞧在老夫面上，忍耐片刻，待一會再說不遲。」

說完，也不待王大康答話，轉臉望着胡柏齡道：「這位兄台可是江北綠林道上盟主，人稱冷面閻羅胡柏齡的胡兄麼？」

這幾句話，頓使在場的各方綠林霸主為之心頭一震，不約而同的把目光投注到胡柏齡的身上。

要知胡柏齡率領江北綠林人物，抗拒少林、武當兩派聯手，獨鬬少林高僧天明大師之事，傳遍了天下，江湖中人，很少不知胡柏齡三字，是以，聽得羅浮一叟叫出胡柏齡三字之後，都不禁心頭一跳，轉臉瞧去。

胡柏齡緩緩站起身子，抱拳笑道：「兄弟已退出江湖，洗手歸隱，不再過問江湖之事，但聞恆山大會之後竟難自抑制，兼程趕來北嶽，承諸位不棄下愚，允准兄弟佔得一席之位，在下心中感激至深。」

羅浮一叟霍元伽哈哈一笑，道：「兄弟本已和巴氏兄弟奉柬相邀，只因胡兄行踪隱密，無法覓得大駕，難得胡兄及時趕來，使這北嶽之會生色不少。」

他微微一頓後，又轉臉望着面垂黑紗的鍾一豪道：「請恕在下眼拙，不識這位兄台，但眼下之人，都是江湖上各地雄主，兄台這等故示詭異，黑紗遮面，不覺着有些太小家氣麼？」

鍾一豪冷冷接道：「爭奪盟主之事，各憑武功，至於在下面垂黑紗，似乎無關緊要吧！」

羅浮一叟冷哼一聲，道：「藏頭露尾，故弄玄虛，豈是大丈夫的行徑。」

鍾一豪道：「霍兄如果看不順眼，兄弟待會先請賜教？」此人冷傲異常，言詞犀利，每一句，都使人難忍難受。

羅浮一叟冷笑道：「好！屆時老夫自當揭去你垂面黑紗，讓天下英雄瞧瞧你廬

山眞面……」

鍾一豪道：「只怕未必見得！」

羅浮一叟雙目一瞪，神光湛湛的逼射鍾一豪，似要發作。

鍾一豪暗中運氣戒備，口中却又冷冷的接道：「霍兄如果等待不及，咱們就先打上一場，然後再吃酒不遲。」他句句字字，都含着挑戰之意，只激的霍元伽一張淡金臉變成了鐵靑之色。

胡柏齡眼看局勢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卽發，趕忙接口說道：「兩位暫請息一時氣忿，待會比武之時，兄弟當拭目一看兩位身手。」

羅浮一叟冷笑一聲，突然高聲說道：「擺酒。」轉身走到左側一桌坐下。

他本來預備高據正中一桌主位，但因座位被胡柏齡夫婦搶了先去，只好退居其次，搶了左面一桌主位。

這般人都是江湖之上，一方雄主，誰也不願屈居人下，聽得羅浮一叟大叫擺酒，立時紛紛搶奔席位，動作迅速無比，有不少爲搶主位，還暗中較量了幾招武功。

但聞一陣冷笑，怒哼交織，幾股潛力，激蕩成風，吹的桌椅上黃緞墊子飄飄飛舞。

搜魂手巴天義目睹大家爭坐主位的情景，冷笑一聲說道：「恒山大會，旨在就我江湖綠林道上，推舉出一位武功高强，才智出衆之人，主盟大局，並非請諸位爭坐上席來的……」他話還未完，羣豪爭位已息，自然是武功較高之人搶到了主位。

衆豪剛剛坐好，忽聞一陣噹噹鑼聲起自峯下。

鑼聲來勢奇快絕倫，倏忽之間，已達峯上，羣豪各自心頭一震，不約而同，轉臉瞧去。

只見一個身穿天藍長衫，頭包方巾，腰束絲帶，左手高擧兩塊一尺左右長短的鐵板，右手拿着直徑八寸的一面銅鑼，四旬上下文士裝扮之人，大步直向正中席位上走來。

谷寒香星目流波，瞧那擧板拿鑼之人，低聲對胡柏齡笑道：「這位算命先生可也是來爭那盟主之位的麼？」

原來此人除了雙手的鑼板之外，肩上還掛着一個長長的白布袋子，上面寫了碗口大小一個「命」字，下面兩行小字，寫着：

神卜斷禍福。

鐵筆判生死。

胡柏齡還未及回答谷寒香相詢之言，那算命先生已然搶先接道：「好說，好說，在下一個算命之人，豈敢偸覷那綠林盟主之位，只因風聞這次北嶽大會，羣集了天下綠林道上精英，在下想趕來作點生意，……」突然搖動鐵板打起銅鑼，高聲叫道：「那路英雄肯信在下，快請來卜上一課，斷言你生死吉凶，禍福壽祿，錯一句分文不取。」說話之間，人已在谷寒香左側席位之上坐下。

搜魂手巴天義冷哼一聲，大步直走過來說道：「兄台如是來參與英雄大會，我們竭誠歡迎，但如存心搗亂而來，哼哼！那就不要怪兄弟出手傷人了。」

那算命先生似是十分畏懼巴天義，竟然一語不發，放下手中銅鑼鐵板，正襟而坐。

羅浮一叟霍元伽緩緩站起身子，高聲說道：「兄弟這次和嶺南二奇具名邀請諸位，聚會北嶽，承蒙諸位賞光，不惜千里跋涉之苦，趕到這寒碧崖上，兄弟甚感榮寵，如有簡慢之處，尙請諸位大量海涵：……」話至此處，突然一頓，擧手大喝道：「上菜！」

但見廣坪一角中，急步奔出來幾個上身穿白衣的靑年，各自端起一盤菜餚，健步如飛的送到各桌之上。

這些人似都是久經訓練之人，動作迅快，健步如飛，但盤中菜湯，却點滴不溢。胡柏齡瞧的心中一動，暗道：這般人分明都有着武功的基礎，八成是三人門下弟子或手下親信，立時暗中留上了神，果然被他瞧出這些送酒上菜之人，身上都似帶着兵刃，當時暗示給鍾一豪。

鍾一豪輕輕的咳了一聲，暗中運集功力，蓄勢以待。

這時，正好有一個手捧菜盤的白衣少年走了過來，鍾一豪俟他走近桌旁之時，陡然伸手，一指點去。

那白衣少年耳目極是靈敏，鍾一豪點出之勢，已够迅速，而且猝然施襲，事前毫無警兆，竟然被他一閃避開。

羅浮一叟霍元伽，冷哼一聲，右手一揚，一物破空飛來，勁急生嘯，直向鍾一豪前胸射來。

胡柏齡若無其事的擧起酒杯對那算命先生裝扮之人笑道：「在下敬你一杯。」

那算命先生微微一笑，道：「這個窮秀才如何敢當。」

但聞呼的一聲輕響，胡柏齡手中酒杯正好迎着飛來之物。

衆豪轉頭瞧去，只見一支筷子，由胡柏齡手中酒杯對穿而過，怪却在酒杯不碎，滿杯酒點滴未溢。

這等曠絕的手法，簡直是罕聞罕見，只看的在場羣豪一呆。

只聽羅浮一叟陰沉沉的冷笑一陣，道：「冷面閻羅之名，果不虛傳。」雙手齊揚，兩枝筷子並排飛來。

胡柏齡突然朗朗大笑道：「想不到兄台還是位黌門秀才，失敬，失敬。」暗中潛運眞力，手中酒杯陡然破空而起，直向上飛去，五指一開一闔，竟把兩枝破空而來，勢道勁急，力透山石的筷子，夾在正中三指之間，口中仍然和那算命先生談論着，始終未轉頭瞧過羅浮一叟一眼。

這當兒，鍾一豪已然把那白衣少年制住，撕去他白色外衣，露出一套黑色疾服，腰間圍着一條虎皮皮帶子，分插了十二口柳葉飛刀，刀上一片藍汪汪的顏色，一瞧之下立時可以辨出是經過毒汁淬煉之物。

鍾一豪伸手解下那黑衣少年腰中的虎皮帶子，高擧手中，一陣陰沉冷森的長笑道：「羅浮一叟，嶺南二奇，你們具名邀請天下綠林道上高手，聚會寒碧崖，可是準備一網打盡强敵，……」

搜魂手巴天義不容鍾一豪再說下去，大喝一聲，飛撲過來。

胡柏齡回頭對谷寒香道：「羅浮一叟嶺南二奇陰謀被當場拆穿，只怕他們要惱羞成怒，提前發動。」話至此處，全場已成混亂之局，羣豪眼看鍾一豪當場抄出那

白衣人身上淬毒兵刃，個個心生驚震，疑心酒菜之中有毒，那裏還敢食用，紛紛站起身子，全場一片喝罵之聲。

正中五桌席位上，坐的客人，也都臉色大變，紛紛起身。

羅浮一叟一看激起衆怒，立時高聲說道：「各位暫請落坐，聽我霍某一言。」

鍾一豪已然由腰間抖出細鐵軟刀，此人唯恐天下不亂，想藉機引起一場混戰，高聲接道：「在下實想不到霍元伽竟敢以這等卑劣手段，加諸天下綠林同道，各位請謹防酒菜之中有毒。……」

搜魂手巴天義本已飛撲向鍾一豪，却被胡柏齡遙遙一劈空掌風，震的人在空中連打了兩個轉身，落在中途。

這一擊勁道奇大，巴天義雖然已運氣全身，但仍被胡柏齡虛空一擊的掌風，震的氣血浮動，不禁心頭大感驚駭，脚落實地，立時閉目而立，運氣調息，如果胡柏齡趁勢再劈出一掌，必可將巴天義震斃掌下。

場中局勢已成混亂，羣豪被鍾一豪挑撥之言，激的怒火大熾，但聞一陣乒乓乓乓之聲，桌碗橫飛，菜餚滿地。

羅浮一叟霍元伽眼瞧大局已難挽回，初步毒計已敗，全都是那蒙面怪人所擾，心中恨不得一掌把鍾一豪震斃手下，但他乃見聞博廣，心機深沉之人，心知此刻羣情激昂，都是對自己而發，如若一出手，必將成衆矢之敵，强忍住心頭怒火，一語不發，冷眼看局勢變化。

原來霍元伽和嶺南二奇預計在酒至半酣之時，再在酒中下强猛的毒藥，一網打盡天下高手，把幾個强敵除去，脅迫其他的人相從，先取盟主之位，再設法整除異己，那知道竟被鍾一豪破壞，叫他如何不恨。

羣豪鬧過一陣，情緒逐漸平復，全場之中，只有五桌椅整齊，碗碟無恙。

只因中間五桌之人，都是各方雄主，一方首腦身份，都有幾分矜持之心，雖然對羅浮一叟和嶺南二奇不滿，但還能自持不亂。

霍元伽直待羣情平復之後，才拂髯大笑，道：「兄弟和嶺南巴氏雙傑，費盡氣力才把桌椅運上這絕峯之頂，備下酒菜，替各位接風洗塵，不想諸位竟因人幾句挑撥之言，打的桌椅橫陳。……」

鍾一豪冷笑一聲，接道：「兄弟破壞了這個毒謀天下綠林英雄之事，霍兄覺着有些不服是麼？」

霍元伽道：「閣下沒名沒姓，面蒙黑紗，故作詭異神秘之態，挑撥是非，激動羣情，不知是何用心？……」

他微一停頓之後，突然高聲說道：「諸位之中，想必有不少辨解毒藥的能手，請相驗一下兄弟的酒菜，是否有毒。」

鍾一豪一聲長嘯，壓住羣豪嘈亂之聲，接道：「霍兄老謀深算，豈肯在初上酒菜之中下毒，這一點，就是兄弟也不會爲之。」

羅浮一叟陰陰一笑，道：「閣下處處撩撥兄弟，不知是何用心？」說完，緩步向鍾一豪身側欺去。

他雖是久走江湖之人，但也受不了鍾一豪連番挑逗，準備出手。

胡柏齡眼看局勢已有利於己，原來擁護羅浮一叟之人，經這一番大鬧之後，已然動搖，當下大聲喝道：「事已至此，霍兄也不必多費唇舌解釋，各位來此之意，並非想討三位一杯酒吃，我們綠林中人，不應作虛僞之言，兄弟說話，一向眞誠，不如就此開始比武，早決盟主誰屬！」

羣豪相互望了一眼，各自暗中點頭。

鍾一豪大聲說道：「這位胡兄，說的不錯，就請三位主事，宣佈這次比武的規矩！」

羅浮一叟冷然說道：「旣然如此，咱們兩個先比上一場再說？」

身子一晃，直向鍾一豪身前欺去，動作迅快，一閃卽到。

胡柏齡冷笑一聲，大喝道：「且慢。」身軀一轉，人已擋在鍾一豪前面。

霍天伽本已擧手擊下，鍾一豪也橫刀待攻，雙方卽將動手的刹那，胡栢齡衝到了兩人身前，一招「劃分陰陽」，把兩人硬分開了。

羅浮一叟只覺一股强猛的潛力，直逼過來，易攻爲守，揮掌一擋。

兩人都暗自潛運眞力，一較暗勁，彼此心中都不禁心頭一震，半斤八兩，難分勝負。

胡柏齡道：「霍兄乃武林間久享盛譽之人，這等氣量狹窄，不怕天下英雄恥笑麼？」

霍元伽道：「胡兄這般强自出頭，可是想先和兄弟比劃比劃？」

胡柏齡哈哈一陣大笑道：「霍兄如果有意，兄弟自然要奉陪，不過咱們兩人的生死勝敗，只不過個人榮辱，對爭奪盟主之位，並無補益，是以兄弟之意，想請霍兄把這次柬邀天下綠林同道的用意爲何？爭取盟主之位的方法，當衆宣佈，以憑各位參與大會的英雄裁決，如果大家認有不妥，也好提出修正，如霍兄辦法週詳公正，大家都表同意，那時霍兄如願向兄弟挑戰，兄弟決不推辭。」

他乃聰明異常之人，心知眼下集聚的羣豪，乃天下綠林道上的精英人物，如果激起羣憤，引起羣攻，縱有通天本領，也難拭天下英雄聯手攻勢，羅浮一叟，嶺南二奇，處心積慮，早已有備，不知暗中聯合多少同路之人，雖經鍾一豪當面揭穿陰謀，離間了不少人心，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不知有好多人和他同謀，單是他那送酒辦菜的屬下，人數已然近百，如果再被他暗中聯合有人，羣鬪起來，自己方面，人數先就吃了大虧，而且爭奪盟主的方法未講，大打一場，也難求得結果，是故，不願出手和羅浮一叟相搏。

果然他這幾句，正大堂皇之言，使不少綠林英豪隨聲附和，要羅浮一叟，先說出爭奪盟主之位的辦法，然後再動手比武不遲，羣情激動，你言我語，利那間場中又現出一片混亂之狀。

羅浮一叟眼看形勢對自己愈來愈是不利，如再存投機取巧之心，只怕眞要鬧的天下綠林豪雄，携手聯攻自己，只好高聲說道：「各位旣都有早些爭奪盟主之意，兄弟自應順附衆情。……」

羣豪頓時平靜了下來，利那間鴉雀無聲。

霍元伽提高聲音道：「武林間各大門派，都彼此互通聲息，常有數派聯手分別對付我們各地同道之事，想必各位都有所聞，用不到兄弟舉列詳說。」他微微一頓後，接道：「因此，兄弟才想到咱們亦應彼此連合一體，相互救援，以對抗那般自命正大門戶出身的俠義人士，不過此事想來容易，如要做到，却是一件大不易爲的事，兄弟和嶺南二奇，再三相商，才決定柬邀各位來恆山一聚。」

鍾一豪冷冷的接了一句道：「借此機會一網打盡天下英雄……」

羅浮一叟怕他再說下去，高聲接道：「我綠林同道，天南地北各據一方，平日很難聚會一起，借此機會彼此一敍，也好共商對付敵人之策，不過，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如不推舉出一個人來主盟其事，事令無法統一，自難和人對抗，是以，兄弟想借這次聚會的機會，推選一位盟主出來，主持其事……。」羣豪齊齊轉過頭來，投注在羅浮一叟臉上，神色肅然，聽他宣佈比武方法。

霍元伽目光緩緩由羣豪臉上掃過，接道：「我們在江湖上闖蕩的朋友，推舉盟主方法，自然要以武功爲主，不過，刀槍無眼，動起手來自難免有所傷亡，兄弟爲減少比武傷亡，想出一個法子，凡欲參加爭取盟主的人，必先通過三關考驗，然後才可參與比武，如果無能通過三關考驗，那就要被取消參與爭盟主的資格。」

胡柏齡笑道：「霍兄辦法不錯，此舉可減少很多傷亡，但不知那三關考驗方法爲何？」

羅浮一叟道：「所謂三關考驗，辦法容易至極，第一種是輕身功夫，第二種是內家眞力，第三種請隨意晛露一手武功，因爲各人所學不同，有以掌力雄渾著稱，有以內力深厚馳名，如果三關考驗，全部硬性規定，未免有失公平，故而兄弟在第三關考驗之中，任憑各位自露一招絕學，此關最易，但也最難，個中道理，想諸位都很明白。」

忽聽一人高聲說道：「參與比武之人，是否定要先通過一、二兩關考驗？」

霍元伽微一沉吟道：「這個兄弟事先已經想到，爲顧及所學不同，成就各異，一、二兩關以通過其一爲準……。」

他微微一頓後，突然高聲說道：「兄弟想這三關考驗之策，最爲重要的並非是考驗各位武功，而是希望各位目睹羣豪顯技之後，自知無能取勝之人，知難而退，免得多招傷亡。」

胡柏齡道：「霍兄想的不錯！但眼下時光不早，既然早有準備，那就請早些開始吧！」

霍元伽道：「諸位稍請休息，兄弟就叫人佈置。」說完，高舉雙手互擊三掌。

但見廿餘個白衣少年，分執應用之物，迅快奔入場中，搬開正中桌椅，片刻間佈置妥當。

胡柏齡看場中佈置之物，簡單無比，一目瞭然，一枝高約兩丈左右，大指粗細的竹子，頂端橫着一條一尺多長，火香般的細枝，竹枝後丈餘處方桌之上，放着三十餘塊大如鴨蛋的石塊，和一大桶清水，二十餘個酒杯，方桌過去，兩丈左右處，分站十個白衣少年。

場中佈置雖然簡單，但大部份江湖豪客却看的臉上變色。

羅浮一叟哈哈一笑，道：「各位看場中簡單佈設，想必心中已經明白……」

胡柏齡道：「霍兄這等佈置，雖然能使人一目瞭然，但武功一道，無窮無盡，最好能將霍兄心中預想的考驗方法說出，也好讓我們增長一些見聞。」

霍元伽冷冷一笑，說：「胡兄最好少尋兄弟開心，比武開始後，兄弟自當先行領教威震江北的拐中套劍絕技。」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好說，好說，兄弟自然要捨命奉陪。」

羅浮一叟似是已被激的狂怒衝心，胸前長髯根根直垂如針，仰天一陣怪笑，如猿啼鶴唳，聽來刺耳至極。

一陣怪笑過後，似是發洩了他胸中不少積忿，臉色緩和不少，沉默片刻，才緩緩說道：「這竪立竹竿上的橫枝是一種極爲嫩脆的草莖，着力稍重即折，兄弟之意，凡是自覺輕功過人的朋友，不論手抓足着，只要不損不折草莖即算通過一關。」

他微微一頓，指着方桌上的卵石和一桶清水接道：「這第二關以考驗內功爲主，軟硬二功任擇一種，不論掌擊指點，或用手揑，以碎去桌上一塊卵石爲通過，或以桌上酒杯滿盛清水，以內家掌力吸出杯中存水，但不許點滴洒在桌上，不能讓酒杯移動破損，碎石，吸水任選一種，至於第三種兄弟胸無成見，各位任意表演一種武功，諸位都是身負絕技之人，各以所長，或掌或指，兵刃暗器，隨意表演，但只限一招，兄弟已派了十名屬下，聽候使喚，各位需要什麼應用之物，盡管吩咐他們去辦。」

當場衆豪聽完羅浮一叟一番話後，登時有一些人知難而退。

霍元伽目光如電，緩緩掃了未退出的衆豪一眼，又道：「兄弟既然設下三關考驗，自應當先獻醜……」

餘音甫落，突然一提眞氣，雙臂一振，高大的身軀陡然凌空直起，疾如離弦弩箭一般，倏忽之間已到了竪立竹竿的草莖之上，果然如着實地，草莖竹竿，穩如磐石，毫未晃動。

在場衆豪除了胡柏齡，鍾一豪，和那算命先生裝束的中年儒士，嶺南二奇之外，各人心中都微生駭然之感，登時又有三處綠林雄主自動退了下去，場中所餘，只不過二十餘人了。

但聽羅浮一叟仰臉一聲長嘯，頭下脚上疾撲而下，懸空兩個翻身，落在那方桌前面，雙手同出，右手握了一塊卵石，左手拏了一隻酒杯，探手間盛了一杯清水，放在桌上，左掌暗運眞氣，右手握石，向杯上一按，猛然一按，猛然一揚。

只見一股水箭應手而起，直射丈餘遠近，化成一片水滴洒落，杯中滴水未存，桌面一點未濺。

羅浮一叟輕聲一笑道：「微末之技，就教高明。」右手五指緩緩伸開，振腕一抖，一塊堅硬無比的卵石，化作一片灰末飛洒數尺方圓。

他在同一時刻之中，碎石引水，分頭並行，瞧的在場羣豪，大都爲之一呆。

鍾一豪冷冷的說道：「碎石引水，算不得什麼絕學，在場之人，大概都有點本領，霍兄大可不必以此洋洋自得，還是試試第三關吧。」

羅浮一叟雙目似要噴出火來，冷然投瞥了鍾一豪一眼，緩步向前走去，大約有一丈左右時陡然停下來，說道：「兄弟浪得虛名，實無眞才實學就教各位……」說話之間，忽的一舉右手，身軀凌空而起，快捷無倫的向十個白衣少年撲去，他去勢如風，有如飛鳥旋空一般，轉了一轉，重落原地，拱手笑道：「兄弟的這套空手取兵刃的功夫，粗淺的很，諸位請勿見笑。」言罷，緩步退下。

在場之人都覺着奇怪，瞧不出羅浮一叟這般一進卽退的身法，何以叫出空手取兵刃的名字，但胡柏齡和那算命先生裝扮之人，却看的臉上微微變色，鍾一豪因臉上蒙着黑紗，難以見到他臉上表情。

直待霍元伽退場良久，才見一道白光自空中直落下來，插入地上。

緊接着白光閃動，片刻間十支寶劍，齊齊插入地上，每支相距只不過四五寸遠，支支距離相等，高低一樣。

他在一刹那間，拔出十個白衣少年背上長劍，投入空中，動作快的幾乎使人無法瞧得清楚，落下時羣集徑尺之地，各劍距離相等，高低一樣，這般未聞未見之學，震動全場，當下又有四個獨霸一方的綠林雄主，退了出去。

胡柏齡暗自一皺眉頭，目光電射，横掃全場一週，正待舉步出場，忽聞一聲大叫，一條大漢排衆而出。

鍾一豪轉頭看去，見來人正是嶗山三雄中之一的勇金剛王大康。

王大康抱拳對四週羣豪一揖，說道：「兄弟獻拙，各位請勿見笑，霍兄既然說過三關考驗，任擇其二，兄弟就免去第一關輕身功夫考驗吧！」他聲如洪鐘，自說自話，也不管在場中人反應如何，大步直向那方桌之處走去，伸手取過一個卵石，放在左手之上，暗運眞力，右手用力一擊，但聞呼的一聲，碎石如粉，飛洒數尺。

胡柏齡看他鐵沙掌力練到這等地步，已達力斃虎豹之境，心中暗生驚奇，忖道：縱是身負上乘內力之人，只怕也難受得他這一掌。

王大康雙掌碎石之後，也不望四週羣豪，大步直對那十個白衣少年走去，停在場中，拱手對那十個白衣少年說道：「請諸位過來幫忙一下……」

十個白衣少年依言走了過來，齊齊躬身施了一禮，站在旁邊。

王大康環視環豪一眼，說道：「兄弟施一點膂力。」大步走了過去，把十個白衣少年排成一行而立，和自己相距約兩尺左右，提高聲音接道：「請諸位集合全力，和兄弟一較膂力。」

那十個白衣少年，都是羅浮一叟門下最爲精明的弟子，聽得王大康之言，立時知他用心，同時伸出雙手，頂在前面一人背上，動作迅快無比，片刻之間，排成了一條長陣，最前一人，雙手伸出和王大康雙掌相抵。

王大康舌綻春雷，大喝一聲雙手潛運眞力，猛然向前一推，那十個白衣少吃他一推之力，果然全都站立不穩，踉踉蹌蹌向後退了四五步遠，王大康哈哈大笑，大步退到一側。

在場衆豪眼看力推十人倒追數步的膂力，心中不禁暗生敬佩，忖道：此雖是蠻打之法，但這等驚人神力，也足以叫人胆寒。

緊接着衆豪相繼出手，試闖三關考驗，嶗山三雄，江南四怪，嶺南二奇等相繼通過，有三關齊試，也有自行減闖兩關，但所有的人，均無超過羅浮一叟之能。

這時，全場之中只餘下鍾一豪、胡柏齡，和那算命先生裝扮的中年儒士。

鍾一豪回望了中年文士一眼，道：「秀才兄請啊！」

那算命先生裝扮的中年儒士，呵呵一笑，道：「好說，好說，我看還是兄台先請！」鍾一豪輕輕一拂面紗朗聲笑道：「如此兄弟有僭了！」餘音未絕，驀地拔身而起，疾如流星一般，直射上竪立竹竿的橫繫草莖之上，略一停留，一個大翻身疾撲而下，落在那方桌前面。此人輕功之高，似尤在羅浮一叟之上，看的全場中人屏息凝神。

鍾一豪放聲一笑，說道：「在下獻醜了……」

雙手齊出，分握兩塊卵石，暗中運氣，片刻之後，伸開五指，兩塊卵石仍然完全無恙。

所餘在場較技之人，都是綠林道上一流人物，經驗、見聞，均極廣博，知他暗中必已動了手脚，是以雖見兩塊卵石完好如初，但却無一人露出輕視之色，反而聚精會神的日注那塊卵石。

那知鍾一豪把兩塊完好卵石輕輕放在桌面上，竟然掉頭不顧，向前走去。

他這一舉一動，立時引起了輕笑之聲，只有羅浮一叟、胡柏齡，和算命先生等人，臉色仍然一片肅穆。

鍾一豪走約一丈之外，陡然一個翻身，兩股潛力遙向那卵石之上擊去。

掌風到處，一片砂灰飛揚，兩塊卵石齊化砂灰，飛洒一地。

原來他早已暗運內力，把兩塊卵石握碎，但外形仍然保持完好如初之狀。

鍾一豪擊碎卵石之後，一語不發，大步退到一側。

胡柏齡回頭瞧了那算命先生一眼，笑道：「秀才兄，咱們兩個誰先？」

算命先生裝扮的文中年儒士一笑，道：「自然笨鳥兒先飛，打旗的先上，窮秀才給你們開道了。」身子忽一轉，盤旋而起。

此人身法，世所罕見，全身如風車一般轉個不停，却借那旋轉之力，向上升去，看似緩慢，其實極快，眨眼間人已到竪立竹竿的橫繫草莖之處，兩臂猛然一舉，上半身倏而一升，頭上脚下的落在草莖，搖板打鑼，高聲吟道：

我居北海君南海，奇雁傳書總不能。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

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猨哭瘴溪藤。

吟罷，縱身而下，直落到方桌前面，鐵板揚處，挾起一塊卵石，潛運眞力一壓，一陣簌簌輕響，卵石化成碎末洒在地上

，左手銅鑼疾出，在那滿盛清水的桶內一挖，挖起一鑼清水，向後疾退三步，張口一吹，鑼中盛水，登時化作一道水箭，直向桌上一隻酒杯中射去，眨眼間杯中水滿，鑼中積水，也剛好點滴不存。

場中高手大都瞧的目瞪口呆，似想不到此人竟有這等功力。

搜魂手巴天義低聲對羅浮一叟道：「霍兄可識得此人麼？看他武功，似是尤在蒙面怪人之上，想不到……。」

驀聞一陣鐵板相擊之聲，打斷了他未完之言。

轉頭望去，只見那扮裝算命先生的文士已到了那十個白衣少年身前，搖打着手中鐵板，對十人一句一字的說：「你們身上帶有暗器麼？」

十個齊齊恭身，但却由最前一人答話，道：「老前輩需要什麼，只管吩咐，在下等立刻可以辦到。」

中年儒士笑道：「你們最好把各種暗器都拏一點來。」

白衣少年心中雖然覺着奇怪，但他仍然依照吩咐之言去做，取了七八種暗器。

中年儒士望了那暗器一眼，只見鏢、箭、梅花針等類常見的暗器大都齊全，微微一笑，目光環掃十人一眼，問道：「這些暗器，你們都能用麼？」

十個白衣少年聽得同時怔了一怔，齊聲答道：「勉可應用。」

中年儒士道：「那很好，你們每人選一樣常用的暗器，分站在我的四週，聽我鐵板一響，同時對我打來，用足力道，打死了窮秀才決不讓你們償命。」

十人一齊轉頭望了霍元伽一眼，各自選了暗器，散立四週，把那中年儒士團團圍在中間。

中年儒士高聲說道：「各位儘管全力施展，向我窮秀才出手！」舉起手中鐵板，互擊三響。

十個白衣少年相互瞧了一眼，同時舉手發出手中暗器，剎那間鏢箭齊飛，劃空生嘯，夾銀芒閃閃的梅花針，四面八方，一齊打到。

中年儒士搖板低歌，似乎根本未把四面飛射來的暗器當一回事，左手銅鑼飛舞，但聞一陣叮叮咚咚之聲，那密如驟雨的暗器，盡爲他手中銅鑼擊落。

片刻工夫，十個白衣少年手中的暗器發完，那中年儒士，也收了銅鑼，退到旁邊。

這時，場中參與爭奪盟主之人，只餘下一個胡柏齡還沒有考闖三關。

中年儒士走到胡柏齡身旁低聲笑道：「時光不早了，快些出場去吧！」

胡柏齡微微一笑，緩步出場，抱拳一揖，朗聲說道：「兄弟胡柏齡，獻醜了。」餘音未絕，雙臂突然一抖，全身筆直而起，直升到兩丈七八尺高，才借着下落之勢，雙腳微微一點，豎立在竹竿橫繫草莖之上，一個大翻身，頭下腳上，疾撲而下，腳未落着實地，雙手齊齊伸出，左手抓起一隻酒杯清水，右手已同時檢握着一塊卵石，手捧着滿盛清水的酒杯，一個倒翻身，腳落實地，滿杯水滴未溢，緩步走近那十個白衣少年，說道：「各位請亮出兵刃。」

十個白衣少年依言取了兵刃，長槍、短劍、鐵棍，各人手中兵刃，全不相同，躬身說道：「不知老前輩，要我等如何効勞？」

胡柏齡兩掌平伸，左手托杯，右手托石，笑道：「諸位請用兵刃圍攻於我，每人可用十招，只要我掌中托的酒杯中盛水溢下一滴，在下就甘心認敗服輸，立時離開北嶽，不再參與盟主爭奪之戰。」

這幾句話說的口氣托大，全場中人都有點面現懷疑之色。

忽見十個白衣少年一起手中兵刃，迅快的分散四週，正東一人舉起手中花槍，大喝一說：「老前輩小心！」一招「毒蟒出穴」，當胸刺去。

此人一出手，四面的人緊隨發動，剎那間，槍影刀光，寒芒電掣，狂風驟雨般猛攻而上。

胡柏齡果然一招不還，雙手平伸，托石捧杯，單憑縱躍閃避的身法，在刀光劍影中穿來閃去，他身體雖然魁梧高大，但却靈活無比，十個白衣少年既無防敵還擊之慮，各出全力搶功，合擊之勢，密如光幕，但胡柏齡却能在寒光繞體的猛攻之下，從容應付。

眨眼間，十招已過，十個白衣少年，一齊收回兵刃躍退，胡柏齡左手高舉，杯中盛水，果然點滴未溢，仍是滿滿一杯。

搜魂手巴天義冷哼了一聲，還未來得及開口，胡柏齡已提聚眞氣，左掌向前一送，杯中盛水激射而出，一線細流，重返那水桶之中。

杯中水完，掌中酒杯却倏然飛起，盤空旋轉着向前去，將要到方桌上空時，驀聞胡柏齡一聲長嘯，右手卵石破空飛出，直擊酒杯之上，輕響過處，卵石片片碎落洒下，那酒杯却安然落在桌面之上，完好如初，毫無破損。

場中羣豪個個看的心頭震動，胡柏齡却緩步退到一側。

羅浮一叟目光炯炯的掃射了全場一眼，高聲問道：「還有那位有興，出場一現身手，……」

連問了三聲，無人答應。

搜魂手巴天義高聲接道：「諸位既要隱技自珍，參與爭奪綠林盟主之位的人數，卽將就此確定了！」

場中衆豪，仍然無人答話。

宣佈三關考驗，就此結束，所有參加之人，全都通過。

羅浮一叟高聲接道：「現在開始爭奪那綠林盟首之位，爲示公平起見，兄弟想到了一個辦法。」

全場之人陡然間肅靜下來，目光全都集注在羅浮一叟身上，但却無一人接口說話。

霍元伽目光流轉，環視了全場一週後，高聲接道：「這次參與盟主爭奪之人，連兄弟算上，總共一十三人，如果以連勝十二陣的比法計算，只怕在場之人都難有此功力，因此兄弟想以抽籤之法，各自決定對手，得勝之人，再參加下場抽籤，另和新的對手相搏，以此類推，最後餘下兩人，以勝負決定盟主之位。」

鍾一豪冷笑一聲，道：「霍兄辦法說來雖高明，但這等比試之法，未免含有取巧成份……」他斂聲大笑一陣，道：「就拏兄弟說吧！如若第一次抽籤之中，不幸和這位胡兄對手，兄弟首遭淘汰，未免輸的太寃，但在場之人，除了胡兄之外，兄弟都有點不大服氣。」

羅浮一叟霍元伽本想利用抽籤之法，把幾個武功較高的排在一起，先讓別人力拚一場，自己好保存强敵。如今被鍾一豪當面揭破，心中甚是惱怒，但他乃生性陰沉之人，喜怒不形於色，當下淡淡一笑，道：「兄台既不讚同兄弟之策，不知有什麼高明辦法……」

鍾一豪接道：「兄弟的辦法，最是簡單不過，彼此自由挑戰，直待無人應戰之時爲止，最後獲勝之人，就是領導我天下綠林的盟主，此法簡易公平，各憑眞才實學，誰也別想取巧……」忽的縱身一躍，落入場中，接道：「這第一陣麼！兄弟先向霍兄挑戰。」

霍元伽冷笑道：「好極！兄弟也正想領教閣下武功。」緩步向場中走去。

驀聞一聲大叫道：「霍兄別忙，這第一陣讓給兄弟先打如何？」一條人影，穿空而來，搶先落入場中，正是嶺南二奇的搜魂手巴天義。

鍾一豪一側身，迎了上去，暗中把門戶封住，高聲說道：「巴兄想動兵刃呢？還是比試拳掌？」

巴天義道：「任憑尊意，兄弟無不從命。」

鍾一豪道：「如以在下之意，先比拳掌，如果難分勝負，再以兵刃相搏。」忽的欺身而進，一招「直叩天門」當胸直擊過去。

巴天義看他說打就打，餘音未絕，拳已遞到，大禁大怒，冷笑一聲，橫臂出掌，一招「橫架金樑」，潛運功力，硬封鍾一豪的拳勢。

鍾一豪似是存了速决之心，右拳直擊不變，左拳緊隨擊出，橫裏一招「棄底偸桃」，疾攻左脇。

巴天義側身斜讓，避開鍾一豪的左拳，大喝一聲，右臂又加幾成勁力，去勢也加速不少。

但聞蓬然一震，雙方右拳接實，各自被震的退了一步。

鍾一豪勇猛慓悍，一退卽上，雙拳合擊，一招「雙風貫耳」，疾擊過去，右腳同時飛起「魁星踢斗」，直踢小腹，一進之間，兩招迅猛絕倫的攻勢，一齊出手。

巴天義心頭微生凛駭，暗道：此人如此神勇，實是少聞少見，剛才那一招硬拚，勢均力敵，他功力並不高過於我，怎生連眞氣也不調息，竟又這等猛衝而上。

就在念頭轉動的一瞬之間，鍾一豪右腳已同時攻到。

巴天義再想閃避之時，時間上已來不及，只得雙臂平胸推出，向左右一分，一招「二龍分水」，又硬接鍾一豪一招「雙風貫耳」，右腿平掃而出，猛擊鍾一豪踢來右腳。

但聞蓬然一聲，四臂兩腿同時接實。

這兩人功力悉敵，一出手兩招硬拚，只看得全場中人個個心頭大震，暗道：這等不顧生死的蠻打硬拚，實是未聞未見之事……。

但聞一聲冷笑，悶哼，同時響起，兩人各自向後退三步。

連續兩招硬拚硬打，使兩人都有點眞氣不繼，同時覺到血翻氣浮。

巴天義退後三步，立時凝神運氣調息，鍾一豪却一語不發的重又疾衝而上，左手一揚，當胸按去。

他這不顧生死的重又疾衝而上，大大的出了巴天義的意外，在他感覺之中，鍾一豪擊出的拳掌勁道，並不强過自己，連續兩招硬打之後，他自覺已無再戰之能，是以想到鍾一豪决無力再行搶攻。

那知事實大出了他意料之外，待他驚覺之時，鍾一豪拳勢已到前胸。

他在眞刀耗消過多之後，已不似平時一般的靈活，閃避之勢畧緩，前胸已被鍾一豪疾擊而來的右拳按上，登時覺着前胸如受巨鎚的一擊，雙足再也站不穩，張口噴出一股鮮血。

鍾一豪一擊成功，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名震天下的嶺南二奇，也不過如此而已，竟然難以接得在下三……」他話口未說完，突聞巴天義大喝一聲，一拳疾劈過來。

這一拳發難突然，來勢又迅快絕倫，鍾一豪側身一讓，沒有避開，吃巴天義拳勢劈中左肩，只覺肩骨一陣劇痛如裂，身軀連搖數搖。巴天義一掌擊出之後，突然身子一陣晃動，又噴出一口鮮血，腳步踉蹌，身子搖搖欲倒。

他似是想穩住身子，不使摔倒地上，是以不停的移動雙足，想穩住重心，但他終於無法如願，移動數步之後，終於摔倒在地上。

這時，只要鍾一豪隨便出手一擊，立時可以把巴天義斃在掌下，但他却如木刻泥塑一般的站着不動。

這是一場武林中罕見的搏鬥，兩人都沒有施出一招詭異拳掌，沒有一招技巧，只是平平常常的兩招硬拚，使兩個武林間一流的高手，同時身受重傷……

胡柏齡微微一皺眉頭，高聲說道：「霍兄請以主持大會的身份，判他兩人的勝敗。」

羅浮一叟霍元伽輕輕的咳了一聲，道：「這個麼？兄弟很難判佈，巴天義雖然摔倒在地上，但那位不肯通報姓名的蒙面兄台，也已沒有再戰之能，如果兄弟判佈錯誤，只怕難以使天下英雄心服。」

胡柏齡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凡是入場比武之人，定要分出生死，才能決定勝負誰屬了？」

要知已經判佈勝負，落敗之人卽不能再參加第二場比試，是以，羅浮一叟故意拖延時間，希望搜魂手巴天義經過一陣調息之後，能够站起再戰。

他目光銳利，早已看出鍾一豪也已氣力用盡，拚耗最後一口元氣，壓制住內腑傷勢，不讓它發作出來，如巴天義能够起身再戰，鍾一豪無法壓制內傷，必然要暈倒當場，至多是個兩敗俱傷之局。

忽見鍾一豪身子搖了兩搖，緩步向倒在地上的巴天義走去。

全場中人都爲之心頭一震，因爲大家心中都明白，鍾一豪只要能走近巴天義，立時將有慘劇發生。

巴天義已掙扎着由地上坐起身子，雙目圓睜的瞧着鍾一豪。

鍾一豪舉步之間，如拖千斤重鉛，走的十分艱難，一步一晃，看樣子隨時有摔倒在地上的可能。

兩個身負重傷之人，都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準備以僅存的餘力，作最後的一擊，以性命作孤注一擲，決定勝負誰屬？

胡柏齡何嘗未看出鍾一豪已無能再戰，心中大感焦急，此人雖然行動詭異，但武功却是很高，在這次盟主爭奪的大會之上，不失爲一個極好的帮手，如若有了什麼不幸，對自己影響非淺。

正待出手阻止，忽聞一聲大喝，一條人影疾飛入場，直向鍾一豪撞過去。

胡柏齡冷哼一聲，提聚眞氣，疾進數尺，舉起右掌，準備施出百步劈空掌，解救鍾一豪之危。

就在他移步向前之時，驀聞鐵板叮咚，那中年儒士已先他一步向場中躍去，衣袂帶起了飄風之聲。

羅浮一叟大聲喝道：「快請住手！」

那中年儒士去勢雖急，但轉動之勢更快，身子一側，倏然而住，鐵板、銅鑼交叉胸前，剛好擋住那衝向鍾一豪的人影。

那人身法亦極靈快，聽得羅浮一叟大喝之言，立時施展千斤墮的功夫，硬把向前疾衝的身子收住，腳落實地，相距鍾一豪，只不過三尺多遠，望着那中年儒士冷笑一聲，回身抱起搜魂手巴天義，大步退到一側。

羅浮一叟眼瞧着搜魂手巴天義被拘魄索宋天鐸救了回去，心知再要拖延時間，只怕要引起天下英雄心中反感，只好高聲說道：「在下以主持大會身份，判佈那位蒙面仁兄勝了一陣。」

他最後一字剛剛落口之時，鍾一豪突然張口噴出一股血箭，暈倒在地上。

原來他和搜魂手巴天義兩招硬打硬接之中，彼此都出了全力，勢均力敵，巴天義及時吐出了胸中瘀血，還擊一招之後，倒在地上，鍾一豪却因求勝心切，提聚僅餘眞氣，壓制了傷勢的發作，使傷勢轉趨嚴重……。

但聞一聲大喝，一人疾躍入場，正是搶救搜魂手巴天義的拘魄索宋天鐸。

此人和巴天義並稱嶺南二奇，武功極高，心地陰險，生性殘忍，以單刀和拘魄索馳名江湖，嶺南道上傷在他手下的綠林高手，不知凡幾。

那中年儒士正待伸手扶鍾一豪退下休息，宋天鐸已疾躍入場，翻手拔出背上單刀，抖出腰中拘魄索攔住去路，冷冷的說道：「且慢退下，既然勝得第一陣，豈有不接第二仗便退之理？」

那中年儒士微微一笑，說道：「這等挑戰之法，窮秀才瞧不順眼，乘人之危，豈是大丈夫的行徑，要想打，窮秀才可以奉陪……」

宋天鐸冷冷接道：「你就是想和我動手，也待我勝得了那位蒙面之人，咱們再打不遲，區區自信還能接得兩陣？」

中年儒士一揚手，噹的一聲鑼響，高聲笑道：「你如怕窮秀才，那就等他休息復元之後再打吧！」伏身抱起鍾一豪向後退去。

宋天鐸一抖手中拘魄索，呼的一聲，直向中年儒士雙腿纏去，口中厲喝道：「站住。」

中年儒士頭也不轉，雙足微一用力，全身凌空而起，讓開一索。宋天鐸冷笑一聲，右腕暗運眞力，向上一揚，軟索隨着中年儒士凌空而起的身子，疾追上去，靈動如蛇，快速絕倫。

但聞那中年儒士冷哼一聲，道：「拘魄之名，果不虛傳。」左臂一甩，凌空飛上的身子，忽然轉向一側，斜斜向旁邊飛去。

宋天鐸大聲喝道：「好一招『巧燕斜飛』的身法。」手腕加力一帶，手中拘魄索突然暴張數尺，橫掃過去。

原來他這拘魄索，全長一丈二尺，對敵之時長短隨意變化，忽長忽短，叫人難測虛實。

那中年儒士輕功雖佳，且因懷中抱住鍾一豪，身法的靈巧，大受影響，目睹對方拘魄索運用隨心變化莫測，心知難再在空中應付，立時一沉眞氣，施出千斤墮的身法，迅快無比，落着實地，拘魄索掠頂而過，掃破他包頭方巾。宋天鐸看他連閃三索追打，不禁暗自佩服，大喝聲中，橫掃拘魄索，突然由上而下，倒捲擊來。

中年儒士看他索法愈出愈奇，心頭暗自驚駭，心知再這般打下去，必然要吃大虧，當下舉起手中銅鑼一揮，噹的一聲大震，封開了宋天鐸下擊的軟索。

谷寒香抱着孩子，站在胡柏齡身後，看他揮鑼擊索的手法奇準，不禁歎道：「原來他這銅鑼還可當作兵刃應用，那手中鐵板，自然也可用來克敵了。」

中年儒士封開一索之後，立時以極快的動作，放下了鍾一豪，右腕一抖，鐵板叮咚脫手飛出，直向宋天鐸飛擊過去。

宋天鐸橫跨兩步，讓開鐵板，橫刀削去。中年儒士突然一收右臂，鐵板陡然又飛了回來，左手一振，銅鑼却盤旋而出，挾着一片尖風擊去。

原來他這鐵板、銅鑼後面，都有極幼細的索連着，套在手腕之上，鐵板、銅鑼隨時脫手飛出擊敵，以補兵刃過短之弊。

宋天鐸在出手之前，已覺出此人手中兵刃奇怪，吃虧太大，其中如無奇招，兵刃上必有變化，暗中早已留神戒備，是以，那中年儒士鐵板脫手飛出時，他毫無驚奇之感，却沒有想到他手中銅鑼竟然也可以脫手擊敵，而且來勢勁急，疾轉如輪，較飛回鐵板，快速極多，一時間閃讓不及，舉刀封去。

只聽噹的一聲，單刀正擊在銅鑼之上，銅鑼旋轉之勢一緩，忽然順刀滑下，直向前胸撞去。因爲他這銅鑼擊出的手法，全是旋轉之力，和一般擊來兵刃、暗器力道大不相同，一遇阻力，立時折轉擊去，不致被人一擊而落。宋天鐸武功雖高，但也無法應付意外的變化，匆忙之間，一提眞氣，身子陡然向後收縮半尺。

旋轉的銅鑼挾着凌厲的尖風，掠胸而過，劃破他前胸衣服。

拘魄索、鐵板、銅鑼，各人露出了兩手絕招，只看的全場中人，無不心頭暗生敬佩，彼此半斤八两，不分勝負，拘魄索帶去了中年儒士一條包頭方巾，旋飛的銅

鑼也劃破了宋天鐸前胸衣服，彼此都是生死一髮，存亡須臾。

宋天鐸驚魂略定，突然大喝一聲，舉刀揮索直衝過來。

那中年儒士不退反進，縱身一躍，疾迎上去。

鐵板銅鑼，單刀軟索，展開了一場搶制先機的快攻。

三宗奇形怪狀的兵刃，施展開後，看的人眼花繚亂。

但見索影縱橫，刀光如雪，銅鑼飛旋，鐵板叮咚，瞧的人目迷五色。

這兩人兵刃特殊，武功招術，也和一般兵刃不同，打的奇招百出，花樣橫生，宋天鐸的拘魄索，可長可短，近戰遠搏都能運用自如，索如靈蛇戲水，繞空飛舞，忽上忽下，當眞有叫人難測之能。

但那中年儒士的鐵板、銅鑼，也施的神出鬼沒，銅鑼護身，鐵板攻敵，不管宋天鐸索中夾刀的招數如何凌厲，均無法搶得一點優勢，不大工夫雙方已拚搏百招。

要知嶺南二奇，在江湖上兇名素著，武林中人都對他們憚忌三分，但這中年儒士却是個名不見經傳之人，能和宋天鐸力拚百招而不露敗象，立時引起全場中觀戰之人一陣騷動，交頭耳語，議論紛紛。

胡柏齡冷眼旁觀，看那中年儒士，愈戰愈沉穩，招數也愈來愈奇，宋天鐸攻勢雖未受挫，但已不如初交手時那麼凌厲。

而那中年儒士却逐漸由守變攻，爭取主動，看樣子只要再拚上三五十招，那中年儒士大有反守爲攻之能。

激戰之中，忽見暈臥在地上的鍾一豪挺身而起，略一調息，掙扎着站起身子，步履踉蹌的向後退去。

胡柏齡大步迎了上去，低聲說道：「鍾兄不可太過好强，快請坐下調息一陣，保重身體要緊。」

因他面上蒙着黑紗，無法看清他神色如何，却聽他微微一歎，說道：「嶺南二奇之名，實不虛傳，我受傷不輕，今日之戰，只怕無能爲胡兄再盡棉力了！」

胡柏齡探手入懷摸出一粒丹丸，說道：「萍水相逢，得鍾兄這般厚愛，兄弟感激不盡，這粒丹丸，雖非什麼療傷仙品，但對鎭神行血方面，不無小補，鍾兄快請服下，靜坐一陣，以鍾兄精湛內功，決無大碍。」

鍾一豪伸手接過丹丸，正待放入口中，忽覺一陣香風，迎面襲來，谷寒香右手抱着孩子，左手遞過來一個拔去塞子的水壺，說道：「我大哥的補血鎭神丹，療治內傷最具神效，你快些用水冲下。」聲音柔脆，語氣中滿含關懷，鍾一豪伸手接過水壺，把丹丸投入口中，用水冲服，盤膝坐下，運氣調息。

就這片刻時間，場中的激鬥，已有了急劇的變化。

那中年儒士已由守變攻，鐵板、銅鑼奇招綿連，忽而脫手飛打，忽而欺身近攻，夾雜着亂人耳目的叮咚之聲，攻勢凌厲絕倫。

宋天鐸由攻變守，逐漸落了下風，拘魄索變化雖奇，但均爲對方銅鑼奇妙的招數所制，空自盤空飛舞，難以攻入對方護身鑼影。

羅浮一叟霍元伽眼看自己倚爲左右雙臂的嶺南二奇，一個身受重創，一個落敗在卽，不禁大減爭雄豪氣，暗自忖道：如不及早設法，替下拘魄索宋天鐸，嶺南二奇要是全被重創當場，實力將大受損折。

心念一轉，立時低聲吩咐在身側的四個弟子，要他們設法擾亂武場，以找自己下場接替宋天鐸的藉口。他想的雖好，但時機已自晚了一步，驀聞場中清嘯怒叱，同時響起，拘魄索宋天鐸踉蹌而退。

宋天鐸似是要借後退之勢，穩住身子，但他却未能如願，倒退了五六步後，仍然跌坐在到地上。

羅浮一叟霍元伽眼看自己倚仗左右雙臂的嶺南二奇，雙雙受創當場，不覺怒火暴起，大喝一聲，飛奔出場。

他怕那中年儒士及時撤退，是以，迅速絕倫的衝了出來，冷然喝道：「鐵板、銅鑼江湖間從未聞得，秀才兄定然是一位隱跡風塵的高人了，兄弟自不量力，願以赤手空拳，接你鐵板、銅鑼幾招。」

這些話如若出於他人之口，定將受到場中各地綠林豪雄斥責爲大言不慚的狂妄之徒，但由羅浮一叟口中說出，却似變成了理所當然之事，無人覺得他這等托大之言，說的不該。

中年儒士微微一笑，道：「只怕窮秀才鐵板、銅鑼，難是你的敵手，但如你一定要比，窮秀才說不得只好捨命奉陪！」

羅浮一叟陰惻惻的一笑，道：「好說，好說，只怕難以接得下秀才兄的鐵板、銅鑼神奇招數。」說話之間，人已欺身而上，當胸一掌直擊過去，他一出手，卽踏中宮進攻敵人，簡直把那中年儒士手中鐵板、銅鑼視作玩物。

這在武林規矩中講，乃是極瞧不起對方的舉動，大凡江湖中人，都極重視名譽二字，遇上這等情事，雖知不是對方敵手，亦必以死相拚？

但那中年儒士却有着大異常人的涵養，不但毫無動氣之態，而且手也不還，縱身一躍，向旁邊閃讓開去。

羅浮一叟想不到此人當着天下英雄之面，竟然不把自己加諸於他的羞辱，放在心上，不禁微微一怔，笑道：「秀才兄究竟是讀書的人，和我們江湖上草莽之人不同，這涵養功夫，實叫兄弟佩服。」

話氣之中，滿含激諷，只聽場外的人都有點代那中年儒士不平，心中暗自想道：「別人怕了你也就是了，你這般出言激諷，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

那中年儒士對羅浮一叟的激諷之言，竟似也未放在心上，微微一笑，道：「霍兄這般稱讚於我，窮秀才如何敢當，你以空手和我鐵板、銅鑼相搏，我如再不讓你三招，豈不讓天下英雄笑我窮秀才白讀了聖賢之書。」

此人答非所問的胡亂扯了幾句，但却表情逼眞，似是當眞不知武林間比武規矩，輕描淡寫的幾句話，竟把羅浮一叟加諸的羞辱，解於無形之間，反而激起了霍元伽的怒火，只聽他怒聲喝道：「原來秀才兄是有心相讓於我，那就再讓上一招試試？」雙肩微晃下，高大的身軀快擬雷奔電閃般，直欺而上，一招「雷火交擊」當頭擊下。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落入毒神苗廷秀之手，被迫充當伕力，牽挽苗廷秀所坐四輪車，翻山越嶺，飽受折磨，方始抵達復仇會總堂，苗廷秀藉詞解藥存在總堂，鬧康浩願隨其進入總堂抑或就在山口等候他派人送解藥出來，康浩因師門風鈴劍及百禽宮寶盒被盜，是以願跟隨進入總堂，詎甫入復仇會總堂，便被押入刑堂受審，復仇會刑堂主獸神倪森向他宣佈，苗廷秀交出解藥，是他與康浩私人間的約定，復仇會不予理管，他之所以提審康浩，是要治他背師叛門重罪，同時警告康浩，不得惡言侮辱他人——

鐵牢囚病虎　色阱誘英雄

康浩笑道：「你口口聲聲自稱公允，在下倒想請教一件事，如果貴會會主犯了法，你也敢審訊他，定他的罪名嗎？」

獸神倪森正色道：「本會所擬法條，並無身份尊卑之分，便是本座觸犯了法條，一樣也要受到審訊和懲罰。」

康浩點頭道：「好極了，現在我就控告復仇會主本身來歷不明，僞冒他人名號，誣陷嫁禍，意圖不軌……希望貴刑堂秉公處理，將他緝拿審訊。」

說到這裏，故意停下來看那師爺的反應，果然，老頭子握筆發楞，竟不知是否該照實記錄下來。

康浩微微一笑，接道：「閣下自誇絕無偏袒，如今聽說我控告是會主，就連筆錄也不敢照實記載了，這也算公正嗎？」

獸神倪森肅然道：「你要指控必須有相當的證據，否則便成誣告，那會受很重的刑罰的。」

康浩道：「我當然有證據。」

獸神倪森略一沉吟，道：「只要你有確實證據，本堂同樣可以接受控告，再詳加調查……」

康浩微笑道：「假如調查屬實，請問貴堂準備如何處置？」

獸神倪森道：「如果調查屬實，足證有人僞冒風鈴魔劍名號，他不僅僞扮你的師父，也等于僞扮本會會主，復仇會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他。」

康浩又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我就老實告訴你吧！四天之前，我在星子山附近一座破廟中，曾經親眼看見兩個復仇會主，兩人非單容貌無異，更當面動過手，當時並有貴會副會主冉肖蓮和四名姐妹堂弟子在場，足見復仇會主有兩位，誰眞誰假甚難分辨，這豈不證明有人僞冒嗎？貴堂如果不信，可以面詢冉肖蓮和金花堂副堂主方濤。」



倪森聽了這話，臉上倏忽變色，雙目精光暴射，怔怔凝視着康浩，竟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顯然他早已知道這件事，只是未料到會被康浩當面揭發，用作控復仇會主的口實。

復仇會主既有眞僞之分，也就等于證明其中至少有一個僞扮風鈴魔劍楊君達，在事未澄淸以前，康浩「叛師」之罪，自然無法成立；此事若傳揚出去，甚至復仇會弟子，也將羣情猜疑，激起變亂。

獸神倪森沉吟未語，旁邊的師爺，却低聲說道：「總堂主，此事關係重大，只怕……」

康浩也冷哂道：「在下早知道你們沒有公正無私的法條，所謂刑堂，那只不過少數人壓制多數人的工具而已……」

倪森面色連變，突然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本堂受理此項指控，人犯康浩一名暫予收押，聽候調查。」

那師爺囁嚅的說道：「可是，這份筆錄……」

獸神倪森沉聲道：「一切照實記錄，不得有一字增刪。」說完，拂袖而起。

康浩大聲嚷叫道：「你既然受理指控，就不該將我再當犯人收押才對，喂！喂喂……」

倪森充耳不聞，逕自轉入屏風之後去了。

兩名跨刀大漢舉步走了過來，一左一右挾住康浩兩條胳膊，冷冷道：「別叫了，這已經是天大造化，還不乖乖的走。」

康浩道：「到那裏去？」

兩名跨刀大漢陰笑道：「你是貴客，自然是接待貴客的賓館，走吧！」

× ×

所謂「賓館」，位于谷底一座峭壁之下，鑿石爲室，外加鐵柵，除了鐵鐐鐵銬巨鎖，並有「專人」負責「接待」。

大約因爲康浩已經失去內力，總算特別優待，未加鐐銬，但那不足五尺見方的囚室，陰暗，潮濕，白天虫蛇亂竄，夜裏蚊蚋成羣，屋角一堆充作臥床的稻草，濕淋淋就像從水裏撈出來的，不僅已經霉爛，更有一股濃重的臭味，觸鼻翻胃，令人作嘔。

康浩對這些尚能忍受，唯有身上的劍傷和鞭痕，因無藥物敷治，已經漸漸開始潰爛化膿，却是一件使人担憂的事。同時，他更惦念着湘琴，不知她是否已被送到谷內？是否也在這暗無天日的石牢之中。

從進入石牢開始，他就特別留意附近有多少間牢房？囚禁着多少人？以便探聽有無湘琴在內，結果却大失所望，據他所見的六七間牢房，裏面都悄悄沒有一點聲音，好像除他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囚犯了——當然，峭壁下的甬道曲折深遠，估計牢房絕不止六七間，但整個山腹內，只能聽到看守者巡行時的脚步聲，此外便是一片死寂。

可是，每天午晚兩餐，那名送牢飯的禿頭小廝從石牢大門走進來，食盒中却總有兩份飯食，禿頭小廝每天準時而至，先將一份飯食由鐵柵縫塞給康浩，然後提着另一份飯食向甬道內走去，再出來的時候，食盒業已空了，這無異說明石牢中還有

另一名囚犯，只是康浩未曾看見而已。

那位同難者是誰？會不會是湘琴？他爲什麼被囚禁在牢中？爲什麼默默無聲……這些，都引起康浩無限的好奇和猜測。

這一天中午，他實在忍耐不住了，趁那秃頭小廝來收取食盒的時候，便含笑搭訕道：「小兄弟，你貴姓？」

秃頭小廝冷冷答道：「姓陳。」

康浩又問：「牢中的飯菜，都是陳老弟負責烹製的麼？」

秃頭小廝「嗯」了一聲，低頭收拾好食盒，便欲離去。

康浩故意長嘆一口氣，道：「啊！那就難怪了——」

秃頭小廝才待要走，聽了這有頭無尾的話，不禁停步問道：「難怪什麼？這是牢飯，又不是待客的酒席，莫非你還嫌咱做的不好吃？」

康浩忙道：「不不不！陳老弟你剛好猜錯了，我的意思是說，這牢飯雖說簡陋，調製却精美可口，錯非陳老弟這等烹飪好手，其他人的確做不出如此美味來。」

那秃頭小廝臉色稍霽，仍有些不敢相信，說道：「你這是眞心話？或是故意損咱的？」

康浩發誓道：「若有半句僞話，讓我舌頭上長個大疔瘡。說眞心話，我這人平生最好吃，曾經立志要嚐遍天下美味，但世上珍餚雖多，那都不外鷄鴨魚肉，山珍海錯，縱然好吃，並非烹調上的工夫，只有陳老弟這一碟椒鹽空心菜，既非奇珍異物，又不需多少佐料，竟然調製得香、脆、鮮三美俱備，入口清爽，不含油膩，這才是世上難得一嚐的佳餚，天下最了不起的烹調功夫。」

他說得口沫橫飛，那秃頭小廝聽得半信半疑，傻呵呵露齒一笑，道：「想不到你對吃倒挺內行的。」

康浩仰面道：「我走遍天下，吃遍天下，坐牢被囚也有七八次了，只說世上的牢飯囚糧最難下嚥，不料竟在此地嚐到如此美味，唉！早知這兒有佳餚可享，我實在應該早些來，何至於等到現在！」

那秃頭小廝嘻嘻笑道：「只要你喜歡吃，這容易得很，你安心在牢裏多住些日子，咱一定讓你吃個够。」

說完，笑着點點頭，提了空食盒飛步而去。

康浩費了許多口舌，原想套問他幾句話，不料秃頭小廝竟興冲冲走了，一時攔阻不及，只得暗自可惜，眼睜睜望着他那秃頭一聳一聳，消失在石牢大門外。

孰料晚飯時，秃頭小廝却比平時提早約莫半個時辰就送飯來了，而且，特意在康浩食盒中，加了雙份「鹽水煮空心菜」，興高采烈的道：「康少俠，你快嚐嚐，今晚的菜一定比中午更好吃，咱替你多放了半匙鹽呢。」

康浩舉箸吃了一口，險些連中午的全吐出來，却硬着頭皮讚道：「好！果然比中午的更鮮了。」

秃頭小廝得意的笑道：「你慢慢吃吧！咱先給後牢那老傢伙送飯去，回頭咱們再聊。」

康浩口裏應着，只等那秃頭小廝一走，急忙將一大盆「鹽水空心菜」傾入稻草堆裏，然後坐在鐵柵門邊，裝作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

不多一會，秃頭小廝果然提着空食盒回來，一見康浩盆中已空，不由驚喜莫名問道：「這麼快就吃光了？」

康浩說道：「人生難得一嚐的好菜，豈能讓它留着，我恨不能連盆子都吃下去哩！」

秃頭小廝也在鐵柵外坐了下來，道：「可恨廚房裏那些大師父，自以爲會辦幾桌酒席，便神氣得什麼似的，總嫌咱笨手笨脚不會做菜，其實，那批傢伙全是土驢，只能燒些鷄鴨魚肉，那能做得出什麼好菜！」

康浩接口道：「對極了，俗話說，家貧出孝子，亂世識忠奸。做菜也是同樣的道理，原要在粗菜園蔬之上，才能顯出烹飪的本領。」話題一轉，又道：「後牢那位老人家，難中得享口福，想必他也會誇讚過陳兄弟的好手藝吧？」

那秃頭小廝在笑，聽了這話，忽然笑容一斂，憤憤說道：「別提他了，那老傢伙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懂個屁。」

康浩故作訝詫道：「爲什麼？難道他還嫌菜不够好嗎？」

秃頭小廝道：「可不是，剛才咱好心問他滋味如何，那老混蛋的話，眞把人氣死。」

康浩問道：「他怎麼說？」

秃頭小廝道：「哼！那老混蛋批評咱的菜是『色似煮爛草，味同嚼鹹蠟』！」

康浩幾乎忍俊不住笑出聲來，搖頭道：「大約他年紀太老了，胃口自然也差了些。」

秃頭小廝道：「老？他早就該死了，如果不是咱們總堂主顧念舊誼，他還能活到今天？」

康浩訝然道：「原來他是倪總堂主的朋友？」

秃頭小廝道：「不僅是朋友，而且是同門師——」

剛說到這裏，甬道中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一名佩劍武士大步走了過來，喝道：「陳秃子，你在胡說些什麼？」

秃頭小廝連忙站起身子，陪笑道：「沒有什麼，咱正跟這位康少俠聊到做菜調味的方法。」

佩劍武士叱道：「你只送飯，誰叫你跟犯人說閑話的，快些收拾食盒出去，不許在這裏扯蛋。」

秃頭小廝不敢違抗，只得默默收起食盆，在那武士監視之下，快快而去。

這一夜，康浩整夜都在驚疑之中渡過，心潮洶湧，難以成眠。那秃頭小廝的話，雖然只說了一半，由「同門」二字，已不難猜出後牢中老人的身份。

獸神倪森出身的「黑谷」，當年「同門」之中，只有四凶和一名師妹田娥，如今「火神」已死，田娥雖在人間，已被「搜魂大法」所制，現與「奪命雙環」同在保定府調治中；「毒神」苗廷秀投効了復仇會，只剩下一個「蛇神」董明嵩下落不明，莫非後牢中那老人，就是當年的「蛇神」董明嵩麼？

如果是，他又怎麼會被倪森囚禁在石牢裏？

如果不是，倪森的「同門」之中，還有什麼人呢？

這些疑點，康浩整整想了一夜仍未猜透，好奇之心越發濃重，總想尋個機會，設法見見後牢中那位不知名的難友究竟是誰？

康浩一夜未眠，直到黎明時分，才倚坐在石牢壁角抱頭瞌睡，誰知剛睡熟沒多久，鐵柵「嘩啦」一聲被拉開，兩名跨刀大漢併肩走了進來，用脚踢了踢他的腿彎，大聲叫道：「起來！起來！」

康浩揉揉惺忪睡眼，懶洋洋問道：「幹什麼？」

其中一名大漢道：「副會主傳見，快起來！」

副會主？那不就是冉肖蓮嗎？康浩想起蘭封城外，冉肖蓮不惜冒險放自己脫身的往事，心裏一陣欣喜，急忙長身而起，跟隨着兩名跨刀大漢走出石牢。

才出石牢大門，迎面就看見小桃和小紅候在峭壁下。

小紅望見康浩，疾步迎了過來，無限關切的說道：「康少俠，委屈你了……」

話沒說完，眼眶已經泛起潮紅。

康浩微微一笑道：「沒什麼，只是沒想到『未爲座上客，先作堦下囚』。」

小紅輕聲道：「副會主不在谷中，直到昨天深夜才回來，所以……」

小桃忽然截口道：「好啦！好啦！才三兩天沒見到，就作出這種相思刻骨的模樣子，副會主立等進見快些走吧！」

康浩只覺小桃自從求歡被拒之後，態度突然變得出奇的冷漠，不禁詫異的望望她，——小桃假作沒有看見，一揚頭，當先領路朝前谷走去。

這座山谷形如葫蘆，四週峭壁揷天，圍成一前一後兩個狹長形的盆地，前谷較小，乃是復仇會總堂所在；後谷佔地甚大，又分爲內外兩進，外面是一座大花園，園中亭台樓閣俱備，綠草成茵，花木扶疏，當作會中首腦人物的居所；最裏面則亂石嵯峨，闢爲囚人的牢房。

那些橫亘在花園和石牢之間的亂石堆，大約有一百多個，半係天成，半爲人工，石間徑道紛岐，竟是一座隱含着奇門八卦的石陣。

這石陣，不用說準是獸神倪森的得意佈置了。

兩名押解康浩的跨刀大漢，只到石陣邊緣便停了步，小桃取出一方布巾，仍將康浩兩眼蒙住，小紅則走到陣門傍一支木架前面，用一柄小錘，向架上金鐘敲了三下。

鐘聲未落，石陣中大步走出一名身着道袍的中年人，目注二女微一稽首，說道：「二位姑娘回來了麼？」

小紅側身還禮道：「咱們奉副會主諭令，提解犯人入園審訊，煩請接引放行。」說着，將一枚銅牌雙手遞了過去。

那人向康浩打量了一眼，點頭道：「隨我來！」

二女攙扶着康浩，隨那道人進入石陣。說來也怪，在陣外分明正是紅日當空，萬里無雲，一入陣中，登時日隱光暗，遍體生寒，那一堆堆怪石倏然各自移動起來，耳傍但聞狂風呼嘯，石土飛揚，滿目混沌，恍惚置身崇山絕嶺之中，再也分辨不出方向和路徑。

那道人引着三人在陣中左彎右轉，足足走了頓飯之久，才穿出石陣，一刹時風息塵定，又恢復了旭日照耀的晴朗天氣。

道人交還了銅牌，稽首退去。小桃也替康浩解去了蒙眼布巾，循花園小徑，來到一座水閣前。

小紅在旁細語叮嚀着道：「見了副會主，千萬要謙和客氣一些，好漢不吃眼前虧，能不能脫離牢獄之災，那就看你自己了。」

康浩點點頭，正想舉步跨進水閣，却被小桃伸手攔住道：「慢着，這是什麼地方，容得你亂闖？」

康浩詫然抬頭問道：「姑娘的意思，是——」

小桃冷冷說道：「你先站在這兒，由我傳報上去，候命晉謁。」

康浩無可奈何的聳了聳肩頭，强忍怒火，退過一邊。

小紅看不過意，含笑說道：「姐姐，你就馬虎一點吧，康少俠和副會主，原是舊識……」

小桃臉色一沉道：「舊識又如何？他現在是囚犯身份，就得按規矩辦。」

小紅連忙點頭道：「好！好！就按規矩，請姐姐通報吧。」

那小桃哼了一聲，當先走進水閣，高聲道：「奉令提解囚犯康浩一名，現已押到，候命定奪。」

閣中傳來冉肖蓮銀鈴般的聲音道：「叫他進來。」

小桃應聲傳呼道：「副會主有令，傳囚犯康浩入閣問話。」

康浩見她這般做作，分明是有意折辱，處處將自己當囚犯對待，不禁暗自嘆息道：「女人心，海底針。想不到她未逞情慾，竟一念成仇，將我恨得這般入骨。」

那水閣三面臨湖，俱有長窗，環繞窗簷植着十餘株垂柳，淸風徐來，柳絲飄拂，別有一番幽靜情調。

靠南面碧紗窗下，設着一張胡床，冉肖蓮穿着一身簇新宮裝，懶洋洋斜倚在床上，兩名侍女正跪在床前替她輕輕的捶着腿，另外兩名侍女，各執羽扇，緩緩替她搧涼，閣中除了盈室香風，靜悄悄不聞一絲聲響。

這時，冉肖蓮手中，正拿着一捲卷紙在披閱，康浩走進水閣，她連頭也沒有抬起來。

康浩遠遠站住，拱一拱手，道：「冉姑娘——」

小桃沉聲叱道：「要稱副會主。」

康浩充耳不聞，提高聲音又道：「冉姑娘別來無恙！」

冉肖蓮目光仍然凝注在紙卷上，只隨便擺擺手，道：「看座。」

雖只簡短兩個字，已使小紅綻開了欣喜的笑靨，急忙取過一隻鼓凳，柔聲道：「康少俠請坐。」

康浩撩衣落座，心裏也暗暗高興，看來冉肖蓮雖已貴爲副會主兼代姐妹堂主，總算還念舊誼，並未將自己視同囚犯。回想蘭封脫險經過，至今猶有餘悸，却不知道冉肖蓮用什麼方法騙過復仇會主，非單

沒有獲罪，反而躍登高位，成了一人之下衆人之上的副會主，這女人心智之高，確非常人能及。

正思忖間，冉肖蓮已放下了手中紙卷，緩緩抬起頭來，只見她雙瞳似水，冰肌玉骨，體態神韻，比以前更見豐盈嫵媚，而且盡去往夕的輕浮，顯得竟有幾分莊嚴肅穆。

冉肖蓮目光一轉，在康浩身上掃了一遍，忽然皺起眉頭，向小桃說道：「怎麼沒有替他先換一件衣服？」

小桃道：「他這身衣服是和苗長老動手時扯破的，牢中又未備囚衣，所以無可更換。」

冉肖蓮搖頭道：「你們太疏忽了，就這樣又破又髒像個叫化子似的，便將他領到水閣裏來，豈不把這閣子也弄髒了麼？快去房裏找找，有會主的舊衣服，取一件來讓他換一換。」

小紅急忙應了一聲「是」，匆匆出閣而去。

康浩聽了這些話，頓時興起無限羞慚，他不知道冉肖蓮究竟是出於眞的嫌厭？抑或出於憐憫？心裏却產生一種被侮辱的感覺，但礙於彼此目前所處地位和身份，又不便表露出不快之意來，只好緋紅滿面，垂首不語。

沒多久，小紅捧着一件藍色外衣與冲冲奔了回來，氣喘吁吁道：「康少俠，請到裏閣來換衣服！」那件外衣是用上等蜀錦裁製，內襯綢絲，摺叠得整整齊齊，雖非全新，却也決不是「舊」衣。

康浩搖頭道：「多謝姑娘厚意，但這件衣服在下不能穿。」

小紅道：「爲什麼？」

康浩道：「貴會會主嫁禍害死了在下恩師，彼此仇深似海，在下寧可骯髒襤褸，也不願用他穿過的衣物。」

小紅一怔，道：「這……這是咱們副會主一番好意……」

康浩道：「古人不食嗟來之食，在下豈能穿人衣衫，冉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領了。」

小紅不住向他遞眼色，康浩只作沒有看見，始終不肯去換那件衣服。

冉肖蓮微微一笑，道：「小紅，妳再去換一件吧，不拘是誰的，只檢那合身的新衣，取一件來。」

小紅忙又領命離去，過了片刻，果然取來一襲簇新的黑袍，可憐她來回跑了兩趟，小臉蛋上已滿是汗珠。

康浩不忍再挑剔，只得跟隨小紅進入水閣內間更衣，並且將頭臉上的污垢，略爲洗淨，收拾整潔。

趁更衣服的時候，小紅低聲埋怨道：「我的小爺，這是什麼時候？你還挑三剔四的幹什麼？虧得副會主待你不錯，處處依着你，趁她現在心情好，你也要識趣一些，說上幾句好話，事情或者就可以解決了！」

康浩道：「你是要我去求她？」

小紅道：「唉呀！這也算不得誰求誰，常言道：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

康浩冷冷一笑，道：「她不過是個女人，即使求她，也未必就有多大幫助，何況……」

小紅急道：「怎麼沒有幫助，現在會主不在谷中，大小事務，她和倪堂主各作得一半主，只要她點頭，倪堂主一定不會反對的。」

康浩不願多說，隨口應道：「好！我知道了。」

更衣重出水閣，冉肖蓮已經由胡床上站立起來，正負手徘徊，彷彿在思索着什麼疑難的事。

小紅連忙用手暗暗推了康浩一下，那意思是要他趕快上前說幾句感謝的話。

康浩無奈，只得拱手道：「謝謝冉姑娘賜衣之德。」

冉肖蓮「嗯」了一聲，道：「不用客氣，請坐。」

等到康浩坐下，冉肖蓮也在一張桌案後面坐了下來，揚揚手中紙卷，又道：「這是你指控本會會主有人假冒的筆錄，我已詳細看過了，關於這件案子，倪總堂主也跟我談過，我們既已答應受理，當然會詳加調查，希望能查個水落石出來，現在我有幾件事要問你……」

說到這裏，忽然頓住，又翻閱紙卷看了看，才繼續接道：「你說曾在星子山附近一棟破廟中，目睹兩位復仇會主動手較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她問這些話，神情一派嚴肅，儼然官衙審案的架勢，只是左右少了兩班衙役，身邊缺了一位師爺。

康浩暗覺好笑，便正色答道：「冉姑娘何必明知故問呢？」

冉肖蓮沉聲說道：「怎麼說我明知故問？」

康浩道：「當時冉姑娘分明也在廟中，並且親自率領四名屬下，用天火霹靂袋包圍那位先出現的復仇會主，事情經過，姑娘比我更清楚，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冉肖蓮臉上微微變色，沉吟了一下，問道：「你當眞看見我也在場？」

康浩道：「我自信兩眼未花，也犯不着說謊話。」

冉肖蓮道：「這就奇怪了，照你這麼說來，不僅有人假冒復仇會主，更有人假冒我冉肖蓮了？」

康浩吃了一驚，失聲道：「怎麼？我看見的那人難道不是你？」

冉肖蓮搖搖頭，道：「所以我要請你來，當面問問淸楚，老實說，最近半個月我雖然不在總堂，也沒有去過星子山，你看見的那人，一定是假扮的。」

康浩張口結舌，驚訝莫名地說道：「兩個復仇會主，已經够奇怪了，居然又出現兩個副會主，這……簡直叫人越來越糊塗了。……」

忽然心中一動，又道：「如果那人是假冒的，她的屬下怎麼會持有天火霹靂袋呢？這東西除了已故的火神郭金堂，只有復仇會才知道製法。」

冉肖蓮搖頭道：「天火霹靂袋並非不傳之秘，據我知道，火神郭金堂的妻子尚在人世，她也熟悉配製之法。」

康浩脫口道：「可是她已經……」突然想起田娥被黃石生偷天換日救出的秘密不能洩漏，話到一半，連忙住了口。

冉肖蓮問道：「她已經怎麼樣？爲何不說下去了？」

康浩暗忖：洱海雙妖對田娥施行「搜魂大法」的時候，冉肖蓮分明也在房中，爲什麼現在却顯得毫不知情的樣子，難道我在星子山破廟見到的是眞的冉肖蓮，眼前這個倒是假的不成？

心裏有了這種奇想，不由凝目端詳，仔細的辨認，一時竟忘了回答她的問話。

冉肖蓮初未發覺，接連問了幾聲不聞回應，才看見康浩正目不轉瞬的望着自己，當下臉色一沉，道：「康少俠，你在想什麼？」

康浩忙道：「在下以爲那火神郭金堂的妻子即使仍在人世，她也不可能再將配製天火霹靂袋的方法傳授別人。」

冉肖蓮道：「怎見得？」

康浩道：「姑娘請想，一個被搜魂大法所制的人，神智俱已喪失，哪兒還記得那種複雜的配製秘方。」

冉肖蓮嫣然笑道：「啊！你也知道搜魂大法的厲害？」

康浩道：「自從鬼武士在洛陽出現之後，江湖中誰不知道搜魂大法的慘酷的可怕。」

冉肖蓮得意的道：「搜魂大法和天火霹靂袋，不過是復仇會的牛刀小試而已，有一天，咱們還要讓武林同道見識更新奇的手段。所以……」

她話聲微頓，一雙妙目向康浩流轉一匝，然後接道：「我想奉勸康少俠一句話！識時務者，方爲俊傑。綜觀武林大勢，已經沒有堪與本會抗衡的人，希望康少俠能够體會我一番誠意。」

康浩淡淡一笑道：「姑娘的意思我很明白，但人各有志，有些人是寧死不屈，很難用威迫利誘降服得了的。」

冉肖蓮仰面大笑，點頭道：「你的話也有道理，咱們現在不必爭論這個，到那時候，你就相信我並非虛詞恫嚇了——」

轉頭向小桃和小紅說道：「你們送康少俠回去，傳話負責看守石牢的劉香主，要他多多照顧優待，不使康少俠受到委屈。」

小紅吶吶道：「副會主是說……仍要康少俠回到石牢裏去？」

冉肖蓮道：「他本來是囚犯身份，這有什麼不妥當嗎？」

小紅忙道：「沒有，沒有……婢子只是問一問……」

可憐她話沒說完，眼淚已險些奪眶而出，急忙低下頭去。

冉肖蓮似乎並未看見，又向康浩頷首一笑，道：「咱們今天就談到這裏爲止，希望康少俠回去以後，多想想剛才我那番忠告。」

康浩道：「不必想了，在下頭可斷，志不可奪。」

說罷，振衣而起，一拱手，大步走出了水閣。

小桃和小紅隨後緊跟了出來，兩人都默默沒有開口，小桃臉上一片凝重，小紅却低俛螓首，滿臉淚痕。

康浩反倒覺得有些過意不去，苦笑說道：「都怪我不會說話，辜負了姑娘的期望。」

小紅含淚搖頭道：「我眞不懂你是什麼想法，寧可回牢中去受罪，也不肯在口頭上退讓一分，唉……」

康浩苦笑道：「縱然不回石牢，沒有解藥，在谷中還不是跟囚犯一樣嗎？同樣都是形同囚犯，倒不如牢中反較淸靜。」

這話絕非自我解嘲，而是他的由衷之言。因爲回到石牢，還有機會探查後牢那神秘難友的身份，在沒有機會取得解藥之前，能多探聽到一些復仇會的秘密，總是好的。

果然，機會來了——

× ×

掌管石牢的劉香主，名叫「滾堂刀」劉言旺。

此人出身祁連派，貪財好色，生性殘暴，所以，又有個外號叫做「劉閻王」。

劉閻王乃是卑鄙勢利的小人，聽說副會主傳話叫善待康浩，立即吩咐手下武士，將康浩改囚後牢「特別房」。

原來石牢中共有三種不同的牢房，一種叫「統間」，用來囚禁大批不重要的囚犯，一種叫「普通房」，也就是康浩前住的單人囚室，另外一種名叫「特別房」，則專爲囚禁重要特殊人犯之用。

「普通房」位於前牢，房中除了一堆霉爛的稻草，別無任何陳設，「特別房」却有一床一几，床上鋪着乾燥的稻草，還有一張草蓆，茶几上更有一個小木盆，可以盛水飲用或作盥洗用具。

康浩被囚的「特別房」，靠近後牢那道鐵柵，也就是五間「特別房」的第一間，當劉閻王領他進入牢房的時候，他曾經迅速地掃了其餘四間牢房一眼，發現最裏面一間，坐着一個鬚髮斑白的老人。

那老人盤膝坐在木床正中，身上披着一件黃色大袍，由肩頭直到膝蓋下，全都籠罩在大袍之內，使人乍看起來，好像和尚披着袈裟，但滿頭灰白鬚髮，却掩蓋了他的整個臉部，看不見五官模樣。

康浩入牢時，人語履聲和開關鐵柵的音響，不免有一陣喧嚷，但那斑髮老人却恍若未聞，依舊趺坐如故，連頭也沒有抬一抬。

不久，劉閻王和守牢武士已經關鎖鐵柵相繼離去，康浩側耳傾聽，竟也聽不到半點聲息。

五間牢房各寬五尺，首尾之間，不過二丈左右，唯因中間隔着四道石牆，彼此無法看見，可是，相距如此接近，居然聽不到老人的呼吸聲，這倒是令人費解的事了。

挨到中午，姓陳的禿頭小廝進來送飯，見了康浩，顯得既驚又喜，笑嘻嘻道：「咱的康少俠，眞是想煞人了，聽說你今早被帶出去，咱還以爲你不會回來了呢，害得咱一上午都是無精打彩，幹起事也提不起勁來。」

康浩笑道：「本來是不想回來了，無奈又捨不得老弟燒的這一手好菜……」

陳禿子四顧一眼，忽然壓低聲音道：「康少俠，你別只顧說笑話，咱禿子可眞替你担了一上午的心。」

康浩道：「担什麼心？」

陳禿子道：「咱們這座石牢，是有名的『老虎口』，一向只有活的進來，沒見過活的出去，所謂出牢，那意思就是這個——」「卡察！」他兩手一豎一橫，做了個「殺頭」的姿勢。

康浩一怔，道：「這麼說，我能去而復返，竟是僥倖得很了？」

陳禿子連聲道：「可不是，你不單出去了又回來，而且從普通房搬進了特別房，這眞是破天荒第一個人，不過，嘿嘿嘿……」乾笑兩聲，竟將下面的話，嚥了回去。

康浩詫問道：「不過什麼？」

陳禿子道：「咱說出來，你可別嫌霉氣，咱們伙食房裏有項規例，凡是供應普通囚犯的伙食，叫做『臨時票』，不知什麼時候就要停止，供應特別房却叫做『長期票』，必須一輩子供應下去……」

康浩恍然道：「你的意思是說，特別房裏的囚犯，多半是終生監禁，永無出牢之望麼？」

陳禿子尷尬的笑道：「正是這樣。」

康浩笑了笑，道：「這豈不是更好麼？從此我可以安心住於此地，享受一輩子口福！」

陳禿子想了想，忽又低聲說道：「咱一輩子沒交過朋友，難得你這般看得起咱，今天晚飯，咱給你偷偷弄點酒來，算是慶祝慶祝，你說如何？」

康浩道：「牢裏能喝酒嗎？」

陳禿子道：「當然不能，但咱可以藏在食盒底下，偷偷送進來，不會有人知道的。」

康浩搖了搖頭，道：「既然如此，還是別冒險的好，省得被發覺了，害你也受責罰。」

陳禿子奮然道：「怕什麼，咱無親無故，又沒有家小，頂多也關進牢裏來，咱倆還可做個伴兒。」

康浩道：「我不會喝酒，一喝就要臉紅，準會露出馬脚，你若願意替我弄點紙和筆來，那倒是感激不盡的呢。」

陳禿子神秘的問道：「你要紙筆做什麼？是打算和誰通信傳遞消息麼？」

康浩連忙道：「不！我只想寫點詩詞文章。」

陳禿子詫異地道：「什麼？你要寫文章？」

康浩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反正今生今世出不去了，牢中歲月，必多感觸，我想寫點詩詞怡情冶性，用以遣未來的寂寞日子。」

陳禿子聳了聳肩頭，笑道：「咱沒唸過書，不懂什麼詩詞文章，你要紙筆，咱倒可以替你弄些來。」

× ×

別看陳禿子人微言輕，他可眞有信用，藉着送晚飯的機會，果然替康浩弄來全套紙筆墨硯，外帶半瓶老酒。

康浩不忍拂人家的盛情，爽然飲乾了半瓶酒，少不得又將陳禿子的拿手傑作「鹽水黃空心菜」，着實誇讚了一番。

如今紙筆都有了，他得想個方法，給那位斑髮老人送封信去，試探一下，於是，晚飯之後，便偷偷寫好一個紙束，小心翼翼摺叠成「紙劍」形狀，然後覷個空隙，抖手將「紙劍」射了過去。

以他十餘年苦練「風鈴劍」的手法，那「紙劍」出手後，凌空劃了個美妙的弧形，不歪不斜，恰好穿過鐵柵，飛入最後一間牢房中，過了片刻，便聽見一陣「悉率」輕響，大約是那斑髮老人正在拆閱紙束了。

康浩心中暗喜，急忙將耳朵緊貼在石牆上，傾聽老人有什麼反應？

可是等了半响，只聽見老人房中傳來一聲輕微的嘆息，以後便復歸寂靜，再也沒有聲音了。

康浩不肯死心，又振筆疾揮，寫了第二封信。這一次他寫得比較詳細——

「晚輩康浩，因受毒神苗廷秀誘陷，中毒失去內力，被擒入牢，據聞老前輩亦係黑谷同門，未悉何故失陷此谷？晚輩曾與郭老前輩伉儷結識，倘老前輩果係黑谷四神之一，請賜覆音，以便奉告田娥老前輩之現況。」

寫畢摺好，仍用同樣手法，擲入老人所居牢房。

誰知這第二封紙束擲去不久，突然聽見那斑髮老人將鐵柵搖得震天價响，同時，嘶聲大叫道：「來人呀！來人呀！來人呀！……」

本來靜悄悄的牢房，倏忽間變得喊聲震天，山搖地動，這一來，自然驚動了看守的武士和掌管石牢的劉閻王，紛紛提着兵刃，蜂湧而至。

劉閻王大聲叱道：「老頭子，鬼叫做什麼？」

那斑髮老人怒吼道：「你們從哪兒弄來一個討厭的小輩，也不將他關得遠些，偏偏弄在老夫身邊來惹厭。」

牢中只有兩個囚犯，老人口裏的「小輩」，自然是指康浩。

劉閻王連忙問道：「他是怎麼惹着你了？」

斑髮老人道：「你看，這就是那小輩從那邊投擲過來的信束，老夫第一次沒有理睬他，居然又擲過來第二封，這樣沒完沒了，難道還不惹人厭煩嗎？」

康浩大吃一驚，不禁遍體冷汗，他萬萬也沒有想到斑髮老人竟會將事情喧嚷出來，莫非老傢伙是個瘋子？

心念未已，劉閻王已拿着兩封紙束走了過來，沉聲問道：「康浩，這是你幹的麼？」

事證俱全，自是無從抵賴了。康浩只好點點頭。

劉閻王道：「紙筆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康浩故作鎮靜的答道：「是今晨應訊外出時，偷帶進來的。」

劉閻王叱令打開鐵柵門，一搜之下，果然筆硯紙張俱全，登時沉下臉來，冷哼道：「你能由普通房遷入特別房，已經是天大的幸運，咱們如此優待你，你就該格外安份才對，想不到竟敢做出這種大胆的勾當，你是在找死吧？」

康浩平靜的道：「我只不過寫了兩封紙束，並沒有什麼不安份呀？」

劉閻王道：「你還敢強辯？牢中規矩，囚犯之間是不准互通音信的，你知道不知道？」

康浩拱手笑道：「不知道，在下平生沒有坐過牢，不知道牢中的規矩，以後還請劉老哥多多指教。」

劉閻王氣得吹鬍子瞪眼，幾次想動手揍人，又忍了下去，恨恨一跺脚，喝道：

「來人呀，押他押到『統間』去，加上鐐銬鐵鍊，看他還作怪不作怪！」

所謂「統間」乃是一間寬大空敞的石室，除了滿地泥濘，連那堆供作臥具的爛稻草也沒有，空間雖然較大，却因鐐銬加身，寸步難移。其困苦之情，遠勝人間地獄。

生活的艱苦，肉體的折磨，康浩都能够逆來順受，只有那斑髮老人的反常行爲，使他疑雲叢生，深感不解。姑不論他是不是蛇神董明嵩，站在同牢難友的立場，他怎能如此無情的拒絕別人善意的試探呢？他是一個孤僻的怪人？抑或是個神志迷亂的瘋子？

康浩被沉重的鐐銬鎖在石壁下，呆呆望着那黝暗，深長，寂靜的甬道，對那石牢底端住着的神秘老人，越發興起無限好奇之心，他默默在心中告訴自己，只要有機會，非得再試試不可……

正在盤算着，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鐵柵牢門外出現一條人影，正是劉閻王。

劉閻王隔着鐵柵向康浩打量了一眼，隨即取鑰打開牢門走了進來，冷冷的道：「站起來！」

康浩依言站起身子，却用詫異的目光，怔怔注視着他。

劉閻王又用鑰匙替他解開了脚鐐和手銬，然後點了點頭道：「跟我來。」說完，逕自轉身向石牢大門走去。

康浩不知他要帶自己到何處去，只得隨在後面，一面想道：現在已是深夜，難道他要將我帶出秘密處決不成？

一念及此，不由機伶伶打個寒噤。他雖然並不畏死，但想到師冤未雪，情仇未了，如果就這樣不明不白送掉性命，確實是死不瞑目。

石牢門外，有兩列依山而建的石屋，右首是守牢武士的居所，左首則是劉閻王的專用臥室和處理公事的地方，共有三間，兩明一暗，屋內都亮着燈光。

那劉閻王領着康浩直向左面石屋走去，跨進後間臥室，只見房中早已準備好一盆浴水，還有一套乾淨的內外衣褲。

劉閻王指了指浴盆，說道：「快一些將身上污垢洗乾，我在門外等你。」

康浩暗忖道：「只聽說殺頭以前，要喝一頓斷頭酒，却沒聽說過還要先洗澡換衣服的。唉！管它呢，許久沒洗過澡了，身上正癢得難受，洗就洗吧！」

他身上滿是傷痕，有些地方肌膚且已開始潰爛，洗濯起來自是十分吃力。那知剛坐進浴盆，門簾一掀，走進來一名十四五歲的小斷，竟幫着康浩擦背取水，等洗濯乾淨，更替他在傷處一一塗上刀創藥，然後躬身退去。

康浩感覺詫異，却又不便詢問。不片刻，劉閻王又踱進來，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遍，這才滿意的點點頭，道：「好了，請跟我來吧！」

這一次，不僅語氣中加了個「請」字，而且在他那張死人臉上，展現了一抹微笑。

康浩不禁有些受寵若驚，壯着胆問道：「請問劉香主，咱們要到那兒去？」

劉閻王道：「不必性急，等一會自然就知道了。」

說着，舉手微抬，竟做了個「肅客」的手勢，然後領路穿過中屋，向前面正廳走去。

進入正廳，康浩頓覺心頭一震，原來廳內已經坐着一名黑衣人。

那人頭上戴着一副黑布套子，連頭帶臉一齊罩住，只留下眼睛部份挖了兩個圓孔，使人除了能看見那兩道清澈的目光之外，無法分辨出他的五官面貌。

劉閻王向黑衣人躬身一禮，說道：「康少俠已經請到了。」

那黑衣人微微頷首，道：「很好，東西都準備好了沒有？」

劉閻王答道：「俱已齊備。」

黑衣人道：「叫他們送來。這兒沒有你的事了，替我多多留意外面。」

劉閻王連聲應「是！」舉掌輕擊了三下，兩名小斷低頭而入，各人手中捧着一隻大木盒。

木盒啓開，竟是一桌豐盛的酒菜和兩副杯筷。

劉閻王親自幫同佈妥酒菜，帶着兩名小斷施禮退去，並且小心翼翼帶上房門。

黑衣人目注康浩，忽然幽幽嘆了一口氣，道：「坐下吧！還站着幹什麼？」

康浩吶吶的道：「你……你是誰？」

黑衣人輕哦了聲，道：「我是誰，你還看不出來？」說着，舉手緩緩摘去了頭上布套。

康浩失聲驚哦道：「呀！原來是冉姑娘！」

冉肖蓮抿嘴微微一笑，道：「想不到我會到這裏來，是嗎？」

康浩道：「是的……這兒是囚禁人犯的石牢，姑娘紆尊降貴，莫非特來提審在下？」

冉肖蓮含笑白了他一眼，嬌嗔道：「瞧你這張嘴，什麼時候學得這樣伶牙俐齒的？你就從來不替人家想想！」

康浩接口道：「那麼姑娘到這裏來，是爲了什麼？」

冉肖蓮不悅道：「不爲什麼，難道就不能來嗎？」

康浩道：「姑娘身爲副會主，此地又是復仇會的地方，當然是愛來就來，但是，像這種方式，好像有些不太合適。」

冉肖蓮忽又噗哧一笑道：「說了半天，敢情你是在生我的氣，怪我早上對你太冷淡了？」

康浩正色道：「在下豈敢。」

冉肖蓮道：「好了！好了！何苦一見面就吵架呢？我知道這些日子你受了很多委屈，可是，我現在到這兒來，冒着多大的危險，你又怎會知道？」

一面說着，一面輕挽羅袖，斟了兩杯酒，又道：「來！這一杯算我向你賠罪道歉，咱們坐下來和和氣氣的談一談。」

康浩心念轉動，暗想：她深夜蒙面到此，必有緣故，且看她究竟想談些什麼？當下畧一沉吟，便舉杯一飲而盡，在桌子邊坐了下來。

冉肖蓮又斟滿兩杯酒，舉箸相邀道：「吃菜呀！這幾天害你受罪，現在請你打打牙祭。」

康浩委實餓了，也就不再客氣，伏案大嚼起來。

冉肖蓮自己並沒有多吃，只用一雙滿含憐惜的眸子，深情欸欸的注視着康浩許久，才又輕輕嘆了一口氣，感慨的說道：「時間過得眞快，記得咱們在蘭封分手，到現在已有半年了吧？這幾月內的變化實在太大了。」

康浩口裏塞滿了菜餚，含糊的應道：「不錯，半年來，姑娘已高昇了副會主，我却又成了堦下囚。」

冉肖蓮笑了笑，問道：「我給你的那柄鑰匙，可會去一劍堡查證過？」

康浩道：「去過。」

冉肖蓮忙道：「有什麼收穫嗎？」

康浩把一口菜嚥下肚子，才搖搖頭道：「我也正想問你，你明明知道易君俠不可能是復仇會主，爲什麼又說他涉嫌重大，要我去一劍堡查證呢？」

冉肖蓮一楞道：「誰說他不可能是復仇會主？」

康浩道：「復仇會在十餘年前就暗派方濤潛伏一劍堡中，如果易君俠是復仇會主，他這樣做有何目的？」

冉肖蓮道：「你忘了一劍堡後園的歐陽佩如？」

康浩道：「你是說，易君俠自己派遣方濤，去監視自己的妻子？」

冉肖蓮黛眉微挑，反問道：「你以爲不可能嗎？」

康浩道：「當然也有此可能，但他對妻子儘可心懷貳意，對自己的女兒却不會暗藏殺機，何況，此次易湘琴離堡出走，方濤的身份敗露，易君俠幾乎將方濤殺死，如果方濤是受他之命行事，這又該如何解釋？」

冉肖蓮搖頭一笑道：「你入世不深，那裏知道人世的奸詐，現在跟你談這件事，你會越談越糊塗，咱們換個話題吧！」

康浩問道：「你還想談什麼？」

冉肖蓮沒有回答，又斟了兩杯酒道：「來，咱們先喝酒。」

一連喝了數杯，康浩已經酒足菜飽，十天以來的飢渴萎頓，至此一掃而空，精神奕奕的又問道：「冉姑娘，你究竟有什麼話？怎麼不說了呢？」

冉肖蓮輕嘆一聲，臉上忽然現出一抹憂愁之色，緩緩道：「我有一件爲難事，想求你幫忙，却又不便啟齒。」

康浩仗着幾分酒意，慨然道：「請說吧，只要在下辦得到，一定盡力。」

冉肖蓮遲疑半晌，又搖了搖頭，道：「唉！說出來你一定不會答應，還是不說的好。」

她越是吞吞吐吐，康浩越是心急，忙道：「前在蘭封，承姑娘援救脫險，大恩尚未報答，如能爲姑娘効勞盡力，聊報厚恩於萬一，在下豈會推辭。」

冉肖蓮接口道：「快不要這樣說，我能爲少俠稍盡棉薄，那是應該的，可沒敢存着挾功邀報的用心！」

康浩笑道：「在下也不敢說圖報厚恩，只盼能爲姑娘稍盡棉薄而已。」

冉肖蓮黛眉頻皺，不覺又嘆了一口氣，這才說道：「既然少俠一定要問，我就只好直說了。其實這件事，不僅跟我有關，也跟少俠有很大的關係……」說到這裏，故意頓了頓，見康浩正在全神傾聽，然後繼續說道：「少俠也知道，現在復仇會中，出現了兩個會主，孰眞？孰假？令人無法分辨，以致各堂各舵首腦，也無形中分成了兩派，都說自己擁護的一個才是眞會主，其餘衆人，更惶然無主，無所是從，在這個混亂的時候，誰若能提出有力證據，辨認出假冒者，無疑就能獲得會衆擁戴，從此控制了整個復仇會……？」

康浩岔口道：「難道連姑娘也分辨不出誰是眞正的復仇會主嗎？」

冉肖蓮道：「我自然分辨得出，但若由我口中指認却無法令其他會友相信。」

康浩恍然道：「我明白了，姑娘的意思，是要由在下指認，以服衆心？」

冉肖蓮頷首道：「一點也不錯，我想來想去，只有借重少俠。第一：少俠是鳳鈴劍唯一傳人，第二：少俠恰好又向倪總堂主提出有關眞假的指控。趁這個機會，豈不……」

康浩忽然截口道：「冉姑娘，請恕在下方命，這個忙，在下不能幫你。」

冉肖蓮一怔道：「爲什麼不能呢？」

康浩道：「因爲現在出現的兩個復仇會主，都是假扮先師的模樣，換句話說，兩個都是假的。如果在下指認其中一個是眞會主，不就等於承認他是先師了麼？」

冉肖蓮聽了這話，不由格格的笑了起來，說道：「我也知道兩個復仇會主全是假冒令師的，但正因如此，咱們才要指認一個，姑且當他是眞的，利用他來打垮另外一個……」

康浩道：「我不懂姑娘的意思。」

冉肖蓮壓低聲音道：「這叫做『驅虎搏狼』，等到另外一個垮了，再對付這一個，那時就容易了。」

康浩聽得心頭一陣狂跳，默然半晌才道：「如果到那時候，這一個已經根深蒂固，豈非弄巧反拙？」

冉肖蓮搖頭笑道：「眞是迂腐之見，試想，他是咱們捧出來的，他的生死，還不在咱們掌握之中嗎？」

康浩仍然不敢置信，說道：「我只担心到時候無法對付，反被他所害，咱們想利用他，安知他不也正想利用咱們，這件事還得從長計議，不可鹵莽。」

冉肖蓮道：「這你儘可放心，只要他們之中先死了一個，想取另外一個性命，那眞是易如反掌，不費吹灰之力。」

康浩道：「我總覺得用這種手段，有欠光明磊落。」

冉肖蓮注目道：「少俠，你的目的是替師父雪寃報仇，人家陷害令師的時候，所用手段又何嘗光明磊落了？」

康浩搖頭道：「不！不行，無論如何，我決不能做冒認師父的事，無論如何也不行……」

冉肖蓮怔了半晌，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幽幽道：「也罷，你若堅持不肯，我也不想勉強你，只是，難得如此良機，白白錯過，未免可惜。」

康浩歉然道：「在下限於立場，無法幫助姑娘，還盼姑娘不要見怪。」

冉肖蓮說道：「其實，這件事，不僅關係復仇會，也是你唯一替令師伸寃報仇的好機會，我希望你再愼重考慮一下，好嗎？」

康浩不便峻拒，含糊的點了點頭，不禁又詫異問道：「姑娘既然認爲除去其中一個復仇會主並非難事，爲什麼不現在就動手呢？只要除去一個，事情不是就解決了嗎？」

冉肖蓮仰面傲笑道：「我要先除去那比較難對付的一個，留下一個容易對付的，隨時隨地可以……」

康浩道：「可以怎樣？」

冉肖蓮壓低聲音道：「取而代之。」

康浩肅然道：「姑娘成立『姐妹堂』，取代會主的企圖，已很明顯，但在下不懂，即使當上了復仇會主，又有什麼好處呢？」

冉肖蓮吃吃而笑道：「好處太多了，對你更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頓了頓，又繼續說道：「譬如，我可以當衆宣告武林，揭穿承天坪事變的眞象，替令師昭雪沉寃，我也可以更改會名，使它變成一個正正當當的門派，我更可以替你化解與四門五派之間的仇恨，假如那霍宗堯的女兒，胆敢再向你尋仇的話，我就做你的後盾，將來你若要逐鹿武林，稱霸天下，有了我的支援，何愁大事不成？這些，不都是對你有利的事嗎？」

康浩微笑道：「姑娘的盛意，在下衷心銘感，但在下自問無虧於霍宗堯和四門五派，倒是他們寃屈了先師，而且，在下今生也只伸雪師寃，並無爭霸天下武林的野心。」

冉肖蓮道：「但至少你總希望復仇會跟你做朋友，不再跟你做對頭吧？」

康浩道：「是的。復仇會如能棄惡從善，自是在下所企盼的，但是，復仇會中還有毒，獸二神，和莫家四劍等許多高手，單單除去一個會主，恐怕不會有多大效果。」

冉肖蓮笑道：「這個不勞掛慮，我早已有萬全的安排，老實說，會中當權之人，大半已入我掌握中，只要時機一到，肅淸異己，不過舉手之勞。」

康浩道：「姑娘既有如此把握，怎麼不逕自發動呢？」

冉肖蓮道：「我不是說過了嗎？如今復仇會中分成兩派，絕大多數會友則茫然無所適從，咱們要爭取那些猶豫份子，使他們心服口服，那樣才不致激起變故。」

康浩聽了，不禁低頭沉吟起來。

如果幫助冉肖蓮，除去兩個假冒師父名號的復仇會主，對他自是有利無害的事，冉肖蓮雖然野心勃勃，她終究是個女人，將來的復仇會，爲善爲惡，雖尚未可逆料，但其之較目前的復仇會容易應付，總是無可置疑的事，奈何所用手段，却使他頗感爲難。

他怎麼能夠爲了協助冉肖蓮，而去冒認師父？他分明知道兩個復仇會主，都是假的，都是陷害師父的兇手，怎能以假作眞，矇蔽自己的良心？放棄自己的立場？

可是，一旦拒絕冉肖蓮的要求，後果又將如何？這女人滿心仇恨，手段毒辣，她會不會惱羞成怒，翻臉爲仇，將自己和湘琴殺害了洩忿呢？

康浩雖不畏一死，但一死之後，師門沉寃將永無昭雪之日，倘更因此連累湘琴，縱然身在九泉，他又拿什麼面目去見歐陽佩如？

想到這些，他的意念不禁有些動搖，但想到二十年來所受的正直敎誨，又使他無法同意這種「借刀殺人」的卑下行徑，一時間，天人交戰，遲疑難決。

冉肖蓮見他久久無語，含笑道：「康少俠，可記得有句俗話：圖大事者不拘小節。武林本來就是勾心鬥角，强存弱亡的世界，你要多想想令師在承天坪上和，受到的是怎樣的折辱和委屈，現在機會來了，難道你不願意報復一下麼？」

康浩長嘆道：「此事關係太大，你能讓我靜靜的考慮幾天嗎？」

冉肖蓮欣然道：「當然可以。現在距會主返谷，大約還有三四天，希望你能在他返谷之前，作一個決定，咱們就好安排行事了。」

康浩問道：「你說的這位會主，究竟是那一位？」

冉肖蓮笑道：「當然是跟咱們站在一邊的，也就是希望你暫時當他是眞正的鳳鈴魔劍的一位。」

康浩苦笑道：「不瞞姑娘說，在下所見到的兩個復仇會主，形容狀貌，一般無二，連在下也分辨不出誰是假的來？」

冉肖蓮道：「到時候咱們會讓你分辨清楚的。只要你答應幫我這個忙，咱們還要安排一個機會，讓他們兩個會主，面對面由你去指認哩。」

康浩道：「如果在下礙於立場，無法幫助姑娘，姑娘準備如何處置在下？」

冉肖蓮一怔，道：「這個……我想不會有那個情況，少俠是聰明人，權衡輕重得失之後，一定會答應的。」

康浩接口道：「萬一在下實在不能答應呢？」

冉肖蓮格格嬌笑道：「唉喲，我的康少俠，答應不答應，那在乎你的想法，難不成我還能强迫你？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同過患難的朋友，不過……就怕會開罪兩個人……」

康浩道：「那兩個人？」

冉肖蓮道：「毒神和獸神。」

康浩心中一震，道：「他們兩個也是跟你同謀的嗎？」

冉肖蓮緩緩點頭道：「一點不錯。主意就是他們出的。」

康浩沒有開口，心裏却暗驚不已，到現在，他才發覺眼前這個女人，並非易與之輩，她不僅野心勃勃據復仇會爲己有，更已將毒，獸二神籠絡掌握，無怪乎短短數月之中，竟能執掌會中大權。

冉肖蓮抬頭望望窗外天色，隨即站起身子，親自斟滿了兩杯酒，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再敬少俠一杯，也該走了。」

康浩飲乾了酒，正色說道：「在下再請問姑娘一件事，姑娘可知道湘琴她在什麼地方？」

冉肖蓮「哦」了一聲，笑道：「瞧我多糊塗，談了一夜話，竟忘記提起這件事了，少俠放心吧，易姑娘人在谷中，平安無事，今夜我本想帶她來和少俠見見面的，無奈此地耳目太雜，殊多不便，等事成之後，我一定還你一個毫髮無損的易姑娘就是了。」

說着，舉手輕拍了三下。（未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塞包和大炮擬出售兄弟會開山寶劍，以資遣散弟兄，不圖爲飛箭絕鈴追踪截殺，塞包拚命抵擋，命大炮携劍脫圍，塞包力敵負創，垂危間幸恰値君之楓來到，擊敗飛箭絕鈴後，君之楓往追大炮。魔咤女義弟賈銘智在武安巧遇黑狼，賈銘智將君之楓失踪經過，及兄弟會主塞包和黑旋風內閧之眞象說出，黑狼半信半疑，賈銘智發誓以證所言，黑狼疑而詢賈銘智到底是何身份，怎會知道這多秘密，賈銘智正感難以作答，驀聞一聲佛號自林中傳出，接着走出來一名身着袈裟，手拎佛珠的老和尚——

****

慨贖開山劍　重振兄弟會

那名老和尚輕一提身子，竟然兩腳不沾地，瞬間便飄到黑狼身前……

心頭一震，黑狼脫口道：「這不是少林寺的『虛蓮步』麼？」

白眉和尚哈哈一聲朗笑，中氣實足，只見他單手拂了拂頷下及胸白鬚，發話道：「施主果是不凡，竟一眼能識出本佛門的『虛蓮步』，老衲慧白心服矣！」

黑狼瞥了他一眼，道：「原來是大名頂頂的少林寺慧白大師，眞是失敬了。」

「好說，好說！」慧白大師沉聲道：「老衲久蟄佛門，但施主黑狼之名如日中天，也盈耳方外之地，今見之，果人中之龍，老衲何其有幸呵。」

睨了他一眼，黑狼側首道：「少林寺乃當今武林七大門派之首，怎也暗地裏偷聽人說話啊？」

長眉下的兩眼倏地一睜，一道銳利的寒芒一閃而逝，慧白大師不動聲色道：「久聞施主厭憎七大門派，今見如是，敢問何故？」

黑狼傲然道：「七大門派盡皆方外之人，理當長伴靑燈，修心練佛，與世無爭；却久持武林之牛耳，杯葛江湖之是非，這豈又是出家人所應爲？正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惹人煩！」

賈銘智惶然道：「兄台怎可對聖僧這般無理？」

慧白大師托起單掌，喧了聲佛號，臉上一片穆然，沉聲道：「阿彌陀佛，施主此言差矣！我七大門派乃武林之名門正派，雖爲方外之人，但却奉着我佛之慈悲爲懷，普渡衆生，吾等爲武林主持正義，消弭殺刧，施主竟反誣干涉武林，此言又何說？」

冷峻的撇了一下嘴角，黑狼道：「不知怎麼說，我總覺得出家人應安份守己，專心修法練佛，怎也跟我們一般俗人一樣動刀弄槍的？」

「當然啦，施主之言未嘗沒有道理。」不以爲意的頷了一首，慧白大師滿臉肅穆的說道：「只要有那麼一天，武林平靜，江湖無事，我等自當絕跡江湖，還用施主說麼？」

挑了挑劍眉，黑狼反嘴問道：「這個

不說，大師您暗中偷聽我兩人講話，這又算那門意思?」

呵呵笑了兩聲，慧白大師輕拂銀鬚，道：「貧僧早就在林裏頭歇息，是兩位施主沒發現吧，而兩位施主說話的聲音沒放小，我是聽是沒錯，但這怎能怪老衲偷聽呢?」

一窒，黑狼沒話可說，但仍厭惡道：「大師，那您現在出來有何貴幹?」

慧白大師望向賈銘智說道：「有幾個問題，老衲想向這位施主請教。」

賈銘智連忙抱拳道：「不敢，聖僧有話請說。」

「多謝施主了。」慧白大師稽首施禮，便說道：「方才施主所言之事，可是當眞?」

賈銘智眨眼道：「聖僧可是說黑旋風之事?」

慧白大師點頭道：「正是這樁子事。老衲這番下山來，便是要查明眞象，如黑旋風眞胆敢串通外族奪我中原武林，少林寺當與其他六大門派起而攻之。」

賈銘智頷首道：「聖僧，在下所言是千眞萬確之事!」

黑狼忽地插口道：「賈兄，你到底是什麼人?」

賈銘智楞道：「兄台，在下不明白您的意思。」

黑狼凝眼道：「賈兄，黑旋風之事，當今武林可說沒人知道這事的眞象，賈兄乃一介讀書人，怎調查得這般清楚，這不能怪我黑狼懷疑您了……」

一頓，睨眼道：「難道說，賈兄您是眞人不露相麼?」

輕輕一笑，賈銘智道：「兄台多慮矣!在下乃眞實的讀書人，不懂武事，不是什麼眞人假人；其實調查黑旋風這事不難，問題是肯不肯去做而已。」

慧白大師道：「老衲就是想請問施主是如何調查的?是否有確鑿的證據?須知此事非同小可，決不能憑施主一言兩語便可下決斷的。」

賈銘智笑着道：「其實說穿了也沒啥，在下一個月前無意碰到了兄弟會的殘黨，他因爲失去了一隻脚，而脫離兄弟會安家落戶的，他告訴了我這些內幕……」

黑狼攔阻道：「賈兄，您敢斷定其中沒有假麼?」

賈銘智望着他道：「在下非武林中人，不過是手無縛鷄之力的書虫吧，他如是騙我，於事又何補?再說他已殘廢，也非武林中人了，他又何必說假話呢?」

輕輕一頓，鄭重接道：「我們讀書人最重的便是言而有信，無信無以立於天地間，在下與黑旋風也沒仇，與兄弟會亦無恩，決不會無聊得去杜撰一個害人不利己的故事的。」

微一擠眉頭，黑狼道：「這般說來，賈兄您只不過是聽到一個人所講的話而已，但您敢保證一定是眞的麼?」

慧白大師也道：「如此說，施主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囉?」

「哈哈……!」忽地，賈銘智仰首哈哈大笑了一陣子，笑得黑狼和慧白大師莫名其妙；半晌，賈銘智這才掃了兩人一眼，沉聲道：「這實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算我賈某人這番話是白講了!」

慧白大師抬眼一哦，道：「施主此話怎說?」

幌了幌手中羽扇兒，賈銘智道：「兩位皆是武林中人，在下不過書虫一條而已，武林大事，兩位是責無旁貸；而今我賈某人一個酸儒生爲兩位可說是點開了門竅，已是非常不容易了!其中堂奧，難道說還要我這酸儒生……」說到此，故意睨了兩人一眼，哼聲不語……

「施主言重了，言重了!」慧白大師連忙道：「武林興亡，四夫有責。施主雖非武林中人，但基於仁道方面，施主又怎能置身事外?當然啦，老衲非常感激施主所點的竅，既然施主並不知堂奧，老衲又怎敢相逼?」

賈銘智微笑道：「黑旋風之事已隔了百來日矣，一切都事過境遷，要證據，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了……」

稍一停，兩眼凝向慧白大師正色接道：「在下以爲江湖中的中流砥柱，區區有一建議，但人微言輕，不知聖僧可願採納否?」

慧白大師連忙稽首喧佛，肅容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請賜良言，老衲定當鼎力相從。」

賈銘智沉聲道：「爲今之計，切不可操之過急，而致打草驚蛇，反壞了事。竊以爲不如暫且放棄明查暗訪的工作，而派人暗中注視黑旋風的動靜；如有可能，最好七大門派也差人潛赴塞外西疆，對三環旗加以監視，要不然最起碼也該在各處關口使人留駐。若然，只要黑旋風與三環旗胆敢造次，便可迎頭痛擊!」

掠了一眼，接着道：「黑旋風開山立幫的時日雖不過幾年工夫而已，但黑旋風的幫主『斬斧』極具城府，更有謀畧，年來極力延攬四方豪傑，禮遇八面賢人，一時武林高手如雲，文人智囊如林，業務蒸蒸日上，事實上，整個湖南已直接間接的被它所控制了!其兵精粮足，潛力雄厚，早有稱霸武林之野心，只碍七大門派屹立於中，且還有白道上的『青龍幫』、『牧家堡』、『時家莊』、『常家園』、『萬花幫』和黑道上的『天九幫』、『飄風令』、『五虎寨』、『三絕派』等等各大幫派，使得黑旋風不敢輕舉妄動，於是暗中與塞外的三環旗勾搭……」微一頓，接着又道：「夫三環旗乃塞外第一大幫派，亦早有併吞塞外的野心。原則上，三環旗發兵助黑旋風奪取中原武林之後，黑旋風再發兵幫三環旗謀畧塞外江湖，彼此互惠互利而已……」畧一停，賈銘智口若懸河接道：「事實上，黑旋風目前的實力，各大幫派若不聯合，以一對一，決不是他的對手!其所顧忌的便是各幫派聯合，尤其是七大門派素同出入，猶如一體，更使他不敢蠢動。由此觀之，黑旋風如因與三環旗那次失敗之後，欲改變政策的話，必當分化離間各幫派的關係，然後予以個個擊破，以達到其統合武林的野心……」

眨了眨眼，跟着又說道：「因之，聖僧除了暗中注視黑旋風與三環旗之動態以外，還當加強黑、白兩道上各幫派提高警覺。」

說完，嚥了一口口水，道：「聖僧，

區區之言，願否接納?」

但祇見慧白大師和黑狼兩人像是傻瞪着眼似的，一臉的詫異和驚奇。慧白大師轉動了一下唸珠，歉聲說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貌豈可相?智又豈能用斗量呵……」

賈銘智見他自個唸唸有聲，答非所問，訝道：「聖僧，您說啥?」

哦了一聲，慧白大師連忙改口道：「老衲是說對施主的見解歎爲觀止，佩服得五體投地；施主乃天下難得一見的奇材，獨具慧眼，見微知著，思慮愼密，且深藏而不露，貧僧何其有幸能親睹異顏，面受機玄，請容貧僧代天下蒼生向施主拜謝金言良語之恩!」

語畢，慧白大師朝賈銘智深深稽首頌禮……

賈銘智連忙旁讓，口中說道：「聖僧如此屈尊降禮，折殺在下矣!區區斗見，猶如井底之蛙鳴天之叫吧，聖僧言重了，言重了!」

慧白大師震聲說道：「老衲即刻便要趕回少林寺，禀報掌門，從施主之金言而行事。」

賈銘智拱手拜謝道：「若此，或可免去生靈塗炭，蒼生爲異族鐵蹄所蹂躪之浩刧矣!」

慧白大師頷首拂禮道：「老衲就此告別，賈施主遊學有幸至少林寺，老衲定當開山門，响十二佛鐘，倒履親迎!」

賈銘智倉皇回揖道：「這般大禮，萬萬不敢。」

慧白大師轉向黑狼稽首道：「施主，貧僧告別了，後會有期。」

黑狼雙拳一抱，簡短的說了聲：「大師請!」

只見慧白大師輕一點足，身形已如箭射去……

望着他遠去的身影，黑狼鄙夷的哼了一聲：「愛管閒事的禿驢，哼!」

賈銘智笑道：「黑狼，人家並不得罪你，何況七大門派身繫武林安危!……」

黑狼不等他說完，挿口道：「我才不相信，武林沒有了這些老禿驢，就要翻了?沉了?」

哼了一聲，岔開話題道：「說眞格的賈兄，您……?」

說到一半，故意不語，黑狼瞪着眼怪異的望着他……

眨眨眼，賈銘智不解道：「在下怎麼了?」

黑狼笑道：「這老禿驢讚您爲天下奇人……」

賈銘智截口道：「兄台，您別挖苦人，好不?」

黑狼道：「賈兄您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武林經緯瞭若指掌，滿腹兵韜謀畧。賈兄，我黑狼敢斷定您決不是一個單單純純的『酸儒士』……」

話沒說完，黑狼忽地大喝一聲：「看招!」

黑狼這出其不意的一手，竟使賈銘智啊了一聲，呆立於地，不知閃避……

眼看就要打了個正着，黑狼忽又輕吁一聲，硬生生的收回招式……

賈銘智已嚇得面無人色，呆了半响，驚愕道：「黑，黑狼，您，您這是什麼意思?」

黑狼滿臉驚訝，疑惑道：「賈兄，您當眞不懂武功?」

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賈銘智道：「原來您是試探我!」

隨即不悅道：「黑狼，您未免太不信任在下了!」

黑狼注視着他，片刻才緩緩說道：「儘管如此，賈兄，我黑狼還是堅持我的看法，您能瞞了我一時，決騙不了一世!」

話落，雙拳一抱，洪聲道：「賈兄，唐突之罪，容後謝拜，在下就此告別……」

賈銘智攔嘴說道：「黑狼，你今番何去?」

黑狼說道：「本欲到鎭上查探黑旋風之事，今賈兄已指點迷津，在下不想再查証了，反正老禿驢們已經出面干涉，用不着我操心。我還是到洛陽去查看，有無不眨眼的下落，另外，我還有一樁要緊的事情待辦……」

賈銘智含笑說道：「願說與小弟聽聽麼?」

黑狼笑道：「賈兄，您倒像是個包打聽，怪不得武林中細小諸事，瞭如指掌。」一頓，旋正色道：「聽說最近洛陽的『大威鏢局』失鏢，且二鏢主『百步神拳』身遭橫死。你大概也知道大威鏢局兄弟二人，待人忠厚，仁義至重，昔前我受傷之時，曾蒙大鏢主『青鋒劍』贈藥之情，今其有變，於情於理，我黑狼理當前去助其一臂之力。」

賈銘智點點頭道：「這事在下也聽說過……」

黑狼詫道：「賈兄也知道這檔子事?你消息眞靈快哪，我昨兒才知道的呢!」

賈銘智笑了笑，道：「兄台別忘了我在下是個包打聽哪!」

黑狼笑嘆道：「我黑狼自嘆不如!」

賈銘智連忙道：「得了，就憑兄台黑狼兩個字，我這酸儒兒再十個百個也担待不起啊!」

黑狼凝眼道：「賈兄，這檔子事，您知道的又有多少?」

賈銘智反問道：「兄台，您呢?」

攤了一下雙手，黑狼聳肩道：「說來眞慚愧，就是那麼一點點!」

搖了搖手中羽扇，賈銘智道：「其實在下知道的也不多，兄台如不厭其煩的話，在下願意說給兄台您聽聽，如何?」

黑狼連聲說道：「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賈銘智輕頷了下首，便道：「半個月前，洛陽首富翁萬金以十萬兩紋銀委託大威鏢局保一趟鏢到關外……」

黑狼截口詫道：「十萬兩紋銀?這麼高昂的保鏢費，到底翁萬金押什麼東西到關外去?」

賈銘智道：「兩輛鏢車，共二十箱的純淨翡翠，價值連城，如以數計，當在十萬兩黃金以上!」

睜大了眼，黑狼低呼道：「我的天，早知道，我也去刼鏢呢!」

賈銘智打趣道：「可不是，這筆數目，叫你黑狼十輩子也吃不完。」

黑狼眨眼道：「人說翁萬金是洛陽首

富，到底他閣下有多少的財產？」

賈銘智笑了笑，道：「田陌萬里，一個月走不完，樓閣百棟，一眼望之不盡，錢莊百家，行號數不清。豈能以數計？無量耳！」

黑狼嘆聲道：「聽了叫人眼紅，那時候我黑狼潦倒落魄之時，狠起心子來搶他一搶！」說着，自己感覺好笑起來，轉口道：「君子不拿無義之財，鳥為食亡，大丈夫不為財死，不仁無義之道，我黑狼不為也！」

話鋒一轉，問道：「翁萬金把這龐大得驚人的翡翠，押運到關外做啥？交給何人？」

賈銘智微一搖頭，凝眸道：「在下也感奇怪，但翁萬金並沒有說明交給何人，他只要大威鏢局押到關口，然後等人去取，僅此而已……」

揚了揚眉，接道：「大威鏢局非常重視這趟生意，特地派了二當家『百步神拳』親自押鏢，但不想剛過到了太行山麓而已，便人死鏢失，無一生還！」

黑狼咬牙道：「媽的！到底是何方人物做的手脚？」

賈銘智沉色道：「這確實令人費解，大威鏢局創立江湖少說有三十來載了，從未失過鏢，這除了大威鏢局兩位當家的兄弟和局裏的大小鏢師武功高強，使江湖屑小不敢覬覦之外，尤其是他們兩兄弟平易近人，沒有一丁點的老江湖架子，對人對事，以仁以義，決不佔人便宜，是以江湖中三流九教，無論是黑是白兩道人士，俱皆對其崇仰萬分，尊為泰斗，視為仁義，誰也沒有劫大威鏢局的鏢的念頭……」

黑狼插嘴道：「依賈兄的看法，誰會去劫這趟鏢呢？」

賈銘智笑道：「這當然不能憑空猜測，不過……」

頓了一下，接道：「我敢斷定這不可能是單純的劫鏢！」

望了望他，黑狼道：「你是說有江湖恩怨的性質？」

賈銘智點頭道：「我想是的。」

搖了一下頭，黑狼不以為然的笑了笑，道：「這不太可能吧，青鋒劍和百步神拳倆，予人只有恩，沒有怨，他們那有仇人呢？」

賈銘智沉聲道：「常話說：樹大招風，豬肥挨殺，再聖再賢的人都會有仇人，何況他們也不過一個凡人而已？而且所謂仇人並不一定要有仇恨……」

黑狼攔嘴道：「賈兄，我不懂您的意思？」

賈銘智道：「比方說有人憎恨大威鏢局，這就算是仇人了，雖然大威鏢局並不知道那人仇視他們，像是有人不服氣或嫉妒他們的聲望，或是同行鏢局妒恨他的生意好啦等等，這都屬於大威鏢局本身料不到的無形仇人……」

輕咳了一聲，接着道：「如果劫鏢者與大威鏢局沒有恩怨，不太可能劫鏢的，而且劫鏢者顯然有週密的計劃，而且也決非一二人所為，這明顯的是有預謀。」

黑狼擠擠眉頭，道：「這麼巧，大威鏢局所失的鏢偏偏這般龐大，難道說劫鏢者事先知道了鏢貨麼？」

賈銘智道：「在下也這麼想。劫鏢者的目的可能貪圖那票鏢貨的昂貴，劫之據為己有，而且順便可弄垮大威鏢局，您知道大威鏢局素喜廣施遍佈，施捨於人，雖為天下第一大鏢局，但却不怎麼富有。所以大威鏢局丟了這趟鏢貨，賠上二十萬兩黃金，已完完全全的垮台了矣！」

稍稍一停，接着又說下去道：「只是有一點令人不明白，照說，大威鏢局保了這檔大鏢，理應謹慎保密，怎會讓人知道呢？」

黑狼擊了一下手掌，頓足說道：「慢藏誨盜，這就怪大威鏢局辦事太粗心大意了！」

緩緩的搖了一下頭，賈銘智道：「這是不可能的，衆所週知大威鏢局是資格最老的一個，已整整有三十來年了，他們經驗豐富，從沒有差錯，何況他們保的這趟鏢，是他們所保過的鏢中最大的一票，他們再怎麼粗心，怎麼大意，決不會連保密——這是吃鏢局這行飯的人最起碼的常識——都做不好的……」

轉了一下眸珠子，黑狼若有所悟的說道：「哦，賈兄，您是說，大威局裏頭有內奸？」

賈銘智點頭道：「兄台以為然否？」

黑狼低首沉思，輕聲道：「不錯，這大有可能！」

雙手負背，賈銘智垂首踱了個方步，道：「大威鏢局失鏢的事，已震動了整個江湖，再過些時日，可能是人人皆知了。由於他們兄弟倆素行為人所稱善，所以前往弔祭者，一時車水馬龍，數以千計，百步神拳已被隆重的下葬，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各幫各派也紛紛解囊相助，而翁萬金也聲明免賠償，不予追究……」

緩緩抬首，頓了頓，接道：「但這些都被青鋒劍謝絕婉拒了，他決心自己在三個月以內尋出劫鏢者，追回二十箱翡翠，以便償還翁萬金。」

黑狼頷首道：「有志氣！」

賈銘智凝眼道：「所以說您雖想去幫助他，他未必肯答應哩！」

黑狼瞇下了眼道：「不管怎麼樣，我是必須去弔喪的，如林老前輩也謝絕我對他的幫助的話，我依然可以一個人調查劫鏢的人，賈兄，您說是不？」

賈銘智點頭道：「兄台眞是個義氣君子！」

黑狼沉聲道：「彼以義待我，我當以義還之。」一頓，接道：「我這就趕去洛陽！」

忽又道：「哦，對了，賈兄，如果您在兄弟會裏也問不出不眨眼的下落，又將何往？」

賈銘智用羽扇敲了敲額角，想了一下，道：「那我將暫時放棄尋找，回去陪義姊，幫她設法忘却此事。」

黑狼笑道：「麻煩賈兄代我黑狼向她問好。」話落，躬腰抱拳道：「賈兄，後會有期了。」

賈銘智打揖道：「恕不遠送。」

黑狼輕身一躍，跨上馬鞍，一抖韁繩，得得幾聲，像風般的消失於道路盡端。

賈銘智望着捲起的雪泥，一陣出神！

×　×

話說君之楓別過塞包之後，便急急往鎭上趕，希冀使大砲別賣去兄弟會的開山劍……

一路上，他的思維如滾如沸的在翻騰着——

當他有點神奇性和戲劇性的恢復了記憶之後，便立刻趕來武安。

他想起了那夜，自己本是和兄弟會共同舉事的，不想在緊要關頭，却冒出了黑狼和魔咤女，使他受到了無比的刺激，拔腿狂奔，以致墮崖……

他痛責自己為了一個女人，而落得如此狼狽落魄。

由於他的變故，沒有如期殺死煞女多小艷和三環旗的無命人，他以為兄弟會全軍覆沒了，他將抱憾終身！

如今，兄弟會依然存在，雖然是這般的困拮，窘癟，潦倒和狼狽，但這都是於他壞事的關係！

他自責，歉疚，深深的。

他又慶幸自己的趕來，而救了塞包一命，而且兄弟會目前已瀕臨生死存亡的局面，他也慶幸自己適時趕回來，沒有造成萬劫不復的地步……

他感謝塞包對自己信任，他也惶恐大砲對自己的誤會！

但，不管怎麼說，都是自己不好，他有責任扶持兄弟會，他發誓使兄弟會永遠屹立於武林中！……

君之楓腦海裏雖在雜亂的想着，但脚下功夫却一點兒也不馬虎，他把一身高超絕頂輕功展到臻境，宛如脫韁之馬般的急馳着……

盞茶工夫，已到了近郊，這才放慢身形……

武安這個地方，君之楓來過多次，所以一點兒也不費力的，便找到了「悅心客棧」。

入了門，君之楓只見店裏頭冷清清的，只一個伙計上前來哈腰招呼道：「公子爺，請裏面坐。」

君之楓沒理他，逕個兒走到櫃台旁。

掌櫃的正在打盹，君之楓在櫃台上輕敲了兩下，他才猛然醒過來，一見有客人，自是滿心歡喜，掌櫃的揉了揉睡眼，堆笑問道：「客官爺，您……」

君之楓沒待他說完，攔嘴道：「掌櫃的，我想向你問個人。」

掌櫃的連聲答應道：「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君之楓道：「我有個朋友，個子高大，大鼻子，他是塞外的人，是不是來過這兒？」

掌櫃的翻了翻眼，笑瞇瞇道：「我知道客官爺說誰，我就猜他不是我們漢人，是不是穿着一件像萬花旗的褲子，說話的聲音大得像雷轟的那位？」

君之楓忙不迭道：「正是！請問他人呢？」

掌櫃的搓了搓手道：「很不巧，那位官爺沒多久前便離去了。」

君之楓失望的哦了一聲，接着又問：「請問有沒有一位書生住在這兒？」

掌櫃點頭道：「有，有一位年輕書生在這兒住了幾天了，但他從早上出去，一直到現在還沒回來。」

君之楓懊惱的抓了抓耳根，正想再問話，這時裏頭忽地邁出兩人來。

君之楓下意識的瞟眼一看，心中不禁一楞！

只見其中一人正是他半月前在萬重山朝宗寺碰過面的黑蛟龍。

黑蛟龍自然也看到他了，但他似乎不太認得君之楓，只是噫了一聲，好像覺得眼熟似的……

倒是他身旁的那名漢子——大概四十來歲了吧，濃眉黑臉，一副子兒的兇相，君之楓瞧了兩眼，方認出便是和自己交過手的寒二爺——一眼認出是君之楓，他拉住黑蛟龍，指住君之楓詫道：「老天，哪！那傢伙，不是咱在破廟裏吃過他的虧的嗎？」

黑蛟龍這才猛然想起，粗聲道：「怪不得這般眼熟，老二，經你這麼一說，我終於想起來啦，他就是替白玫瑰那臭女人提褲襠的龜孫？」

「哈哈……！」

寒二爺拊掌大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眞他媽的不費工夫啊！」

黑蛟龍更是得意，他哼哼了兩聲，抬步走近君之楓，斜眼睨着他，狂傲的道：「小子，別來可好？」

嗤了一聲，君之楓笑道：「託福，託福。」

寒二爺冷冷的瞅着他，陰惻惻的說道：「上次咱弟兄多蒙閣下照顧，多謝。」

君之楓嗞牙冷聲道：「小意思，小意思。」

驀然，君之楓發現黑蛟龍的腰間除了掛上一把大刀之外，還多了一支劍，不禁脫口道：「原來買開山劍的就是你們？」

微微一怔，黑蛟龍訝道：「咦，小子，你怎知道？」

大喜過望，君之楓笑了一聲，道：「這你別管，兩位大爺，咱來談一筆交易如何？」

寒二爺叱道：「去你娘的！我們之間有什麼交易好談？媽的，上次你小子扯了我們一個後腿，你家寒二爺非教訓教訓你不可，否則難消我心中之氣。」

一頓，睨眼道：「走，咱到外頭去，別在這壞人生意！」

君之楓含笑自若，說道：「奉陪，奉陪。」

黑蛟龍撫着頷下短髭，冷森森的說了聲，便與寒二爺走了出去……

君之楓輕笑一聲，亦快步跟上……

出了城廓，到了一片荒地上……

「好，好，就這兒，四下無人，再好也不過了！」

黑蛟龍與寒二爺停住身形，兩人環顧了一下四週，不約而同道。

君之楓依然是那副神情——一臉的不在乎，他聳了聳肩，道：「風水絕佳，太棒了。」

「說得是。」寒二爺嘿嘿笑了起來：「小子，今兒個咱哥倆要報拉一腿之仇，順便讓我們剛買來的寶劍開個利市！」

君之楓眨眼道：「黑蛟龍，你知道我是誰麼？」

怒哼一聲，黑蛟龍道：「狗小子，上

次大爺叫你留下姓名來，却哼也不哼，現在你他媽的是什麼意思？」

君之楓揚眉道：「黑蛟龍，咱近無冤，遠沒仇，素無糾葛，我不想殺你，但你必須把開山劍還給我們兄弟會……」

猛一楞，黑蛟龍道：「什麼？小子，你是兄弟會的人？」

點了下頭，君之楓傲然道：「我就是兄弟會會主銅頭牛塞包的結拜義弟！」

黑蛟龍與寒二爺呆了呆，狐疑的打量了君之楓一下，寒二爺睜眼喝道：「狗屁！誰相信你？」

君之楓磁了下牙，咧嘴道：「放狗屁，是你寒二爺尊屁股的事情，相信不相信，也是你寒二爺腦瓜子的事，反正我把話擺明了就是！」

黑蛟龍嘿嘿笑了一聲，道：「好，好，就算你是兄弟會的人……」

一頓，話鋒一轉，啞道：「這又怎麼樣，想求大爺饒你一死麼？告訴你，小子，大爺向來一是一，二是二，雖然兄弟會與大爺剛做了筆買賣，但銀貨兩訖，誰也不欠誰，算不了什麼交情，你小子不用想拉出兄弟會來，事實上兄弟會也不過是個拖死狗了，唬不倒人的，大爺照樣要殺你的！」

「就憑你污辱我兄弟會，本人已開始有挖你閣下眼珠子的念頭了，當心！」瞇了下眼，眉宇間滑過一絲殺機，君之楓透了一口氣，接道：「閣下顯然沒把話聽清楚，我不是要以兄弟會來求你不要殺我，我是說把開山劍還給我們兄弟會……」

哇叫一聲，寒二爺怒道：「笑話，這簡直是放狗屁！開山劍是我們花了白花花的銀子買來的，憑你他媽的什麼道理還給你？」

黑蛟龍忽地陰陰笑了兩聲，沉沉說道：「我知道了，兄弟會居然要這招，既把銀子拿了，又叫你這種脚色來『拿』回去麼？」

說着，仰天一陣暴笑，半晌，才又道：「這實在太可笑了，我們當初也想來個黑扒黑——截回銀子，要爛賬，只憐恤你們兄弟會已是拖死狗一條了，常言道：盜亦有道，也就算了，不想你他奶奶的竟來這一手，眞臊！」

「別急，我有話還沒說完，你閣下就這般窮嘶嚷嚷的，也眞的。」冷漠的撇了下唇角，君之楓繼續說道：「當然，我們不會讓你們白還的，除了原金奉還之外，按照江湖上的規矩，我們願意再另外賠償五成……」

寒二爺擱口道：「笑話，你簡直他媽的放狗屁，開山劍我們付了三萬兩銀子，外加賠償五成，你得給我們四萬五千兩，兄弟會如果還得起，當初就用不着賣劍了！笑話，簡直是笑話，狗屁，簡直是放狗屁！」

皺了皺眉頭，君之楓冷冷的瞅着他，緩緩說道：「這位寒二爺，您的狗屁笑話，實在引不起人發笑，請別再放狗屁了好麼？」

驟然暴怒，寒二爺變色道：「我操！狗小子！」

身形一動，便想欺身前去……

「老二，別急！」一伸手，黑蛟龍攔住寒二爺道：「咱先看看他有沒有四萬五千兩銀子？」

君之楓傲然的笑了笑，從懷裏取出了一個羊皮袋，解開袋口，抓起一大把飛錢在他倆眼前幌了一幌，淡淡說道：「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望着君之楓手裏那羊皮袋子，黑蛟龍和寒二爺吃驚的瞪大了眼，兩人互望了一眼，隨即一陣輕聲嘿笑，臉上露出了一股貪婪之色……

冷眼旁觀，君之楓吃吃笑道：「如何？在下所說的話，一點也不假吧！」

寒二爺表情陰鷙的桀笑兩聲，他挪動了一下臃腫的身子，舐了舐唇角，道：「不假，不假，只是不知你這袋裏總共多少銀子呀？」說着，又是一陣陰笑……

君之楓笑嘻嘻道：「寒二爺，不瞞您說，這兒總共有廿萬兩。」

「哇！廿萬兩，嘻嘻！」

黑蛟龍瞪大了眼，叫了起來，他轉向寒二爺笑瞇瞇的道：「老二，咱遇上一條肥豬哪！」

寒二爺更是樂得兩眼只瞇成了一條綫，他緩緩走向君之楓身前，口中一面桀桀笑道：「好吧，咱哥倆願意和你做一筆交易。」

君之楓提着羊皮袋子，在他的鼻尖上一陣盪幌，害得寒二爺兩隻賊眼跟着骨碌骨碌的轉……忽地，君之楓把羊皮袋子揣回懷裏，寒二爺趕忙用雙手去抓，却抓了個空……

這時，黑蛟龍也逼近前來，只見他一臉貪婪的發話道：「我們的交易是：留下袋子，然後走路，嘿嘿……」

懶懶的打了個呵欠，君之楓道：「開山劍呢？」

寒二爺倏地一沉臉，大喝道：「不知死活的小子，留着兩條腿讓你走路，已是太客氣的了！」

落話之前，人已如惡虎撲狼般的衝向君之楓！

他快，君之楓比他更快，猛地一吸氣，硬生生的往左滑開兩丈外去……

寒二爺差點沒跌了個狗吃屎，羞怒非常，狂吼一聲，正想再動手，忽然耳中傳來一陣銅鈴聲！

他楞了楞，循聲望去，只見老遠好幾丈外的地方，一條身影如激星電石般的朝這個方向飛來！

那人的輕功好棒，不過眨眼，銅鈴聲一停，那人已如風般的來到了跟前！

君之楓一望來人，表情一楞！

黑蛟龍和寒二爺却是面色一變！

原來來人正是飛箭絕鈴是也！

飛箭絕鈴的名頭顯然使黑蛟龍和寒二爺哼不出聲來，兩人趨步向前，小心翼翼的抱拳過頂，道：「原來是前輩駕到，末輩這厢有禮。」

飛箭絕鈴微一頷首，道：「易大俠和寒大俠兩位也在這兒？」

黑蛟龍巴結道：「這小子就是中傷貴幫的兄弟會餘黨，在下正要收拾他。」

望了望君之楓，飛箭絕鈴驚訝道：「你們兩位要收拾他？」

「是的。」寒二爺恭謹道：「但前輩如果要親手解決這小子的話，咱哥倆願意留給前輩。」

君之楓踏前一步，朝飛箭絕鈴發話道：「飛箭絕鈴，你暫且先讓開如何？」

想了一下，飛箭絕鈴點頭道：「好，不眨眼，我等你就是了。」

「甚麼？」黑蛟龍和寒二爺忽地遭蛇噬般的震慄了一下，脫口道：「你，你是不眨眼？」

君之楓朝他倆古怪的笑了笑，道：「本想和你們多玩一會，既然有人在等少爺侍候，只好先侍候兩位爺兒玩玩。」

黑蛟龍似乎還不相信這事實，他顫聲道：「你，你眞是不眨眼？」

微笑如昔，君之楓道：「是不是，等會兩位爺兒就知啦！」

語音一頓，望着黑蛟龍和寒二爺已發白的臉，有趣的歪着頭，道：「好一陣子了，少爺沒見着這種情形啦！」

君之楓這話，黑蛟龍和寒二爺當然是聽不懂啦。說眞的，君之楓自從失去記憶以後的一段日子裏，每當人家問他是誰，他無言以答，實在痛苦，但在他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人家問他，他更不願說了，無他——怕嚇壞人也！

現在，他又看見別人對他的股慄了，他好快活，不眨眼，不眨眼就是代表強權啊！

黑蛟龍和寒二爺此刻彷彿僵硬了過去似的，方才的那股可愛的狂傲，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這實在不能怪他們窩囊，他們在江湖上，平時算得上是個人物，但在不眨眼面前，可憐，連「東西」也要稱不上哪……

一旁的飛箭絕鈴見狀，大惑不解道：「兩位是怎麼了？」

寒二爺強吸了一口氣，喪着臉道：「我，我們不知道他，他就是不眨眼。」

飛箭絕鈴感到一陣好笑，道：「我正奇怪你們是吃了熊心豹胆呢，原來是瞎了眼，虧你倆在江湖上有頭有臉呢！」

說着，似乎不忍看到他們那副可憐相，朝君之楓發話道：「不眨眼，看他們這副樣子，如果沒什麼深仇大恨，倒不如放了乾脆。」

君之楓含笑道：「本來嘛，啥屁事也沒有，既然有閣下這句話，我不眨眼再不放手的話，未免就不夠大方了……」

黑蛟龍和寒二爺一聽，面露喜色……

君之楓朝他倆怪異的一笑，又道：「黑蛟龍，寒二爺，咱的交易還幹不幹？」

「幹！幹！」一個勁的點頭，黑蛟龍解下腰間的開山劍，丟過給君之楓。

君之楓接過開山劍，也揷在腰間，從懷裏拿出羊皮袋子，數了四萬五千兩的飛錢遞給黑蛟龍，說道：「眞想賴賬哩！」

黑蛟龍見君之楓如數賠五成，喜出望外，不覺脫口道：「呀，你眞的貼出一萬五，我還以為你連本都不給……」

話到一半，忽然煞口不語，黑蛟龍這才發覺漏了嘴，深怕觸怒君之楓，嚇得臉都白了！

君之楓朝他笑笑，淡淡道：「放心，我不眨眼雖窮，這點錢還不想賴哩。」

黑蛟龍這才透了一口氣，連聲道：「對不起，失言，失言。」

他一面說着，一面觀查君之楓的神色，發覺君之楓沒有如自己想像中的生起氣來，不覺胆子一壯，道：「咱，咱是否可以再做筆交易？」

一楞，君之楓好奇的說道：「當然可以。」

於是黑蛟龍朝寒二爺道：「老二，把貨色拿給君公子看看。」

寒二爺似乎還在發抖中，黑蛟龍再催了他一下，這才哦了一聲，從懷裏掏出一個皮囊子，顫顫慄慄的交給君之楓。

君之楓接過皮囊，解開囊口一看，原來裏面是一塊巴掌大的未經琢磨的，淨翡翠……

黑蛟龍笑臉道：「君公子，你富有人家，可能需這種東西。」

君之楓拿在手中把玩着，心想道：難得有這純淨翡翠，把它雕成如意送給小香，她一定高興死了……

心念打定，君之楓決定買下，便道：「你喊個價。」

黑蛟龍諂笑道：「今兒個，咱兄弟倆不小心開罪了君公子，只要個半價五百兩，算是向你公子賠罪？」

「那眞謝了。」君之楓大喜，忙給了他五百兩，於是這筆交易又做成了。

黑蛟龍和寒二爺不過轉個手，便撈了一大筆，心中着實快活，兩人恭恭敬敬的朝君子楓和飛箭絕鈴舉拳過頂，謹惶道謝這才飛也似的離去……

飛箭絕鈴待黑蛟龍和寒二爺走遠之後，這才說道：「不眨眼，現在，該是咱倆了。」

君之楓凝視聳肩道：「原來閣下就是飛箭絕鈴，我正找你呢。」一頓，凝聲道：「有個問題想請教你閣下，可以麼？」

冷漠的點了下頭，飛箭絕鈴道：「請講。」

扭動了一下脖子，君之楓道：「一個叫皇甫安的老人，是否被閣下射死了？」

一震，飛箭絕鈴詫異地道：「你怎知道？」

掃了他一眼，君之楓說道：「是？不是？」

陰沉的笑了笑，飛箭絕鈴道：「告訴你也無妨，正是！」

雙眸倏睜，君之楓道：「為甚麼？」

張了一下雙手，飛箭絕鈴含笑道：「無可奉告。」

瞇了下眼，一撮寒芒急閃壓着嗓子道：「你不怕？」

嘿嘿的笑了起來，飛箭絕鈴鄙夷道：「閣下錯了，飛箭絕鈴從來不懂怕這個字眼。」

吁了一口氣，君之楓睨眼道：「你不敢說，不是怕是啥？」

緩緩閉下眼皮，然後又張開，飛箭絕鈴沒好氣道：「我說過無可奉告，閣下的尊耳聾了麼？」

撫了一下下巴，君之楓沉思了一下，道：「你是說不知情，而只是貴幫主斬斧命令閣下殺死皇甫安？」

飛箭絕鈴點了點頭，仍沒開腔，旋又道：「閣下還有問題麼？」

眨了眨星眸，君之楓俯首想了一下，道：「我不想殺你，留給皇甫安的孫女皇甫霏霏親手報仇好了，另外，想麻煩閣下

的專口，轉告貴幫主，兄弟會將會站起來，直接向貴幫挑戰，好麼？」

陰陰的嘿嘿兩聲，飛箭絕鈴道：「只要閣下打敗了我。」

朝他怪異的笑笑，嗞嗞牙，君之楓道：「那當然！」

挪動了一下身子，飛箭絕鈴身後的大弓弦發出一串細碎的叮噹聲音，他瞪着君之楓道：「人說不眨眼狂傲無敵，不錯，十足的狂傲……」

君之楓笑了一聲，接口道：「當然，也十足的無敵，你會相信的。」

飛箭絕鈴抬眼道：「這樣好了，不眨眼，你若能躲過我的『追魂十八箭』，我便認輸，如何？」

想也不想的，君之楓傲然點頭道：「好，一句話！」

於是飛箭絕鈴拏下大弓弦，按上一隻箭，但聞一陣銅鈴響，已拉滿了弦，他對準君之楓道：「閣下當心了。」

話落，忽見遠處一羣黑壓壓的人影往這兒擠來，君之楓和飛箭絕鈴不禁停下對峙……

約莫是十來人左右，很快的便到達了兩人的近處，君之楓看清前面兩人竟是大炮和塞包，心中大喜……

飛箭絕鈴放下弓，道：「你們的人來了，是一齊上，還是……」

君之楓打斷他的話道：「放心，剛才的話依然有效。」

說話時，大炮和塞包已來到了君之楓跟前，塞包劈頭便道：「小君，我放心不下，沒聽你的話跑出來，路上正碰上大炮，於是掉過頭來找你……」

君之楓把開山劍交給他，道：「二哥，請弟兄們暫且先退一旁，我先看看飛箭絕鈴的追魂十八箭，到底有多厲害？」

塞包聞言，便和大炮及十來名的弟兄們退到一旁去……

飛箭絕鈴重新拈箭拉弓，鈴聲叮噹。

君之楓立於丈外處，凝神相待……

場中氣氛倏地凝肅起來！

驀然！銅鈴聲陡地一陣劇烈顫動，叮噹聲刺人耳膜，亂人心神，就在這當中，那隻箭已如飛蝗般的急竄而出！

只不過一剎那中的一剎那，那隻急如星火的飛箭已飛抵君之楓的面門兩寸處！

眼看——

叭，一聲，說時遲，那時快，君之楓一個探手，硬是驚險萬分的接住了它！

拍啦一聲，君之楓雙手一折，把箭丟擲於地，透了一口道：「還有十七隻。」

發箭，接箭，折箭，這三個動作的過程僅能以「快若激星」四字來形容，只看得一旁的大炮和塞包等人目瞪口呆，喘不過氣來……

飛箭絕鈴面無表情，一片冷漠，森煞和陰沉，他不聲不響又拈上兩隻箭，他慢慢的拉起弓弦，慢慢的，而在他拉弓的時候，掛在弓角的銅鈴，也跟着輕輕的幌，幌……

叮噹噹叮……鈴聲響得很輕，它聽起來應該算是很悅耳的。可是它使人的感覺是緊張，窒息，壓迫！它像是死神手中搖響的鈴聲——令人呼吸急促，叫一顆心猛跳到胸口，使人頭皮發炸，讓人背脊發麻，給人兩股發軟，逼人神經崩潰！

驀地，鈴聲煞住——弓已拉滿了，一動也不動！

大炮睜大了眼，粗大的喉結不停的一上一下的抖動着……

塞包緊咬着下唇，亮光光的禿頂已隱隱的冒出幾顆汗珠……

其餘的漢子俱是屏氣住息，一絲大氣也不敢透……

飛箭絕鈴瞇下右眼，動也不動，像個石頭人似的……

君之楓瞬也不瞬的注視着他，他似乎感到口乾舌燥，用舌尖微微的掃了一下唇角……

鈴聲不過停了一下子，忽又慢慢的響了起來，慢慢的，愈來愈快，越來愈響！奪人心魄！扣人心弦！

銅鈴急劇的跳動着，鈴聲已變得混濁了，它倒像一隻無形的箭，直刺人心房，戮人神經……

眼皮跳動了一下，君之楓絲毫不敢大意，他只覺飛箭絕鈴那串銅鈴跳得他心神盪漾，幾乎要攤瘓下來！他大驚！連忙運氣沉着，才把一顆心猿意馬的心給定了下來——他紋風不動穩如泰山的昂立着……

突然！急響的銅鈴聲中震起一絲破空之聲——飛箭絕鈴總算放弦了！

但老實說，一弦放兩箭實在沒啥了不起，怪的是飛箭絕鈴雖按兩隻箭，却只放一矢！而且在放矢的一剎那，他忽地暴射拔空而起！就在他騰空的同時，剩下的一支箭矢這才急跳而出！

他這障眼法實在很高明——首先簡簡單單的放一隻箭，然後搭上兩隻，却老半天不放，一逕子的叮叮噹噹，叫人要沉不住氣；總算放了箭，却只一支，另外一支却又在他射身而起的時候才放出，這，絕讓人料不到的！

君之楓一抬手，只接着了一隻箭，心頭大駭，忽地吐氣開聲，一彈身子，慌忙的打了個觔斗！只見他兩脚剛離開，另外一隻箭已着實插在他的足跡上！

好險！君之楓暗叫了一聲，抬眼一瞧，忽地啊了一聲，面色倏變！

但祗見飛箭絕鈴竄起的身子，像游龍蒼鷹般的在空中廻旋、斜掠、激轉！就在他廻旋的當中，一排密密麻麻的——竟有七支之多的箭羽，如排山倒海般的壓來，緊接着，他斜掠的時候，用快得不能再快的手法又搭上了七隻箭，而且快得令人眨不過眼，喘不過氣的怒奔而出！

噢！這太令人喪胆了！能在空中發箭已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了！而他——飛箭絕鈴竟能連續的，叫人萬萬不敢相信的射出十四隻箭！

但祗見漫天而來的飛蝗，像天羅地網般的直罩向君之楓，罩得密密的，網得緊緊的，似乎連一絲空氣也不能透進去！

陡地！君之楓暴喝一聲，「一柱通天地玄玄罡氣」已應聲運起！但見一層薄薄的，淡淡的，似有若無的虛濛罡氣環繞週身，壓根兒沒時間讓他猶疑徬徨的了，雙手暴伸、猛掄、翻劈——噢，空手入白刃的「大辣手」已出籠矣！

驟見那疾撲而至的十四隻飛箭，甫撞到君之楓的罡氣之時，奇怪的頓了一下，

速勁大大的減低了下來！於是讓君之楓能够驚險的，堪堪的，和令人不相信的把那些箭羽全部劈斷和躲開！

當他劈斷最後一隻箭之時，飛箭絕鈴飄空的身子正要落地，驀地他倏然一個激轉，一串銅鈴聲暴響——他的第十八隻箭劃起一滴寒芒激射而出！

這實在僅能以「太快了」三個字來形容，君之楓不過想換口氣透透之時，那隻箭連讓他吃驚的念頭也沒有，已隆重的射入了他的腰間矣！

他哼了一聲，翻身便倒！

大炮大叫一聲：「小炮！」

人已撲了前去！

塞包狂吼一聲：「老三！」

人也衝出了去！

飛箭絕鈴雖氣息咻咻，顯得萬分疲憊的樣子，但陰鶩死氣的臉上却劃起一絲微笑——勝利的微笑……

但，他那抹微笑不過方漾起，倏地凝住！繼之而來的是大驚失色！

只見大炮和塞包還沒到君之楓跟前，君之楓忽然一個「鯉魚打挺」，一個倒蹦，硬生生的跳立了起來。

而腰間的那隻箭並沒有射中他，他不過是接住了它，佯死倒下去吧！

君之楓叭的一聲，折斷了那支箭，向扶住他的大炮和塞包，一面喘氣，一面笑道：「兩位哥哥，別緊張，我沒事。」

大炮似乎已嚇得面無人色，他緊揑着君之楓肩胛的那隻手，不住的顫抖，他與奮得大口的抽着氣道：「小炮！我的心臟，我的心臟……」

塞包却冒着汗道：「小子，我的禿頭，我的禿頭……」

飛箭絕鈴緩緩走前來，離君之楓二尺外地方站住，臉上一片愧色和喪氣，他注視着君之楓良久，緩沉道：「一般人，决避不過我第三隻箭；武林高手，也用不着我發出最後一隻；頂尖高手，更不敢空手當靶子，避閃我的『追魂十八箭』……」

目光一抬，接道：「不眨眼，你，是第一個。我認輸！要殺，要剮，悉聽尊便，我决不還手！」

「讓老子來！」大炮身形一動，便想撲去……

「大炮，別這樣！」

君之楓急急揪住他，道：「我說過不殺他……」

瞪大了眼，大炮驚道：「為什麼？」

君之楓道：「我要留給一個人親手殺他。」

說着，轉向飛箭絕鈴道：「你聽着：轉告貴幫主，別再派人來了，兄弟會將不會避閃，一年以內，將舉兵親臨湖南，直接向貴幫挑戰！挑戰書將即刻差人送與貴幫主，並昭告武林天下！」

飛箭絕鈴點頭道：「你不殺我，我日後殺你，可別怪我……」

君之楓截口道：「敢放虎，就不怕虎咬！」

「好！後會有期！」雙拳一抱，飛箭絕鈴說了一聲，雙脚一彈，絕塵而去……

望着飛箭絕鈴消失在遠處，君之楓重重的吁了一口氣，拭了一下額角的汗水，猶有餘悸的道：「吁！好險，差點就死在他箭下……」

大炮和塞包扶着他就地坐下來，大炮從懷裏掏出一隻小葫蘆，粗聲道：「小炮，先解解渴。」

君之楓湊上嘴唇，仰首咕咕猛飲……

大炮嗞牙咧嘴道：「小炮，方才你裝死的時候，老子的心臟差點跳了出來，你他媽的何苦這麼折磨人？」

塞包摸着禿頂道：「說得是，一看你小子倒了下去，俺這顆禿頂差點沒炸了開來！」

君之楓飲了個痛快，這才擦擦嘴角的酒漬，道：「你們錯了，其實我是眞的中了他一箭。」

大炮和塞包不禁怔住……

君之楓閉了閉眼，道：「媽的，飛箭絕鈴也够陰狠，像他這種鬼箭法誰有辦法避？早知道我才不顧和他這樣蠻幹呢，倒願意和他交手硬拚……」

大炮搶嘴道：「小子，你說你中了他的箭，怎……？」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道：「是這個救了我。」

說着，從腰間掏出一把利刃……

塞包拿過利刃一看，驚呼道：「噢，這把刀是我的哪，怎跑到你的手裏？」

「原來是禿頭你的？」君之楓詫異的說了一聲，接着笑起來道：「這眞是鬼使神差，注定少爺命不該絕了。這把刀是我救你的時候，飛箭絕鈴照着我的頭打來的，我接到順手揷在腰間，不想却救了我一命。」

塞包吃驚道：「你是說射到了這把刀上？」

君之楓點頭道：「是的，飛箭絕鈴的『追魂十八箭』果然要命，我能避過他十七箭已是手忙脚亂的了，第十八支箭我連看都沒看到，等我用手去抓的時候，已射到了我的腰了，我本能的啊了一聲倒下去，可是覺得奇怪，怎不痛？也沒血？這才知道，我的腰間掛着那把利刃，死了一次啦！」

大炮揑了一把汗道：「死裏逃生，你小子命大哪！」

塞包把利刃揣回懷裏，笑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翻翻眼，大炮粗着嗓子道：「飛箭絕鈴果然名不虛傳，連你小子都閃不過他那招追魂十八箭，這麼厲害的人物，剛才怎不殺了他？放虎歸山，後患無窮喲！」

君之楓笑道：「他雖厲害，仍然不是少爺的對手。」

大炮嗤了一聲，瞪眼吼叫道：「小子，少吹牛了，今天你不是差點就死在他手裏了嗎？」

君之楓笑着說道：「今天這不同，是他動手我避，下次碰見他時，我根本不會有讓他使『追魂十八箭』的機會了。」一頓，轉開話題道：「大炮，我一路上怎沒碰到你？」

大炮握住他的手，凝視着他道：「我賣了劍，便走小路，所以咱沒碰頭，倒是碰着了禿頭，他說你小子回來了，我死也不肯相信呢……」

說到這，君之楓發現他的手微微抖着，聲音也輕輕的顫着；更看到了他的眼裏

泛上一層淡淡的淚光，君之楓的心湖不自主的一陣激烈翻騰，他用力抖動了一下喉結吞聲道：「大炮，我害苦了你們……」

粗燥的臉上泛起一絲純摯的笑容，大炮顫聲道：「小炮，不要說了；我對我自己說過決不原諒你，我甚至認爲你賣友求榮，但你回來了，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沒有騙我們……」輕輕一頓，攬住他的肩頭，柔聲道：「五個多月了，好麼？」

把頭靠在他的肩胛上，君之楓閉下了兩眼，平靜了心中的情緒，然後才緩緩說出那夜自己爲什麼突然失蹤，以及墜崖被救……直到自己碰到了偷辣郎中恢復記憶等等……

大炮和塞包環住他，靜聽君之楓講述經過；當君之楓講完之時，幾乎要費去一個時辰。

君之楓歉疚道：「我慚愧，爲了一個女人，我誤了大事，我不配做個男人！」

塞包笑着安慰他道：「小子，事情早就過去了，咱把它丟入海裏吧！」

翻了翻眼，大炮故意岔開話題道：「小子，開山劍如何要回來的？」

君之楓道：「照江湖上的老規矩，賠他五成。」

大炮眼道：「五成？天，咱白白損失了一萬五千兩哪！」

君之楓不以爲意的道：「錢是小事，咱不能讓人家背後罵我們兄弟會不講信義啊。」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編者·

塞包突然想起道：「小子，你找到了那叫賈什麼的書生嗎？」

君之楓搖頭道：「他不在客棧裏。」

這時，大炮突然伸手指道：「嘿，說鬼鬼到，那不就是他麼？」

君之楓轉頭一看，果眞一個人朝這兒急馳而來，可是當他看清那人的臉孔之後，他的臉色倏然大變！……

君之楓的心在抽搐着，他的腦海倏地映上那令他椎心泣血的一幕——在洛陽酒樓魔咤女夏秋心被一個俊美少年摟着，就是他！

那來人一忽幌便到了眼前，正是賈銘智。他一見君之楓，喜形於色，連忙施禮道：「君公子，在下找您找得好苦哦！」

君之楓說不出此刻心中是什麼滋味，但他總算使自己平靜下來，畧爲一抱拳，若無其事的含笑道：「賈公子，久違了。」一頓，問道：「賈公子，您找在下，有事？」

賈銘智點頭道：「是的，在下想向公子解釋一樁誤會。」

故裝詫異，君之楓道：「在下記不得和賈公子有啥誤會，有麼？」

賈銘智笑道：「是關於夏姐姐……」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心中猛地一跳，一股莫名的暴躁使他粗聲喝道：「姓賈的！少爺不認識你，請別談夏秋心的事！」

大大的一楞，賈銘智呆了半晌，道：「君公子，你聽在下慢慢說……」

君之楓聽也不聽，轉向大炮和塞包招手道：「咱走吧！」

賈銘智大驚，連忙上前拉住君之楓道：「君公子，您聽在下幾句話！」

透了一口氣，君之楓平靜的道：「賈公子，在下和魔咤女早就恩斷義絕，原諒我對你的談話不感興趣，抱歉失陪了。」

說着，身子一長，已激射而去！

塞包和兄弟會的漢子見狀，也展開身形跟上去！賈銘智想要攔阻，早就不見了君之楓的影子……

倒是大炮他，身形躍了起來，忽又停下來，走近賈銘智，打量了他一陣子，問道：「小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嘆了一聲，賈銘智垂頭喪氣道：「這事情必須親自和他說才有用的……」

「這可說不定喲！」大炮截口道：「小子，你談魔咤女幹嘛？他可被那賤女人害慘了呀，他沒發脾氣揍你，算是不錯的了！」

賈銘智驚異道：「這話怎麼說？」

大炮瞪着他道：「那小子爲了魔咤女使得他壞了兄弟會的大事，兄弟會幾乎就要滅幫，而他也幾乎成了兄弟會的罪人！他墜崖，失去了記憶，瞎了兩隻眼睛，吃盡了千辛萬苦，只差點沒翹辮；你小子跑來找他談那騷女人，不是存心找打嗎？眞他媽的！」

賈銘智吃驚道：「怪不得他不願意聽我解釋了。」

兩手環胸，大炮睨着他道：「小子，大爺實在不明白你有什麼好解釋的？」

低頭想了一下，賈銘智像是自言自語的道：「不，我必需親自向他解釋。」

大怒，大炮哇哇叫道：「喲！小子你這是什麼意思？俺是他的結拜大哥，他的事就是大爺的事，你他娘的爲什麼不和我說？」

大喜，賈銘智道：「原來前輩和君公子拜把？」

大辣辣的點了一下頭，大炮不可一世的唔了一聲，哼道：「不錯，我們和禿頭都是穿同一條褲子的。」

賈銘智點頭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把事情告訴前輩，然後，請前輩再轉告君公子。」

× ×

翌日。

武安鎭北郊十餘里外的地方——那是五個月以前兄弟會的地方，它已變成了一片平地，滿目荒痍……

一早，它忽然熱鬧了起來，來了百來個人。不是誰，正是君之楓，大炮，禿頭塞包和百來名的兄弟會死士。

塞包望着這片荒蕪得可怕的荒地，觸景生情，不禁悲從中來，感傷道：「想不到，眞想不到，居然還有回來的一天。」

君之楓心頭更是悲痛，他認爲自己是罪人，他忽然跪在塞包面前，激動道：「二哥，都是我！害得兄弟們連個立足安身的地方也沒有……」

塞包大吃一驚，不等他說，一把把他給揪了起來，吼道：「小子，你欠揍！」

一旁的大炮也扯開嗓子叫道：「好啦，好啦！我的好兄弟，你就別他媽的這樣子好不？事情早就他媽的過去了，還嘍嘍個屁！」一頓，瞪着他道：「現在小子，你話做的是如何使兄弟會在武林上重新站起來，逐鹿江湖！」

（未完）